

姜赫王
卷六

宝·喀邱瑞 著

版权 阿瓦塔美赫巴巴永久公益信托

作 者： 宝·喀邱瑞
翻 译： 美赫燕
校 对： 田心
美 工： 炬池
网 站： www.meherbaba.cn
开 本： 850 x 1168 1/32
字 数： 181 千字
张 数： 250 页
版 次： 2024 年 09 月 16 日

目 录

七访欧洲	1
爱中结合	19
八访欧美	25
闭关禁食	41
迈索尔埃舍	57
拉乎里埃舍	73
九访欧洲	81
纳西科埃舍	89
一切皆巴巴	101
生日庆祝	113
加勒特·福特	122
需要与欲望	140
解散埃舍	153
法国之行	169
达善与生日	190
盘奇伽尼山谷	203
美拉巴德山建筑	217

七访欧洲

1934年6月第一周，美赫巴巴一直为第七次欧洲旅行做准备。为他不在期间做了一切必要安排，给男女满德里每个人具体指示。6月6日下午4点半，巴巴坐车离开美拉巴德，前往纳西科，大阿迪驾车。随行的还有卡林伽德和弟弟佳尔。中途在阿克巴棉纺厂停下，巴巴向萨达一家告别。他们当晚8点半左右到达纳西科。次日巴巴一整天同拉姆玖阿卜度拉和鲁斯特姆两家及另外几个亲近者度过。

巴巴计划6月8日上午，同大阿迪、佳尔和拉姆玖乘火车去孟买。他访问纳西科原本是保密的，但一如往常，人们不知怎的获悉他的到来，试图达善。由于巴巴忙于给亲近爱者做最后一分钟的指示，大多数求见者都被打发走了。两个例外是印度著名演员维纳亚克·阿姆拜卡·卡纳塔基及友人巴布·达维尔，他俩再三坚持，得以达善大师。

1934年6月9日下午1点半，巴巴同三名男子乘坐S·S·蒙哥利亚号客轮，从孟买起航，前往马赛。他的这第七次西方之行，由禅吉，卡卡·巴瑞亚和小阿迪伴随。许多孟买爱者到莫里火车站与巴巴深情作别。一大群人在巴巴登船前纷纷为他献花环。晚来者将花环投给甲板上的禅吉，请代为巴巴戴花环。当天天气灼热，巴巴示意爱者们散去，不要在太阳底下晒；但人们出于爱戴，不顾天气炎热，坚持站着挥手到最后一刻。巴巴再次示意让大家回去，但无人挪动，直到远处传来最后的汽笛。

S·S·蒙哥利亚号是一艘又旧又小的轮船，此次航行中，巴巴和满德里经历了一些不便。巴巴典型地希望在船舱里用餐，事务长最后同意了，尽管不符合规定。船经阿拉伯海和红海时，天气依然炎热，船颠簸摇晃得厉害，但巴巴不为这些恶劣条件所动。

13天后，1934年6月22日，巴巴一行抵达法国马赛，茹阿诺·波吉斯拉乌和拉诺·盖利在此迎候。巴巴之前表示只许茹阿诺到码头迎接，拉诺害怕巴巴见了她会怎么说。登陆前，巴巴把她俩叫到船舱，亲切地拥抱她们。拉诺在巴巴耳边低声说她不该来。巴巴安慰道：“我对你满意，别担心。”

白天在马赛度过，巴巴和满德里乘火车前往巴黎，茹阿诺、拉诺和诺芮娜·马切贝利同行。夜间行车中，拉诺饿了，但食物在巴巴车厢行李架上的铁皮桶里。拉诺依然很新，不晓得在大师休息时不应打扰。她走进巴巴的车厢，巴巴的眼闭着，看上去在酣睡。拉诺悄悄取下罐子，巴巴睁开眼，打手势问她在做什么。拉诺回答说她饿了。巴巴示意：“好，拿点吃的，就去休息。”拉诺找食物时极小心不弄出声响，巴巴突然醒来让她很吃惊。

过了一会儿，巴巴派卡卡送来两只黑丝绒枕，一只给茹阿诺，一只给拉诺，指示叫她们枕着这些枕头睡觉。她俩一直保留着枕头，从未和它们分开过。

巴巴6月23日到达巴黎，入住都会饭店，拉诺的母亲诺妮在这里加入大家；她提早到达，一直在等巴巴来。

到茹阿诺的公寓后不久，巴巴会见正致力于电影项目的德国作家、诗人兼艺术家卡尔·沃莫勒博士。沃莫勒已完成剧本，呈交给巴巴。巴巴就创世、转世、灵性层面和成道，对他授述了三个小时，还把携带的图表给他看。给沃莫勒留下深刻印象。巴巴指示他根据他给的阐释和图表，写一个新故事。（巴巴后来又在伦敦两次会见卡尔·沃莫勒博士）

两天时间，巴巴在巴黎会见人。见了茹阿诺的许多朋友和熟人，包括瑞奇里乌公爵，后者已通过诺芮娜听说巴巴。

6月24日，一位60岁的老人来见巴巴，说：“我一生有过多小转折，但今天见了您，我感到终于迎来人生的重要转折。”巴巴微笑，对他解释：“确实，这种转折点必须来到每个人的生命中。就好像战争。人生的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都是心灵与头脑，情感与理智，善与恶之间的某种小型战争。当这些个别冲突扩散发展，集体结果最终采取世界大战的形式，这是多少次和平会议都阻止不了的，除非且直到根源本身被消灭。”

6月26日离开巴黎，前往伦敦。巴巴指示拉诺，诺妮和茹阿诺留下。他和满德里乘火车经加来和多佛尔，于同天抵达伦敦。大师的英国弟子都来维多利亚火车站迎接。巴巴住在西汉姆斯蒂德，科姆佩尼花园61号，迪莉娅的兄弟赫伯特的公寓。伊丽莎白帕特森，诺芮娜·马切贝利，吉蒂戴维，玛格丽特·克拉思科和梅布尔·瑞恩和巴巴住在一处。禅吉、卡卡·巴瑞亚、小阿迪和昆廷·托德住玛格丽特·克拉思科的公寓，不过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和巴巴在一起。禅吉和小阿迪白天守在巴巴身边，夜间是卡卡。

作为迫在眉睫的问题，
对拍摄电影事宜又有大量讨论，
宇宙影院之主对此兴趣浓厚。

6月28日，“圈子制片公司”成立，以便出售股票为电影筹资。大家认为出售股票可筹得一半资金，剩余资金可由制片厂或发行商提供。推选巴巴为公司总裁，诺芮娜、伊丽莎白、埃尔塞·多姆维尔和导演加百利·帕斯卡为副总裁。

这期间，巴巴描述了他希望拍摄的电影的目的：

这部电影将真实展现创世、进化、转世、觉照、证悟——直到生命整个实现的内外进步全过程——之目的，也就是与神合一。就真正体验事实而言，没有人真正知道，但一个有上帝意识的至师时刻完全看见和体验。

整个过程将尽可能生动地描述刻画，电影将由我亲自指导。转世角色和七个层面将借助于图表、动画和特技摄影加以表现。将给予人类对死亡的正确理解，一旦明白，他便不再惧怕人人都得经历的、不可避免的死亡。

电影将通过阐明生命的真实目的——与神合一，来帮助全人类的提升。为完成此目的，它还将描述人的意识转化。电影将向人们展示生命的真实面目、目标、宇宙机制、神的性质，以及最后，内在灵性生命是怎样通过神圣阶梯，向生命本源上升的。

这期间，为电影筹募资金的努力同时也在印度进行。在预计总额一百万卢比的成本中，西方出50万，印度出50万。2月，巴巴来西方之前，命禅吉跟阿克巴·海德瑞联系，让他帮助从印度富有阶层募资，但海德瑞未获成功。

威廉邓肯再次来见巴巴，巴巴指示他专心学业。巴巴6天逗留期间，邓肯大部分时间和他在一起，与大师更近。

6月28日，查尔斯·坡德穆与巴巴见面，讨论他已经开始写作的巴巴生平著作。汤姆·沙普利当天也见到巴巴。沙普利与巴巴有深厚联系，谦逊寡言。他是那种“即使整个时间在场，你都觉察不到的人”，玛格丽特·克拉思科评述。

巴巴在伦敦时，伯爵夫人吉蒂·帕伦6月29日晚在自己家里招待巴巴。大约15名真诚者来见巴巴，他们提了很多问题，巴巴给予解释：

有人问：“我怎么才能成为真正的基督徒？”

巴巴从字母板回答：“通过遵循基督的教导，通过实践他过出的、并希望你过的生活。人们谈论基督，却不准备遵循基督的教导——打左脸给右脸，说这不实际，因一点小事就去掐别人的喉咙。耶稣要人们制造爱的气氛和四海皆兄弟，他们却制造仇恨。整个世界完全一团糟，有什么奇怪的！”

H·F·福德夫人问：“可您要是基督，人们为何不知道？”

巴巴回答：“这是因为人们不晓得我必须采用这个人身。耶稣在其时代不为人知，包括他自己的亲密同伴。犹大一直在他身边，甚至亲吻他，却不能理解他。”

有人问为什么耶稣不结婚。巴巴给出详细解释：

阿瓦塔的外部生活方式，由他所处时代的习惯风俗决定，他采用最适宜作为同时代榜样的态度。但本质上，所有的阿瓦塔都体现同样的生活理想。

琐罗亚斯德时代，人类犹豫不定，缺乏平衡。那时的波斯人既不是彻底的物质主义者，也不真正向往灵光。他教导他们做称职的户主，结婚，不垂涎人家的妻子，要崇拜神。他自己的*生活就是基于这个准则：善念、善言和善行。琐罗亚斯德结婚有家庭。*

奎师那时代，印度教徒内战争斗。嫉妒和贪婪盛行，灵性生活和爱的真正概念不为人知。奎师那将其灵性教导建立在爱、纯洁和无邪娱乐的法则上。把人类快乐地引向无私利的爱之理想。

佛陀时代，印度人深陷物质。为了表明其价值观念是错的，他们是幻相女神摩耶的牺牲品，佛陀舍弃妻子家庭和世间财富，把教导建立在弃世基础上。

在穆罕默德时代，阿拉伯部落男子性欲很强，和几个妻子同居不被视作不好或违法。倘若穆罕默德像耶稣一样不结婚，倡导独身禁欲；或者即便他强加绝对克制，那也定会产生危险反应。很少有人会遵从他的教导，更少有人会被这种理想吸引。穆罕默德有6个妻子，但他跟她们没有身体接触。

在耶稣时代，骄横残忍是大众的特点。但他们对女人和婚姻却抱有公正看法；因而没有必要，像在阿拉伯那样，做出婚姻表率。耶稣过着谦卑、简单、贫穷的生活，忍受痛苦，以便把人类引向最

纯的理想——至爱之神。

阿瓦塔于不同时代化现世间，他们的教导也因而必须符合其时代的心理。有时候，阿瓦塔的教导建立于对人格神的寻求，另一些时候，则是基于对非人格神的寻求。

就好比在医院，病人不同时间说口渴。上午说口渴的，医生给他开茶或咖啡，下午给水或果汁，晚间是脱脂乳，睡前是热奶。医生是同一个，口渴也相同，但解渴方式却依不同时间不同条件而不同。

神在不同的时期显现为阿瓦塔，以不同的方式为人类解渴。每一个人，自觉或不自觉地，都对真理有着同样的渴望。

巴巴接着解释他自己的工作：

我通过三个主要方式工作：个体的、集体的和宇宙的。做个别工作时，是对同我一起者，或不在我身边者，或与我有联系者。对有些人，我通过他们的物质败落来工作；对有些人，通过他们的物质利益。对有些人，我有意促成物质毁灭，但我心中总是想着他们的灵性提升。

我做集体工作，通常是在游戏，看电影和体育运动时，人们聚集一处，专注于一个具体目标，这容易让我的灵性影响对他们的心灵集体产生作用。

我做宇宙工作，乃是通过特使。我的心，因为是宇宙性的，所以连接着每一个心，包括高级心——我的特使；因此我在世界每一个地方，通过我的特使工作。这就是为什么有时我跟人说话，我的心却在别处工作。人们注意到我在谈话中间忽然停顿，好像离开不在场，专注于别的事情。

夜间我让一些弟子坐在我旁边，按摩我的脚掌，以便和他们身体接触。卡卡·巴瑞亚有时夜里突然从床上坐起，看见某些征兆或一道闪光，这让他紧张；这是我对无形体魂灵的特殊工作时间。

只有在第四、第五、第六和第七层面，并且意识到我的人，知道他们身体上受谁指挥，为谁工作。他们看不见我的肉身，但他们的精体和心体看得见我的精体，它与浊体相似。

人们又开始提问：“您所说的圈子是指什么？”

巴巴回答：“圈子是与我有深厚联系的弟子。他们现在无意识地与我为一，将来在我完成工作时，他们有意识地与我合一；该工作我是在

他们表面无知期间做的。我们之间好比有一层面纱；他们同我一体，却因在面纱背后，不得而知。”

又有人问：“科学和宗教相分离吗？”

巴巴回答：“这取决于怎样认识和利用它们。科学若只涉及物质进步，可以说与灵性毫不相干。而若被用于阐明生命的意义，它也是灵性的一个分支。就像艺术，正确表达，是灵性；错误表达，是物质。”

诺芮娜对艺术发表见解，还介绍了一个叫海伦的画家。巴巴对她说：“我也是画家。我用灵性颜料，描绘人的心灵。”

对另一位艺术家，巴巴拼出：“我是艺术家，用整个世界做画布。我描绘灵魂。人可以通过艺术表达其全部的灵性品质，但他必须全心投入。艺术是灵魂用来表达自身和启悟他人的源泉之一。但要彻底地表现艺术，就必须彻底打开内在情感。我爱艺术家，因为人通过艺术能够美好地表达自己。由爱启悟时，艺术引向更高领域。”

巴巴指了指外面漂亮的花园，问，“你们觉得我的画怎样？”

对一名舞蹈家，巴巴指出：“若适当表达，舞蹈是很好的艺术。它具有神圣品质，若正确表现，它会产生美妙效果；若错误表现，则带来相反效果。”

话题开始转变。诺芮娜介绍亨利·J·福瑞曼夫人，并告诉巴巴：“她对有些事感到困惑。”

巴巴安慰这个妇人：“除了我，人人都困惑！别担心，很快就会好的。”

对一位瘫痪患者，巴巴表示：“身体瘫痪不要紧，关键是阻碍灵魂的心瘫痪。我欣赏你承受痛苦的精神，会在灵性上帮助你。”

有人问：“我们怎样才能帮助避免战争？我们怎么做才能有用？”

巴巴回答：“通过反复想不会发生战争。我成千上万的特使正在为此工作。我会在灵性上帮助你。”

对一位学法律的学生，巴巴指出：“法律好。整个宇宙都基于神爱法则，它囊括一切存在。”

一名医生问怎么做个好医生。巴巴回答：“很简单——通过爱。凡怀着爱所做之事，都有理想结果。要成为好医生，就要始终谨记，对所有的病人，好的坏的，大的小的，都要一视同仁。以对百万富翁同等的关心兴趣，来治疗乞丐。只有意识到同一个无限上帝在一切众生里，医生才能像圣人一样工作！我是灵魂的医生。按照需要帮助每一个。”

有人问：“西方会产生阿瓦塔吗？”

巴巴揭示：“阿瓦塔总是并将永远在亚洲出生。这是因为那里在宇宙进化及浊层面存在中的独特位置，阿瓦塔必须只在那个洲显现。”

“阿瓦塔会不会是女性？”这个人问。

“不会，”巴巴强调，“从不曾有过女性阿瓦塔，将来也不会有。阿瓦塔总是男性，并将永远用男身。”

问答会即此结束。

次日，6月30日，鲁坡特大街48号柯赫奴印度餐馆老板，克里希那·韦尔，邀请巴巴去那里赴宴，巴巴率大约30人前往。午餐后，巴巴表示想去东区贫民区，看望比尔和奈莉普瑞斯前一天刚做了手术的母亲。一天前认识巴巴的富有女士H·福特夫人，提出让巴巴坐她的劳斯莱斯轿车去，巴巴接受了。

东区小巷狭窄，大车进不去。巴巴下车步行到长巷街洛克耶路16号。巴巴意外来访，令普瑞斯全家惊喜不已，尤其是躺在病床上的母亲。她含泪喃喃地说：“您大老远来，真是太感谢了……”

巴巴的临在和爱抚，令她大受安慰。他对他拼写出：“我喜爱在这么好的人中间，不论怎样贫穷。贫穷不是罪。因为贫穷，你跟我更亲。这是我今天来这里的原因。”

回到停车处，巴巴看到一群孩子围着一个冰激凌摊，福特夫人给每人买了蛋卷冰激凌。巴巴很高兴，站在人群中，拥抱了几个孩子。还带比尔和他小妹奈莉随他回科姆佩尼花园。

最近几个月，“圈子编辑委员会”成立，在英国出版巴巴的语录。威尔和玛丽·白克特大部分时间致力于这项工作。30日傍晚，他们在位于查林十字的委员会办公室，为巴巴举行招待会。在2个小时中，巴巴接见了50人。

招待会上，一位俄国女士问巴巴，她的同胞受苦原因。巴巴评论说：“俄国人还得受更多苦，但他们最终会获得解放和幸福。”

对于永恒不变的至古者

时间和形体算什么？

随着我们在时空中更换身体，

他一次次来到我们中间。

7月2日，迪莉娅之妹敏塔驱车带巴巴到位于瑞奇蒙德的斯达与加

特饭店，同她母亲梅、外婆和姨母喝茶。这三位老妇人对巴巴疼爱有加，仿佛他是她们最钟爱的侄子。巴巴在伦敦太忙，没时间放松，但在紧张活动中，他也没忘记这三位好心的女士。

海洋总是在寻找水滴
以让他们同他结合
并且揭示他的真性——
内在吸引他们融入他的海浪。

7月3日下午2点，巴巴到汉斯蒂德，威尔和玛丽·白克特的农舍。受他接见者中，有后来成为忠诚爱者的维尼弗瑞德·H·福斯特。第二天，巴巴在克里希那·韦尔的餐馆用午餐。

巴巴和满德里7月5日坐福特夫人的车离开伦敦，前往多佛尔。同行的还有迪克·卡佩尔·史密斯的父亲。巴巴希望也需要休息，但在两个小时的车程里，福特夫人问了一路的问题。

诺芮娜、吉蒂、迪莉娅和托德坐火车到多佛尔，巴巴和满德里同他们乘渡船过英吉利海峡。下午4点到奥斯坦德，在镇里愉快漫步，6点半坐布鲁塞尔斯特快列车，前往苏黎世。巴巴常乘低等车厢旅行，但这次他发现三等车厢的木凳不舒适，很明显他整夜未得到适当休息。

巴巴一行于7月6日清晨5点半到达瑞士巴塞尔。巴巴下车到车站休息室沐浴剃须，因为他一旦到了苏黎世，就会忙于会见，不再有时间。再次上车，4小时后抵达苏黎世，瓦尔特·默敦斯来接，驱车出城12英里到布尼索夫他家，这所位于费尔德梅伦湖边的房子，巴巴和满德里两年前曾居住过。瓦尔特的妻子海蒂满心欢喜，在家迎候巴巴。

现居苏黎世的艾妮塔·德卡罗也在。巴巴曾指示拉诺、诺妮和茹阿诺从巴黎，玛格丽特和梅布尔从伦敦过来，伊妮德·柯菲也从意大利赶来。她们住在附近的拉本旅店，因为默敦斯家没有地方让她们居住。

来瑞士前，巴巴要默敦斯找个安静、自由的高处，他可闭关一天。默敦斯夫妇的朋友，来自施维茨镇的作家兼猎手梅恩拉德·因格林，带他们看了叫做弗伦弗鲁（意为坠石）的美丽山区，他们感到此地合适。（弗伦弗鲁在1934年还是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只有狭窄的山路，有很多圈牛的木门，通过时需要打开关上。这里现已成为风景区，建有长凳、栅栏和一条设有指示牌的新路。）

7月7日下午，巴巴坐车同默敦斯夫妇、诺芮娜和艾妮塔前去视察。

巴巴被领到一处悬崖边，可鸟瞰阿尔卑斯山脉，山谷中的农场和牛群，以及大湖边施维茨镇的景色。该地区位于瑞士心脏。弗伦弗鲁由野生原始森林保护，可确保巴巴绝对不受干扰。巴巴赞同这个山顶地点，当晚7点返回苏黎世。

巴巴外出视察弗伦弗鲁地区时，伊丽莎白·帕特森赶到。她留在伦敦代表巴巴安排电影事宜，颇有压力，现在很高兴见到巴巴。巴巴见到她也很高兴，他们一起就电影财务方面的具体问题，进行了长时间讨论。讨论一直进行到夜里10点半，中间巴巴厌倦地说：“我对金钱问题和讨论彻底厌倦！从今以后，我决定不再接受外人的礼物。这造成严重误解，我打算把每分钱还给每个人！”

过去数月，诺芮娜同在巴黎的电影导演加百利·帕斯卡接洽，讨论巴巴的电影计划，两人之间发生争论。帕斯卡听说巴巴要来巴黎，决心毫不客气地跟他谈谈。他把不断的误解归咎巴巴，因为诺芮娜就财务援助和剧本细节频繁给他打电报。

帕斯卡（时年40岁）在巴黎错过见巴巴，故7月8日同艾妮塔的画家朋友罗斯蒙德·怀斯来到苏黎世。帕斯卡脾气不定，已到了爆发点，认为巴巴的计划在浪费他的时间。帕斯卡到时，巴巴甚至不在房内，这让他愈发恼火。

这时来了电话，指示伊丽莎白给帕斯卡拿上好的桃子吃，并告诉他巴巴很快就到。这个表面天真的举动深深打动了他，他后来坦白，他母亲常给他留最好的桃子——他最喜爱的水果。

不多时，巴巴到了，叫帕斯卡过去。他走进巴巴房间，巴巴温和地微笑一下，帕斯卡的怒气融化了。他唯一能做的，是温顺地问巴巴：“您希望我做什么？”巴巴让他坐到身边，握住他的手，询问他的工作。此时帕斯卡已情绪平和，告诉巴巴他是怎样希望用前所未有的方式，描述生活的灵性方面，表现人的内在情感和最深生命。

巴巴说：“我在伦敦看了你的一部影片，注意到你是怎样将幽默和感伤微妙地融合。我十分欣赏，经常表示你是我的电影制作人选。你跟我有着很深的往世联系，将来会为我工作，尤其是通过电影。这就是我亲自吸引你来的原因。你是我的凤凰。”

见过巴巴，帕斯卡离去，平生从没这么幸福过。“真美妙——妙不可言，”他后来回忆，“我来时像头狮子，走时像只羊羔！”

同帕斯卡和最近到的卡尔·沃莫勒讨论电影计划，持续了四天。沃莫勒写过一部草稿，讲一架飞机上7名乘客的故事，飞行员代表大师。帕斯卡建议拍摄巴巴的手，作为特写放入影片，巴巴同意。

一些瑞士人受邀面见巴巴或者当面提问。7月9日，在会面期间，瓦尔特的兄弟奥斯卡问：“是什么阻止我做更好更真的基督徒，或者做个更好的丈夫和父亲？”

巴巴回答：“你必须尽可能努力过基督过出的生活。一个人不单要在理论和理解上努力遵循基督教，还要体验到感情——爱。”

“我怎样才能做到？”奥斯卡·莫敦斯问。

巴巴让他放心，说：“要培养爱，你得实际去做；也就是说，你必须在日常生活中体验之。你必须减少欲望，少想自己的幸福，让别人幸福。这是可以做到的。

“我所说的欲望，是指自私的欲望。都很实际，很简单；但人们总是将之复杂化。”

这时，教育学博士，苏黎世一所女子学院校长，弗瑞兹·恩德林问道：“对那些根据《新约》观点，不认同他的基督意识宣称，但向他的爱敞开心者，师利美赫巴巴也愿意把爱给他们吗？”

巴巴回答：“你若是爱耶稣，若能遵循基督的教导，过他的生活，就足够了。你不需要跟从我，因为完全怀着爱跟从耶稣，你就是间接地跟从我。这是我所知道的。”

另一位饱学人士，苏黎世大学神学教授，布鲁尼尔博士问：“巴巴认为通往神的道路只有通过他才可能吗？巴巴是从哪里获得基督意识渴望的？”

巴巴回答：“如果你努力从自己内在去寻找神，何须在一个特别显现上寻找？因为证神不易，所以需要有一个证悟者的帮助。”

瓦尔特第一次婚姻所生之子，埃维瑞斯特·默敦斯，7月11日来见巴巴。他问：“我怎样才能找到幸福？”

巴巴给出如下解答：

世界上每个人，自觉或不自觉地，都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寻求幸福。即使杀人犯也在寻求幸福，他希望在谋杀中找到之，所以说他才去杀人。一个人为何、何时动杀机？要么出于仇恨，要么是嫉妒，还因为他认为能从杀人和报复中找到幸福。

人缘何自杀？因为他期望在死亡中找到幸福。又有人因何饮酒？是因为他期望从酒精中获取幸福。可得到的是什么幸福，又持续多久？只有酒力持续那么长时间。酒力一散，他就感到消沉沮丧和悲哀。

情欲也一样。人这么做全是为了得到幸福，但只能得到暂时的幸福；一旦结束，人再度感到悲惨。

真正的幸福是不同的。它从不改变，从不停息。它持久不衰，在你内里。它在睡眠（潜在），可被打开。一旦打开，人就永远幸福。

我乃一切幸福之源——极乐太阳，但有一个帘幕将你与太阳隔开。太阳在那儿，普照世界。但你不让阳光接近你，用面纱遮挡它们。去掉面纱，你就得见太阳。

我会帮助你打开帘幕，使你能够感受内在幸福。我爱你。我爱一切众生。

年轻人接着问：“您更爱谁——我母亲还是海蒂？”

巴巴安慰艾维斯特，回答：“我两个都爱。我爱一切人。我没有仇恨。即使你打我吐我，我依然爱你。你母亲好。海蒂也好。瓦尔特最好。我都爱。

“我知道，你认为海蒂夺走了你母亲的幸福。不是这样的；这不是她的错。不是任何人的错。你必须像爱你母亲那样平等地爱海蒂。你也必须爱你母亲，不要嘲笑刺激她。她受的苦不少。

“为我这样做：爱你母亲，爱海蒂，爱一切人。要慷慨、大度、宽恕，你很快会找到幸福。我会帮助你。”

当天下午，巴巴一行全体驱车到苏黎世，参观艺术家兼设计师奥托哈斯-赫杰的工作室，他之前见过巴巴几次。这次，奥托和弗瑞达·比罗，还有别的瑞士人，也在工作室见到巴巴。

在费尔德梅伦，巴巴很放松，对默敦斯一家给予大量关照。瓦尔特和海蒂的四个孩子——安娜·凯特丽娜，沃尔夫岗，皮特和托拜厄斯（托比）——都迷上了巴巴，和巴巴玩得很开心。他们的养子阿伦德·弗曼这期间也和巴巴亲密接触。

美赫巴巴每天和亲近者出去散步，但巴巴步子太快，他们常常落后。一次爬山，拉诺·盖利产生要赶上巴巴的冲动。巴巴回身，把手伸给拉诺。拉诺伸向巴巴，忽然感觉身子轻盈，仿佛飘浮起来；他们手拉手一起上了山。同巴巴单独登山的美好体验，决定了她终生伴随阿瓦塔的命运。

“就是在那儿，”拉诺回忆，“我真正开始意识到，我所接触的是阿瓦塔。一种缓慢的粉碎过程开始在我生命里发生。夜晚我等到人人睡去，独自坐在外面，看美丽月光下的湖水。我被搅得里朝外，底朝天。我暗忖：‘我这是怎么了？好可怕。吃不下睡不着！’我现在明白茹阿诺说她见他后哭了10天的意思了。”

美赫巴巴常对欧美爱者强调，“从西方爱者那里，我只要爱。东方爱者崇拜我，顶礼我。但我只要你们的爱。”

另一次，巴巴在默敦斯家私下会见亲近爱者，叫昆廷·托德在屋外守卫。指示他不要让任何人进来。

*巴巴揭示了一小点他的美
他的脸荣光如日，
头发变作金色，
魅力无法抵御。
神圣者的微笑传播喜悦讯息，
亲吻每个爱者的灵魂
至爱的威仪征服了爱者
他的光明充满每一颗心灵！*

大家正沉浸于这个永恒的时刻，托德打开了门。两位妇女走了进来，巴巴曾特别告诉她俩不要来。巴巴不喜欢这种侵扰，但他对两位女士笑笑，叫她们坐下。

不过，5分钟不到，巴巴就叫大家散去，叫来托德。批评他：“这么简单的命令你都服从不了，以后还能为我做什么？”

托德试图解释：“她们满怀对您的爱，巴巴，我抗拒不了她们的爱力。”

巴巴严肃拼写道：“你抗拒不了她们的爱，但这么做却让我痛苦。记住，我的希望至高无上！不能执行我的命令，就不是爱！”

7月12日早上6点，美赫巴巴离开费尔德梅伦，前往弗伦弗鲁。瓦尔特手受伤，由海蒂开车。小阿迪、卡卡、禅吉和托德随行，他们乘一辆别克车，行李、帐篷及其它必需品高高堆在后面。天气极好，风景秀丽。海蒂回忆开车时的一次有趣经历：

“我们沿苏黎世湖开了大约半个小时——四周一片寂静，路上几乎没人，经过一个又一个村庄。巴巴要我开快点，我遵命。出发前，我调整了后视镜，以便看见巴巴的脸。他坐在后排两位满德里中间，头上厚

厚裹着大围巾，脸遮在阴影里。好大一会儿，我都无法移开视线。虽然我手握方向盘，但感到觉知离我而去，好像在魔毯上飞行，轮子几乎不着地面。我继续从镜子里凝视巴巴。这时我看见他的脸明亮起来，与此同时，我的注意力被强烈地吸引到方向盘上。我再次看见巴巴的脸那么光辉明亮；然后，我感到自己好像从魔圈中解放出来，再一次轻松驾车前行。”

他们在拉普斯威尔通过苏黎世湖，接着过萨特尔山口，于2个小时后到达施维茨。梅恩拉德·因格林在此加入他们，带路到弗伦弗鲁。他只得站在后面的行李架上，车慢慢开上山。蜿蜒多石的山路崎岖狭窄，不时被用来把牛圈在草场的木门截断。他们一路只得频繁停下，打开又关上这些门。

终于到了一个森林路口，巴巴和男子们下车。男子们扛着行李，因格林把他们带到一个离巴巴闭关的山崖不远的地方。巴巴、小阿迪、卡卡、禅吉、托德和瓦尔特在此用早餐；巴巴给大家分发茶、面包、黄油和水果。同时，因格林步行回路口，和海蒂驱车回施维茨，以便海蒂在他家休息。巴巴指示海蒂当晚7点返回路口接他们。

饭后，巴巴就他的闭关给4名男子指示：“可能会比（晚上）7点晚一个小时，或者早一个小时；这完全取决于工作何时完成。你们的任务是在这里看守，每人两个小时。卡卡跟我来，待在100码之外。在我闭关期间，你们都要禁食，水也不要喝。值完班你们愿意休息就休息，也可以说话，但不能大声。”

守卫任务在男子之间分配。托德是下一班，从上午9点半至11点半；瓦尔特从中午11点半至下午1点半；小阿迪从下午1点半至下午3点半；禅吉从3点半到最后。巴巴还对他们解释了不让人靠近他闭关地点的重要性：“工作时，我离开身体，完全失去触觉。即使将我的身体锤打或切碎，我也感觉不到。

“我最好在50码之外画圈。谁都不得靠近。试图越界者会即刻死掉！这就是我让卡卡守卫在100码之外的原因。”巴巴闭关期间，几个瑞士村民试图进森林。瓦尔特对他们解释，说那天试电，很危险，禁止人进入该区。

巴巴戴上帽子，走了过去，肩上搭着外衣，还带了些东西。卡卡带着巴巴的铺盖随后。巴巴来到悬崖上的狭长高地，卡卡照巴巴吩咐铺开

被褥，收拾妥当。9点半闭关开始时，巴巴只穿着衬衣和白袍。他躺在垫子上，把蚊帐支在胸上，身盖两条床单。就这样待了三个小时，偶尔翻一下身。

中午12点半，巴巴坐起来，揭开脸上的盖布，击掌叫卡卡。他指示卡卡坐近点，在50码之外。他接着又用蚊帐和床单盖着自己，仰面躺下。闭关工作期间，巴巴每隔一小时坐起又躺下。过了一阵儿，卡卡有点困倦，但他刚要打盹，就听见一个男子声音在他耳边低语。他睁开眼睛，却没有一人。

午后，乌云密布。因格斯提醒海蒂关闭车顶。她来到外面，眺望佛罗弗鲁，只见乌云笼罩，大雨倾盆，只有巴巴的闭关处阳光照耀。

雷电交加，男子们搭了个棚子遮雨，但还是全身被大雨浇透。雨停后，他们生火烘干身，也为巴巴回来时用。“摩耶的一贯对立。”巴巴后来评论道。

下午4点半，比预期提早，巴巴从铺盖上起来，穿上外衣和裤子，走向男子处。巴巴一点没湿，大家很惊讶。问他，他只是意味深长地笑笑，大家会意。

巴巴容光焕发，神采奕奕。他后来评论说：“我很高兴。对在这里做的工作感到满意。胜过在阿西西的。我做这种工作时，举行我的特使成员大会；但你们用浊眼看不到他们。不过，有时你们会听见靴子般的脚步声。”

下午5点15分，巴巴发水果，打破禁食。之后他们穿过森林和田野，来到交叉路口，走了45分钟。5分钟后，海蒂驱车赶到。她受内在驱使，提前一个小时过来。行李装车，按巴巴要求，他们从一条不同路线返回。在伊博格里格山口停下，到当地餐馆喝咖啡。餐馆里气氛快活，当地瑞士农夫欢声笑语，舞蹈高歌。巴巴尤其喜爱他们的约德尔山歌。这与巴巴在佛罗弗鲁的闭关时刻形成鲜明对照，让他从紧张工作中得到愉快的小憩。

晚7点15分启程回苏黎世，两小时后到达默敦斯住处。巴巴情绪甚佳，把爱者都叫到他的房间。告诉他们他的工作完成得很好，解释了他与灵性阶层高级灵魂的会议，未来的战争及他对瑞士的保护。他在字母板上拼写：“我已在这个国家周围画了一个圈，这样它就不会卷入即将到来的战争。”他接着详细讲述了在山顶的闭关。

巴巴透露说，他在弗伦弗鲁闭关期间联系的一个灵魂，极高极瘦。有些瑞士人确信，巴巴指的是尼古拉·冯·弗鲁（1417-1487），家喻户晓的圣人克劳斯兄弟。以下是克劳斯兄弟与瑞士建国有关的简述：

尼古拉·冯·弗鲁曾是萨克森附近的山农。作为有几个孩子的一家之主，尼古拉履行世俗职责，在村中颇有地位，还在战争期间参战。很多年，他深切渴望献身上帝，热切祈求指引。相传他与魔鬼本人有过激烈角斗。

尼古拉50岁时，几个大孩子已年逾20，被视作成年。他征得妻子同意，离家弃世修道。在欧洲流浪一段时间后，他受神启示，返回瑞士，在家乡附近的偏僻荒谷，过隐士生活。

余生20年他不再进食。严苛苦行，睡在一条木凳上，春夏秋冬只穿一件长袍。这些年，尼古拉圣名远扬。人们不论远近，不分阶层，来寻求他的建议和智慧。尊称他为“克劳斯兄弟。”

1481年，瑞士诸州就如何分配同勃艮第公爵作战中缴获的大量战利品，发生争吵。到12月，他们已到了分裂的边缘，相互敌视。危急关头，施坦斯的神职人员赫蒙，决定去找克劳斯兄弟求教。当晚，赫蒙冒雪步行10英里去见这位隐士。他们谈了一夜，赫蒙第二天一早匆匆返回。

赫蒙请求各领袖再次坐到一起，听听克劳斯兄弟的简明建议，克劳斯建议他们公平分配战利品，放弃占领地区和城镇对农业州的特权。他还建议建立联邦，各州权利平等，无论大小贫富，还给联邦增加了两个州。

克劳斯兄弟的声望极高，领袖们同意采纳他的建议，虽然开会时隐士本人不在场。全国上下一片欢腾，人们为克劳斯在最后关头挽救了和平，感谢上帝。为扩大的瑞士联邦所制定的宪法，延续了数个世纪。

克劳斯兄弟因而成为“瑞士之父”。瑞士在欧洲是独特的，因为建国得益于一位真正灵性人物的帮助，他的建议还帮助划分瑞士与法国、德国、奥地利和意大利的边界。

第二天被私人会见占满。从上午9点到晚间6点，巴巴见了33位瑞士人和欧洲人，包括艺术家海伦·达穆。

一次，巴巴提到电影制作，对亲近者说：“电影在美国拍好，我会把你们都带去。”巴巴出于自己的原因，在接下来的讨论中，故意把迪莉娅的名字略去。

迪莉娅的头脑因此不安起来，她感到被排除在外。过了一会儿，她

掩藏不住痛苦，眼睛都哭肿了。接着一只牛虻又咬了她，真是雪上加霜。诺芮娜试图安慰她，但没有用。巴巴终于问她出了什么事。“没什么，巴巴”——惯用的掩饰之辞。巴巴安慰她：“就算得把你装进口袋，我也会把你带到美国！”这让迪莉娅笑了，痛苦焦虑顿消。

在苏黎世 10 天之后，7 月 16 日，巴巴乘火车前往马赛。随行的有三名满德里，诺芮娜，伊丽莎白，拉诺，诺妮，茹阿诺，迪莉娅和托德。巴巴穿欧洲服饰，匿名旅行，不过此次旅行期间他总是把长袍穿在里面。途中他转向拉诺，问：“我穿这种外套很不舒服。我可不可以脱掉外衣长裤？”

拉诺环顾车厢里瑞士人的严肃面孔，回答说这对她倒没什么，但在其他乘客面前可能引起尴尬。会让他们震惊。巴巴笑了，有点难过地打手势，“是啊，我想我最好不那样”，继续穿西服。

有时他把神性藏起，
有时又希望透露，
但不是人人都应知道他在人间。
为将自己隐藏，
阿瓦塔忍受习俗。

他们同天抵达马赛，入住终点站饭店。去旅馆的路上，巴巴在出租车上对诺妮微笑，在字母板上拼出“天使”一词。

在马赛的 4 天逗留期间，同行者有人看见一些色彩艳丽的小鸚鵡，建议买来送给巴巴。巴巴接受了这个主意，指示每人选一只，选了 16 只鸟带回旅馆。诺妮买了只漂亮的佛塔式鸟笼，用来装鸟。

托德在伦敦养过宠物鸟，因此巴巴叫他把这些鸟转移到新笼子里。托德在隔壁房间准备茶，喊话说等会儿，他在弄茶。等了几分钟，巴巴再次叫他，托德又给了同样的回答。巴巴不悦，指示小阿迪来做。巴巴拼写道，指托德，“他把他的茶看得比服从我的命令还重要。”

小阿迪把手伸进鸟笼，其中一只鸟儿猛啄了他一口。他立即抽回手，这当口，一只鸟飞出笼子，从一扇敞开的窗户飞了出去。托德赶到，发现巴巴极为不悦，怒目而视。巴巴指着在场者，问：“这是服从吗？西方就是这样服从我的？我要把你们全都送回去，再不要看见你们！我的工作因那只鸟逃脱而受损。因此我重申：要时刻记着立即执行我的话！”

巴巴随即平静，拥抱每个人。拉诺惊讶于巴巴的情绪突变，因为常

人发了这么大的火，绝不可能这么快转到快活状态。巴巴接着就这件事评论说：“这件事让我想起佛陀时代的一个类似事件。飞走的鸟儿象征我的一个亲近者，会证悟我却在我打破沉默前死去。”

随后，巴巴指示把剩下的鸟儿送回，换更小的鸟儿回来。巴巴亲自同大家去市场，带回30只色彩斑斓的岛鸟。卡卡·巴瑞亚负责照顾这些小鸟，随巴巴把它们带回印度。

巴巴每次看电影，通常只看一部分就起身离场，不论电影多好看。但这次在马赛却不然。一天晚上他们去看电影，结果电影很无趣，甚至让同组中有人反感，因为它粗制滥造。有人甚至觉得它是色情片。所有人都想离场，但巴巴坚持坐着，直到片终。这是部法语片，巴巴不断督促拉诺翻译，解释荧幕上都说了什么。这让拉诺很尴尬。一时，迪莉娅天真地问，“巴巴，亲爱的，您的灵性工作做完没？”电影实在糟糕，有的人竟然睡着。

在马赛，拉诺得到机会梳理巴巴的头发。那时她每天吸15支烟，但受巴巴的影响，她逐渐减为一天2支。通过给拉诺和诺妮机会在小事上服务他，巴巴让她们感到自己属于他，从而把她们拉近。

7月20日，巴巴遣拉诺、茹阿诺和诺妮回巴黎。他同禅吉，卡卡，小阿迪当天乘坐S·S·斯特拉斯纳维尔号轮船回印度。诺芮娜和伊丽莎白坐船回美国，继续巴巴的电影工作。托德，迪莉娅，玛格丽特和梅布尔去西班牙休憩。玛格丽特·克拉思科一次这样评论巴巴的到访，“总是这样，巴巴来一个星期左右，他走后，我们都筋疲力尽，彻底耗尽。我们什么都没做，却被他耗尽。”

S·S·斯特拉斯纳维尔号轮船于8月2日抵达孟买，巴巴当天直接去纳西科。对鲁斯特姆讲了电影最新进展，并见过那里的其他人，巴巴于8月3日晚返回美拉巴德。

回美拉巴德安顿下来后，巴巴给男女满德里讲了他的旅行细节。女子们仍住在山上，男子不可过去。她们严格隐居，除了巴巴，不与任何男性接触。只有看守大门的苏娜玛西和卡库拜，可以同男满德里讲话，如果有必要的话。

从外部看，巴巴访问西方主要为灵性电影做初步安排。与巴巴本人接触后，几个主要工作者都热情倍增。卡尔沃莫勒为电影编剧，加百利帕斯卡做导演，诺芮娜、伊丽莎白和埃尔赛·多姆维尔负责筹资。计划制作

3 部电影，百分之五十的资金由帕斯卡代表的电影制片厂承担，伊丽莎白和诺妮出资百分之五十。利润分配如下：百分之五十归巴巴，百分之五归沃莫勒，百分之四十五归帕斯卡。巴巴此次旅行费用（6500 美元）已全部支付，并给沃莫勒 1000 美元用作开销。巴巴承诺 1934 年 9 月赴美开始电影拍摄；巴巴及随行人员的旅费由制片公司支付。

为缓解西方女弟子的离别情绪，巴巴表示她们每人都会在影片中扮演重要角色，玛格丽特·克拉思科将为电影设计灵性舞蹈。

爱中结合

在美拉巴德小住后，巴巴带了几个满德里去孟买给爱者施达善。达善在纳罗吉·达达禅吉家举行，巴巴的许多亲近爱者前来参加，包括从纳西科来的弥奴·卡拉斯。弥奴和一个叫贤卡·马哈德乌·图里卡的男子在纳西科警察学校学习，二人经常一起参加巴巴的达善活动。

巴巴访问孟买一些爱者家庭，接着前往普纳。达善在卡斯巴佩斯街，萨达希乌·帕特尔家举行，有许多普纳爱者参加。活动后，巴巴见了母亲希芮茵，弟弟贝拉姆和弟媳佩琳，同他们讨论家事。

在普纳，巴巴把萨达希乌和布阿先生叫来。二人都不想离开普纳。巴巴把他俩叫到一边，说：“你们俩不到美拉巴德生活，就是违背我的命令。跟我回去。”巴巴态度坚决，但布阿先生拒绝接受巴巴的提议。这是很深的个人问题，骄傲的问题。多年以后，布阿先生要为自己的错误后悔。

巴巴8月16日返回美拉巴德，着手解决那里满德里的问题。琵拉麦管理厨房，马萨吉是厨师。琵拉麦出于某种原因对马萨吉不满，他们之间没有一天不吵架，主要因为琵拉麦经常拒绝给马萨吉做饭用的原料。马萨吉指控琵拉麦管得太严，琵拉麦则威胁要回卡拉奇，称马萨吉老跟她作对。8月19日，巴巴指出：“你们俩都跟随我多年，还是没有学会舍弃。你们知道有一天得放弃身体，那你们之间这种不断的仇恨、嫉妒和愤怒表现是为何？舍弃这些品性才是真舍弃！”从而说服二人和谐共事。

从见到巴巴，大阿迪就一直郁郁不乐，8月23日，巴巴问他：“这些天你怎么不高兴？”

阿迪向来直言不讳，甚至对巴巴。他回答：“您最近五次出国，都没带我，找这个那个借口把我留下。”

巴巴说：“你应当是满德里中最幸福的了！你没有世俗牵挂或身体疾病，还有辆车供你使用。但你还不满足。你算得上是牢骚冠军，对生活从不知足。

“一开始，我以为你和韦希奴都服从，但现在我在你们俩身上都发现自私。你付出只是为了灵性收益，韦希奴则是为了金钱帮助。韦希奴自己不需要钱，但他想帮助别人完成学业。他为此已花去他仅有的一点钱，现在又来管我要。

“我还没遇到一个能不考虑灵性或物质利益来服务我的人。阿君最接近。他最好。”

巴巴随后转向卡卡·巴瑞亚，问：“你服务我是为什么？”

“这是我的职责！”卡卡回答。

“你没有任何自私动机？”巴巴追问。

“绝对没有！”卡卡回答。

巴巴当着阿迪的面，批评他：“卡卡话虽如此，但他内心渴望灵性进步。他倒不要什么，但他知道待在这儿有利于灵性进步。这也是自私！一个人应出于爱去服务，真爱毫不考虑得失或者担心风险。”

赛古鲁乌帕斯尼·马哈拉吉有一批女弟子，叫做“堪娅”。有一次，马哈拉吉与这些女子订婚，让她们做他的“灵性妻子”。这个时期，拉乎里有些人把马哈拉吉告上法庭，因为他和那么多女子生活在一起。拉乎里的这些人与他为敌，大量制造和散布谣言，说他搞一夫多妻，为了非法目的，诱骗女孩子加入他的埃舍。当然，这一切纯属捏造。

美赫巴巴听说后，要鲁斯特姆将案子转到阿美纳加法庭，鲁斯特姆照办。9月20日，巴巴又派大阿迪、韦希奴和达克到萨考利见马哈拉吉，带去如下讯息：

巴巴目前有财务困难，马哈拉吉应返还巴巴在大师之家期间，通过瓦吉夫达送给他的15000卢比。若是马哈拉吉归还这笔钱，巴巴就推迟去西方的旅行，通过跟随者的影响，让马哈拉吉摆脱官司。

巴巴在东方和西方，都有富有且有影响的跟随者，比如阿克巴·海德瑞先生，他可以说服总督出面帮忙，马哈拉吉会免去麻烦。

马哈拉吉接到上述讯息后，回复：

自从这些阴谋家联手对我中伤侵扰，过去常来并捐献的跟随者不再来了。我打官司的钱都不够，但凡值钱的东西也都拍卖光了。

我这里有金库吗？我是个穷乞丐。管一个像我这样的人要钱，无异于要求一个无法回复者。

看看我的牛！因缺少饲料，它们都成了骨头架子！告诉默文，

他喜欢就把它们领走！

还有，叫他搬过来管理事情。我自己什么都不剩了。我是个空壳——核心已被吃掉！

人们为了自身利益，服务我，祈求我，把我当作帕若玛特玛——神。我允许他们这么做。

就让有的人赞美我，有的人憎恨骚扰我。我本是为了两者。有人敲诈我，我不会烦恼，赞美也不会让我兴高采烈！

告诉默文，我请求他的宽恕，不能对他有些用处。他已凭借自己的正当行为，证悟神！

马哈拉吉随后向三位信使鞠躬，他们注意到他流了泪。他告诉他们：“我是个乞丐，默文不该再管我要钱了。”

阿迪、韦希奴和达克返回美拉巴德，将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的话转告巴巴。两天后，9月22日，巴巴只派韦希奴去见马哈拉吉，传递如下讯息：“巴巴原计划10月18日去西方，但鉴于您的麻烦，他已推延行期。”

就这样，有一段时间，美赫巴巴与乌帕斯尼·马哈拉吉之间不断交换着这种奇怪讯息，没人能真正明白他们的行为所隐含的意义。乌帕斯尼·马哈拉吉是赛古鲁，美赫巴巴是阿瓦塔；只有他们能测量这种交换背后的秘密。

对于常人，此乃他们的“里拉”——神圣游戏，超出了受限的头脑和带业相的智力。他们行为的含义，浊心怎能衡量？智力不能领悟无限知识的运作。此乃两位完人所做神圣游戏的一部分，也许其灵性工作的负担藉此减轻。

美赫巴巴特别喜爱鲁斯特姆和馥芮妮的孩子们。9月25日，他同大阿迪和卡林伽德去纳西科为孩子们注册上学。馥芮妮情绪不稳，不能适当地照料他们，鲁斯特姆忙于生意，巴巴工作及地产方面的责任。巴巴常去纳西科，确保孩子们受到照料，关心他们的福利。他于当天返回美拉巴德。

此次访问前，给在纳西科的拉姆玖发电报，叫他通知迪娜·塔拉提为巴巴准备食物。接到指示，迪娜并不意外，因为头天夜里她梦见巴巴来到了纳西科。

穆西·拉伊姆的养子乌希曼，几年不见，也来看巴巴。问他怎么知

道巴巴在这里，他也说头天夜里梦见巴巴，认为这是大师要来纳西科的预兆。

两天后，纳迪沙·达斯托来到美拉巴德。私下谈话中，他抱怨说，因听从巴巴的建议，他的生意亏了钱，朋友们都讥笑他怎么对大师还有信心。

巴巴对纳迪沙详细解释道：

信心的意思是不为任何事情动摇。信心是勇敢成就一切事情的媒介。

世俗人自然会担心自己的家人，而实际上，全都是一个大零蛋。你与家人的关系会持续多久？你对自己的祖先知道些什么？同理，你去世后，你的家人能念记你多久？他们将忘记一切。没人会记得什么或与你有什么联系。现前这些联系都只是暂时的；不持久也不永恒。

你因一些金钱上的问题，为家人担忧。假设一切都好，你明天赚几百万。你们都生活得舒适安乐。收集珠宝及其它物什。然后呢？什么都不剩！一旦放弃身体，全部结束！全都无用——没有意义！乌有！所以，我们（大师）看得长远（至目标），因为唯有那才永恒持久。我们不关注这些表面困难。

你是我的。你对我有信心。我给你建议你就执行，结果亏损。人们说我用掉你的钱，那是事实。何以如此？能责怪他们吗？你无疑是我的。因为你信任我，不顾自身困境，坚持不改，紧抓我的足。人们哪能相信这个？哪能有这种信心？要是他们背后说我坏话，就静静听着好了。里面有什么事实可言？

耶稣基督被钉上十字架；但这改变了他的状态吗？没有！事实是，完人从不为灾难所动。即使全世界反对他，他依然完美。人朝太阳射箭，太阳岂能受影响？箭会反弹，雨点般落向射箭者。阿瓦塔或赛古鲁恰如太阳，根本不受诽谤之箭所影响。但我因何受这个影响？我为你感受，因为你对此烦恼。

记住这一点：凡是我所爱的人，无论怎样都要受苦。但这是道德准则：你一赚到钱，立即偿清债务。当初你做生意，受了损失，因为是我让你做的。现在我将转动钥匙，一切都会好的，你的日子会好起来。不过做生意时，始终要诚实。诚实受苦要胜过不诚实享乐。

纳迪沙满意离去——巴巴的话让他深感宽慰。

1934年10月间，就电影计划和巴巴再访西方，电报在欧美和印度之间来来往往。许多事情需要协调。10月23日，巴巴接到诺芮娜的电报，上面说：“您的到来在每个方面都会有帮助。”电影虽从未制作，却有效服务了外部目的——让巴巴到欧美看望爱者。

巴巴的秘书禅吉忙于处理书信。巴巴给他昵称为“莎丽玛”的敏塔托雷达诺寄去这首诗：

面容可爱，优雅迷人，莎丽玛举止多美好！

心充满爱，脑装满丁香，多美的鸽子莎丽玛！

别灰心，要勇敢聪明，演好你的角色，我的莎丽玛！

与此同时，在美拉巴德，巴巴又开始会见人。一位印度教女性跟随者10月28日来见巴巴。公开在巴巴面前抱怨，她想同丈夫停止性生活，因为她渴望见神。但丈夫不愿意。

巴巴安慰她，解释：“最好怀着爱和感情待你丈夫，即使你出于灵性向往，渴望爱神，不喜欢也不愿过性生活。没有性欲是好事，但涉及到责任时，你必须牺牲一点自身利益，来取悦你的丈夫。让头脑专注上帝，把身体给你丈夫。想想圣人弥婁的牺牲和她所受的苦。要像她那样。”

弥婁是美赫巴巴最喜爱的圣人之一，她的故事在印度家喻户晓：

弥婁1547年出生于拉贾斯坦邦，库基村一个印度教家庭。虽嫁与拉贾斯坦邦君主为妻，但她一心奉爱奎师那，对丈夫和王国没有执著。她谱歌赞美奎师那，还出宫为百姓演唱。国王和王室认为这有失体统，但弥婁毫不在意。

恼怒的王室密谋杀她。一次，他们把一条眼镜蛇放在弥婁的花篮。她打开篮子为奎师那的塑像献花环时，眼镜蛇早已变作鲜花。另一次，他们给她一杯毒药。她念着奎师那的名饮下，毒药化为甘露。就这样，他们逐渐意识到弥婁不是常人，而受奎师那保护。

多年过去了，弥婁的专注无比强烈。一天，她离开宫殿，再未回来。她狂喜地唱着歌，一路走到温达文，奎师那和挤奶女的圣地，留在了那里。国王见她未归，四处找寻。最后找到荣见奎师那圣面的弥婁。许多人认出她是真圣人，在她身边逗留不去。最后，弥婁活到很大年纪，国王和王室都成为她的跟随者。

11月1日，巴巴前往普纳，大阿迪，禅吉和韦希奴陪同。阿迪开车，

巴巴坐前排座位。出于只有巴巴知道的原因，他三次按了阿迪握方向盘的手。不一会儿，汽车意外滑向路一侧，一次严重事故因巴巴干预而避免。巴巴去普纳是为专程看望母亲希芮茵。见过家人，巴巴访问了阿卜度拉家。他和满德里当夜返回美拉巴德。

这期间，有关电影计划的大量通信频繁来往。卡尔·沃莫勒因一时生病，拖延了剧本写作。不过，其它关键部门的工作还在继续。巴巴收到数封电报，大意是：“需要您莅临，提振他人信心，做艺术和财务决定。”另一封电报写道：“您的在场对加快结果无比重要。”因此巴巴开始为三年内第八次访问西方做必要安排。

赴欧洲之前，巴巴给东方爱者授述如下讯息，在《美赫公报》上发表：“在爱中结合者，不知分离为何物。无论我在哪儿，无论你在哪儿，我一直与你同在！”

八访欧美

美赫巴巴原计划10月18日赴英，但他推迟行期，晚订了一个月的船票。11月15日，巴巴从孟买乘坐SS托斯卡尼亚号客轮前往欧洲。卡卡巴瑞亚，禅吉，大阿迪和弟弟佳尔随行。鲁斯特姆到码头送行，恳求巴巴到美国后叫他。

巴巴和卡卡住一间船舱，阿迪、佳尔和禅吉住隔壁的一间。航行中，巴巴频繁派一名满德里去向船上厨师要求各种食物组合。巴巴会随便找个借口把满德里打发回去。来回多次后，巴巴不停的要求让满德里尴尬之极。

一段时间后，巴巴终于解释他对厨师做了什么：“一个人专注于和我直接有关的事情上时，能使我与他建立联系，就好像他在想我。从而创造出灵性工作的机会——将低级欲望驱逐出这个人的心体，未通过身体付诸行动就失去效力。这个人还得到服务我的机会——他此生不会再有的机会，不论他知不知道我。”

船上，巴巴每天和阿迪或佳尔打乒乓球，在甲板漫步。有时和满德里打牌，但不赌钱；而是用玻璃珠或手边的东西作奖品。

11月23日晚9点到赛德港，上岸看了场电影。重新登船驶向大海，暴风雨袭击，阿迪、卡卡和禅吉晕船不起。巴巴和佳尔没事。

巴巴和满德里11月28日到马赛，乘火车直接赴巴黎。又马不停蹄前往英国，于次日晚7点抵达伦敦维多利亚火车站。11月29日是肯特郡公爵和公爵夫人婚礼日，举城庆祝。入住海吉亚饭店后，巴巴随人群观看游行队列经过白金汉宫，接着步行穿过海德公园到西区。巴巴从而有机会集体联系了大批人。

英国爱者再次见到巴巴，在他逗留伦敦5天期间，簇拥在他身边。他联系了几个新来者，但大部分时间同熟悉的爱者度过。巴巴主要忙于安排赴美旅行。为他自己和满德里办理美国签证，预定好横跨大西洋的船票及纽约到加利福尼亚的火车票。因这项工作，他几乎没时间会见人或接见记者。12月1日，在圈子编辑委员会办公室为他举行招待会，大

约 70 名跟随者和有兴趣者见到巴巴。晚间巴巴通常去看电影。有一次看了电影《铁公爵》。

瓦尔特和海蒂·默敦斯从瑞士来见巴巴。瓦尔特是智力型的，一次，他和查尔斯·坡德穆问了巴巴几个问题。（瓦尔特·默敦斯认识卡尔·荣格，曾接受这位著名精神科医生的心理分析治疗。吉蒂一次问巴巴，在西方有无他希望联系但未能联系者。巴巴回答：“卡尔·荣格。”）

关于知识，巴巴解释：“人拥有让身体强壮的一切营养，但出于无知，他却吃那些不让他强壮而让他肥胖的东西！这个隐喻包含了世上的一切教导。所缺乏的是心灵知识。”

其中一位问：“什么是嫉妒？”

巴巴拼写道：“嫉妒来自于心灵的贫瘠，本质上是自私的。”

问及淫欲与爱之间的区别，巴巴简单解释：“淫欲不过是渴望自我幸福。爱是渴望他人幸福。”

他们问：“您对人类的希望是什么？”

“通过爱证悟大我。”巴巴回答。

问及他对亲近跟随者的要求，巴巴回答：“忠实遵循我的指示，来达到同一个目标——通过爱证悟大我。”

他们问怎样才能增加爱，巴巴指出：“多想别人的痛苦，不想自己的痛苦。这是最快捷的道路。”

他们又问：“人是否更应该做理想主义，而非物质主义者？”

巴巴回答：“纯粹的理想主义者没救；纯粹的物质主义者也没救。有必要在两者之间达成平衡。”

诺芮娜·马切贝利 12 月 3 日从纽约来电，通知巴巴说电影项目需要他的莅临。12 月 4 日，昆廷·托德见到巴巴，答应在灵性舞蹈方面协助玛格丽特·克拉思科。原定玛格丽特和托德随同巴巴，进行舞蹈设计，但此刻托德不确定能否成行，因为他准备开始另一项事业。与此同时，鲁斯特姆，小阿迪和贝拉姆也在印度等待，以期到美国加入巴巴。但因资金不足，这些计划仍不确定。

巴巴和满德里 12 月 5 日上午离开伦敦。他们同数名亲近者乘火车到南安普敦，包括吉蒂·戴维，瓦尔特和海蒂·默敦斯，迪莉娅·德里昂，汤姆·沙普利，威尔和玛丽·白克特以及玛格丽特·克拉思科。巴巴乘 S·S·庄严号客轮从南安普敦启航。码头上，英国爱者挥泪跟巴巴作别，他只待

了短短一周，他们很难过。

庄严号客轮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轮船，巴巴住在 B 层甲板带浴室的特等舱。这次也是卡卡和巴巴同住，佳尔、禅吉和阿迪住较小的一间。拉诺和诺妮·盖利以及茹阿诺·波吉斯拉乌按预先计划，在瑟堡登船。巴巴认可诺妮和拉诺的船舱，但不喜欢茹阿诺的。他遣拉诺去找事务长调换，遭到拒绝。巴巴一再遣拉诺回去，事务长终于同意，给了茹阿诺一间较好的船舱。巴巴将她们称作“三人帮”，一天透露她们在埃及一次前世彼此间有过密切联系。茹阿诺和诺妮是兄妹，拉诺是茹阿诺的儿子，拉诺就戏谑地管茹阿诺叫“爸爸”。

时值冬季，天气寒冷，巴巴很少去舱面。每日和拉诺在关闭的舱里打乒乓球消遣。他们从不记分，只是来回打，拉诺尽力迎击巴巴频繁的扣球。

海上，一天夜里，拉诺忆起过去她一度想结婚的时候。第二天跟巴巴谈起此事，说：“现在我明白，为什么我今生很多事情没有我希望的结果。倘若遂我所愿，我永远都到不了您这儿了。”

巴巴同意：“没错，你说的对。一切都在我的掌握中，我为你制造了能来我这里的情形。你必须来。”

接近美国时，巴巴表明到纽约后，不希望见外人——不见新来者，不接受采访，不宣传。但诺芮娜·马切贝利已把大师要来的消息通知了一些人。还打算公开宣传他的到访。她给船上的巴巴发电报说明此事，巴巴回电，说他连接见都不准许，指示她取消一切安排。12月12日轮船在纽约靠港，一群报社记者和摄影师试图拥入巴巴船舱，但巴巴不见他们，指示禅吉把他们支开。如巴巴到国外通常发生的那样，他们的登陆又出现延误。记者们等了许久，无果而散。

移民局得知巴巴曾两次访美，未多加盘问，便允许他和随行人员通关。走出海关，巴巴受到诺芮娜·马切贝利、娜丁·托尔斯泰、伊丽莎白·帕特森和格雷厄姆·菲利普斯·斯托克斯的欢迎。一行人乘两部出租车到位于林欣顿大街的希尔顿饭店，诺芮娜在此为巴巴安排了住宿。拉诺和诺妮住另一家饭店。

尽管巴巴取消了私人会见，一对来自纽约斯克内克塔迪的年轻夫妇，达文和珍妮·肖，却迫切想见巴巴。达文真诚求道多年，广泛研习宗教、哲学和密教，寻求对生命奥秘的答案。他和珍妮都感到跟耶稣基督很贴

近。达文强烈感觉基督二次重临将很快发生。1932年春，他从当地报纸看到师利美赫巴巴要来美国，且被弟子视作伟大的灵性人物时，便发生浓厚兴趣。达文直觉地感到，巴巴很可能就是他所期待的那一个。1932年另一份报纸称美赫巴巴已来美国，将在纽约哈蒙附近的一间静修所逗留10天左右。

至此，达文感到美赫巴巴就是重临的基督。他在内心渴望巴巴，也感到巴巴的回应——在精神上同他联系。对巴巴的强烈感情使他想放下工作，立即去找他。但理智战胜了情感。他想既然巴巴要在那儿待10天，他可以等几天，到阵亡将士纪念日放假再去。

于是，在纪念日周末，达文和另一个叫多纳德·霍洛韦的年轻人驱车160英里，来到哈蒙。他们很快找到了静修所，却获知巴巴已提早完成那里的工作，去了加利福尼亚。这令他大失所望。不过，美赫巴巴的爱依然“在”那里，明显可感。他们受到还在那里的几个巴巴跟随者的欢迎，他们是约瑟芬·葛拉宝，玛丽·安汀，米罗·谢特克，艾妮塔·德卡罗，霍华德·因奇斯和格雷丝·曼。约瑟芬问达文想不想给巴巴写信。他写了信，倾诉衷肠，把一生献给对巴巴的服务。并立即邮寄走，回到静修所用晚餐。吃到一半，达文感到巴巴开始回信。体验到一种“毋庸置疑的爱涌过心灵……回答着我信中的一切”，泪水从眼中涌出。他虽因错失巴巴而深感懊悔，也高兴找到了巴巴的跟随者，渴望得见大师本人的一天。

因而1934年达文和珍妮·肖接到诺芮娜·马切贝利的电报，说美赫巴巴正在赴纽约市途中，她已为他们预约12月12日在饭店见大师时，二人的喜悦无法言喻。达文做了一切必要的准备，以充分利用这个机会，同时热切期待巴巴到来的日子。

12月12日，达文和珍妮清晨四点醒来，准备好驱车170英里到曼哈顿。打开门却见门把上挂着封电报，上写：“约会取消。你们可在13日星期四举行的招待会上见巴巴。”他们震惊地盯着对方。达文撕了电报，他们决定不管怎样都去纽约，或许有望在饭店大堂瞥一眼美赫巴巴。

他们来到希尔顿饭店，巴巴也快到了。诺芮娜走了进来，看见他俩，问：“我亲爱的。你们在这儿做啥？没收到我的电报？”

“收到了，”他们回答，“不过我们不是来会见的。我们在这儿是希望巴巴经过时，能看他一眼。”

诺芮娜说：“巴巴就在我后面的出租车里。他随时会到。他到时，

也许会见你们一小会儿。”话音刚落，巴巴走了进来。时值冬季，外面天气寒冷，巴巴身穿大衣，头上的帽子将长发掩起。诺芮娜快步走过去，向巴巴解释情况。巴巴打量一番这两个饥渴的灵魂，点头同意。接着箭步同诺芮娜走了过来。达文这样描述同期待已久的至爱的第一次重要会面：

“巴巴注视我们的眼睛，紧握我们的双手时，我们是怎样的感受，我无法向你们描述。我感到他的握手很可能伸到许多世纪许多人生之前。他的爱力冲击的第一个结果，是一种巨大的灵性提升、喜悦和幸福感。也许还有别的形容词可用，但都不足以描述我们的感受。

这是我们第一次瞥见神爱之无穷深潭——他的眼睛。我欣喜若狂。其无可言表之美，其爱之甜蜜——其生命之喜悦，光辉奇异。人不能预测他。不能想象会怎样，他会怎样。他超乎人的想象——远远超越，深不可测。”

他们离开时，巴巴和诺芮娜走向电梯，达文和珍妮走向大堂的几把椅子。珍妮忍不住回头想再看一眼巴巴。让她惊讶的是，她刚转身，巴巴也转身直视她。合掌，向她微微鞠躬。珍妮赶忙回身，本想偷瞧巴巴一眼，不想却被捉住。但还是忍不住又两次回头看，每一次巴巴也回身，合掌向她致意。这些与巴巴偷偷交流的一个结果是，珍妮意识到大师知道她内心最深处的念头。

当天，巴巴、诺芮娜、加百利·帕斯卡和卡尔·沃莫勒就电影工作，开了一次会。帕斯卡同沃莫勒似乎很难达成一致意见。首席编剧沃莫勒希望在纽约写脚本，导演帕斯卡却偏爱好莱坞。沃莫勒的办公室在纽约，帕斯卡的在好莱坞，所以有冲突。巴巴希望二人解决分歧，和谐共事，指示：“你们俩乘飞机到好莱坞，在那里见我。我稍后坐火车去。”二人同意，不久离开。

盖利母女家在纽约，拉诺和诺妮见过家人后，到饭店见巴巴。巴巴曾指示她俩每晨来饭店向他说“早上好”，再同家人度过当天。她俩初来巴巴房间，发现娜丁·托尔斯泰在外面站岗。她们之前没见过面，娜丁不让进。拉诺直言相告：“我们跟巴巴在船上待了8天。你是谁，不让我们见他？去告诉他，我们到了。”娜丁通报后，让她们进去。

诺妮想带孙子来见巴巴，但孩子母亲害怕，不同意。诺妮对巴巴讲了此事，巴巴安慰她，“因为你跟我的联系，你全家人都跟我建立了联系。

所以，不要为孩子难过。”

见到巴巴后，达文和珍妮·肖不期待当天再见巴巴。他们只是坐在饭店大堂，知道巴巴在近处，就心满意足。还有一个新来者，是位老年妇女，名叫贝西·艾伦。她为巴巴烤了块蛋糕，在大堂和肖夫妇一起坐着。

同电影项目有关人员开完会，巴巴表示不再接见人了。他举起三根手指，向伊丽莎白帕特森拼写道：“大堂坐着三个人。去把他们带上来。”

伊丽莎白把达文，珍妮和贝西带到巴巴的套房。来到他面前，他们欣喜万分，被他的美征服。巴巴坐在床上，身穿长袍，长发飘逸。珍妮被他的威仪所震撼，看不见房间里的别人。达文回忆：“我的第一反应是他难以描述地美。接着产生两个相反印象：他像一阵随时会飘走的烟雾，又像一座无比强大的力塔。”

他们坐在他身边——珍妮在巴巴左边，达文在她左边，贝西在巴巴右侧。离巴巴如此之近，贝西情不自禁，叫道：“我终于找到您了，我的大师！”张开双臂抱住巴巴。

珍妮也想这么做，但太害羞。她哭起来，泪流不止。巴巴把手放在珍妮手上，“关掉了水龙头”。她即刻平静下来，变得安祥幸福。达文回忆接下来的情形：

巴巴越过珍妮，直视我的眼睛。他目光深邃，仿佛在把东西挪开，以便看得更远更远，我知道他的目光层层穿透了我。那不沉重。而是轻松、美好、喜悦。绝没有任何“受审”感或被衡量感。在他面前，我们感到自己是不同类型的生命。他以某种方式将我们拉出我们自己。我们在他的爱里放松。巴巴的美妙之处在于，不论你是什么，曾是什么，他都爱你，永恒地，不移地。

巴巴向达文和珍妮打手势：“我一直在帮助你们。”又转向诺芮娜，打手势：“为他们预约后天来见我。”

诺芮娜说：“可没有空了，巴巴。”

巴巴表示：“没关系；找个空。”

巴巴一一拥抱他们，他们离开房间。和肖夫妇认识的娜丁·托尔斯泰在外面。离开巴巴后，珍妮抑制的泪闸再度打开，流泪不止。

当晚，巴巴和亲近者到无线电城音乐厅——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影剧院。天气寒冷，巴巴身体不佳。返回饭店，巴巴呕吐，轻度发烧。他表示希望禁食。

巴巴原计划在纽约多住些时日，但轮船在赛德港耽搁了两日，只能在纽约逗留3天。他需要见与电影项目相关的人员，因而没机会给予私人会见。但对敏塔·托雷达诺例外。敏塔前不久离婚，将7岁的女儿送来纽约和从巴拿马迁来的前夫赫伯特一起生活。巴巴见了赫伯特和女孩，邀请敏塔加入大家，陪同他去加利福尼亚。

计划举行两次公众招待会，但只能进行一次。于12月13日在斯托克斯家举行。巴巴在沉默中给近200人施达善。楼上图书室被用做聚集处，巴巴在侧旁的小房间私下会见个人。人们被告知，“不要提问”，接着被领进房间，见坐在绿沙发椅上的巴巴。（葛拉汉姆·菲利普斯·斯托克斯后来离开了巴巴。他更热衷于静心和内在体验，而非遵循巴巴的服务大师的教导。）

没机会跟巴巴说话

但巴巴与他们内在交谈，灵性上真实的。

若能感受他的亲身接触，何须言语会见！

来者中有一位博学之士，哲学家兼著名作家福瑞德里克·克特纳博士。他曾于1931年在哈蒙见到巴巴。这次被引见大师时，他强烈感受到巴巴的在，只是握着巴巴的手，半晌无语。他入迷般盯着巴巴的眼和脸。找不出表达感情的词语，只是冲口而出：“我可以跟您去印度吗？”（身为哲学家的福瑞德里克·克特纳还是热忱求道者和神秘家；他创立了一个密学派，叫做生命智慧学。）

巴巴要他等他的召唤，还表示一定会叫他的。克特纳很失望，巴巴拼写道：“不要想身体上到我这儿。在精神上来。”

克特纳手里握着巴巴的手，他们静静坐了一会儿。巴巴又拼出：“真正的东西是在沉默中接受和给予的。”克特纳止不住泪水夺眶而出。

乔治·马切贝利也来拜访。虽然会面只有两分钟，却对他产生深刻影响。他后来告诉妻子诺芮娜：“你是对的。美赫巴巴是真的！”

女演员塔鲁拉·班克赫德也在纽约，也顺道来斯托克斯家见巴巴。

肖夫妇来到招待会，得到大师的匆匆拥抱。他们没像多数人那样见过巴巴就离开，而是坐在图书室，以便每次巴巴房间门打开让一个人离开，另一个进去时，瞥上一眼。

在无时限空间，他们一次次瞥见

至爱在酒店与人分享美酒。

近两个小时活动结束，达文和珍妮为亲眼所见而陶醉。巴巴返回饭店时，从他们身边走过，对他们会心微笑。

次日，12月14日，肖夫妇又在希尔顿饭店见美赫巴巴20分钟，同来的还有多纳德·霍洛韦和费思·瓦伦廷。达文·肖这样描述这次会面：

我们被引到一间大起居室。见到身穿白袍凉鞋，容光焕发的巴巴。除了巴巴，房间里只有巴巴的秘书禅吉在。虽说是阳光明媚的下午，但房间里似乎有种不寻常的光，我意识到它发自于巴巴。我望着他，这种光变得辉煌荣耀——至少对我是这样，就在这种爱荣光里，我看见了基督。

巴巴在一个宽沙发上坐下，示意我们坐在他两边。我和珍妮坐在巴巴右边，另一对儿夫妇坐在巴巴左边。不知何故，我感到我必须靠近巴巴，就直接跪坐在他面前。巴巴的美难以描述，他的爱振作我们的精神，给我们的的心灵装满超越幸福的极乐甜美。

和前几次一样，与巴巴一起似乎无需很多言谈。在更深的层面——爱的层面，我们同巴巴，他同我们交流着。巴巴拼写：“通过爱，你们将见到我的真正面目。”当时我们想象不出他还会有比我们眼前所见的更美妙的形象。

我坐在那里，暗忖：“这种经历太美妙了。如果巴巴给我们某个小东西，留作纪念，岂不更殊？”即刻，巴巴拍手，他叫禅吉拿一朵玫瑰来。随后给我们每人一片花瓣“留作纪念”。

巴巴盘腿坐着，这时他把上面的脚移了移，离我只有几英寸。我看着他可爱的足，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意识到此乃基督的圣足。《新约》中的情景从我脑中闪过，特别是伯大尼的马利亚用珍贵油膏涂耶稣双足，然后用头发擦抹的情景。我被想亲吻巴巴圣足的冲动所征服，暗忖：“何时我会再有亲吻基督圣足的机会？”于是俯身怀着爱意亲吻他的足。过了一会儿，巴巴拉近我。我垂下头。巴巴捧起我的头，吻了吻我的前额。

直到1952年，肖夫妇才再次见巴巴，但他们这些年间一直保持通讯，忠心不改。

在纽约逗留三天后，12月15日，巴巴乘火车西行，沿横跨美国的圣达菲铁路线，前往加利福尼亚。除了禅吉，卡卡·巴瑞亚，大阿迪和佳尔等满德里，随行的还有伊丽沙白，诺芮娜，敏塔，娜丁，拉诺，诺妮和茹阿诺。在前往洛杉矶的三天半旅行期间，火车途经伊利诺伊州的芝

加哥,内布拉斯加州的奥马哈,科罗拉多州的丹佛,新墨西哥州的圣达菲。巴巴到好莱坞亲自审核电影剧本,讨论剧情和人物变动。

12月17日中午,火车在新墨西哥州的阿尔布开克停车30分钟。巴巴严肃起来,在手掌上拼写出“印第安人”。突然带着茹阿诺·波吉斯拉乌离开车厢。男满德里会意跟随。巴巴和茹阿诺手挽手走过两条街。看到一条小巷。他急转弯走进小巷,径直走过去,好像完全知道要去哪里。茹阿诺唯一的念头是他们要误火车了。巴巴注意到街角站着两个当地美洲印第安人,停了下来。其中一位小贩,见巴巴一来就走开了。另一位印第安人又高又胖,头上系着红手巾。他原地未动。和巴巴面对面站着,双目对视,没说一句话。之后巴巴快速走回车站,上了火车。

火车上,茹阿诺对其他人讲了此事,巴巴这样评论印第安人:“他是我的特使之一。是负责美国的直接特使。”巴巴后来解释说,他是第四层面的特使——世界上拥有神奇能力的4人之一。

12月18日上午,火车抵达加利福尼亚的帕萨迪纳。巴巴很高兴来到加利福尼亚。珍和马克姆·希劳斯在火车站迎接巴巴一行。他们驱车前往洛杉矶加密诺帕莫诺大街1840号一处租赁的房子,计划在此居住一个月。

一安顿下来,巴巴警告大家:“我们在食物上不应有不必要的花费,因此要安排不贵的饭食。”他们不去餐馆用餐,雇了一名妇女做饭,茹阿诺负责采购。巴巴每天都要菠菜,烹制前茹阿诺亲自洗菜。

时隔两年半,巴巴重返好莱坞;不过这次绝对保密。他的住址未在报纸上公开,因这会引来许多人求见,干扰他为之而来的电影工作。三周逗留期间,巴巴每天与诺芮娜、伊丽莎白、沃莫勒和助手德拉克、帕斯卡和友人约翰·S·克拉夫特开会,讨论电影。巴巴向他们详细解释了创世主题,转世,层面和成道。巴巴的揭示对这些人相当新颖,他们感到难以完全按巴巴希望的方式加以表现。

克拉夫特起初怀疑巴巴,但首次会面后,他震撼而去。对帕斯卡描述:“此人身上散发着巨大的力量。”克拉夫特发现自己无法对巴巴说不,他参与了剧本的合作。有两个不同的电影故事:一部由沃莫勒创作,题为《戴维其人》;另一部由克拉夫特及助手写作,题为《都是怎样发生的》。有关飞机,乘客和飞行员的想法暂且搁开。

因电影工作,巴巴见了若干电影董事,导演,制片人及不同制作室

的经理。他们发现很难将影片的物质方面与灵性主题融合起来，寓教于乐，对公众具有感染力。虽然不同相关人员纯粹为公务来见美赫巴巴，但无一不被他的神圣人格和灵性光辉深深打动。他们邀请巴巴到他们家里，巴巴接受了几个人的邀请。

巴巴还参观了派拉蒙、环球、福克斯以及华纳兄弟等制片厂，见了许多名人，包括法国歌手莫里斯谢瓦利埃，电影制片人约瑟夫凡斯特伯格。同男演员威尔·罗根斯交谈，与女演员爱丽丝·法耶合影。巴巴还在好莱坞看了几部电影，其中一部是在维尼大街附近，好莱坞大道的潘塔吉斯剧院观看的《生命模仿》。晚间，巴巴带大家散步。敏塔一次回忆，“有最奇妙的日落。却无法欣赏。巴巴走得极快，我们得跑步才能跟上。

巴巴不在期间，珍艾德尔和马克姆希劳斯经历艰难时期，财务受困。珍问巴巴这些是不是为了考验他们的耐力，培养为他承受痛苦的能力。巴巴回答：“是的，你必须能够以绝对的平静和内在平衡面对失望、批评和负面力量。你必须在一切时间臣服于神意。”

纽约布鲁克林的萨姆·科恩，是个求道者，久已有志于灵性和道路。在迁到加利福尼亚，第一次听说巴巴之前，曾参加过神智论团体。1932年巴巴访问好莱坞期间，科恩见过巴巴。科恩的住处介于洛杉矶与旧金山之间半程，一个偎依大沙丘的小镇，欧申诺。在好莱坞与巴巴会面后，科恩致电邀请他访问欧申诺。巴巴回电说他将很快到访，并带18人同往。科恩的小房舍住不下这么多人，不过幸好在镇外1.5英里远的莫耶梅尔，加文·亚瑟家里安排到住宿。（加文·亚瑟当时不在家。他是美国21任总统贾斯特·艾伦·亚瑟之孙。加文和一小批“自由思想者”曾把莫耶梅尔建作一个乌托邦社区。）

圣诞节巴巴未予特别重视。12月26日，巴巴同满德里、诺芮娜、伊丽莎白、茹阿诺、娜丁及其他人，乘三部车前往欧申诺，于下午三点半到达。这里生活着几个男女隐士，他们弃世寻求高于物质猎取之物。巴巴和男满德里住这里的一间小屋，女士们住两个农舍或加文·亚瑟家里。夜间寒冷，习惯类似圣徒的萨姆·科恩却身上只裹一条披巾，盖着报纸毯子睡觉。

次日巴巴会见那些听说他的到访者。鲁道夫·吉尔伯博士和妻子也住在社区，玛丽安·多菲也是。玛丽安通常住巴巴使用的小农舍，在欧申诺帮助照看房地产。另一位居民雨果·斯力格，对发展更高意识感兴趣，

为此目的也来见巴巴。对斯力格感到困惑并希望澄清的某些淫欲、愤怒和贪婪方面，巴巴做了解释。

当天下午，大家都随巴巴去海边。由于近期雨水和涨潮，汽车陷进沙里。人们把车推出的同时，巴巴徒步前行。下午3点半，巴巴一行离开欧申诺，返回好莱坞。

一次，诺芮娜给老友、电影剧作家莫斯蒂丝·达科斯塔打电话，说有个人她应见见。但她近来极度抑郁，谁都不想见，诺芮娜敦促她，说见这个人她不会后悔。诺芮娜没说是谁，因为想给她个惊喜。最后说服了朋友。12月31日，莫斯蒂丝到时，诺芮娜在门口迎接。一见巴巴，她即被他流溢的温暖征服。投入他的怀抱，问：“你是谁？”

巴巴打手势：“我是你。”随即在字母板上拼写：“去把你的左轮手枪拿来。”莫斯蒂丝大为惊讶，因为她没对一个人讲过她车里的左轮手枪。她去车里取回手枪，递给巴巴。巴巴一粒粒取出子弹，把手枪还给她。

巴巴随后安慰她：“自杀解决不了问题。只会导致再生，带着同样的问题整个重来一遍。唯一的解决方法是成道——在万事万物中见神。那时一切都变得简单。答应我，把手枪收起来，永不再想自杀。”

莫斯蒂丝被巴巴的慈悲感动，答应了。还跟巴巴讲起她的密友葛丽泰·嘉宝。

巴巴评论说：“你们俩前世在意大利是夫妻。所以你们之间会有这种爱。”

莫斯蒂丝说：“这说明了为什么葛丽泰初次见我就说：‘哦，我一直在找你。’”

巴巴又说：“她前世是瑜伽士，突然死去。她今世也有潜在的瑜伽能力，但无灵性提升。她同时经受苦乐。有一天可能会不堪这种痛苦而自杀。她需要接触我。见了我，她的一切都会改变。”

莫斯蒂丝很高兴见到巴巴，赠送他一部留声机。巴巴送她一块手帕，作为新年礼物，指示她切莫丢弃。她说会永远把它放在枕下，枕着它睡觉。

一次，莫斯蒂丝邀请巴巴到她家喝茶。巴巴通常谢绝大部分邀请，但为了她，他同意了。第二天，巴巴一行乘车来到莫斯蒂丝家。巴巴一进这座漂亮的房子，就径直上到顶楼，随即打开房内每个衣柜和碗柜，最后来到厨房。女厨师站在那里，明显带有易怒性情，莫斯蒂丝因她做饭好才留下她。巴巴面带灿烂微笑，亲切地拍拍厨师的肩膀，随后坐下

喝茶。

巴巴离开时，莫斯蒂丝和朋友们聚集在门廊，厨师透过纱门窥视。巴巴忽然转身走上台阶，和厨师握了握手，走向汽车。回途中，巴巴命司机驱车绕行葛丽泰·嘉宝的房子三次。

几天后，莫斯蒂丝外出几周，回来发现厨师变得天使一般，温顺如羔羊。她疑惑不解，要求知道是什么导致了如此变化。厨师解释说：“我知道你很难相信，你走后，一天夜里我醒来，发现满屋是光，那位来喝茶的大师走进我的房间。我起床去摸他，我发誓，我亲手摸到了他的长袍。我也解释不清怎么回事儿，但从此我再不会生气发火。”

随着电影工作的进展，莫斯蒂丝后来同意为巴巴工作，同珍和马克姆·希劳斯的朋友加勒特·福特合作写一部电影续集。加勒特·福特为著名剧作家，曾参与《吸血鬼》、《弗兰肯斯坦》、《隐身人》、《最后的巡逻兵》等好莱坞名片制作。他从孩提时代就对灵性感兴趣，在此期间与美赫巴巴建立联系，对大师产生深爱。

在一个故事中，沃莫勒曾写到一对夫妻共同成道，1935年1月1日，巴巴指出这绝不会发生。解释说：“结为夫妻的两个灵魂，不会同时一起证悟——从不会发生。”

沃莫勒问巴巴何以如此。大师画了张图，详加解释：“因为在生死链中，每个异性都同时转变；也就是说，男性变为女性，女性变为男性。”巴巴画了条表示男女形体变化的纵曲线，来说明这一点。“两个灵魂一同转世，转换性别若干生，直到在最接近证悟的某一点脱离。”

巴巴最后说：“这些生命奥秘根本不为人的头脑所明白。所以说它们从未以本来面目被揭示，而是以不同的方式。真正而神圣的爱不进化，也不会从世俗爱证得。两者截然不同。最好的人爱或世俗爱，也无法同神爱相比，即使在初始阶段。”

巴巴随后就如何在荧幕上描绘成道一幕，亲自给沃莫勒授述细节，还详述了在人物死后需要表现的魂灵舞和复活一幕，“该幕要有7种不同的动作，由7种不同的音乐主旋律伴奏，背景是7种不同的颜色。”玛格丽特·克拉思科，昆廷·托德及其他人在做这方面的舞蹈设计。

另一位著名剧作家，《生活模仿》的作者，威廉·胡伯特，1月4日来见巴巴。他表达不出自己的问题——如何生活在世间，照管工作，同时又保持灵性。巴巴明白他的意思，说：“你是说让灵性变得实际……”

“对，就是这个意思。”胡伯特插口。

巴巴安慰他：“这很容易，很简单。其简单性把它弄得很困难。”

“真的？不可思议！”胡伯特说。

“人们对神和灵性的概念太离谱，荒诞可笑！”巴巴回答，“名称术语不重要。重要的是感受。”

“不深入进去，我该怎么感受和瞥见之？”胡伯特问。

巴巴解释：“对于像你这样地位的人，在具有现代理想和时代的文明国家，是可以像你这样生活，总是心向更高理想的。坦白地讲，你只是没意识到自己的灵性。”

威廉·胡伯特问巴巴他是否当真。巴巴叫他放心：“当然。我知道你其实比你自已知道的更有灵性，你尚须大量努力。我会给你解释。”巴巴随后指示他每天专注某个念头一定时间。

好莱坞电影演员兼戏剧教师康斯坦丝·科利尔，1月6日到卡米罗大街的房子见巴巴。对巴巴说：“我有几百个朋友，但没一个称得上是真正的。我感觉很孤独。”

巴巴对她打手势：“我是你的朋友——真正的。”

“是，我相信您是。自从认识您，我不再孤独了。请记住我。”她要求。

“我一直在你内里。”巴巴安慰她。

当晚，另一位电影演员，图里奥·卡米纳提也来见巴巴。他多年前曾和诺芮娜同台演出，尽管诺芮娜年龄增加，他对她说：“怎么，你比从前看上去好得多。确实有某种相当不同的东西，神圣的东西。这个我能清楚看见。”

诺芮娜指着巴巴，回答：“你在我身上所见的是他的神性。只要看看他，你自己会明白。”

经过数日讨论和指导，巴巴表示打算回印度。项目参与者很震惊，恳求：“您有必要亲自在场，在每个阶段启发指导我们。”

巴巴回答：“电影制作需要数月，甚至一年或者更长时间，我肯定不能留在这儿。我得照管我的工作，尤其在东方，更具体的在印度。电影只是次要工作，虽然也重要。所以说我回应你们的请求，不远万里来此，并且反复打电报同你们工作，达到这个实际阶段。

现在你们遵照指示进行电影制作，主要遵循我授述的要点和灵性主题。不论我在哪儿，都始终会内在指导帮助你们。这是我的工作，我的

指导精神总是能够使你们解决可能出现的困难。因此，什么都不用担心，继续合作下去，每个人以各自的方式。记住，我总是和你们在一起。”

导演加百利·帕斯卡深爱巴巴。虽因性情不定受了很多苦，但他直到去世一直保持内在联系。其他艺术家和演员也被巴巴触动，他的来访将他们的生命溪流导入新的内在渠道。

在洛杉矶，拉诺送给巴巴一顶棕色毡帽，以备回程中使用。临行前，巴巴表示希望买一只幼犬带回印度。不久，拉诺在一家养狗场看到一只棕色纯种西班牙长耳猎犬，带巴巴去看。巴巴喜欢，花 35 美元买下。取名“恰迷（友好）”，因为美拉巴德已有一条看门狗叫“恰姆（好友）”。

因负责家务和饮食，茹阿诺一直在厨房忙碌，不能和巴巴在一起。她很是难过嫉妒，常常落泪，但仍努力认真细致地工作。有时她独自在厨房掉泪，感觉有人轻拍她的肩膀，转身看见巴巴。悲伤孤独了无踪影。巴巴离开洛杉矶前，安慰茹阿诺：“你忠实而称职地履行自己不喜欢的工作。你无法想象你为自己做了什么。”

1月7日晚8点半，巴巴同满德里乘云雀列车前往加拿大温哥华。诺芮娜，伊丽莎白，娜丁，珍，马克姆，加勒特，敏塔，拉诺，诺妮，茹阿诺和其他参与电影项目者，在加利福尼亚好莱坞，已同大师亲密相处了三周。

离别之痛将心刺伤

使人渴望同至爱合一

巴巴留下指示，要他们一起在好莱坞的房子住到2月18日——帕西日历巴巴的生日。诺妮和拉诺之后回东部纽约。诺芮娜，伊丽莎白和茹阿诺同其余人留在加利福尼亚。敏塔稍后经纽约回英。

巴巴和满德里1月8日上午抵达旧金山。每到一站都收到亲密者寄来的电报，巴巴一一回复。天阴落雨，似乎也感染上爱者的离别之情。

在旧金山，巴巴和满德里带幼犬“恰迷”到金门公园散步，下午4点左右登上喀斯喀德列车继续旅行。经波特兰、俄勒岗、西雅图和华盛顿，于1月10日抵达温哥华。入住耶鲁旅店，巴巴在此收取邮件和电报。

1月12日上午10点，巴巴乘坐加拿大女皇号客轮前往夏威夷和东方，禅吉、卡卡、佳尔、大阿迪和恰迷随行。幼犬待在动物舱，巴巴每天上午和下午都去看他。船上，巴巴收到许多爱者表达分离痛苦的电报。

航行中，巴巴感觉很不适，身体虚弱，每天不断强调尽早回印度的

必要。他一遍遍重复，同时要满德里查询香港至印度的各航空路线，或者有可能更快的陆路。尽管满德里向他保证最快的途径是坐船，巴巴仍日复一日说他必须尽快回到印度。

1935年冬季是36年来最冷的。低温使巴巴无法按惯例到甲板散步。头几天，巴巴会去健身房骑电力马和固定自行车锻炼。但他的健康状况持续恶化。牙床脓肿出血，吃睡不好。夜间每隔几分钟就得起来吐一次嘴里积的血水。由于吃得很少，只是一点汤、软面包和菠菜，又几乎没有睡眠，巴巴明显越来越虚弱。自从一个多月前到伦敦，巴巴还患上顽固性胸痛和心绞痛。

航程中，他向男满德里解释：“我的状况可能发展成瘫痪，所以想尽快回到印度。”

1月17日，巴巴从夏威夷檀香山，给留在美国的爱者致信。每次给敏塔写信，他总会附上一首诗。这一次，他写道：

“*你有我全部的爱，
我亲爱的鸽子，
高处低处，
我都与你相伴。
你永在我心，
我们从来不分，
你，我心的一部分，
我永远和你一起。*”

离开檀香山后，巴巴告知禅吉：“船上有个人我想联系。”次日，禅吉去下面洗衣间为巴巴熨裤子，遇到一个名叫玛格丽特司格特的女子。她述说自己的烦恼生活，说她很绝望，想跟丈夫离婚。她曾认真考虑过自杀。禅吉跟她讲到巴巴，巴巴后来传话给这女子，叫她不要离婚。禅吉每晚都和她交谈几分钟，她开始渴望亲见巴巴，得到他的祝福。

巴巴同意船在上海停靠时，在甲板见她，条件是周围没有别人。巴巴走来时，她周围尽是人。让她惊讶的是，他们不约而同散去，她得到同巴巴在一起的宝贵几分钟。他安慰她，在她额头画十字祝福。

鲁斯特姆已从印度抵达上海，1月31日见到巴巴。巴巴遣他去纽约和好莱坞，作为巴巴的代表，同诺芮娜和伊丽莎白一起指导《戴维其人》和《都是怎样发生的》两剧本的工作。

巴巴2月2日到达香港。两位帕西人，鲁斯特姆·E·迪赛和S·佩斯彤吉先生，在此迎接巴巴。还将巴巴和满德里接到他们各自在九龙的家里，巴巴用了早餐。见过两家人，登上伏见丸号轮船，次日离开。

巴巴的健康状况依然不稳。一日胃疼，第二日喉咙疼。而后又口腔疼，第三日则头痛。有时身体同时会有两三处剧痛。

2月7日轮船在新加坡停靠。那天巴巴牙痛得厉害，决定找个当地中国牙医拔掉一颗松动的疼牙。那天起，巴巴几乎吃不下固体食物，仅仅喝满德里在新加坡和槟榔屿买来的瓶装牛奶，牛奶需要冷藏。巴巴一天三次就着消化饼干喝牛奶。

海上，巴巴反复遣禅吉给船长带话，要他尽力加快航速，尽快赶到锡兰科隆坡。还令禅吉给船长送去几本关于巴巴的书。

2月13日下午2点抵达科隆坡，轮船于晚间8点启航赴印度。到达马德拉斯，巴巴见了许多爱者，接着乘孟买特快列车离开，于2月16日清晨抵达敦德。

帕椎已带一部巴士来到敦德。伯尔的王公也在，给大家提供茶和早餐。巴巴遣禅吉和卡卡·巴瑞亚到孟买办事，他于当天上午乘巴士返回美拉巴德。

巴巴牙齿依然剧痛，显得虚弱。帕椎为他注射缓解疼痛，叫来阿美纳伽的皮姆帕卡里医生，于下午5点左右在集体宿舍后走廊，为巴巴拔出两颗白齿。2月16日星期六纪念巴巴41岁生日，因他生病，没有特别庆祝。

闭关禁食

回印度后，巴巴让幼犬恰迷在身边留了一些日子，之后交与大阿迪照料。在美拉巴德安顿妥当，巴巴继续从新加坡航行期间就已开始的禁食——只喝牛奶和水。一个月后巴巴才开始继续吃固体食物。

女满德里在美拉巴德山隐居。巴巴带回三只幼小八哥，娜佳负责照料。这些雏鸟每天要吃好多专门给它们送来的虫子。巴巴以印度教三位一体神——梵天，毗湿奴和摩诃希（创造者，维持者和毁灭者）——给这些鸟儿命名。它们会飞后，会飞到巴巴肩头。巴巴疼爱它们，亲自给它们喂乳脂和面饼。

巴巴还带回另一只八哥，交给美婊。美婊教这只鸟说“巴巴！”巴巴很爱这只鸟。后来这只鸟生病，治疗无效，死时口念，“巴巴！”它被葬于美拉巴德山。给它挖墓穴时，巴巴评论，“它很幸运。”

还从欧洲带回别的鸟，由蔻诗德照料。一段时间，蔻诗德的手割破，为避免感染，玛妮和美婊开始照顾这些鸟。一天，她俩清洁完笼子，放在太阳底下晒干。在里面放了水和食物，却忘了关笼门。结果飞掉了几只鸟，不过巴巴在这件事上没有像对昆廷·托德那样不悦。

一次，三只刚出生的鸚鵡被带到美拉巴德。它们看上去又丑又弱，但经过适当照料，它们长成漂亮强壮的鸟。巴巴喜欢喂它们，之后叫女孩子们带这些小鸟散步锻炼，消化食物。看她们督促这些肚子鼓胀的小鸚鵡散步，很是有趣。

这期间，美拉巴德山还养了两只驯服的兔子，巴巴同它们玩耍，让它们坐在他腿上。雌兔后来产下小兔，女满德里按巴巴指示，对它们悉心照料。

女子圈子形成之初，巴巴同女满德里一起时，美婊会阅读巴巴经由字母板的授述；妹妹玛妮加入埃舍后，便由玛妮阅读。男子中间，禅吉，大阿迪，弟弟佳尔和小阿迪，都能相当熟练地阅读字母板。

尼鲁·高兹完成医学学业后，于1935年2月19日到美拉巴德永居。巴巴向他保证，将很快开设一所医院让他主持。3月2日，布阿先生从

普纳来，但巴巴给他一些指示后，让他回去了。阿伽·阿里次日来到，再次表示希望和巴巴一起生活，巴巴说服他返回孟买家中。

在北美隆冬旅行期间，美赫巴巴的健康损坏。加拿大的极端寒冷气温严重影响到他的健康。到了3月，巴巴的身体依然未见好转。印度夏季酷热难耐。3月4日，巴巴带女满德里到纳西科，在那里较为适宜的气候中度过炎热的夏季。

在纳西科，有人送给巴巴一只山羊，建议他喝羊奶改善身体。羊奶据说对医治伤风咳嗽有好处。和牛不同，山羊吃很多不同的草药和青草，产的奶质量更好。

这只山羊还有一只小羊，它们特别喜爱跟巴巴走动，同他玩耍。巴巴也喜爱款待它们，喂它们面饼或烤面包。巴巴戏耍地把手举到母羊够不到的地方，母羊则后腿站立，将前腿伸到巴巴胸前，以便够到给它的小吃。

拜度曾于2月26日被遣往波斯。他在那里见了一些人，代表巴巴做工作，于3月返回。前美赫埃舍学校男孩，阿里·阿克巴·夏普扎曼（后被称作阿娄巴）在孟买一家饭店做出纳，一天拜度走进。阿娄巴认出他，但没跟他讲话，然而看见拜度对他产生影响。他开始越来越想念美赫巴巴，一天夜里丢下工作，到阿美纳伽达善巴巴。

阿娄巴见到劳先生，后者告诉他巴巴在纳西科。他直奔那里，在萨若希汽修厂办公室找到巴巴，扑倒在他脚前。阿娄巴自从1927年美赫埃舍学校之后，再未见过巴巴。巴巴命他回孟买，但随时听候他的召唤。阿娄巴就这样同大师重新建立联系，巴巴通常在每个月第一天叫他来。

在纳西科，迪娜·塔拉提病倒，4月3日，卡帕迪亚医生来为她注射，却打错了药。医生吓坏了，有人去叫巴巴。巴巴到后，拍拍医生，安慰他：“别担心。她的脉搏会恢复的。”巴巴又到迪娜身边，摸摸她的额头。几分钟内，她的脉奇迹般地恢复，开始自如地呼吸。

医生对巴巴说：“您若晚来两三分钟，她就没救了。”

这期间，迪娜的丈夫纳沃·塔拉提为一些家事忧心。一天，巴巴把他叫到一边，建议他：

“继续认真履行世间职责，但不要在意或担心结果。无限在你之内，你是无限的一部分！”

“我在卡里玛玛内，也在马萨吉内，马萨吉80岁了，牙齿依然完

好无缺。卡里 60 岁，却掉了好几颗牙。马萨吉该为自己 80 岁了还满口牙而自得，卡里该烦心怎么自己才 60 岁就掉了这么多牙吗？

“幻相中什么都毫无实质。他有牙，他没牙——都一样。但牙齿结实者，不应因我说那没有价值或实质，就故意拔掉它们。

“它——摩耶，幻相——什么都不是！不应为健康或生病苦恼。不应因有而欢喜，因无而悲伤。这适用于一切情况。

“绝对什么都不是——连零都算不上！如果什么都没有，又怎么会有衰亡？无人死无人活！”

纳沃·塔拉提对巴巴的话心悦诚服。

同时，巴巴继续同西方弟子的通信。4 月 6 日，在给敏塔的信末，巴巴授述这首诗：

“万物中我见我自己
发现无限的我自己；
可看见春天的玫瑰
却想起我的莎丽玛。”

另一次他写道：

“甜美的莎丽玛
准备跑，准备跟我飞往天堂。
甜美的莎丽玛
准备好把生命给我，活在我里面。
甜美的莎丽玛
准备好！永恒极乐已近，莫疑惧莫彷徨！
甜美的莎丽玛
有多甜有多美
甜美的莎丽玛！”

这些爱语让西方挤奶女在离别期间臣服于巴巴。一个人接近巴巴后，再离开他会很困难，有时很痛苦。

4 月 16 日，巴巴由男弟子陪同，离开纳西科，前往 25 英里外的高提镇，同古斯塔吉、禅吉、韦希奴、大阿迪和达度住在那里的一家客栈。选择高提让巴巴换环境，适当休息，从自从美国回来一直不断的病痛中恢复。房子依山而建，风景秀美，清风习习。巴巴情绪甚佳，亲自从井里打水喝。他喜爱这个地方，但依然休息不好，感觉不适，虽然满德

里竭尽全力让巴巴放松。

顾麦，彭度和佳尔次日来到。曾遣佳尔寻找一地供巴巴静坐闭关。巴巴去视察佳尔选的地点，但不满意，闭关取消。

第二天，4月17日，从西方发来重要电报，还有几封汇报情况的急信，需要巴巴亲临纳西科。但巴巴三天后才能离开。之后，巴巴虽然仍只喝牛奶禁食，身体急需休息，却顶着夏日酷暑，奔波于纳西科和美拉巴德之间。

在纳西科期间，巴巴决定5月3日简短访问孟买。仅由弟弟佳尔陪同，巴巴住在福瑞里路的芭奴的甜点师公寓。芭奴的丈夫马尼克已于1934年10月去世。巴巴到来的消息没通知其他人，因为他不希望见人。如同前几次赴西方前后，巴巴已遣卡卡·巴瑞亚到孟买办事。卡卡在孟买见到巴巴和佳尔。巴巴游览马拉巴山及城里其它几个地点。见了美赫拜莫钦特，茹帕麦，霍姆斯吉，凯克巴德，考特沃一家，卡曼玛西和普利得。巴巴于5月4日晚上7点离开孟买，深夜回到纳西科。

5月9日，巴巴同男女满德里搬回美拉巴德，不久开会讨论他的闭关。巴巴希望去某地做闭关工作，但地点对所有人保密。5月19日，巴巴就他不在期间，美拉巴德诸事安排，给彭度和帕椎详细指示。他说：“我考虑在印度待7个月。5月23日去纳西科，在那里10天；接着到孟买3天左右。此后的活动保密。

“你们跟随我这么多年，过着艰辛生活，经受种种考验。再有一年，帮助我和我的工作。也许我会打破沉默。但不论发生什么，你们男子都应留在这儿，认真履行指定的职责。”

巴巴随后单独同古斯塔吉和劳先生讨论旅行安排，透露他们将在这次旅行中陪伴他。巴巴要禅吉到庞地切利、果阿、尼尔吉里斯山、克什米尔、大吉岭、阿杰梅尔和乌代浦尔打听适合闭关的其它地点，同时留意不让人发现他的目的地。

5月20号是乌帕斯尼·马哈拉吉65岁生日，巴巴给满德里发西瓜，一整天情绪甚佳。早年间，巴巴经常做马哈拉吉的阿提，不过这项仪式已于1931年终止。现在只偶尔在特殊达善活动或其它比如马哈拉吉生日庆祝期间演唱。

巴巴5月23日到纳西科，会见馥芮妮、朵拉特麦、迪娜·塔拉提和拉姆玖一家。两天后回到美拉巴德，当天琵琶拉麦动身回卡拉奇的家。

一周后，巴巴和一些满德里到孟买，又住在芭奴的公寓。5月31日，巴巴受邀到纳罗吉和芭查麦·达达禅吉在达达尔的新居芭奴楼用午餐。巴巴见了达达禅吉家十多岁的女儿阿娜瓦丝，娜格丝和罗姐，年幼的儿子特姆通，霍玛，达拉和诺泽。纳罗吉是禅吉的兄长，一家人都深受巴巴的爱祝福。

同一天，5月31日，马尼克·兰吉后来来见巴巴，巴巴向他解释：

我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诸宇宙的创造和消融。可以数它们，虽然它们无以计数。它们对我相当清晰。只有阿瓦塔和至师能用肉眼看到它们——别的人都不行。人们会认为那很奇妙。但对一个已证神和时刻体验永恒极乐者，宇宙什么都不是。

我下降到浊世界的层面，不得不为我的神圣工作无限地受苦。你们怎能理解这个？这太复杂。这个幻相错综复杂。真理则不然。它没有纠葛——独一不分，完美无缺。

6月2日，巴巴离开孟买到普纳。见过母亲希芮茵，前往塔勒岗看望拉姆玖一家。之后，6月4日，巴巴回到孟买。

鲁斯特姆从纽约返回印度，在孟买与巴巴见面。他们就鲁斯特姆的旅行及在美国的电影工作，进行了长谈。鲁斯特姆向巴巴详细汇报情况后，巴巴给诺芮娜和伊丽莎白写信：

1935年6月6日

鲁斯特姆汇报说电影工作已拖延了6个月。记着，我不希望你们迄今为止所做的努力、投资和牺牲全部落空。我需要这部电影，必须拍摄。所以，最亲爱的，不要沮丧，而要以不变的热忱继续工作；如果将来你们确实需要我来，就发电报给我，如需要迫切，我会中断闭关，在电影中助你们一臂之力，之后在西方某地山中进行余下的闭关。

我期望你们，我的最爱最亲者，为了你们对我的全部的爱，耐心忍受一切。这是巨大考验时期。我会带领你们，我自己的人，经历之，但我希望你们在一切条件下，在痛苦和分离中，都保持愉快，面对生活中遇到的一切反对和别的困难。谨记，制造恶作剧和反对者，乃无知之人，“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们在扮演分配给他们的角色。你们要勇敢、平静和愉快地扮演你们的。

我知道你们有多爱我，等这么久对于你们太久太长！但如我所

言，工作必须完成。如果是为了我必须做的重要工作，你们，我的最亲近者，必须参加，那就不应有什么能吓唬和阻碍你们参与前面的这项重要工作。我知道你们不会让任何东西挡在你们的爱面前。

不管怎样，我希望你们，我的挤奶女和我最亲爱的人，牢记我对你们的个别嘱托，尽最大努力相应执行；不要感到悲哀、抑郁和消沉，而要保持快乐开心，平静耐心地履行职责和面对所发生的一切。要放心，我永远和你们同在，帮助你们正视问题，为我工作和保持快乐的努力。

因此记着，我希望电影拍摄，忙碌起来，不要松懈。我在你们的最认真努力中支持你们。

你们知道，亲爱的，我怎样爱你们，我也知道你们爱我有多深，对分离的感受有多强，为了至爱巴巴受的苦有多大。

我会同你们保持联系，即使在闭关期间，也希望你们保持联系，像往常一样写信。

6月6日上午10点半，达善活动在达达尔的纳罗吉·达达禅吉家举行，大约40名特选爱者，在巴巴动身去未知地之前，同巴巴最后见面。这次在孟买，巴巴让人宣读如下讯息：

如我已对全部爱者所解释的，我准备今天离开这里，进山闭关一年。这次进山涉及到一项宇宙性的重大工作，是将来显现的踏脚石。实际地点早已选定，但迄今无人知晓，并且在我到那里之前，也不会有人知晓。我只带两名满德里随从。其他人都在美拉巴德，普纳，阿美纳伽，孟买等地埃舍分配有不同的职责。

你们在世间生活的，已各自有对家人和对人类的职责，你们每个人都必须愉快地履行职责，勇敢平静的面对一切，切莫抱着错误的弃世念头或退隐山林的渴望，试图逃避责任。神，真理或终极实在，不论怎么称呼，不只是在山林或洞穴里找到。真正的宗教或灵性，在于以无私服务和四海兄弟的精神，适当地履行对己对人的职责，勇敢快乐地面对生活中一切变迁。以爱做指导力量，就能做到这一切。

长久分离之念对爱者何其疼痛，我知道亲爱者的感受会有多深切。但爱总像这样：在分离中结合。分愈强，爱愈深。正是通过深切分离之考验，悸动着爱的心才拉近。

人人都得为爱受苦。耶稣为爱一生受苦。我受的苦也不亚于此，

要受的苦还有更多。这个时代不比耶稣遭石击、在十字架受难那个旧时代好多少。我每时每刻都在十字架受难，你们无人能够想象。

此次闭关是为了人类的重要工作，这项工作必须做。谁都不必悲伤沮丧，而要保持对众生的和谐友爱。

记住，我永远和你们在一起，会在前面的困难时期，内在帮助你们平静面对和承受一切的努力。

晚间9点半，巴巴同禅吉、古斯塔吉和劳先生乘边境邮政列车从孟买出发。虽然目的地对爱者严格保密，但他仍对大家表示他打算去“喜马拉雅山某地”。实际上，巴巴正在赴阿布山途中。

巴巴和满德里乘了一夜车，在拉特兰转车，去吉多尔格尔，接着前往乌代浦尔，住宿法塔纪念客栈。寻找一个附近有水的隐蔽地点。但未找到这样的地方，他们动身去阿杰梅尔。

在阿杰梅尔，巴巴拜访了库特博克瓦伽·姆伊奴丁·齐西提的陵墓。他在里面时，两位长髯老者忽然出现，站在巴巴的出租车两边。巴巴从陵墓出来，司机进去朝拜。两位老者继续在车旁默默警戒。古斯塔吉、劳先生和禅吉对二人的古怪举动惊讶不解，巴巴评论说：“他们是克瓦伽·齐西提派来，在我在此逗留期间，服务我的。”

6月9日到达阿布山，到一处客栈。客栈虽地处安静地区，但巴巴不喜欢住那儿。他要禅吉找个更好的位置。他们用过茶点，去看客栈负责人堪萨姆的家。禅吉两个小时内，看了另外三四处房子，但巴巴也不赞同。在指甲湖附近有一所房子，为一个叫彤克的律师所有。巴巴似乎喜欢这所房子，因为附近山上也有山洞。然而在这里住了两晚，6月11日，他们又搬到一个叫职工宿舍的地方，继续寻找合适的闭关地点。当天巴巴参观了著名的迪瓦拉神庙。

又找了三天，6月14日，巴巴走进阿布达神庙附近的一个山洞。发现这正是普利得从前流浪期间住过的山洞。普利得在石壁上刻下美赫巴巴的名字。巴巴喜爱这个地方，说：“我若在这个山洞待四天，会很不错。”

巴巴在山洞里闭关不长时间，劳先生后来在山顶为巴巴拍了照。寺庙护持清楚记得普利得，很想达善美赫巴巴。巴巴不希望暴露身份，便自称是“美赫巴巴的弟子”，避开会面。

在阿布山，6月17日，巴巴向古斯塔吉、禅吉和劳先生评价满德里说：

我的满德里成员有三种类型：第一类像放盐的牛奶；第二类像掺土的牛奶；第三类像牛奶加糖。牛奶好比爱，服务，奉献，服从等等——每个满德里对我都具有的品质。但除了这些品质，他们的行为中尚有矛盾之处。

我环顾四周，发现人人都不相同。当我似乎难过受苦时，有的对我感同身受，有的轻视或漠然，认为我是至师，经得住这一切，有的则认为我有意制造这些复杂困难情形，给自己造成那么多压力痛苦。我知道你们都对我信爱忠诚，但我不同地对待你们，因为你们的行为不同。

你们这些属于我的圈子者，只应关注自己的职责。我制造不同的情形，给你们提供服务我的机会，但你们若违背我的指示，则是在往牛奶里掺盐或土，毁了牛奶。继续往牛奶里放糖，让我高兴——总是让我高兴，即往牛奶里加糖。

谈话转到波斯和伊朗国王。巴巴评论：

瑞扎·夏无法为波斯带来变化，也无法转变国人的态度，去适现代理想。他已丧失初衷，不会长久在位。他弄出的这些动静，不是勇气的标志，而是内心隐藏的怯懦表现，完全不同于德国陆军元帅亨登伯格所表现的真勇气。

[注：瑞扎·夏·帕拉维，1925年至1941年为伊朗国王。因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亲德，1941年英国和俄国将其罢免。保罗·凡·亨登伯格(1847-1934)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欧洲东线赢得重大胜利。1925年至1934年任德国总统。在1932年的选举中，击败阿道夫·希特勒，再次获选，但1933年被说服任命希特勒为总理。亨登伯格为名义总统，直至去世。]

巴巴决定留在阿布山“职工宿舍”。他在此逗留近两个星期，每日在山间漫游。这期间，巴巴给在伦敦的迪莉娅·德里昂写信：

你说你们都分散各处，不禁感到担心。我这里的满德里也分散，我本人身处山中，远离所有的人。但这一切的背后都有目的，尤其是我为圈子及众生所做一切的背后。有时候这可能使人害怕，但结果日后被看见或体验，我所做一切背后的目的被揭示时，人人都会明白。

同时，只是遵循你的正确冲动，其中你会一直得到至爱的指导

帮助，他对你的关照是你难以想象的。事情发生时，学会平静地接受，不要担心，许多不必要的担心自会消失，事情会比当初显得容易。

这期间，巴巴给西方另一个人写了下面的信：

向你信中提到的所有亲爱者解释，我在此次闭关期间，做着重要的内在工作，相比之下，世界上的所有其它外部工作，不论似乎多么紧迫，实际上无足轻重。向他们解释，每个人所经历的世间体验，只是人人都得经历的生命阶段，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受苦。

目前整个世界都在经历过渡时期，人人都不同程度地受苦。虽然全人类都因而为物质考虑或得失受苦，只有很少、很少人为灵性事业或考虑受苦，这些人是为终极福祉受苦。

在阿布山，巴巴的健康仍未见改善。胃部尤其难受。此外，天气阴冷多雨，巴巴也受大风天气干扰。6月22日，巴巴通知禅吉，古斯塔吉和劳先生：“我这里的工作已完成。我来此的目的已达到。我想马上离开，因为我必须到别处再开始工作，为保持关联而不得延误。我们必须立刻离开这儿，到别处。”

满德里很吃惊，因为巴巴曾说他要到阿布山闭关一年。接着就印度的最佳地点进行讨论，巴巴阅览一遍他们随身带来的旅行手册。最后，他宣布：“我希望回美拉巴德，继续我在这里开始的闭关工作。下个阶段是我此次闭关工作最重要的部分，美拉巴德——我的原居——对我的工作最适宜。

“将来若必要，我可能会再次进山，要么在东方，要么甚至在西方。”之前，5月30日，离开美拉巴德前，巴巴曾随口向帕椎提到，希望在山上为他建个小屋。到阿布山后，巴巴给帕椎发去指示，要他开始这项工作。美拉巴德的满德里谁都没想到他这么快就要使用之。

6月23日下午2点，巴巴乘坐辛地邮政列车离开阿布山。他向禅吉、古斯塔吉和劳先生强调，必须对他的旅行和抵达美拉巴德绝对保密。因此做出相应安排，给个别人发电报，为巴巴到达做准备。巴巴甚至希望在火车上闭关。

次日上午抵达苏拉特，住宿客栈。从美拉巴德召来彭度，他于6月27日到达，加入巴巴一行。他们乘巴士随巴巴前往一个叫哈基拉比尔的偏僻地方。道路泥泞颠簸不堪。巴士频繁抛锚，他们有时只得下车帮忙推车。车还打滑，滑到路边，在一处交叉路口，险些造成事故。最后，

他们抵达莫拉，雇了两辆牛车走完余下的路程。彭度次日带着巴巴的指示离开，要帕椎加快建造小屋，以便巴巴在美拉巴德山闭关用。

巴巴在哈基拉比尔闭关4天。附近有一汪泉水。巴巴说：“这是世界上最好的水！”7月5日返回苏拉特，住宿客栈。

次日，弟弟佳尔加入。巴巴前往瑙萨里，会见曼萨丽和索玛德赛一家。索拉伯·德赛全家都信爱美赫巴巴，感到自己属于巴巴。他们已很久没见巴巴，巴巴慈爱地会见每个家庭成员。连续三天，索玛·德赛家里洋溢着欢乐气氛，许多人来达善巴巴。但巴巴额外抽时间给那些心中装着他的亲近者。

索拉伯吉·德赛欣喜若狂，扑倒在巴巴脚前，倾诉衷曲：“我和我家人的生命今朝圆满。这个家的每粒微尘，花园里的每棵树苗，都震动着喜悦。命运之风转向，为我们带来新生。大师，这个世界，除了您的恩典别无所有！靠您的圣足，我们得到了一切。主啊，让我们永远留在您足前！愿我们口念您的圣名呼完最后一息。这是我唯一的祈求。”巴巴拥抱索拉伯吉，老人泪流满面。全家人都被这一情景感动，人人眼含泪水，内心感动。

7月9日，巴巴乘火车离开瑙萨里，前往孟买。然而一到孟买，他却出乎意料地登上另一辆当晚10点的火车。开往敦德。禅吉留在孟买做一些工作。

7月10日凌晨3点，大阿迪驱车到敦德接巴巴和满德里。巴巴选择敦德的一个原因是，在敦德下车不像在阿美纳伽会被人认出。阿迪开车带巴巴前往美拉巴德。清晨5点抵达。巴巴直接上山，走到帕椎、彭度和卡里玛玛用铁皮和木头一周内为他匆忙建成的小屋。天还未亮，满德里没人知道巴巴回来。他们后来被告知，还有巴巴的严格指示，莫让外人知道他在美拉巴德。

小屋尚未彻底完工，所以巴巴直到7月15日晚才实际开始闭关工作。谁都不得接近新建小屋，除非巴巴召唤。

间或为工作召帕椎和彭度。韦希奴每天下午3至4点半来处理信件，禅吉仍在孟买。巴巴通过韦希奴给他传达指示。查于夜间守卫。

瓦露·帕瓦尔在规定的时间为巴巴送来由美嫒准备的茶饭。巴巴做闭关工作时，严禁往他小屋里看。一天，瓦露端着巴巴的食物托盘，在指定时间来到小屋，却发现屋门关着。瓦露以为门被风关闭，便推开门。

巴巴坐在里面，专注于内在工作。他似乎微微一怔，抬眼盯着瓦露。瓦露受不住他的强大注视，双眼马上剧痛无比。之后充血恶化，双目失明三天。

此次闭关，巴巴偶尔会召女子们过来见他。瓦露的事发生后，顾麦来见巴巴时，恳求他怜悯瓦露，饶恕她的错误。巴巴答应了顾麦的请求，瓦露的视力得以恢复。这次经历教会瓦露日后极小心地遵循巴巴的严格命令。瓦露自1925年起，为巴巴洗衣，清洁房间，把一切献给大师，直至去世。这件事是大师闭关工作力量的一个标志。

1935年8月，巴巴虽在闭关，却仍然处理信件，听读来信，授述回复。8月14日，禅吉从孟买来，记录了几封巴巴授述的回信。达文·肖来信说希望在美国为巴巴建静修所。巴巴回复：

不管静修所在地球上建成与否，我都真正欣赏被唤醒的爱和四海兄弟精神，并将此视作内在已经建立的灵性静修所，这比任何尘世房屋或建筑都远为真实。真正的精神就在那儿，已经唤醒，若加以精心培育，并伴以温暖的爱和兄弟感情，就会最终结出果实，有助于发展对生活及相关事情的灵性认识。但凡这种爱和兄弟精神所在之处，内在光明和指导就一定跟随。

8月14日，巴巴还给娜丁·托尔斯泰的朋友，俄国贵族大公爵夫人玛丽授述回信：

过去的很多痛苦经历常常打开新视野，帮助人更好地认识事物的真相而非表相。生活中的磨难帮助你成为现在的样子——人生观已经改变的人，并把你带入灵性实在——只有在此你才会找到永久和平、喜悦与爱。

同一天，巴巴给一位名叫塔玛拉的妇女写信，她曾被一个冒牌古鲁欺骗：

每个人的生命中都会有这样的时刻：发现自己在生命的十字路口，未来生活取决于在此关键时刻何去何从。在这个大好时机，如果这个人接触一位完人，并受其指导，他可以说走上正确道路。只要得到这样一位完人的指导，他的生活从此就安全无虞。

难就难在找到这样一个人，一旦找到，就意味着一切。拯救得到保证，生命奥秘解开！

你这方面的渴望，将你引到你目前所在之处，从此还会把你领

到和平、喜悦和恒爱之所，这是一切真正求道者的渴望和人类的目标。

不要为过去的可怕经历烦恼，因为正是这些经历，才把你带到我这里。

从7月28日开始，连续三天，巴巴胃部剧痛不断，他反复说：“我还得不时地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受苦，直到战争开始。”巴巴在不同场合说，一场席卷世界的大战迫在眉睫。

随着整个8月闭关工作的继续，巴巴病痛持续。这次又犯牙痛。8月19日，巴特纳医生，从德奥拉里来的牙医，为巴巴又拔掉两颗牙。下午3点，他将巴巴的左下犬牙拔除，由彭度保存。第二天下午2点，又将巴巴的右上犬牙拔掉，由顾麦收藏。

铁皮闭关小屋白天很热，即使是阴天。忍受闷热很多天后，8月23日，巴巴决定从中午到晚间6点，坐在外面墓屋石头平台上。然而摩耶当天耍起了诡计。过了半小时，开始下雨，巴巴只得又回到铁皮小屋。次日出现同样的情况。暴风雨天气又持续了几日，造成每天下午2点至3点降雨。

8月23日，是巴巴闭关第四十天，他指示韦希奴通知满德里：“之后你们将看到我工作的重大结果。结果总是后来。看看第四十天的这场雨！这即是征兆。”

巴巴8月23日给敏塔·托雷达诺写了张字条：“没有什么世俗爱能让你脱离你的至爱巴巴。”还附上这首诗：

“莎丽玛，莎丽玛，有一天这会实现：

我是你的司机——你是我的车。我是你的男友——你是我的女伴。”

9月12日，巴巴来到厨房，叫来美嬉和蔻诗德。他问美嬉：“你愿不愿意服从我，全心全意照我说的做？”

“当然，巴巴，”她说，“我会全心全意做的，就像我迄今一直在做，还将永远做的那样。”

巴巴指示蔻诗德取来一根针。他手里拿着针，对美嬉表示：“在我手上用血签下你的名，来向我保证。”巴巴刺破美嬉的右手中指，美嬉在巴巴的左前臂，用血签了名。巴巴命她此后不要再签名，好像给协议盖章。美嬉的彻底服从意愿，令巴巴很满意。

恰姆是阿克巴棉纺厂萨达家送给巴巴的一只狗。它一直留在美拉巴德，已长成凶猛强壮的看门狗。此次闭关期间，巴巴让人把狗带来，留

在他身边，恰姆坐在小屋外。他的保护意识极强，不叫不吠就能让人远离小屋。

这期间，一头母牛常来小屋拜访巴巴。巴巴工作中间会休息一下，走到小屋外，拿面饼喂牛，因为只有巴巴喂过，它才离开。恰姆表现得很嫉妒，试图把母牛赶走，冲着它叫。但母牛不走，恰姆便绕着小屋一圈又一圈追它。这好玩的一幕，在闭关期间给巴巴提供了幽默娱乐，或许也减轻了他的工作负担。

10月5日，巴巴写了这首诗，指示满德里晚上朗读：

“啊，好个美拉巴德，
满德里摩诃——圆子宫殿，
面对狂风暴雨，
遭受雷电冰雹；
你绝不可失败，绝不可失败！”

自从7月15日，美拉巴德一直遭受暴风雨。狂风雷雨不分昼夜，巴巴的闭关受到干扰，所以他决定更换工作地点，于10月14日出发到盘奇伽尼，在虎谷的山洞闭关。随从有弟弟佳尔，韦希奴，查干，卡里玛玛和儿子莫里。查干继续在巴巴身边执行守夜职责。然而虎谷也不是没有干扰。巴巴希望喝橙汁禁食。但买不到橙子；只好靠水禁食。此外天气也恶劣起来，10月17日上午10点半，一场暴雨迫使巴巴走出山洞。

次日，大阿迪被叫到虎谷，和巴巴讨论了一些事情。谈话中，巴巴在解释人身的目的时，对性的性质揭示说：“人身的形成原本绝不是为着生产子女。男女同居的倾向，只不过是动物本能，从前面的石头到动物到人身进化中继承下来的。”

当天，巴巴和满德里到瓦伊的客栈住宿一天，返回美拉巴德，巴巴继续闭关。在这次闭关期间，巴巴继续同给他写信的东西方爱者保持联系，给他们寄上几句爱语、鼓励和建议。

1935年11月1日，巴巴给敏塔·托雷达诺写道：

亲爱的莎丽玛，
我仍在小屋中，闭关。谁都不见——甚至社区我身边的满德里。只让韦希奴每天送信，并授述回复指示，这也只是对紧急情况。我对他授述了以下诗句，给我心中最亲爱者之一：
敏塔说：没有你的生活，空——虚；

有了你的生活，极乐；
哦，来吧巴巴，快来，
我思念你和你的吻。
巴巴说：别担心，莎丽玛亲爱的，
我很快就来——
我，一切造物的太阳；
你，我甜美却云遮的月亮。

11月22日，在给娜丁·托尔斯泰的信中，巴巴写道：

要努力坚持到我叫你做别的。考验和磨难乃是通往灵性的踏脚石。将你引向终极目标和渴望——证悟真理——而你已将自己交给我，它们会使你更爱我。

在无私服务他人中受苦，也会带来对生活的更好认识。所以要像现在这样，坚持下去，最亲爱的，心中总是想着我。你会因而成为我为人类福祉工作的纯洁渠道和载体，从而参与我的伟大工作。

对英国的威尔和玛丽·白克特，巴巴11月29日写道：

闭关仍在继续，工作也随之继续。虽然我远在大洋彼岸的最亲爱的，深感与至爱巴巴的分离，但我知道，牢不可破的联结会让她们保持温暖。

因为爱从不消亡，能使所有的人永生，任变迁来来去去。像我的玛丽和其他亲爱者那样深爱的人，总是生活在我心中，无论我在哪儿，无论我做什么。

绝不要因失败或缺点而灰心，而应把它们视作通往终极实在之道的踏脚石，我会帮助你们达到。

12月1日，巴巴对禅吉授述下面的信，寄给他在瑞士，伦敦和纽约的爱者：

我最亲爱的，你们的信我全部收到。我的闭关仍在继续。不见任何人，也不参与外部事务，除非极需我建议和帮助的紧急情况。

这都是为了我此次闭关所做的重要工作，如果你们很久才收到回信，不要失去耐心，因为你们都知道我怎样爱你们。只要记住，即使从闭关中，巴巴仍知道每个亲爱者的感受，照顾每个人的一切需要，帮助所有的人。

我完全清楚，最亲爱的，你们都怎样等待我的来信，这对你们

意味着什么。我很快会给你们每个人分别写信。我很高兴你们这么久如此耐心，我希望你们再多一点耐心，再多等待一些时间。

这种耐心等待和深切渴望，怎样使你们更靠近我，你们难以想象，看到你们的爱越来越深，越来越强烈，我确实深感欣慰，尽管只有我知道，长久的分离多么令人难以忍受。

但我们会很快见面。同时送去我全部的爱。

圣诞节，巴巴给欧美亲近者发去如下电报：

对你们，我的最亲爱者，我的爱如我的神圣存在一样无限而永恒。

然而，不是所有的通信都这般甜美。现居孟买的 K·J·达斯托，继续缠巴巴要钱。巴巴会给他寄去一些，接受他立的还钱字据。但达斯托从未还给巴巴。

巴巴在美拉巴德山的闭关持续到 12 月 2 日。次日，巴巴中断闭关，带卡林伽德和莫里访问纳西科两天。一回到美拉巴德，他又进铁皮小屋闭关。

这个时期，巴巴的几位亲近者的居住安排做了变动。美媞的母亲朵拉特麦 11 月从纳西科到美拉巴德居住，独自住在家属区。她依然遵照巴巴 1925 年的命令保持静默。巴巴做完闭关工作，间或会去看望她。帕椎的母亲，朵拉特麦的姊妹芙芮妮麦，从普纳迁居孟买。巴巴的母亲希芮茵，弟弟小阿迪，佳尔，贝拉姆及妻子佩琳 11 月 20 日也迁居孟买。

12 月 14 日巴巴结束闭关，和几个满德里到孟买，在纳罗吉·达达禅吉家举行达善。纳罗吉家现居达达尔区，柯达达德环形路附近的伯满居楼上。达善期间，大师停下来，对在场者授予如下讯息：

人应摆脱生死。但他深陷轮回，循环往复，总是受苦。脱离生死轮回，相当简单，但正因简单，它才变得那么困难！

你一旦下定决心不卷入摩耶，就可一了百了地脱身。但这需要赛古鲁的恩典，你必须受之无愧。

这次，巴巴允许孟买的新爱者见他。其中有 32 岁的阿露·夏普吉·卡姆巴塔医生。她在达达禅吉家楼下开有一家小型医院。巴巴出入达达禅吉家时，阿露只瞥见一眼巴巴的飘动长袍，误以为他是阿拉伯珠宝商。芭查麦最后跟阿露讲起巴巴，问她是否想见他，阿露说愿意。巴巴到那天，却指示芭查麦：“别给楼下传话。我出去时，会去见她。”

当巴巴出乎意料地来到阿露的医院，她没准备好见这样一个人。他

的美让她目眩，不能自己。巴巴的巨大魅力，让阿露忘了说话或顶礼。禅吉在场，最后给巴巴拿来椅子，也给阿露拿来一把。巴巴随后打手势：“问我一些问题。问我要点什么。”

阿露脱口而出，说她想去英国！而在此之前她从未有过这个念头。巴巴回答：“现在不行。以后我会派你去。再问一个问题。”阿露无语。巴巴拼写道：“我不说话，但你要说！”

阿露费力解释说，死于流行性腹泄的儿童数目惊人，如果疫情停止，她会很欣慰。“带我看看你的医院。”巴巴表示。阿露带巴巴一个一个病房看。一间病房住满了极端反对巴巴的帕西人，巴巴没走进。巡视后，巴巴拼出：“一个孩子都不会死。”巴巴的话应验，阿露医生的医院里，没有一个孩子死去。

娜格丝·达达禅吉一直生病，消瘦了许多。离开前，巴巴注意到她有多瘦。指着一根粗柱子对她说：“我会让你胖起来！”

12月20日，巴巴由卡卡·巴瑞亚和卡林伽德陪同，经纳西科返回美拉巴德。

迈索尔埃舍

在美拉巴德 12 天后，巴巴 1936 年 1 月 1 日又到孟买。尼鲁，古斯塔吉，禅吉，韦希奴和巴吉拉施随行。在孟买稍停，前往班加罗尔，次日经普纳，在火车站的头等候车室过夜，于 1 月 3 日中午 12 点半，登上班加罗尔特快列车。

这个时期，大师禁止人们顶拜或触摸他的足，也不准男女满德里达善。这始于他在美拉巴德山闭关期间，当时巴巴还停止了星期四和星期天的达善活动。然而，在火车停驶的第一站，一位铁路官员认出了巴巴，上前求达善。幸好被及时阻止，向他解释说巴巴在闭关。

在赴班加罗尔的火车上，巴巴将他的未来活动告诉满德里：“若在迈索尔找到合适的闭关地点，我将只带女满德里，条件是禅吉也得在那儿。我若去西方，禅吉也要和我同去。”禅吉同意，巴巴对他满意。

1 月 4 日抵达班加罗尔，萨姆帕施·艾扬伽及家人在车站迎候。巴巴一到，人们就想达善。为避免混乱，将巴巴严格的“不达善”愿望通知所有的人。在艾扬伽家吃过午饭，巴巴返回车站，乘火车继续前往迈索尔。

1 月 5 日上午到达迈索尔，住入摩登旅店。随即去寻找适合女满德里居住的房子。找到一处租下。巴巴于 5 天后返回美拉巴德。开始为到迈索尔做准备。

1 月 30 日，巴巴同美婍、玛妮、娜佳、蔻诗德、苏娜玛西、瓦露和茵度苏伯尼斯（瓦曼的女儿）乘巴士去普纳。男满德里，包括巴吉拉施、禅吉、查干、古斯塔吉、卡里玛玛、美恒达格和韦希奴，乘火车去普纳。其余满德里留在美拉巴德。

男满德里不可接近女子。因此在普纳，巴巴亲自将女子们的行李拿进车厢。全体乘火车离开普纳，巴巴指示禅吉和查干每到一站，都下车到站台上，以便巴巴需要什么，容易为他办到。

1 月 31 日晚 7 点 15 分到达迈索尔，直接到瓦尼别墅胡同的房子。房东是拉曼纳先生，房子被戏称为“巴拉（头疼）屋”。在迈索尔，男满德里住在附近的沃提考帕尔，堪达亚先生的房子。大阿迪，彭度和弟

弟佳尔次日抵达。佳尔留在迈索尔，阿迪和彭度返回阿美纳伽。

2月9日，后来成为印度总理的政治家S·拉达克里希南博士，同V·苏巴拉曼尼姆·伊耶尔和瓦迪亚教授来见巴巴。拉达克里希南在那格浦尔通过德希穆克得知巴巴。但巴巴在闭关，没有亲自会见他们。他指示卡里玛玛见他们，解释有关巴巴的事情，他们之后离去。拉达克里希南此后再未来达善巴巴，但他对巴巴一直关注，在1960年代成为印度总理后，经常打听巴巴的情况。他结识了德里的巴巴跟随者莫娜和马诺哈尔·萨卡里，他们会将巴巴的活动通知拉达克里希南，用唱机为他播放巴巴的阿提。

2月14日上午，巴巴到男满德里的住房。讨论了一些事情，话题转到爱的方面，巴巴指出：“爱带来幸福，也带来痛苦。酒杯化作血杯！”

“假如卡里玛玛爱古斯塔吉，作为爱的外在表达，他跳到古斯塔吉背上，拧他的脸颊，揪他的胡子。对卡里这是爱和嬉戏——开心，但对可怜的古斯塔吉则是莫大的受罪和痛苦。”

讨论完毕，巴巴带男满德里游览查穆迪山。次日又带女满德里游览。查穆迪山上有座印度教寺庙，巴巴派卡里玛玛到那里按印度教习惯膜拜。

到迈索尔之前，巴巴曾向满德里强调，不要庆祝他的生日，因为他在闭关。所以，在美拉巴德、阿美纳伽、纳西科或迈索尔没有庆祝。2月16日星期天，按照琐罗亚斯德日历，是巴巴的42岁生日。这天他访问班加罗尔。已通知艾扬伽家，他只是来看望他们，生日不庆贺。

上午8点半，巴巴乘车离开迈索尔，三小时后抵达班加罗尔。艾扬伽全家热情接待巴巴，但按他的希望，未做阿提或崇拜仪式。后来得知，艾扬伽家庭成员之间存在着大量分歧不和——主要在萨姆帕施与子女之间。那天巴巴没有接受庆祝，却接受了他们的纠纷。他让全家人坐到他面前，在他面前开诚布公。他先听父亲的，接着听子女的。之后劝诫他们和谐共处，相互谅解，使这个家庭再度充满爱与和睦。

萨姆帕施·艾扬伽一家人对巴巴说：“今天在您的生日，我们得到最高恩赏，品尝您爱的甘露。我们深深感激。”为表达感激之情，他们恳请巴巴和他们共进午饭和晚饭。巴巴同意。

美赫巴巴在班加罗尔访问艾扬伽一家时，当天在阿美纳伽也发生了奇妙的事件。大阿迪和帕椎从美拉巴德到阿美纳伽采购完，来到库希如大院。阿迪见过母亲顾麦，正准备和帕椎回美拉巴德，一辆汽车意外驶

进院子，停在房门口。帕椎惊叫道：“是乌帕斯尼·马哈拉吉！”

马哈拉吉下车，走进他 1921 年曾住过的房间。这间屋子一直为他保留着，顾麦特别在房间内为美赫巴巴和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置放一把长椅，上面摆着二人的照片。马哈拉吉遣随他从萨考利来的秘书瓦格，到城里办事。

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的习惯是坐在长椅上，接受人们的顶礼。不过这次，他却站在美赫巴巴的照片前，口念祈祷文。阿迪默默进屋，达善马哈拉吉。见马哈拉吉对美赫巴巴的照片祈祷，他惊愕无比。暗忖：“大师在弟子照片前合掌祈祷！不可思议！马哈拉吉是怎么看怎么想的？”

乌帕斯尼·马哈拉吉一动不动地站着，祈祷了 5 分钟，直视照片里美赫巴巴的眼睛。随后转向阿迪，说：“我很喜爱这个地方。”又指了指长椅上的照片，说：“我喜爱默文的这张照片。我爱默文。他伟大无比——独一无二！我向他顶礼。让我在他面前祈祷。向他转达我的敬意。”

阿迪被深深打动。震惊不已：大师顶拜弟子，这是怎样非凡的爱。向来都是弟子向古鲁表达敬意和忠诚。马哈拉吉此举超越了赞美或忠爱。

马哈拉吉随后告诉顾麦：“给我拿阿提托盘和灯来。今天我想做默文的阿提。顾麦，告诉默文，我在他的生日来这里，在他照片前祈祷，做阿提。”顾麦立刻拿来所需物品，乌帕斯尼·马哈拉吉开始做阿提，他对着巴巴的照片，边挥动阿提托盘边诵曼陀。结束时，将托盘举到额前触了触，再放下。

乌帕斯尼·马哈拉吉顶拜美赫巴巴的场面深深打动阿迪、帕椎和顾麦。目睹此景，顾麦泪水盈眶。正是为此，马哈拉吉特意从萨考利来到阿美纳伽。

迈索尔满德里得知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的到访和他说的话，才明白巴巴为何禁止任何的生日庆祝了。

赛古鲁所做一切，乃是为全宇宙而做。

通过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的身心

整个宇宙都在崇拜美赫巴巴的生日！

海洋希望顶拜海洋化身！

一面海洋向海洋化身示爱！

即便造物界的所有水滴都向海洋顶礼，

也无法同赛古鲁对阿瓦塔的爱之膜拜相比！

荣耀归于您，赛古鲁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瑜伽之王！

荣耀归于您，阿瓦塔美赫巴巴，王中之王！

次日，巴巴乘火车离开班加罗尔，前往纳西科，只有弟弟佳尔随行。按照指示，图克拉姆开车把禅吉送到迈索尔。图克拉姆曾在美赫埃舍学校学习，一直在巴巴指导下生活，并在纳西科受训当汽车司机。同巴巴保持联系的学校其他男孩，比如宝·奇玛、贤卡和苏比达，也做了司机。

巴巴从纳西科，又到阿美纳伽，私下会见顾麦。之后，大阿迪开车把巴巴和佳尔送回纳西科。在纳西科，巴巴会见鲁斯特姆和馥芮妮。馥芮妮因巴巴未带她到迈索尔同女满德里一起生活，感觉被疏远，很是难过。巴巴爱她，特意从几百英里外的班加罗尔赶来安抚她。巴巴的关心让馥芮妮感动，她平复下来。巴巴慈爱地关照她的孩子们——美鲁，法鲁，美茹，娜古和贝拉姆。

巴巴还见了纳沃·塔拉提一家和拉姆玖的亲属，处理他们的问题。短暂访问后，大阿迪驱车将巴巴和佳尔送到孟买，在纳罗吉·达达禅吉家住了一日。在孟买，迈索尔的 M·查克拉瓦提来达达禅吉家见巴巴，但当时巴巴不在。他留下一封信，请求巴巴指导，巴巴慈爱地回了信。待了一天，巴巴 2 月 23 日晚回到迈索尔。

在迈索尔期间，巴巴曾指示所有的人，不得泄露他目前的地址，因为人们来看他或给他写信，会干扰他的工作。2 月 24 日，巴巴问巴吉拉施“你有没有把我的地址告诉别人？”巴吉拉施矢口否认。巴巴再次问他，他再次否认。巴巴示意将他的外衣拿来，巴巴接过外衣，取出从阿美纳伽寄给巴吉拉施的一封信。信封着，巴巴当着大家的面打开，指出其中提到迈索尔的一段话。显然巴吉拉施在上封信中，向这个人提到了迈索尔。巴吉拉施被迫承认错误，巴巴原谅了他。

几周后，马萨吉、卡库拜、莫里和贾玛达来到迈索尔。这样，留在美拉巴德的满德里只有彭度，帕椎，大阿迪，希度，劳先生，美媞的母亲朵拉特麦和顾麦的女儿朵丽。

数月来，巴巴一直计划召最亲近的西方爱者到印度长住。并在迈索尔寻找可供东西方男女弟子共同生活，又不受干扰的合适地点。2 月 27 日下午，他为此目的带古斯塔吉和佳尔到访乌提镇。看了三四个地方，巴巴于 3 月 1 日晚返回迈索尔，表示：“乌提是适合西方人居住的上好地方，但我们以后再做决定。”

多年来，巴巴一直希望从阿迪和鲁斯特姆的父亲堪萨赫伯凯库希如伊朗尼手中买下美拉巴德地产。巴巴曾出价 5000 卢比，但他不卖。这期间，美拉巴德及其建筑仍归属堪·萨赫伯名下。1936 年 3 月 4 日，意外收到阿迪的一封信，说他父亲已将地产转到美赫巴巴名下。堪·萨赫伯在契约中写道：“出于对美赫巴巴的爱，我特将此地产转让。”

读罢信，巴巴评论：“曾几何时，我出 5000 卢比向他购买这块地产，被拒绝。现在他无偿相赠。何以如此？这归因于爱的力量！爱独特无比，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从 3 月 6 日起，巴巴开始一天只用一餐，闭关更加严格。3 月 7 日，巴巴外出小游，带男满德里参观克利希那萨伽水库，次日又带女子们游览。

希望在孟买见巴巴却错失因缘的 M·查克拉瓦提先生，3 月 9 日来巴拉屋求达善。巴巴准许他从隔壁房间看巴巴一分钟。达善后，禅吉同他交谈，发现他原来是位有影响的人物。查克拉瓦提向禅吉保证，他跟迈索尔王公接洽后，会为巴巴的埃舍找个更好的地方。

这个时期，巴巴的西方爱者在信中常问如何静心，对什么静心。为帮助他们，巴巴让准备一张静心图。3 月 10 日，他解释说：“他们必须想，‘我不是这个身体。’该图将帮助他们静心，免受静心期间涌入头脑的念头冲击。”

报纸上开始报道德国与法国之间爆发战争的可能性。3 月 14 日，巴巴评论：“战争无疑将爆发，全世界都将卷入。但最好别马上发生。”

又补充：“一旦战争开始，我的工作也将开始。”

由于巴巴进入更严格的闭关，已有一段时间未给西方人写信，不过 3 月 16 日，他发了这封信：

我亲爱的自我们，

这是一次长久沉默——对你们这些最亲爱者是严峻考验的沉默，这惟有我知道。但它服务了重大目的，我很高兴。

这次长久沉默教给你们重要的一课——受苦的教训。有时很痛切，我知道。但如果该痛苦让你们更想念至爱，在爱中更靠近，我则欣慰。

正是在你们这次受苦期间，我们通过内在交流，最享受彼此的陪伴。因为对随时想向我传递声息的心灵律动，我无不喜悦地倾听。

对欧美的不同爱者，巴巴写道：

你们若认识到“沉默胜于言语”，会对这种沉默，比对言语或文字，欢迎一百倍。正是在这种长期沉默期间，像你们对至爱那样的在爱中结合的心，才更加拉近——内在交流更频繁。也是在这个沉默期间，我感受到你们更深更强的心灵跳动，渴望最终属于你们的爱。

最亲爱的，巴巴为你们清理道路，在前引路。你们被爱者不会跟随吗？跟随他走生命、光明和爱之路时，你们不会面带微笑并感到快乐开心吗？因为你们和我一往直前，走向生命——我知道永恒和平与不朽极乐在那里等待你们！

1936年3月，巴巴和满德里认真讨论了是否在迈索尔建埃舍的问题。不过巴巴表示，迈索尔人的宗教观念太保守，沉迷于正统宗教性，很难让他们摆脱狭隘偏见，使他的埃舍在无争的气氛下运作。

3月15日，巴巴授述如下声明：

我喜爱此地，但我在这里的活动将受限制。因为这种人，我无法随意走动，这我不喜欢。如在托卡时我能在8天内拆除整个埃舍的时间已经过去。那是我工作的完全不同阶段。这里情况不同。我希望制定明确计划，以便将来不会出现任何困难。

为此，我必须剑在手，能进入狮巢灭之；意思当然是我可以在这里的正统宗教中间做工作。

应该把这些狂热分子全都送到前线战场！

无赖也要好于这些人，他至少是什么表现什么。人们能认出并小心避开他。而这些正统分子却很危险。是伪装成圣人的魔鬼！

游手好闲的无业游民往往天性勇敢，准备好面对不测，不怕死。这些狂热分子却是懦弱的伪君子！

因此，这些狂热分子更危险。他们就像披着圣徒外衣的害群之马！

在迈索尔期间，巴巴几次访问班加罗尔。每次都在肯吉里镇停下，从火车站附近的一口井里取水喝。实际上，为其工作，巴巴只是为喝那口井里的水，才去班加罗尔。

3月21日，美恒达格接到兄弟的死讯，哭了。巴巴把他叫到一边，说：

这个生命、身体和死亡都是摩耶，为某人死而哭泣乃是无知。记着，摩耶不是指尘世及其事务。让这个世界及其间万象显得真实，

让人为世事或喜或悲的幻相——是摩耶。

看看摩耶是怎样迷惑欺骗人，又是怎样纠缠他们！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最近美国很多人死于洪水。阿比西尼亚战争，那么多人被杀。仅仅在奎达，地震就夺去3万人的性命！这些人成千上万死去，你却不会难过——这些健康强壮，本可长寿，满怀希望、计划和雄心的男人、女人和孩子。

同他们相比，你的兄长年老体弱，病痛缠身。你的泪水对他无用。他脱离了痛苦。你应该高兴。

三月底，巴巴开始胃痛，显得极其不适。查干略通草医，给巴巴一枚金属指环戴；但次日巴巴手指肿胀，摘去指环。其他人也生起病。妹妹玛妮扁桃腺感染，3月23日住院，两天后做手术。在迈索尔负责做饭的娜佳，被派往医院陪护玛妮，故蔻诗德接过做饭职责。但她也发起烧。瓦露亦病倒，似乎困难接连袭来。美娒健康无恙，忙于照料巴巴的个人需要，茵度在厨房帮忙。因这些复杂情况，住地很不安宁。

男子当中，在巴巴身边守夜的查干也生了病。另一个问题是，当地一些无赖夜间朝屋里扔石头，将房屋四周保护女子隐私的竹席围墙割破，往里窥视。

大家生病前，苏娜玛西白天在房外看守；因派她为玛妮做饭，无人接替她的位子。男满德里不可到女子这边，巴巴便亲自看守，苏娜玛西做完饭，来替换他。

“这都是迈索尔的摩耶，”巴巴表示，“全力以赴，全方位制造困难！”

巴巴每天两三次到医院看望玛妮，为她带去汤或别的流质。还不断派禅吉去找医生，确保玛妮得到妥善治疗。这所女子医院的护士都深为巴巴吸引，尽管不知他的身份。

在此麻烦时期，4月14日，巴巴同满德里讨论事情，指出：“我是帕若玛特玛——无限意识上帝——能于瞬间排除这一切困难。

“玛妮是我妹妹，我就不能让她好起来？但她虽是我妹妹，我却不对她运用能力，对其他亲近者也都一样。所以，我只好借助于世间医疗，只得表扬他人做我的工作。”

巴巴接着对禅吉说：“我频繁派你去找医生，你只好迎合他，查干的身体很不好，他想休息三个月。但我知道无人能做他的工作。因此也只得纵容他。因何这般纵容？因为我需要他们。

“我虽是全能之神，但也有一定的需要。每人都需要为某事依赖别人。但在你们的需要与我的之间有着巨大差别——超过天壤之别。你们的需要出于自私，我的则无私——毫无自私动机。我的需要是为了别人的利益，因为是为别人好，我甚至不介意纵容人。

“因为我的需要，我关照查干的健康，安排为他治疗。倘若我不需要，即使查干死去，我也不会在乎！”

“我的需要是对别人的恩惠，对我的折磨！你们从医生的不友善态度即可看出这一点。我谦卑地容忍他，还要你们谦卑。”

两天过去。4月16日，巴巴继续谈迈索尔的麻烦话题：“首先，这个地方有许多迷人之处——气候宜人，环境优美，居处舒适（尤其对女子们），我们都喜爱住这里。

“接着，出乎意料，玛妮的耳朵出了问题，工作都停了下来。总之，我们简直是困陷此地。”

“迈索尔成了碍索尔！我们都希望尽快离开这儿。”

男满德里问他为何容忍这些麻烦，过问每个微小细节，给自己造成那么多麻烦。

巴巴详细作答：

我的责任是把你救出摩耶的魔掌。这个过程中，我不得不面对摩耶的反抗，她不愿我这么做的。何以如此？根据“反作用”定律，这是自动的。摩耶并非有意为之，这是自动发生的。我越努力把人们从她的魔掌中解放出来，她就越努力将他们拉入她的网，制造对立！

这是根据阻力和反作用规律。摩耶就像蝙蝠！蝙蝠一旦抓着你的耳朵，就不会轻易松开。你若耐心等待，不去打扰它，过几个小时它可能会松开。可一旦你强行弄掉它，它就抓得更紧。你使劲拽它，也会把它拽掉——连同你的耳朵在它爪子里！

也可将摩耶比作壁上的蜥蜴。你试图弄掉它，它甚至抓得更紧。这是不可避免的律则，医治不了就得忍受！这就是为什么大圣、大师和阿瓦塔都如此痛苦的原因。反对的程度根据大师工作职责的性质而不同。

就连赛古鲁，比如赛巴巴、巴巴简和乌帕斯尼·马哈拉吉，也没我遇到的对立大。这是因为他们的职责仅限于一定的领域，不像

我的广泛普遍。例如，赛巴巴喝酒吃肉，不管这给别人造成什么印象，因为他的工作不像我的多样和普世。他只是祝福前来的达善者。活动领域没我的埃舍、项目及无数计划等广泛。所以，赛不在乎谁来见他，或对他的具体行动产生什么印象。然而，迪克斯特和卡帕德这样的有影响和学问者，却来膜拜他。

乌帕斯尼·马哈拉吉和纳拉延·马哈拉吉的情况也类似。虽然都是完人，他们的工作却属于宗派性质——印度教。身边尽是恪守仪规、排外的婆罗门。乌帕斯尼·马哈拉吉对社会成规的漠视，给他招来坏名声，使他的工作困难，导致诽谤和麻烦。他却满不在乎，不仅是因为他完美——因而高于并超越这些事情，还因为他的工作不那么广泛，得小心谨慎。

我的工作是世界性的；因此，我必须接触东西方各宗教、国家和信仰的形形色色人物。工作时，我必须谨慎考虑会给所有接触我者造成的情感和印象，尤其是对我希望立即或稍后为我工作的那些人。否则，就不会有人参与我的工作，或者愿意做我希望他或她做的工作。在我的伟大、宇宙性神圣计划中，我需要一切种姓、信仰、教派和生活各行业的男女——从最贫穷的农民到最富有的洛克菲勒——每人做适合其阶层或社区的那类工作。我也相应找到志愿者。

所以我这里有印度教徒、穆斯林、帕西人和基督徒、东方人和西方人，各有一定的倾向、性情、爱好，对某类工作的适合或喜爱。每人都同时兼具一定的弱点偏见和优良品质，若要某人到某地做某项工作，这些都是我必须观察和考虑的因素。

因此，每当有人同我接触联系，我会密切关注他，在最初一段时间，甚至纵容他的种姓、信仰或宗教偏见。并且容忍其别的性情弱点，直到他逐渐接受训练，准备好逐一放弃它们。这时他开始以更好更开阔的视角认识事物，整个时间通过讲解、开示和直接对他人，实则对他的提示训练他。这是一项极为微妙而困难的工作，一个具体问题牵涉到很多相关者的很多问题；结果，有的人只得因其他受训者，忍受不必要的麻烦痛苦。

所以，若有印度教徒来见我，我得看他的种姓——婆罗门还是贱族——而相应行事，对穆斯林、帕西人或基督徒也一样。我按此人的喜好解释事情，照顾他的性情、倾向或偏见，以便他能消化我

想告诉他的，逐步学会克服和超越自身偏见。

就这样，这些年这么多人受到训练，满德里中的印度教徒、穆斯林、帕西人和基督徒，都学会像一家人那样生活。现在他们的宗教和别的社会偏见基本上被灭除，他们确信自己的缺点和偏见皆虚妄不实，真正的宗教乃四海兄弟和同等博爱。这是我按各人的性情分别对待，多年训练和谨慎处理的结果。我了解他们的偏见和宗教偏执，带领他们通过这些，到达宽容一切宗教的认识，到达真正的灵性目标和生活目的：此乃我唯一的使命。

假若我一开始就教导这些灵性真理，在初级训练阶段忽略你们的人性弱点、宗教或种姓偏见，你们一个都不会留下，更别说达到目前的这种训练有素和人生认识。

在最初阶段，有那么多不同类型和各种缺点偏见者，需要我微妙和策略地对待，宽容忽略他们的众多缺点，甚至不顾其错误和故犯行为规劝他们——从而为我自身招致巨大痛苦，有时还让别人不必要地受苦，为此他们又生气责怪我。我又得另外向他们解释我某些时候做某些事情的原因。

我的这种宇宙工作总是错综复杂，问题重重，同时牵涉千百人。结果，总会有对我的行动、言语或阐释这样或那样的曲解误解。

试图取悦每个人，却取悦不了一个人！然而，我必须依次或者偶尔同时，按某些地方某些人的需要，通过不同的决定、行动和言语，努力取悦每个人。

我来迈索尔是为了某项目的工作，我在这里的活动有一定的方向，这个你们无人理解。比如我们的邻居，苏巴赫曼奴姆·伊尔：他是我需要用一定策略对待的一类人，因为我想让他帮助我将来的某项工作。伊尔先生友善，受过良好教育，虔诚，品质好，诚实；但我知道他也有些特殊缺点，且必须为了我的工作而忽略之。

巴巴停顿片刻，接着解释东西方人的性格特点：

根据我的知识和经验，印度人性格中有个显著缺陷：他们缺乏西方人的辨别力。比如我们的邻居伊尔：他这类人，虽受过高等教育和智力训练，但稍不明白就会立生偏见。

伊尔对灵性大师和圣人有某种印象，该印象从卡里玛玛和禅吉对他的解释，从给他读的书中得来。他也愿意这里开办埃舍，还会

乐意以自己的方式帮助我们。但这能维持多久，取决于他已形成的印象持续多久。该印象一旦受破坏或丧失，他合作和帮助我们热忱也随风消散。这样一个人的印象建立于他已形成的且必须维护的某些理想，这些理想非常脆弱，极易破碎。

为维持这种理想和印象，我只得谨慎同他相处。所以说我不希望你们伤害他的感情，提醒你们和他交谈时要格外小心。像这种从他住处那边，反复多次割破竹席的严重情况，显然是他的仆人自己或伙同别人干的恶作剧。对最近半夜往房里扔石头这件事，有必要立即采取行动，阻止这种日益危险的频繁骚扰。因为他是房东、家长和仆人的主人，似乎亟需引起他的注意，立刻调查，采取必要行动，在造成更大危险之前逮捕罪犯。你们都这么建议，我却选择不对他提此事，尽管事态严重，日趋危险，给我们造成如此的扰乱和麻烦。

我为什么不让他牵涉进去？为什么我们自己受这些苦？只是为了避免给他震惊，为了让他维持目前的印象，因为我将来必须同他或通过他工作。我知道稍微一提这些事情，尽管是事实，他的脑子也会立刻转动，出现一些念头，轻易生偏见，他原来的印象会彻底瓦解。他不会进行辨别，试图理解我们的处境——完全陌生的新地方，有几位受严格训练的女子。他绝不会认识到，虽说我是灵性大师，但要在浊物质世界同世人工作，我必须遵循一定的世间方式，相应地工作，而这十分困难。

他有一定的思维方式，对圣人和大师有已形成的理想——他们高于并超出物质的东西，因而不受影响等等。认为他们根本不在乎这些世俗困难——小偷强盗从不会光顾圣人的埃舍或居所；即便光顾，也会因圣人的能力，无从得手。他的思维方式相当正确，但对我们的实际情况则绝对错误；而我作为掌握三界钥匙的灵性大师，在同世人工作时，必须依循物质世界的一定规律行事。

总之，他的头脑会立生偏见，理想动摇，印象破坏。一般来说，哪怕一千个这种印象破碎，我都不会在乎。但在这个具体情况中，我必须通过他做一定的工作，必须确保他目前的印象维持，丝毫不受我们的任何行动干扰。

所以说我默默容忍这一切危害，并且利用别的途径，无论对我自己甚至对你们怎样不便。我还得把贾玛达大老远从美拉巴德召来，

在每个卢比都对我们极其珍贵的此时，在他的工资之上，额外支出他的火车和食宿费用。

在印度人性格中，我不断注意到这种缺乏辨别力的特质——不同于善于辨别的西方人。在印度，人们轻易相信圣人和大师。这是本国的一个普遍倾向，多数人对圣人的地位或资格缺乏初步辨别。但这种信心仅持续到他们所宠爱的理想和偏见平安无事之时。一遇干扰，这些人不去想或分辨为什么某个言语或行为有必要——使之必要的条件或环境是什么等等。一受干扰这些理想就土崩瓦解，对圣人的信爱也烟消云散。

在西方则不同：首先他们不会轻易信从任何人，无论他灵性上怎样伟大，除非他们确信他身上有某种他们在别人那里没看到或听到的东西。之后，一旦对这个人的信心建立，他们就不会轻易放弃。在形成相反观点之前，若对大师有不明白之处，他们会随时思考辨别，辨别后则不会放弃，除非有真实确凿的理由。总之，他们不会轻易生这种或那种偏见，在接受某人为圣人或大师之前之后，总是使用自己的辨别力。

在西方，若出现伊尔这种情况，我会毫不犹豫地对他解释，因为我知道他会使用辨别力，如果我的解释得当，他就能消化和接受。而在印度，一个人无论受过怎样的教育，因理想、思维方式和性格特点的差异，也很少这么做。

在印度，对大师——比如我——有坚定信心者，如果我去电影院或一些娱乐场所，他们会立即心生臆想，产生偏见。在西方则相反，人们几乎把我强迫带到影院或剧院之类的地方。因为欧洲或美国人运用辨别力，不觉得在物质层面工作的大师去娱乐场所有什么问题；而印度人对这种观念则片刻不容，这归因于僵硬的理想和偏见——圣人或大师跟世事毫不相干，更勿谈娱乐！做这种事的人——光顾影院剧院——绝非灵性人物，更不会是圣人或大师。

还有对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中的很多事情，印度人也有一些极僵化的理想，比如圣人总是住洞穴、山林或远离城镇的偏僻埃舍。这些圣人必须有某种外貌：长须长发，或像斯瓦米那样脸刮得净光。他们还得有某种装束：长袍，白色或棕色卡夫尼，不可吃喝某类东西。他们必须主要食用牛奶和水，要么禁食。愈节制，灵性地位愈大。

他们必须精通宗教经典——对印度教徒是圣典，对穆斯林是苏非等文献。他们还必须做某些瑜伽修持。埃舍生活必须是千篇一律的清规戒律。

这些理想和偏见最初来自每个人所受的教育和成长背景。形成于对某类文献的阅读，或对某些圣人、大师或狭隘教派的接触。别的理想，不论多好多伟大，都很难渗入或影响这些僵化成见。

这对灵性高级者——圣人、瑜伽士、斯瓦米、瓦隶、辟尔、甚至赛古鲁——不成问题，也不十分困难。他们在一定的范围或领域工作，根据环境造就的理想和教导，培养自己的跟随者圈子。但阿瓦塔必须做世界规模的重要工作，给全世界带来灵性复兴和提升，其工作范围和规模极为广大，因人、地点和环境而充满“变数”。对于阿瓦塔，有时候一项工作与另一项相左，尽管都引向同一个灵性理想和人类目标。

在为全世界做这种工作时，大师甚至阿瓦塔——虽已成道且有无限知识和能力——也不得不屈从他促使弟子和跟随者暴露的那些弱点偏见。大师不得不利用这些人，帮助他的人类灵性提升工作。这就是为什么我做这些规劝，常常引起你们误解。

这也是为什么我只得根据人体（物理）法则，在身体上调整我的生活和工作，以便维持我的这个工作媒介或载体；还要遵循不同地方不同人的社会宗教习俗及法律。这归因于我要为世界做的工作。否则，若无世界范围的责任，我干嘛要容忍你们的无数缺点偏见，几乎不停地迁就这个或那个，弄得周围其他人不宁，给我自己造成如此麻烦痛苦？

这就是为什么我对印度教徒，得扮演印度教徒（婆罗门以至贱族）；对穆斯林，扮演穆斯林；对帕西人，扮演帕西人；对基督徒，扮演基督徒，等等。不为别的什么原因，不为我个人的目的，而是为了我的工作和职责：让你们个个摆脱摩耶的束缚，从而超越宗教和其它偏见，最终证悟内在大我——你们这些傻瓜在无尽头的生死轮回中一直寻求的。

辨喜说得对：“真正的导师是下降到学生层面的导师。”

对你们这些人，我只好从我的灵性无限下降到这个物质世界层面，在此你们都无知地在黑暗中摸索，寻找“幸福”——没有已找

到并能够引领你们找到者的帮助，你们无法也永远不会找到的幸福。

巴巴对工作为什么总是困难，他为什么要对付某类人，容忍其性格特点的长篇解释就此结束。

两天过去，平安无事。与此同时，贾玛达，卡库和莫里 4 月 18 日晚抵达，帮助料理迈索尔的事务。

4 月 25 日，拉姆玖从纳西科来信，说纳沃·塔拉提病重。提及纳沃，巴巴说：“他全心全意爱我，从大师之家起一直忠于我。”

巴巴又说：“我爱一切众生，又一个不爱！我觉得此时应在纳沃身边，但迈索尔离纳西科太远。旅行那么远不容易。”

随后发了两封电报；一封给拉姆玖，一封给大阿迪，指示他们连续三天给巴巴发电报，汇报纳沃的健康进展状况。

4 月 27 日，男满德里讨论起生活中善恶的相互作用，巴巴评论：

就像善有必要，恶也同样有必要——恰如正负两面。二者对行动和进化都重要。倘若处处只有善，生命便告终结！行善或行恶到极点，都会引向大我证悟；比如，无丝毫善的绝对恶，或无一丝恶的绝对善——二者同等引向证悟大我之目标。

既然如此，自然会有人问，“为什么善比恶可取？”善与恶皆零，对成道者不存在。二者皆二元术语。大师和阿瓦塔却扬善抑恶。这仅仅是因为，就灵性而言，善实际上容易抵达目标。虽然从物质层面似乎相反。

比如，恶似乎容易——实则困难！但生活的根本原则是灵性进步——真正存在，与仅表面非真实的物质进步背道而驰。所以，大师宣扬对人类真正容易的善，作为通向成道目标的更好道路。

取善扬善的另一个原因是，恶虽表面容易，但在思考或实际行恶时，总会有对头脑的某种折磨，这不可避免地发生在作恶之后。比如，非法性行为或谋杀。

而善虽表面困难，但没有头脑折磨之类的东西。相反，总会有一种幸福感，不只在考虑而且在实际行善时，虽然行善似乎总是比行恶难。

此外，极端行恶不会成功或坚持到底。无论一个人的身体怎样勇敢，无所谓，健康强壮，也无法承受长久放纵于罪恶——诸如淫欲、酗酒或极端暴力。

一周过去。1936年5月2日，巴巴、古斯塔吉和禅吉，乘火车离开迈索尔，专程访问圣人布丹巴巴的陵墓。他们携带了13个装有必需物品的大包裹，如炊具和炉子、铺盖、灯和衣物等。大约中午到阿西吉尔，转乘另一辆火车。两小时后抵达卡度，乘当地巴士前往奇科玛加鲁，住宿客栈。

离开迈索尔前，巴巴曾建议禅吉灯和炉子不能装煤油；但因走得匆忙，禅吉忘了按巴巴的提醒，倒掉煤油。在去奇科玛加鲁的巴士上，炉子里的煤油漏出，渗透巴巴的褥子。到客栈打开行李时，禅吉才发现，他很恐慌，将褥子拿到太阳底下晾晒。但气味仍然强烈。

巴巴得知，对禅吉的粗心极为不悦，问：“你都做了什么？一炉子煤油？”禅吉默不作声，巴巴告诫他：“要留心我的希望。你的小错误对我造成灾难！”

5月3日星期天，他们乘上午8点的巴士离开奇科玛加鲁，前往叫做“布丹巴巴山”的地方。道路崎岖不平，行了一段，发动机过热，散热器沸腾。又走一段，他们发现森林茂密险恶，上坡陡得厉害。好不容易到了布丹纳伽，仅有150人的小村子。司机建议，“你们最好把器皿加满，山上没水。”禅吉将器皿都装满水。

巴士行驶途中，有位穆斯林老人一直盯着巴巴看。他被巴巴的容颜深深吸引，表示希望陪同巴巴到山上的客栈；但巴士司机拒绝载他，让他下了车。巴巴好像喜爱老人，但没有反对。

巴巴、古斯塔吉和禅吉到达山上客栈，准备住宿。水是个问题，于是雇人每天用一个大壶为他们送水。同时，巴巴亲自烧土豆，做面饼。饭后，他从下午2点45至3点45，在客栈静坐闭关一个小时。并叫禅吉和古斯塔吉在外面远远看守，不许任何人走向客栈。

在巴巴做内在工作的当口，受雇送水者刚好送水上山。禅吉不能喊，怕打扰巴巴。便示意他不要靠近；但他不明白禅吉的意思，禅吉只好悄悄走过去，叫他放下水壶，离开。禅吉提着沉重的水壶，吃力地走回客栈。这时却听到巴巴击掌。禅吉费力冲上山。到了客栈，巴巴立刻表达不悦：“我一直拍掌，你这会儿才来？”

禅吉筋疲力尽，上气不接下气。勉强发出“巴……巴”。试图解释，却说不出话。“怎么回事儿？”巴巴微笑。禅吉还是说不出。最后，缓过气，才向巴巴作了解释。

次日，5月4日，巴巴、禅吉和古斯塔吉下布丹山，到奇科玛加鲁。在那里过了一夜，次日接着前往贝鲁尔。

在贝鲁尔，巴巴也到一个僻静地点做工作，5月6日离开，前往哈桑，在那里同样闭关一段时间。经过5天的匆忙旅行，做闭关工作，巴巴5月7日从哈桑返回迈索尔。

这次北方旅行后，回到迈索尔不几日，巴巴决定搬迁埃舍总部。同男满德里讨论是否在迈索尔建埃舍时，巴巴表示他现在更喜欢迁到拉乎里——距美拉巴德约30英里的乡村、丛林地带。他表示：“拉乎里位于美拉巴德和纳西科之间，我可以方便从那里去这两个地方。女子们将同一些男满德里留在美拉巴德，其余男子到拉乎里。要在拉乎里为我建个小屋。”巴巴将在拉乎里为他自己和几个满德里建小屋的工作，交给了卡里玛玛，并指示达克为此购买一块地。

1936年5月13日，巴巴同卡里玛玛离开迈索尔，前往纳西科；从那里去拉乎里。为建埃舍选了一个偏僻地区，从一个马瓦尔人手中租下，租期5年。向地主付清全款，巴巴就此项工作给卡里玛玛指示。

到美拉巴德同男满德里短住后，巴巴5月22日返回迈索尔。考虑到巴巴近期的辛苦劳顿，为让巴巴放松情绪，弟弟佳尔和禅吉试着说服他去看5月24日星期天下午场的电影。巴巴因围绕迈索尔埃舍的困难和窘况，不愿去看什么电影。但弟弟佳尔和禅吉决心让巴巴消遣一下，巴巴最后同意去。

但“迈索尔摩耶”不会罢休。城里停电！电影原定4点放映，等到5点半，巴巴决定返回埃舍。后来获知电力恢复，电影在他们离开后不一会儿就开始放映。

巴巴的健康依然脆弱。更糟的是，回途中，名叫图卡的司机判断错误，汽车撞上两个大坑，严重加剧巴巴的敏感系统。

在迈索尔4个月后，巴巴作出永久变动，拆迁埃舍。5月30日上午，同男女满德里乘火车离开，次日抵达普纳。当天下午巴巴同女满德里乘巴士回美拉巴德。

拉乎里埃舍

女满德里在美拉巴德山安顿下来后，巴巴于6月初陪妹妹玛妮到孟买，以便她的耳朵得到妥善治疗。这个时期，希芮茵母亲同贝拉姆和佩琳在孟买居住。玛妮要同家人生活两周，需要时去医院换药。弟弟佳尔留在孟买照顾玛妮，带她看医生。

希芮茵、贝拉姆和佩琳在孟买租赁的房子叫巴奴楼。他们在那里住了近半年，又搬到孟买另一处房子住了半年。这是座大房子，希芮茵租了院里的小屋。房子位于主路上的达达尔，几乎正对着大师之家。纳罗吉·达达禅吉和家人搬入新家“伯曼居”之前，曾在巴奴楼主楼尾部居住。巴奴楼的租户不是帕西人就是伊朗人。众所周知，希芮茵是美赫巴巴的母亲。别的居民激烈反对巴巴，放肆骚扰希芮茵，认为她儿子自封大师，是对琐罗亚斯德教的大逆不道。

这期间朵拉特麦的哥哥伊朗尼上校，仍在古吉拉特报纸上发表诽谤巴巴的文章，用毫无根据的指控，误导孟买的伊朗尼和帕西人社区。但巴巴在孟买也有一批忠实的伊朗尼和帕西人跟随者，如达达禅吉，卡特拉克，考特沃，德赛，莫钦特，巴瑞亚和普利得等家庭。再多的宣传也动摇不了他们。这些家庭忍受自己社区的侮辱嘲笑，成为排挤对象。对美赫巴巴的磐石般信心使他们忠诚不渝。反对也使他们的爱得到考验。

希芮茵母亲是琐罗亚斯德社区攻击者的主要目标，受的骚扰也最多。她在巴奴楼居住期间，所有的邻居，除了一个单身汉，都去找房东，威胁说，不赶走希芮茵，他们就搬家。甚至为此联名请愿。

那时人口尚未过剩，在孟买可随时租到房子。地主对他们的威胁并无担心。就找希芮茵，叫她搬走为妙。希芮茵抗议：“凭什么？我按时交房租。不损谁伤谁。凭啥搬？”房主无言以对，只好让她住下去。虽然租户们的驱逐活动不断，但希芮茵毫无畏惧，坚决不搬。

靠美赫巴巴的纳扎（关注），问题以奇妙的方式自动解决。希芮茵的最大反对者，被调到另一个城市，离开孟买。另一个租户有亲戚去世，也得离开，去陪伴去世者的家人。还有一个丢了工作。其他租户，除了

未参与找希芮茵麻烦的单身汉，也都因这样那样的原因，在一个月内，搬离了这所房子。阿瓦塔的母亲得以安生。

希芮茵是位勇敢无畏的女子。内在力量使她直面敌对势力。在普纳也一样，她处处受讥讽。但她不为所惧，不为所伤。她的真正力量是对儿子的神性的信心，巴巴的纳扎使她能够面对恶毒敌意。

巴巴返回美拉巴德后，开始往返于拉乎里和纳西科之间。他还去孟买看望玛妮，使那里的跟随者有机会见他。他会住在纳罗吉·达达禅吉家，人们前来达善。

虽然达达禅吉家跟巴巴亲近，但他访问期间有件事却让家中孩子们苦恼。芭查麦只有服侍巴巴用餐后，才给他们吃饭。孩子们抱怨巴巴的到来给他们带来麻烦，主要是因为他们饿了，不能按时吃饭。芭查麦威胁说要去告诉巴巴别再来他们家了。但孩子们求她别去，因为巴巴来时，他们都喜爱同他玩耍。一次，他们建议既然巴巴这么有趣，不如让他永远住在他们家好了。

有时巴巴事先不通知，不期而至。但芭查麦会怀着爱安排他和随行满德里的食宿。芭查麦是位非凡的女性，她的生活目的就是为了时刻取悦巴巴。

这个时期，伽尼医生同家人住在罗纳乌拉。伽尼成为一个不诚放贷人的牺牲品。部分财产被骗走。骗子被人谋杀，伽尼受冤枉被指控，他颓丧至极，决定自杀。

1936年6月3日夜，伽尼喝得酩酊大醉，准备投瓦万湖自尽。他到了湖边，眩晕不已，便坐下思索自己的一生。对自身处境厌倦透顶，诅咒起他认识的三位灵性大师——赫兹拉·巴巴简，乌帕斯尼·马哈拉吉和美赫巴巴！他发狠咒骂：“美赫巴巴对我有啥用，我被困难四面包围，他也不帮忙？他有何种能力，何种体验？他本该无所不知，可跟随他没啥用——愚蠢！”虽决意自杀，但他发泄完怒气，却被凉风送入梦乡。

与此同时，那天夜里巴巴骚动不安，突然乘车离开美拉巴德。大阿迪开车，尼鲁随同。直奔罗纳乌拉。清晨3点到伽尼家。伽尼不在，他们便去找。找到湖边，见伽尼在岸上酣睡。巴巴叫醒他。伽尼看见巴巴，惊讶无比，一句话也说不出口，泪水直流。“怎么回事儿？”巴巴问。震惊的伽尼支吾道：“巴巴，我那么咒骂您……您还这么爱我！”

“你的责骂把我引到这儿，”巴巴打手势，“那对我比甘露还甜！”

比起虚伪者的赞赏，爱者的诅咒要甜美得多！”伽尼失声痛哭，巴巴拥抱了他。

巴巴要伽尼同他们一起去孟买，在达达禅吉家待了一天。巴巴让伽尼不离左右，带他游览城市，打消了他的寻死念头。巴巴次日前往纳西科，两天后回美拉巴德。

6月22日下午，巴巴到纳西科看望纳沃和迪娜·塔拉提。鲁斯特姆、彭度和韦希奴陪同。禅吉也在，他刚从孟买来。迪娜为家人担忧。看她愁苦满面，巴巴说：“这不好！不论事情怎样令人沮丧，都不要老是想它，郁郁不乐。

“从内里把烦恼拿出来扔掉。专注于日常杂务，以此摆脱烦恼。

“这一切什么都不是。只是个零蛋，想象，虚幻！凡是发生的已经发生！

“无论喜悲，都是一样。都不持久。你难受时，感到悲伤。此时那种感觉离开了你。同理，倘若你什么都不担心，就会感到幸福。但即使那种幸福也不会持久。那种幸福又对你有啥用？所以说，无论今天有什么苦乐，都会过去。那时什么都没有了！

“万事来来去去。但从灵性角度，一个人若承受痛苦，则是很好的事情。”

迪娜问：“您亲身在这儿时，为什么还有这些痛苦？”

巴巴回答：“正因为我在这儿，你才受苦！我也不受苦忍受吗？我的人也应该准备受苦。”

迪娜明白了巴巴的话。

同一天，德希穆克博士携妻子茵度玛缇，及刚出生的女儿桑吉瓦妮，从那格浦尔来。时隔一年又要见巴巴，德希穆克欣喜若狂。

第二天巴巴会见他时建议：“留在世间，但莫属于它。你妻子知书达理，人也长得美。你的婴儿也好看，你很幸运有这样的妻子孩子。你们俩一起能为我的工作做很多。如果这样，你们就不会属于世间。”

两天过去。6月24日清晨，巴巴乘火车离开纳西科前往孟买，禅吉、彭度和拉姆玖随行。他在孟买会见了母亲、贝拉姆、玛妮、大寇诗德和其他几位爱者。巴巴6月26日由彭度陪同，返回纳西科。次日访问拉乎里，6月28日回到美拉巴德。

一头叫“查姆帕”的白色毛驴被送到美拉巴德，1936年7月8日，

巴巴第一次骑上它。还特意将伽尼从罗纳乌拉叫来握缰绳。这对全体满德里是一种娱乐和开心时刻。

古斯塔吉喜爱骑乘，一次巴巴叫他骑驴。古斯塔吉一跨上驴背，驴儿不但不朝前走，反而倒退！古斯塔吉竭力让它调头，可它还是固执地后退，接着将古斯塔吉抛下背。众人大笑，跑过去把他扶起。

妹妹玛妮耳部手术后已恢复，回上美拉巴德加入美嬉、娜佳、蔻诗德、苏娜玛西和瓦露。韦希奴的母亲卡库拜住在下美拉巴德。7月的一天黄昏，玛妮为骑在驴背上的巴巴拍了照，并为他和美嬉等女子合影。娜佳也为玛妮同巴巴和女子们合影留念。

1936年7月10日，巴巴由大阿迪开车，从美拉巴德前往拉乎里和纳西科，随行有希度、琵罗佳和婴儿。禅吉、卡林伽德和一个叫伽利尔的男子乘巴士随后。

次日，在一次阐释中，巴巴指出：

你用浊眼看禅吉，会看见他的形体——周围无光圈无颜色。但你若是专注，能通过精眼看他，就能看见他的精体，无颜色无标记——模糊的形体，有点蓝或灰。而你如果发展心意识，通过心眼看他，就能看见他的七色光圈形体——全部颜色融为一体。这个只有大师能见。

颜色出自想象造成的业相。因何是七色？当能量与天空（普拉那与阿卡希）发生第一次冲突时，生成一个火花，一个七色光圈。这种火花都有七色。

没人知道在本初，甚至在电子之前，就有一个形体。可把它称作什么？能量进入空间的冲突产生了这第一个形体。

同时，卡里玛玛按巴巴指示，迅速开始拉乎里埃舍的建设工作。巴巴常来工地视察指导。7月11日，巴巴再次乘火车从纳西科赴孟买，禅吉、希度、美鲁（鲁斯特姆的儿子）和大阿迪随行。在孟买，巴巴会见了亲近爱者，包括普利得和萨瓦克·考特沃。

普利得遵照巴巴的命令，曾分别在盘奇伽尼洞穴和阿布山的一个洞穴闭关，之后到贝拿勒斯和喜马拉雅山的瑞希克什朝圣。广泛游历后，返回孟买，很多月后首次见巴巴。巴巴叫普利得和萨瓦克·考特沃寻找神醉的玛司特和疯人，带到拉乎里埃舍，以便他们对他们工作。

会见中，巴巴递给考特沃一只芒果吃，他妻子娜格丝一旁看着，满

心希望自己也能吃一口。但巴巴叫萨瓦克把水果全部吃掉，不要分给别人。这让娜格丝好生纳闷，一年后，他们的儿子阿迪出生，她才记起大师给丈夫的帕萨德，意识到这是为了让他生个儿子。

巴巴离开孟买，经纳西科回美拉巴德，于1936年7月15日到达，停留两周，安排搬迁事宜。从29日，巴巴开始每日去拉乎里视察建筑工作。他还频访纳西科，为他打算召到印度的西方人安排住宿事宜。

这期间，萨若希和妻子纬露来美拉巴德看望巴巴。两人都是伊朗尼后裔。萨若希经巴巴准许同纬露结婚，但她并不相信巴巴的神性。尽管如此，巴巴仍喜爱她，私下向萨若希保证，她最终也会爱巴巴。二人结婚已近10年，但还无子女。这次他们到美拉巴德时，巴巴正同满德里坐着，他情绪愉快，说将给每人一个礼物。给其中一位一块手帕，给帕椎一辆摩托车，给鲁斯特姆一匹马。巴巴转向萨若希，打手势：“我也给了你一个礼物。”

纬露当时不知自己已怀孕，但很快发现了，后来生了个儿子。再后来又生下两个女儿。但纬露对巴巴还是缺乏信心。她会陪萨若希来看巴巴，尊他为大师，但她天真地认为巴巴跟“自然发生”的事情无关，尽管萨若希不断强调他们其实是巴巴的祝福。

1936年8月，拉乎里埃舍正式开舍，第一批玛司特和疯人到来。开始了美赫巴巴对疯人和神疯者工作的一个很重要的阶段，有很多年这项工作占用了巴巴的很多时间。

拉乎里，一个乡村小镇，位于连接阿美纳伽与纳西科的路上，对巴巴很方便，因为他的常驻总部在美拉巴德。小镇在戈达瓦里河一条支流沿岸，雨水充足，树木繁茂。埃舍建于一片橙树和芒果树林，气氛很适宜这种工作。

在拉乎里安顿下来，拜度的任务是为埃舍成员和几位满德里做饭。还要协助照料疯人和玛司特。普利得和劳先生被任命做督导。普利得、卡卡巴瑞亚、萨瓦克考特沃和霍米伊朗尼到各地找来玛司特和疯人。（霍米·伊朗尼是卡曼玛西之子，曾同两个兄弟一起就读美赫埃舍学校，现帮助巴巴的工作。）

这个时期，达克在拉乎里做见习律师，也住在埃舍管理办公室事务。尼鲁医生后来又又在拉乎里开办了一所免费诊所。佳尔兄弟做他的助手。免费医疗的消息在这个偏远的农村不胫而走。每天都有数百病人光顾，

很多来自人迹罕至的地区。尼鲁和佳尔从早到晚照料病人，其中很多人之前从未看过医生。佳尔除了负责医疗所，还在达克离开时管理办公室事务。

马萨吉、古斯塔吉和伽尼也是拉乎里埃舍的居民。其余的男满德里，包括大阿迪、查干、卡里玛玛、卡林伽德、帕椎、彭度、希度和韦希奴住在美拉巴德，女满德里住山上。

接下来三个月，直到10月，巴巴大部分时间在拉乎里的一间为他建的小屋居住。埃舍主要是为了在周围村镇找到的疯子或智障者。有几个真正的神醉玛司特和几个神疯者，但埃舍成员大部分是这样那样的精神病人，没有什么灵性。他们有各种自由，除了不可走出大片的埃舍地界。

少数几个真正玛司特里面，包括穆罕默德玛司特，他是普利得最近从孟买带来的。虽然穆罕默德玛司特最后前进到第五层面，但他初到拉乎里时，陷于第三与第四层面之间的陶醉状态。他从一开始就成为巴巴最喜爱的玛司特之一。

巴巴有时同一名疯人或高级灵魂静坐闭关。不论是神醉者还是一般疯子，埃舍居民的行为举止着实不正常。

一位名叫达度·布阿的玛司特喜欢别人叫他“宝”——兄弟。若有人这么称呼他，他会耸肩抱胸，幸福满面。有时达度·布阿会爬到院子里的一棵大树上，坐在最高的树枝上，一待就是四五个小时。

另一名奇怪的玛司特，不知其名，也从孟买被带来住了不长时间。他习惯给自己全身涂满灰。虽然这个神醉者身份不清，却是受巴巴洗浴的第一位玛司特。

一个名叫拉尔·夏的玛司特，习惯俯倒在巴巴脚前，热烈拥抱巴巴。称巴巴为“神！”拉尔·夏和一个叫普吉亚的智障者是朋友，后者是埃舍最好玩可爱的一个人物。拉尔·夏向普吉亚许诺，要送他一马车金银珠宝，让他娶个富有王公的女儿。拉尔还会把手伸进口袋，说他有一千万卢比，问普吉亚要不要。普吉亚会回答：“不要，还用不上。”

普吉亚虽说孩子气，被冠以“笨笨”昵称，却是绝妙的伙伴，成为埃舍的活跃人物。一逗就傻笑。他喜爱声音和身体节奏，很少见他脖子上不挂着个煤油铁桶，当成打击乐器，谁来就跟谁伴奏，一边敲打，一边乱舞。普吉亚太爱他的即兴铁桶鼓了，他行为乖逆时，只要威胁将铁桶鼓没收，就能让他收敛改过。普吉亚有时会恶作剧，有一次剪掉了一

一个叫伽玛·萨赫伯玛司特的头发。

拉乎里是个奇妙的埃舍，这里世俗疯子和爱神陶醉者共居一处，向人类示范宇宙之主是怎样成为他们的伴侣和服侍他们的。每天清晨从4点开始，巴巴亲自照料这些被遗弃者。为他们洗脸、剃须、理发、清洁厕所、盛早饭，常常亲手喂他们，不时将他们拥入怀中亲吻。

巴巴还为他们安排了音乐节目。雇了普纳的巴布·伽万（每月30卢比）。他住在拉乎里，每日为他们演唱。巴布歌唱时，普吉亚就敲打其煤油铁桶，另一名疯人手舞足蹈，巴巴观看欣赏。他们头脑受损，心灵却舒畅。绝妙的一幕！拉乎里埃舍成为精神病疾者的安全港，造物之主给他们和神醉者提供了避难之地。

对于玛司特及其神醉的灵性状况，一般人不熟悉。下面是美赫巴巴对玛司特心理结构的描述：

玛司特都陶醉于神；被神爱所陶醉。常人被酒精或毒品陶醉时，只要醉品在其肌肉组织里的浓度足够，就能享受那种感觉：醉汉感觉快乐，什么人什么事都不在乎，只有一种主导的醉感，其中过去、现在或未来几无意义。但普通的陶醉一过，醉汉就经历相反体验——宿醉。刺激引发的身体陶醉必定是一时的，因为它受到刺激品本身、环境条件、刺激品的价格及个人复原力的制约。

神醉者依照内在陶醉的程度，也体验醉汉所体验的感受，对什么人什么事也不在乎；巨大的差别在于玛司特的陶醉是持续的，会增加但绝不会减弱，不会对身体有害或精神反应。是一种持久而纯然的内在陶醉状态，不依赖任何外物。

玛司特的主要感觉是这种持久的神圣陶醉。造物界充满极乐，玛司特享受这种极乐，从而几乎陶醉到无限程度，这基本上将他吞噬和吸入，让周围世界消失不见。这样一个人沉浸于神，不断专注于想神，随之而来的好像是纯爱之闪电，将他进一步吞噬于神醉状态。

另一次，巴巴进一步阐释：

为什么有些男女成了玛司特？有的是因为不停地思考神，以致忽略了一切的正常人类需要，心理失去平衡，成为玛司特。有的是因为突然接触到高级灵性者，心理失去平衡。还有的是因为追求灵性体验，遇到危机，不能自拔。所有玛司特的共同特征，是对神爱的专注。

这个阶段具有特殊的意义，巴巴在本时代对疯人和玛司特所作的非凡工作，将为后世人类提供持久的灵感源泉。

看到埃舍里的玛司特在陶醉中旋舞，跟至爱嬉戏，看到大师满足他们的每个心血来潮，确实美妙无比。

何等独特的酒戏！怎样的里拉！

醉者沉浸于陶醉，

对游戏浑然不觉。

店主不停给他们斟酒，

让他们彻底忘记世界，

以便有一天彻悟真理。

玛司特的迷醉！

怎样的痴癫！意识不到世界，

意识不到身体；

却意识到疼痛——

渴望与至爱合一。

美酒生发火焰——渴望，

它将饮者焚烧尽燃！

这就是慈悲之主和神圣至爱陪伴和服侍其疯狂爱者的真正原因，是他全心全意全爱地服务他们的真正原因。（美赫巴巴在拉乎里埃舍开始的玛司特工作，全力以赴持续了20年，直到1957年。详见威廉姆·邓肯所著《行道者》。）

其它场合，美赫巴巴对满德里进一步解释：

这种被称作玛司特的人，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精神病人或疯子；玛司特绝望地爱上神，或者说被对神的爱吞噬。

玛司特不会生所谓的疾病。他们处于一种精神紊乱状态，因为头脑被强烈的灵性能量战胜，受不了，这迫使他们脱离跟世间的联系，放弃常人习惯及文明社会，生活于一种灵性上辉煌，物质上却悲惨的状态。

他们被爱神的痛苦征服，淹没于狂喜。唯有至师所体现的神爱，能达到他们。

九访欧洲

1936年8月中旬，美赫巴巴在纳西科签署信托契约，成立“美赫满德里赡养信托”。任命信托委员会，负责纳西科、拉乎里和美拉巴德埃舍的管理，保证依靠美赫巴巴的个人和家庭的赡养。成立信托的主意，最初是为了让巴巴从埃舍日常琐细事务中解脱出来，以便专注于拉乎里埃舍的疯人和玛司特工作。但巴巴仍密切关注一切活动，必要时亲自介入。有8名原始信托成员：大阿迪，卡卡·巴瑞亚，帕椎，彭度，拉姆玖，萨若希，韦希奴和诺芮娜。阿迪任委员会主席，彭度和诺芮娜任副主席，韦希奴任秘书。信托成员每月第一周举行一次会议；第一次会议于8月16日星期天在纳西科召开。[设立信托的另一个原因，缘于像K·J·达斯托这种写信跟巴巴要钱者。由于信托的成立，巴巴可回复说，财务事务已全部移交他手。]

从9月份，巴巴开始每个星期三访问纳西科，确保为迎接西方人到来所做的准备工作顺利进行。晚间返回拉乎里。星期四到美拉巴德，看望女满德里，晚上再回拉乎里。

10月10日，巴巴在美拉巴德召集全体信托成员会议，就邀请西方人到纳西科举行讨论。在安排何种食物上发生争论，最后决定只提供素食。为安排他们的住宿，巴巴到纳西科，就此项工作及其它事务，给鲁斯特姆和馥芮妮详细指示。在鲁斯特姆的地产上，为西方人建一处独立住所。这安排妥当后，巴巴开始计划赴英旅行。

启程日期定下。1936年10月20日，巴巴乘坐卡地亚瓦邮车离开孟买，前往卡拉奇，只有卡卡和禅吉随行。10月22日抵达卡拉奇，巴巴会见琵拉麦和家人，他的姨母芭奴玛西和家人。

两天后，10月24日，巴巴和满德里乘哈德良皇家航空公司飞机，飞离卡拉奇。这是他第九次国外旅行。巴巴这首次国际空旅，对卡卡和禅吉却并非快事，飞行期间他俩头疼呕吐。

10月25日星期天晚间，巴巴和满德里抵达巴格达，入住旅店。次日游览巴格达。10月27日，巴巴参观赫兹拉·阿卜度·卡迪尔·伽拉尼——

其时代的库特博——的陵墓。并在这座穆斯林陵墓待了一些时间，但他对所做的工作没有评论。

在巴格达火车站，他们得知，横跨土耳其边境的铁路线出现缺口，至于铁路何时修好通车，无确切消息。这起初让人烦恼，因为巴巴计划从伊拉克乘火车前往英国。很快，巴巴开始很难受。眼睛肿胀，白齿剧痛。

尽管体弱，当天后来，巴巴还是安排购买了大量熟食，亲手发给城里 100 名乞丐和残疾人。中间，他神秘地评论说：“我因为来这里，断了与拉乎里的连接，为重建这个连接，我给这些贫穷乞丐施食。”这次旅行之前，巴巴曾表示到了巴格达，他希望给若干穷人和残疾人施食，可能的话，给他们洗浴。此刻，因铁路缺口造成延误，他得以做这项工作。

这一天结束时，巴巴病况加重，他表示想取消赴英计划，改叫吉蒂戴维从伦敦过来，向她说明对那里爱者的全部指示。同西方组通了电报，但巴巴后来取消了这个主意，决定前往伦敦，虽然他把逗留锐减到仅仅三天。

10 月 28 日晚间 9 点，巴巴乘陶鲁斯特快列车离开巴格达。从基尔库克乘出租车到摩苏尔，又乘火车到特考奇克。旅行期间，禅吉朗读查尔斯·坡德穆最近完成的《至师》书稿。他们还讨论了巴巴在伦敦的日程。

一次，禅吉读到书稿中巴巴 1927 年授述的一段话：

世人的担忧麻烦，皆归因于“思想”。我不久会承担起这种“思想”，那时我的健康很可能受到严重影响。这对我的未来工作有必要，它将影响整个世界。

巴巴指出：“所指的时间就是现在。我的健康如此糟糕。”巴巴一天只用一餐面包、黄油和奶酪，健康明显恶化。他说白齿剧痛不止，鼻端起了疖子。

穿越土耳其时，火车在科尼亚停下。距离火车站几英里处，是巴巴最喜爱的诗人之一，毛拉那·鲁米的陵墓。作为鲁米故居和旋舞托钵僧的发源地，科尼亚成为苏非圣地。巴巴虽未造访鲁米陵墓，但他如此近距离通过，无疑深有意义。[伽拉尔·埃尔·鲁米，被称作毛拉维（1207-1273 年），是旋舞托钵僧苏非派创始人，其醉舞带来灵视和高级灵性意识状态。鲁米生于阿富汗，成为伊斯兰教大学者，到波斯游历，定居科尼亚，被尊为宗教学者和诗人。1244 年，他师从流浪托钵僧和当时的库特博，夏姆斯·埃·塔卜睿兹。夏姆斯拥有的神圣知识显然高于鲁米的全部著

述和学识。鲁米抛开书本，成为夏姆斯的得意弟子。后来他再次开始写作，将大量颂歌诗文献给大师夏姆斯 - 埃 - 塔卜睿兹。]

10月31日晚9点45分，巴巴和满德里到达伊斯坦堡，登上东方特快前往法国巴黎，11月3日抵达。他们稍事休息，离开巴黎，于次日抵达伦敦，再次住入海吉亚之家。

在伦敦，巴巴单独会见吉蒂·戴维，吉蒂的姨母梅，敏塔·托雷达诺，玛格丽特·克拉思科，梅布尔·瑞恩，迪莉娅·德里昂，克莉丝汀·马克诺格顿，威尔和玛丽·白克特，汤姆·沙普利，昆廷·托德，查尔斯·坡德穆。也私下会见了前来伦敦的美国爱者：诺芮娜·马切贝利，伊丽莎白·帕特森，诺妮和拉诺，马克姆和珍·希劳斯。约翰·巴斯、肯尼斯·罗斯、埃迪施·杜罗也来见巴巴，但他决定不让他们去印度，指示他们返回美国。对其余的西方爱者，巴巴详细解释了他们即将到纳西科美赫静修所生活事宜。并为他们定下赴印时间，即一个月后，在12月份。

会见结束后，巴巴一行去看加利·库博主演的电影《狄兹先生进城》。巴巴对这部电影评价甚高，说它是在提供娱乐的同时，可用于人类意识提升的鲜明例子。

这也是巴巴与一位名叫亚历山大·马尔基的美国人讨论的话题，后者在巴巴此次短访伦敦期间首次见他。马尔基是位有成就的舞台和影视剧作家兼导演。为了巴巴的电影计划，诺芮娜和伊丽莎白曾联系过许多编剧，她们在纽约联系到马尔基，将马尔基的名字电报传给巴巴。巴巴回电：“马尔基是合适人选！”因此另寻编剧的工作停下，巴巴接受了马尔基对素材的处理。他正在改编卡尔·沃莫勒的故事《戴维其人》，提要已由莫斯蒂丝·达科斯塔完成。

此次会面前，可谓奇遇频生。马尔基曾于1936年11月受邀到伦敦指导一部好莱坞电影的制作，但当时那似乎不可能，因为在美国的工作根本让他无法脱身。但事情的发展使他忽然间能够接受伦敦的工作。他数日后起身，然而到伦敦后不久，好莱坞项目神秘地流产。只是在接到消息，说美赫巴巴已到伦敦，希望见他时，马尔基才明白将他不期然带到伦敦的事态发展之快。到海吉亚见巴巴时，亚历山大·马尔基感到“像个手足无措的孩子，不知如何举止，怎么做，说什么”。被引进巴巴房间时，他发现自己，用他的话说，“……来到了我所见过的，最高尚纯洁的人化身面前。我知道并体验到，终于遇到自己一直在寻找的

人。”[一年后，马尔基完稿的脚本通过加勒特·福特的一位朋友，交给著名导演塞西尔·B·德米尔。]

大师最近两次访问欧美期间，似乎不像从前那样热心会见新来者。吉蒂·戴维和其他几个人，总是急于向巴巴介绍新来者。吉蒂甚至在乘车或看电影时设法让他们坐到巴巴身边，巴巴不悦。为纠正这种情况，让吉蒂知道他工作的意义，巴巴一次对她说：“当时机成熟，当我希望时，我会把全世界吸引过来。”

一次，巴巴到一个英国爱者的公寓喝茶。过了一会儿，他忽然表情凝重严肃，仿佛身受剧痛。气氛平静下来后，巴巴解释：“你们若是晓得此刻西班牙成千上万人所受之苦，就会理解我的痛苦。”西班牙内战正如火如荼。

在场者多数人不知道，来欧洲前，巴巴已给美国受托保管他的神秘著作的人发电报，指示将书带至伦敦。此事绝对保密。书和一些图表及阐释创世和意识进化内化的其它材料，全部交与巴巴。[美赫巴巴的书当时被带回印度，交与拉姆玖、萨若希和卡卡·巴瑞亚保管，指示他们将书存放孟买一家银行的保险箱里。其后21年间，此书一直存放在那里，之后于1958年不知去向。]

11月6日，是巴巴赴苏黎世前，在伦敦的最后一日。巴巴分别给每个人最后指示；接着同大家到维多利亚火车站。吉蒂和玛格丽特送给巴巴小束的紫罗兰，巴巴慈爱地分给大家，作为他的爱的告别信物。

此行由诺芮娜、伊丽莎白、玛格丽特和吉蒂随同，巴巴、卡卡和禅吉次日到达苏黎世，会见海蒂和瓦尔特·默敦斯夫妇和他们的子女。艾妮塔·德卡罗同默敦斯家一起生活，在奥托·哈斯赫杰的学校学美术。这次，巴巴指示她去巴黎继续学习三个月，等候他的召唤到印度。巴巴造访瓦尔特的兄弟家，见了聚集在那里的瑞士人。过了一会儿，巴巴说：“我期待的人还没来。看来我得再来。”他指的是年轻的瑞士女士艾琳·比罗，她同至爱的约会将很快到来。

在苏黎世两天后，1936年11月8日星期天，巴巴一行乘火车回到巴黎，会见茹阿诺·波吉斯拉乌。也把赴印之事通知她，让她计划准备。

当晚，巴巴一行驱车半小时到巴黎郊外，一座大型法式乡间别墅过夜。别墅属于诺芮娜的富有朋友，嘉娜·瓦丝卡，她还不曾见过巴巴。这座乡间别墅富丽辉煌，庭园典雅。丰盛晚宴后，巴巴到卧室休息。时值

冬季，由于疏忽大意，他的房间没有暖气。巴巴几乎冻僵，没有得到休息。后来他把诺芮娜叫到一边，大表不满。

次日上午离开前，嘉娜·瓦丝卡带他们参观别墅。大家对众多的艺术藏品表示赞赏，来到一副肖像前，嘉娜骄傲地对巴巴宣布：“这是我的大师——我的古鲁！”伊丽莎白倍感震惊。诺芮娜甚是尴尬，因为她曾决意将这个名媛贵妇和她同阶层的人带向巴巴，但因内在联系不深，诺芮娜鲜有成功。不过有一次，嘉娜也确实表示过有兴趣到印度埃舍生活一段时间。

次日晚在阿弗雷多和康苏拉·德赛兹夫妇的巴黎公寓过夜。德赛兹夫妇也是法国富有阶层，成为巴巴在巴黎的主要联系者之一。

11月10日清晨，巴巴离开巴黎，上午10点到达马赛。一行人入住终点站旅店。巴巴住303室，其他人住304和305房间。巴巴特别急于到马赛，说他有个“灵性约会要赴”。

一到，行李未开，巴巴就要求带他去市公园。到了公园，他开始在石子路上来回踱步，诺芮娜和伊丽莎白在两边陪伴。一位年轻的法国男子坐在草地另一边的长椅上。巴巴最后绕过草坪，径直走过他，年轻人站起来，在巴巴经过时，向巴巴颌首致敬。巴巴随后走开，解释说这个年轻人是他的借用灵性特使之一，在内层面为他工作。[巴巴解释说，有三种类型的灵性特使，从内层面为他工作。每一类都有明确的职责，执行推进阿瓦塔灵性工作的指示。直接特使很少，直接受阿瓦塔指示。间接特使也不多，接受来自直接特使的命令。借用特使很多，接受间接特使的指令。]

1936年11月12日星期四，下午3点，巴巴同卡卡和禅吉登上SS印度总督号客轮，从马赛启航回印度。轮船满员，一个空铺都没有。在658名乘客中有6位印度王公王孙；但巴巴航行期间一个都没见，他在船上的消息保密。

这一次航行，巴巴的船舱静僻舒适合意，他在房间用餐。船一到公海，巴巴就开始制定西方人到纳西科生活的计划，为每个人拟出职责单。

同船旅客，4年前在孟买见过巴巴的美联社（和路透社）记者J·特纳先生，11月13日上午获准来见巴巴。巴巴晨间和晚间在船上漫步，11月19傍晚，船经亚丁时，巴巴立于甲板观望。次日，巴巴解释了他拉乎里埃舍的工作：

这全是意识游戏，我通过亲自服务，将神醉者（玛司特）的灵性意识导向物质意识，通过灵性指导，将其他人的物质意识提升到上帝意识。因此我的无限意识在两方面工作。目前在拉乎里埃舍的这项活动，是我开言前的最近外部活动。

我已召西方男女到印度参观分享我的工作。他们将得到灵性实际化训练，这对他们虽算不上荆冠，也不会是玫瑰花床。灵性有其固有的困难，但我的爱和指导将使之顺利容易。

因此，为了让别人提供服务，我必须亲身服务。为了引导帮助人类，我必须下降到他们的认识和意识层面，正是在此我常被误解。但即使受误解，我下降到正常意识帮助人类，也丝毫不会干扰或破坏我的无限状态。

比如，文学硕士毕业生下降到小学生的层面，书写字母教他字母表。这不代表他因为写字母表，就不再是硕士。因此，我即使下降到人类层面，我的灵性、无限状态也不受影响。

当前的世界混乱是灵性显现的开端。比如，假设有一个人得了白内障，遮挡视力，视物不清。唯一的治疗办法是去除遮障，这意味着需要眼科医生对白内障做手术。但医生在开刀前，得让白内障成熟。

同理，世界目前的状况，归因于人类淹没于物质主义，放纵于自私贪婪，这已在其眼前拉上帘幕，阻碍灵性视力和进步。这已恶化到在世界范围内制造混乱的地步，对医生清楚表明白内障已经成熟。

这就是当今世界的状况。做完手术后，愚昧、贪婪和淫欲疾病都会清除，世人的视力再次恢复到从灵性观点来看事物——本应如此。医生已做好手术准备，只等待“白内障”成熟。

次日，11月21日星期六，上午9点，美联社记者J·特纳来船舱采访巴巴。他想问有关战争的问题，但未等他开口，巴巴叫禅吉读他刚从字母板授述的一系列具体要点。特纳大为震动，因为他想问的一些问题已被回答。下面的对话发生于25分钟的采访期间，巴巴的授述由禅吉读出：

特纳问巴巴：“您知道我要问那个问题？”

巴巴拼写回答：“我知道一切……”

巴巴知道他真诚，允许他再问几个问题。

“您何时开口？”特纳问。

“大约两年内。”巴巴拼出。

“您何时显现？”

“我开言后 12 年。过去这 12 年沉默就是为此做准备。”

“效果会是什么？”

“令人信服。”

“立刻还是逐渐？”

“逐渐，好比雨水和庄稼。雨水一阵阵降落，庄稼生长则需要时间。所以我的工作和显现的结果，也将在我显现的这 12 年期间，随时间逐渐展开。”

“您开言前会有一场战争吗？”

“会的。”

“有必要吗？”

“有，不可避免。没人胜，没人败。但它将带来对更好更高理想的觉醒。将斩除消灭一切的种族、肤色、国籍、民族主义等虚妄概念；并将建立普遍的人类兄弟之爱和理想主义。”

“我将为那些求索者引路。”巴巴总结道。

经过 11 天的航行，巴巴、禅吉和卡卡于 11 月 23 日中午抵达孟买。小阿迪和大阿迪前来迎接。去看望母亲希芮茵之前，巴巴驱车先到凯特瓦迪的帕里克医院，看望弟弟贝拉姆和弟媳佩琳。佩琳 6 天前产下一个女婴，巴巴给她起名“索奴”，但后来希芮茵要求女孩应随她母亲高兰顿，故更名为“古娜”。

到达达尔会过母亲希芮茵，巴巴接着到达达禅吉家，并在那里用了午餐。5 点，巴巴、卡卡和禅吉离开孟买，驱车前往纳西科，大阿迪驾车。

在纳西科，11 月 24 日，巴巴同鲁斯特姆和馥芮妮详细谈论了西方爱者的来访。见过他们的孩子们，中午巴巴坐鲁斯特姆的车，经拉乎里到美拉巴德。在美拉巴德，巴巴将欧美爱者将至事宜通知男女满德里。他说：

在我下一个生日，我希望给 20000 名穷人施食，向他们顶礼。我这么做有特殊原因。也就是“屈尊征服”。我向这 20000 名贫困者屈尊，整个世界则将俯就于我！

我意在制造大台风，因而需要满德里的帮助，比以前都更辛苦

地工作。我要么这么做——如果满德里充分配合我；要么关闭一切，独自工作。决不会折中妥协；无论选择哪个，都会是极端。

大家要牢记的首要点是，西方人的热情不受干扰或阻挠。不存在他们有谁倒退的问题。在这里什么事情特别成功，就有可能遭人嫉妒，所以要采取各种预防措施，保持西方人的精神和情绪。他们期待着在这里的生活。

我的计划是，在开始真正的工作之前，首先让他们完全且舒适地适应新的环境、状况和气候。头一个月休息安顿；接下来5个月左右，根据个人能力，给每个人常规却轻松的职责。人人都要早早起床，静心一个小时。

他们还将另外学习一个小时的乌尔都语，以备某些未来工作。日期已经定下：何时我在纳西科和他们一起，何时他们到拉乎里和美拉巴德同我在一起，以便熟悉我目前工作的所有三个阶段：纳西科，拉乎里和美拉巴德。在美拉巴德，他们将与其他满德里同吃同坐等等。西方男子同男满德里在下美拉巴德，西方女子同女子们在上美拉巴德。

5个月后，纳西科的雇工、厨师和洗衣工都将解散；西方人要自己做饭洗衣清洁，此外还要在届时将要开办的医院里服务。这所医院的特点是收治情况最糟糕没救的病者。

纳西科埃舍

赴欧洲前，巴巴对受选要来印度的欧美亲近者写信，说他已在纳西科买下地产供他们居住。诺芮娜·马切贝利的捐助使之成为可能，资金来自诺芮娜丈夫的香水公司的出售所得。1936年7月，巴巴写到：

亲爱的自我们：

卡卡，永恒大叔，希望做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英语演说。他的英语算得上野蛮人英语，能一时把人笑死，把伤心事吞噬。他写了两个晚上，又排练了两个上午。无非是“你必须服从巴巴。你必须服从巴巴！”——让人唯一听明白的话。我，无限者，也受启发对你们说几句：

我已在纳西科购下理想的地产。环境优美，风景秀丽。西方组在纳西科，东方组在美拉巴德，我自己在介于美拉巴德和纳西科之间的拉乎里。这些将共同构成我今后五年的活动核心。

纳西科中心与人们对埃舍或灵修所及其清规戒律的一般观念毫不相干。它的特点在于我的亲身指导，同耶稣给门徒的无别。

如上所述，这里的生活虽说会有别于清规戒律，又在身体舒适方面有足够的弹性，但在我的间接灵性指示问题上也同样会考验人，甚至会包括对人类的外部服务，诸如护理病人或残疾人，帮助穷困者。总之，我将根据每个人的禀赋、心理和能力，亲自指导你们。我希望我的所有亲近者，都经历一些必要的体验。

你们要根据家庭状况、家人和别的牵挂，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准备好同我在印度生活1到5年的时间。你们需要自筹在印度的旅行费用，每人每月大约6英镑。最后，要严格按我的命令生活。

到印度在我身边生活会非常有趣，也会使你们看到并分享我的工作。这里已做了一切可能的安排，以便让你们的身体生活容易，虽算不上荆冠，也不会是玫瑰花床！你们还会不时参观我在三个不同静修所的三个活动阶段：现代——纳西科，原始——拉乎里，简单——美拉巴德。

你们对什么人或事都不必害怕。不论发生什么，都要信心坚定，不受反对者的批评干扰。你们如果臣服，就不要宣称：“巴巴必须照顾我的健康……巴巴必须照顾我的家人……我绝不能生病……我绝不能死……我的家人也绝不能死。”这些断言表明缺乏信心——弟子对他视为全知全能的大师的信心。你们可以信赖我，把一切留给我，但不要讲条件。

最后让我强调一件也是唯一重要的事情：努力毫无疑问地服从我的指示。不要争论；只是照我说的做，一切都会好的。

加勒特·福特 1936 年 7 月 25 日的来信，表明了他对巴巴叫他和其他人来印度的决定，感到怎样幸福：

“巴巴，诺芮娜转给我们的您的来信，让人欣喜不尽。想到那个时刻已经到来，让配得与不配得的我们，到您身边生活，帮助您的伟大工作，没有比这更幸福的机会了。相比之下，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其它一切都失去意义，我们屈指数着从现在到被您慈爱微笑迎接的日子。

我怀着巨大的慰藉感来您身边——好像放学归家的孩子。我想同您长期生活，像对待破旧的衣服，抛弃以往的生活，以对待再生的同样态度，接受您教导的活力启示。因为这对于我恰如转世之间的过渡——只不过两次生命发生在同一个肉身：迄今为止我所知所过的生活；和我作为你的工作者之一再度入世，将知将过的生活。

我期待着整个地改变，身心灵彻底转变。我感到在您遣我之前，我不会回来。这种存在的魅力已荡然无存——我已见识过世界，结交过名流，拥有过金钱，小有名气（足以让我知道它是什么样子），笑过，醉过，爱过，悲过，见过人生峰巅，走过沟壑。除此之外，摩耶还有什么？

我来您这里时，打算烧掉一切桥梁。”

马克姆·希劳斯、珍·艾德尔和茹阿诺·波吉斯拉乌面临困境，赴印度的船费不够。加勒特·福特的资助使他们也能成行。

同时，英国组的一些人对巴巴的意图感到疑虑。吉蒂·戴维代表英国组给巴巴写信，表示他们担心到印度同他待不多久，就会被遣送回来，就像他之前做过的那样，尽管巴巴已表示他们将逗留 1 年以上。巴巴寄去如下深刻回复：

1936 年 11 月 26 日

亲爱的萨罗佳，

我感到很失望，姬慕帮那么爱我，却会不明白——尽管已对一些重要事情做了清楚解释。你们最终都同意来，我很高兴。但姬慕帮的特别态度——对一切事情，不论多么严肃，总是轻率对待，甚至当我希望你们认真对待并且理解时——给我带来巨大痛苦。

你的心灵很美妙，总是真切地感受，回应着召唤和认识，但你的头脑却时常游移不定，试图动摇你的信心，而你的爱重新让它恢复活力。你一会儿感到准备好了承担一切，一会儿又“如果但是”犹豫不决，不必要地沮丧担忧。

不过，对于你和其他经受这种持久脑心斗争者，我会负责让心灵最终战胜头脑，使二者融合。实际上，我正在为此工作，并且几乎一直承受痛苦——因为在将人类意识和认识提升至更高层面的每个慈悲举动中，每一刻都遭误解，甚至被我的自己人——知道我并同我有更密切联系者！只需一点个人努力，理解并照我说的做，会为我及所有人省去很多麻烦和痛苦。

12月8日，诺芮娜·马切贝利，伊丽莎白·帕特森，珍和马克姆·希劳斯，以及拉诺和诺妮·盖利，乘埃利西亚号客轮抵达孟买。他们还带来两只狗——伊丽莎白的黑色波士顿小猎犬吉皮，和巴巴在瑞士时艾妮塔送给他的白色西伯利亚爱斯基摩犬卡努特。

一些孟买爱者聚在码头迎接美国人。鲁斯特姆和馥芮妮也在，做东道主，将他们带至堂皇饭店。尽管旅途劳累，他们仍遵巴巴命令到美国领事馆登记，游览孟买，当晚去看电影。

次日，鲁斯特姆驱车将一行人带到伊伽特普里，因为纳西科的美赫静修所的设施尚不完备。10日上午，巴巴来问候他们，接着返回纳西科。当天下午，一行人也参观了纳西科埃舍，看了将来的住宿处，返回伊伽特普里。

巴巴看望美国爱者时，穿着打补丁的旧卡姆里外衣。口袋里塞满信件和电报，他笑着抽出几封，说：“这是我的邮局！”大家都笑了。

两天后，一行人到班达达拉住处，这里气候较为凉爽宜人。12月14日，巴巴由巴吉拉施陪同，从纳西科到班达达拉逗留5日。两天后，加勒特·福特，娜丁·托尔斯泰和玛丽·巴甫洛夫娜公爵夫人乘坐绿色伯爵号客轮从美国来到。

公爵夫人玛丽是娜丁的熟人，也是移民美国的俄国贵族。她很富有，

为自由撰稿人，曾与巴巴通信。但与巴巴会面后，她决定不留下，因为她担心纳西科的生活条件会是怎样，害怕埃舍生活会意味着隐私和个性的丧失。巴巴建议她放弃在印度旅行的计划，改到纳西科休养一段，还邀请她帮助办杂志。因为富有且曾被利用，伯爵夫人怀疑巴巴像“拉斯普丁”；误解了巴巴的意图，以为他欲借她之名做事。她看不到面前的重大机会，只在班达达拉逗留4日，便继续到印度别处旅行，再未与巴巴联系。[拉斯普丁（1872-1916），有个人魅力的俄国修士，将宗教热情与性放纵混淆，对当时的俄国皇家影响匪浅。]

加勒特头脑里充满着对灵性、舍弃和道路是什么的问题。1936年12月17日，巴巴在对福特解释时，向大家指出：

神性不排除人性——而是把人类提向神。灵性也未必意味着舍弃世间活动。真正的灵性是对世俗欲望的内在舍弃。纯粹的外部舍弃——苦行——不能引向灵性。

若试图通过躲避二元表现来逃避纠葛，完美就不成其为完美。完人必须行使对一切幻相的支配，不论它多引人多强大。完人在最紧张的活动，在所有的生活方式中，都完全超然地发挥作用。

巴巴会要每个人讲有趣的故事，对巴巴敏锐的幽默感，加勒特既惊又喜。巴巴微笑提醒他，“神性囊括一切美好优雅的。你怎么期待一个完人没有幽默感？”

福特感到满意，回答说明白。

西方人初到班达达拉时，巴巴曾指示每人单独找个地方，静坐5到10分钟，姿态放松，努力让脑子完全空白。17日，巴巴表示：“什么都不要想——连我也不要想！”并让他们注意水坝的流水，说：“你若难以止住念头流动，就听水流过岩石。但要保证彻底放松。”

一次，巴巴询问练习情况。有的人遇到麻烦。巴巴敦促他们继续努力，说：“证神难就难在它的无限简单。你觉得难不是你的错，无需担心。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你的心累世以来已习惯于不停地思想，掌握支配你。如果你做不到，我会帮助你。但我希望你们努力，不要紧张，让自己放松。

“不要专注。专注带来狂喜入定和灵性体验。让心空白则带来和平；有可能让人进入道路。

“这类似于爬山。你来到山脚，开始攀登前，要卸掉包袱。心放松时，倾向于昏昏欲睡。我们必须有意识地让心空白。

“毕竟，我大老远叫你们来印度，不是让你们旅游观光的！”（说这时巴巴笑了。）“整个造物界乃是思维心的结果。心束缚你，心也解放你——将你束缚于欲望，也让你从中解脱。”

两天时间和大师一起亲密度过，12月19日，巴巴离开班达达拉去纳西科之前，向大家解释：“你们每个人都得根据个人能力，帮助我的工作；你们留在世间的程度，将取决于你们注定履行的工作类型。我会教你们如何在世间活动，又始终同作为无限生命的我保持内在交流。作为训练的一部分，你们将要体验纳西科的舒适，也体验拉乎里和美拉巴德的不舒适，并且超然于两者。”巴巴最后说：“别担心。别着急！”并于下午1点同巴吉拉施和司机离开。

12月22日，已到印度的西方人参观了纳西科的美赫静修所。他们将要居住的房子叫“萨扎特”。在鲁斯特姆和馥芮妮的房子附近，坐落于22英亩土地上。住处有12个房间，每间配备一张弹簧床，梳妆台，橱柜，写字桌椅，电灯等便利设施。此外，每两个房间共用一个有抽水马桶和冷热水的卫生间。巴巴尽可能确保为西方人提供舒适设施，这与东方满德里在美拉巴德的简单、通常不舒适的生活条件形成鲜明对照。

在伦敦时巴巴曾描述了纳西科埃舍的显著特点，提醒西方人说他们将要过一种简单生活。他们到后却发现，巴巴在每个细节上给他们提供了舒适。拉诺回忆说：“到印度时，我们以为会睡地板，生活条件艰苦。因此来时准备了睡袋等等。当巴巴带我们参观纳西科住所时，我们对巴巴提供的舒适甚感惊愕。”

有些西方人曾构想一种苦行生活方式，12月23日，巴巴针对他们的错误观念解释道：

我希望你们在印度过简朴生活。这样，你们回西方时，可重新开始你们在那里的习惯生活，而绝不会受任何一种生活的影响。因此你们会纳闷，我因何为你们安排这些舒适。倘若我要求你们，比如说睡地板，那么身体就会抵触，继而反应到头脑。这种急剧变化，会使我难以通过我打算给你们的阐释，将真理传授给你们，你们的头脑也无法领悟。因此，我会逐渐撤去这些舒适，之后再把它们还给你们。

世人是需要的奴隶。必须让需要成为你们的奴隶。你们必须学会使用现代设施——而不是被它们使用。我不要你们放弃需要，但

要你们从中解放。因此，最初你们可能会感到困惑、疲惫、不安或无所适从：但不用担心。我很快会开始指导你们，给你们任务和工作，这会令你们感觉满足。我一旦开始，什么都不会让我停下。所以尽可能好好休息，直到1月15日。1月16日，工作将郑重开始。从16日起，你们要开始早晨6点半起床，晚上9点半就寝，履行各自的职责。

我会时不时带你们到有趣的地方和纳西科附近圣哲曾居住和静心的美丽山洞。但在我的生日之前，没有我的允许，我不希望你们外出。你们可能会感到受限，但这是为了你们的自身利益。到美拉巴德和拉乎里的访问从1月5日开始。

我将在我生日那天，给15000人发粮食和布匹。你们都要参与包捆工作。

次日，巴巴解释了他的工作：

要记着遵守时间。在超越状态，时间和空间是零——不存在。在二元领域，存在着时空和因果。因此，我在二元领域为人类提升工作时，在表面上受缚于时间和空间。结果，我有时也似乎受局限，但事实上，我持续体验一体性和无限的超越状态。

我在规定的时间为我的圈子工作，但为宇宙，则没有时间限定。当我为那些身处二元者工作时，时间算数。因此我要你们守时，乃意味着你们从圈子工作中受益。我总是给满德里一个规定时间，去做一定的事情。

吉蒂·戴维，玛格丽特·克拉思科，迪莉娅·德里昂，汤姆·沙普利，以及威尔和玛丽·白克特，乘坐拉瓦尔品第号客轮，于1936年12月24日晚5点半，从伦敦抵达孟买。大约50名孟买爱者到码头迎接。他们休息一晚后，被送往纳西科，于圣诞节中午抵达。

在这个圣诞节，《印度晚报》编辑T·A·拉曼，到纳西科采访诺芮娜·马切贝利，娜丁·托尔斯泰和加勒特·福特。他还带着几个问题来见巴巴。拉曼批评印度有太多的“所谓灵性”。下面是他同巴巴的对话：

拉曼不无讥讽地对巴巴说：“我们印度需要的是从灵性事情上放个假！”

巴巴笑答，拼写道：“我不会放假，而会让不同宗教的仪式教规永远退休，印度的麻烦一半要归咎于此！”

“那您的哲学是什么？”

“我没有哲学。”

“如果您没有新的哲学传授，那您的工作是什么？”

巴巴指出：“我的工作唤醒人类的神圣感。”

拉曼说：“但我们别忘了我们国家的贫穷，在各国中排列如此之低的事实。”

巴巴回答：“我们的不幸是人类自私贪婪的产物。倘若我们过神圣的生活，这些经济差距就会消失。如果所有的人都决定互相帮助，牺牲就变得容易，财富和机会的不均等就会消失。”

“您为何不打破给自己施加的沉默，去市场布道？”

“每一种巨变都必须认真安排时间。人心的最大革命又怎能例外？到市场布道的时间会来到，但只有在世人被空前的大屠杀挫败和净化之后！”

“多年来，我一直预言将肯定有一场战争。时间比上一次短，但远为可怕得多，印度将受到根本影响，其结果是这个国家的社会和经济状况会有改观。第一次世界大战不足以带来人心的转变。只有经历更为可怕的苦难，涤除了骄傲，世人才肯听劝。”

“我重申：一场全球灾难将席卷世界。”

“这是您的观点？”这位记者问。

巴巴直视拉曼，微笑拼出：“我的儿子，我没有观点可给。我知道！”

记者是来挑战美赫巴巴的，但离去时，被西方人对巴巴和满德里的深情挚爱所打动。他的同情文章发表于1937年1月7日的《晚报》。

12月25日晚举行圣诞晚餐。全体围长桌而坐，巴巴坐中间，西方人为巴巴带来各式礼物，陈于他面前。巴巴情绪甚佳，将礼物一一打开，又逐一发给大家。馥芮妮做了别致的素菜，还烤了一块加美味糖衣的蛋糕。

晚餐后，巴巴要卡卡用英语做个短小演说。卡卡基本上不懂英语，却用蹩脚的英语嘶吼一通劝诫，把大伙儿都逗乐了。他认识到西方人的争论、疑问和建议习惯，卡卡演讲的大意是：“不建议！不讨论！只服从！”西方人笑个不停，巴巴责备道：“让我们看看几个月内，你们用乌尔都语演讲能有多好！”

晚餐结束后，巴巴情绪缓和，说：“我的爱永恒地流向全人类，但此时此刻，我们将忆念那些不在场者。”

沉默片刻，似乎忆起了耶稣基督，巴巴说：“我每时每刻在十字架受难。我不断地受难，又不断地复生。”

之后，巴巴亲自带大家到萨扎特住处，为每人分配单独房间。吉蒂，迪莉娅，玛格丽特，汤姆，马克姆，珍，威尔，玛丽，娜丁，加勒特，以及后来的茹阿诺，分别得到一个房间。一间屋子空出，做加勒特和马克姆的编辑办公室。诺芮娜和伊丽莎白在离萨扎特不远的主房共居一室，拉诺和诺妮也在主房各自分到房间。巴巴在主房有个单独房间和浴室。东方满德里住别处。馥芮妮，鲁斯特姆和子女们住主房附近的一个小农舍。

12月26日，巴巴建议大家各自支付在纳西科埃舍的费用。每人每月约30美元，有人感到应多付一些。

稍后，巴巴就给他礼物，做了解释：“你们在大师生日送给他的东西，是达善纳。圈子成员在这种场合送的礼物，不会直接利益他们，因为作为圈子成员，他们不需要。但礼物一经给出，就会利益那些与他们有密切联系者。比如，如果迪莉娅在这种场合送我礼物，灵性利益则惠及她母亲。1月15日后，我将解释很多事情，吉蒂做速记，诺妮打印出来，交与加勒特。加勒特和马克姆将编辑一本独特的杂志。”

巴巴向西方爱者解释了他们在美赫静修所的生活事宜，补充说：“我会一周来这里看望你们一两次，之后次数会减少。我在美拉巴德和拉乎里很忙。在拉乎里，我需要照顾玛司特和疯人。我做这项工作极其专注，那个地方需要我亲自在场。”巴巴最后说：“作为阿瓦塔，我有个事必躬亲的坏习惯！”

西方人虽说对到印度激动不已，但得知巴巴不会经常和他们在一起，不无失望。下午2点，巴巴离开纳西科前往拉乎里。

几天后，1936年12月29日，诺芮娜和伊丽莎白，由卡卡和拉姆玖陪同，开伊丽莎白带来的轿车前往拉乎里，参加当天在拉乎里召开的“美赫赡养信托”会议。

他们到后，巴巴领伊丽莎白和诺芮娜参观埃舍。带她们看他的住处——砖砌的拉乎里小屋，也是埃舍满德里和居民住的茅棚中间，唯一的长久建筑。为巴巴赴欧洲时所建。

巴巴向她们解释了他对玛司特和疯人的工作，评论了几个患麻风病的疯人：“无论这些人的感染有多严重，也不会影响我或帮我为他们洗

浴的弟子。我在拉乎里为疯人洗浴时，乃是在为全世界的疯人洗浴。”

巴巴指出哪些是疯子（精神紊乱），哪些是灵性高级的玛司特（神醉者），说：“一丝微风吹过一些人，一丝渴望神的微风。”巴巴偶尔会允许伊丽莎白拍照，她和诺芮娜被巴巴对疯人和神癫者的爱深深打动。巴巴同她们在树下的一张长桌前用午餐。信托会议后，诺芮娜和伊丽莎白返回纳西科。

在巴巴亲自照料，并让他们在美拉巴德度过余生的少数几个真正高级灵魂中，穆罕默德玛司特是其中之一。以下是穆罕默德对自己如何来巴巴这里的讲述：

他出生于印度教家庭，原名图克拉姆·拉克斯曼·查万。父亲名叫拉克斯曼，母亲叫孔达拜。图克拉姆是家里 15 个孩子中最小的；有 10 个哥哥，4 个姐姐。因为最小，他被家人昵称为“纳纳宝”——“小弟”。他们住在果阿北部，孟买南海岸，考堪地区萨万特瓦迪附近的一个小村子。他孩童时代正常，胖乎乎的，喜爱和朋友们玩弹珠、放风筝。

按世纪之交印度的风俗，家人为他安排了婚事，为他娶了个名叫拉克希米的女孩。他们有个女儿萨库拜和儿子甘伽拉姆。为养家糊口，他在父亲的砖厂工作。他说他并不特别虔诚，爱到市场赌博，常赢；喜爱正常的乐趣。

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在 1920 年代晚期或者 1930 年代早期。一天清晨，他在茅屋里，刚在腰间系了一块红布围腰，正站着，突然被击……一瞬间，突然神圣陶醉，只是站在那里不动。就这样恍惚地站了大约两周——同样姿势，一动不动，只穿着红围腰。有什么把他带出这种状态，他立即离开妻子儿女、家园和亲人，受吸引来到孟买。因为他内心知道，那里有很多像他这样的人（玛司特）。

有很多年，他四处流浪，转遍整个孟买，只靠从地上捡的面包片为生，最后在本迪市场附近的一家茶铺前露宿。一些穆斯林对他产生敬意，管他叫“穆罕默德”。普利得在这家茶铺前发现他，给他买来多年来第一顿好饭菜，不久后把他领到拉乎里巴巴身边。奇怪的是，他初见巴巴，没认出他，但他想拥抱巴巴，巴巴也一样。拥抱让他幸福无比。从那一刻起，他慢慢地认出了巴巴是谁。一段时间后，巴巴本人给了穆罕默德让他日夜工作的目前“职业”。

在纳西科，西方人静修所贴着如下作息和规则：

早晨6点半——起床；8点——早餐；中午12点——午餐（集体用餐）；晚上7点——晚餐；9点30分——就寝。

上午10点至下午4点，谁都不得坐在太阳底下（因为阳光强烈）。

2月25日之前，西方爱者谁都不可走出地界（因为附近有大量眼镜蛇出没）。

未经巴巴命令，西方爱者谁都不可同来访者交谈。

未经巴巴命令，西方爱者谁都不可接受或邀请客人用餐或者过夜。

谁都不可进厨房。

有意见应向埃舍总管诺芮娜提出。

到纳西科或孟买办事，向办公室提出。

储藏室白天随时开放。到办公室要钥匙。

谁都不可不通知办公室，擅自使用汽车。

巴巴让小阿迪、禅吉和卡林伽德在纳西科，同鲁斯特姆、馥芮妮和拉姆玖一道，协助西方人。[当时，鲁斯特姆和馥芮妮的三个孩子美茹、娜古和贝拉姆也住在纳西科；两个大点的男孩美鲁和法鲁在寄宿学校读书。]

最初埃舍由大阿迪负责；接着，诺芮娜从1月15日起接管。最重要的是，巴巴希望这个由个性强、性格各异、国籍不同者组成的小团体，能够和谐共处。12月31日巴巴造访期间强调说：

我已将伙食和一般性管理事务交给诺芮娜负责。你们之间要完全和谐，要谨记如下四点：

第一：你们大家要同诺芮娜完全合作。

第二：在有些事情上，诺芮娜要让步；在有些事情上，你们要让步。你们都是来这里学习灵性真理的——放弃了一切。因此，要忍受小的不适不便。这不是说要你们忽略真正的需要。我们准备通过加勒特·福特的杂志，向世人传播爱和兄弟之情的讯息，若是在我们自己家里，都因琐碎小事冲突不和，那么我们的讯息就会虚伪可笑。

第三：我之前提到的荆棘，将以多种形式出现。你们若对之太认真或过于看重，它们自然会带来不必要的痛苦。但若是你们轻松对待，不过分重视它们，即使这些荆棘也会如花朵一般。

第四：你们若是有谁认为诺芮娜因为是负责人，会试图独断专行，乃是不公正的严重误解，应立即把这从脑子里赶走。我知道，诺芮

娜无论做什么，只是出于对我的深爱和感情，尽可能为我的工作节约节省。另一方面，诺芮娜似乎觉得有人不喜欢她负责，虽然我知道事实完全相反。大家都喜欢诺芮娜这么管理。那些误解制造不必要的情形、不和与干扰；所以你们越快澄清越好。

切莫忘记你们的目标是灵性；否则，这个静修所就会像度假村或旅店。你们若是为我而来，也应为我受苦。

你们有谁感到不适，应立即向诺芮娜报告；她也应即刻给予关照，要么动用加勒特的药箱，要么叫医生来——如果情况严重。我每周来时，诺芮娜应给我一份详细的健康报告。

下午3点至5点，巴巴带他们游览纳西科城，参观甘伽普尔河及其它景观。在河边，巴巴在瀑布旁的一块岩石上坐下，西方人恭敬围绕而坐，享受同大师的亲密氛围。

次日，1937年1月1日，巴巴继续谈同一个和谐共处的主题：

对至师的爱，不论多深或多忠诚，未必影响一个人的本性，因为虽有表面变化，但个人的天性会坚持到第七层面。在第七层面，没有个体心，因而没有个体天性。这种天性极其强大，以至于不断试图坚持自身，由于根本不为人力所控，甚至常常通过恼火和尴尬形式，影响纯爱的表达。

因此，为了让弟子对我的爱纯然无杂，我不得不迁就人性中的不高贵品质，诸如嫉妒、骄傲、愤怒等。否则，总是存在着这些品质战胜爱，将其转变为敌对情感的危险，从而给我的工作制造障碍。比如说，K·J·达斯托和赫伯特·戴维现在就反对我。

纳西科期间，西方人中的分歧争斗几乎天天不断，但这种不和也有其目的。阿瓦塔是来清扫世界的——清洁人类头脑，净化心灵。通过圈子成员，巴巴在清扫整个世界，把垃圾收集到一处——一个人身上——以便处理掉。他的有力清扫工作，触及他们的生命最内核，世间灰尘通过他们的心和缺点浮到表面。

这就是这个时期西方人中缺点暴露无遗，导致激烈争吵的原因。那是巴巴的搅拌工作。不过，这些争吵起到媒介作用，将心灵污秽带到表面，暴露出人人缺点。巴巴将冲突用作建设性途径，清除每个人固有的缺陷。这种争斗和分歧净化头脑，其性质完全不同于基于自私和自我骄傲的世俗争吵。在大师身边的冲突不和，无意识地依赖于爱，引向解脱，

因为它们根除一切污秽不洁。”

一天上午，巴巴视察期间，走进马克姆希劳斯的房间，问他感觉怎样。“很糟，”马克姆回答，“我满身骄傲。没耐心，为小事动怒。我该怎么办？”

巴巴只是看着他。那一刻意味深长。马克姆后来回忆说：“我永远忘不了巴巴看我的眼神。他就是讲话，也不会说得更清楚——‘嗯，现在我们终于能开始工作了！’”

巴巴拼写道：“某些方面你很进步。某些方面很欠缺。骄傲是你的唯一缺点。”

“我的唯一缺点！”马克姆叫道，“那我的急躁，我的易怒呢？”

“这些都是骄傲的结果。骄傲走掉，它们就会走开。”

“我怎样做才能让它走开？”

“靠你自己，你不能让它走。但我会为你做这个。尽管如此，你必须争取。你必须做出努力。”

“我该怎么做？”

“别让小事烦扰你。要超越它们。要慷慨大度。把其余的留给我。不用对此担心，我会做这个。为了工作，我不得不做。”巴巴随后拥抱了马克姆。

到印度的最后一名西方成员，茹阿诺·波吉斯拉乌，乘坐斯特拉达尔德号客轮，经科隆坡，于1月2日抵达孟买。禅吉前去迎接，当天将她带到纳西科。目前为止埃舍共有15名西方人一起生活。

一切皆巴巴

为向人类示范怎样提供服务，我亲身服务别人。早在美拉巴德埃舍学校，我希望婆罗门跟随者服务贱族。为此目的，我亲自服务贱族男孩，为他们洗浴洗衣。当我要婆罗门弟子协助我时，他们因爱我而服从。在真正的服务中，一个人不能有自由提供或拒绝服务的念头。他必须感到不是自己身体的主宰，其身体属于古鲁，只是为服务他才存在。

我也许会要你们做各种事情。可能会要你们有的人护理、清洗、照料麻风病人。也可能要有的人静思我，或者像圣徒一样流浪，或者快乐地唱歌跳舞，或者饿得骨瘦如柴，或者吃得肥胖硕大。但无论是什么，所有人都应为我工作。

重要的是你为我做；不然，有医院和护士照料他们。但我要你们为我工作，为我乞讨，为我游戏，则都是一样。此乃吠陀和基督教哲理的精髓：甚为简单，又甚为困难！

巴巴转向玛格丽特·克拉思科，总结说：

“你若是为我舞蹈，就跟静思我者一样。有人喜爱工作，有人喜爱游戏。但你们为我做，就全都一样。努力忘记自己，为巴巴做一切。永远都是巴巴！”

他们离开拉乎里，驱车前往美拉巴德，11点抵达。巴巴领大家参观下美拉巴德男子宿舍，接着带西方女子上山见美嬉和别的女满德里：娜佳，玛妮，蔻诗德，苏娜玛西，顾麦，瓦露和卡库。母亲希芮茵也在，巴巴带她们到家属区见她，朵拉特麦（美嬉的母亲）和她姊妹芙芮妮玛西（帕椎的母亲）住在那里。

巴巴注意到西方组在访问美拉巴德时吃得不多，评论说：“我打算像从前那样，开始亲手发食物。这是我的老习惯，已停了四年多。食物端给我，你们每人拿盘子来，我盛给你们。耶稣就是这么做的。”

回到纳西科，巴巴问每个人喜不喜欢美拉巴德。大家都说：“很喜欢。”巴巴征询拉诺的意见，拉诺的回答很直率：“那个地方很可爱，

巴巴，但不适合我。”巴巴只是笑笑。拉诺丝毫不知，她余生会在印度同巴巴度过。

1月8日，巴巴开始禁食，每天只喝两杯牛奶和两杯茶，并说这将持续40天，直到2月18日他的生日。西方人将轮流参加禁食，每人一天，从8号开始，次序如下：珍，迪莉娅，玛格丽特，加勒特，娜丁，吉蒂，拉诺，汤姆，伊丽莎白，诺妮，马克姆，玛丽，威尔，茹阿诺，诺芮娜，23日是馥芮妮。从1月24日起，美拉巴德男女满德里也轮流随巴巴禁食，直到2月18日。

1月9日，巴巴回到纳西科，决定逗留4天。1月11日，他带大家去大约5英里远的潘杜雷纳石窟。清晨6点离开纳西科。除了15名西方人，还有4人随同巴巴。巴巴头戴酒红色围巾，另一条赭红围巾裹住额头。出发前，馥芮妮为巴巴戴玫瑰花环。

在潘杜雷纳石窟，巴巴带他们逐一参观22个石窟，在一些石窟，他对曾在那里生活过的圣人、圣哲和瑜伽士做了些许评论。巴巴尤其喜爱8号石窟，同诺芮娜、迪莉娅和伊丽莎白坐在里面，说：“我也许会为宇宙工作来这里待些时间。”（拉诺为巴巴一行拍摄了照片。）巴巴讲了奎师那和潘达瓦兄弟的故事，接着带队下山返回。早上上山时，巴巴的步履和走得最慢者一致。而下山时，他在前领路，在山下一直等到大家都安全下来，才上汽车。

回到静修所，巴巴集合西方人，对这次旅行评论说：“你们都知道我是怎样的攀登能手；你们在意大利时见过。在中国时，赫伯特向我挑战爬某个地点，看谁先到那里。我应战，赢了。但今天你们看到我爬得很慢，以便照顾那些不善爬山者。不知内情者，可能以为巴巴不擅攀登。虽然我在灵性上第一，但我放慢步伐，以便对灵性上落后者伸出援手。这即是我在人性方面常受误解的原因。”

“这次爬山对你们有没有压力？因为我们下次要爬的寺庙，比这些山洞还高。”

另一次，巴巴带西方人参观寺庙。巴巴指着一座庙宇说：“真正的神圣不在这些死寂的砖墙石壁，甚至不在圣河水里，而是在那些用奉爱和崇拜之火盈满环境的活人里，在大师们驻留期间所释放的巨大灵性力量里。”

巴巴希望西方组开始每周五造访美拉巴德。1月11日，他在纳西科

问西方女子：“我希望你们都诚实告诉我，每周一天去美拉巴德，对你们是不是个压力。必须凌晨5点离开这里，你们适应吗？”所有人都同意去。

13日，珍的腿被一壶开水严重烫伤。两天后，15日，其余人去美拉巴德时，她和马克姆留在纳西科。大家清晨5点离开纳西科，8点到拉乎里，10点随同巴巴前往美拉巴德，在那里一直待到下午4点。

东西方挤奶女围在王身边，目睹其美，

这些美拉巴德访问是特别的幸福时光。

然而这个期间，珍却感到抑郁。1月18日，巴巴私下来看望她。安慰她说烫伤虽疼，但结果有益处。巴巴瞒着她，曾私下见马克姆，说：“我须秘密相告，珍会死去。不要把我说的话告知任何人，也不要告诉珍。我只想让你有所准备。”马克姆平静地接受了，感谢巴巴告诉他。不过，几天后巴巴又通知他，珍不会死，但会全面崩溃。

这个时期，巴巴开始遵循以下作息日程：

星期一：上午8点——从拉乎里到纳西科。

星期二：上午10点——从纳西科到拉乎里。

星期三：上午8点——从拉乎里到美拉巴德，并返回拉乎里。

星期四：在拉乎里。

星期五：同西方人去美拉巴德，并返回拉乎里。

星期六：在拉乎里。

星期天：西方男子到拉乎里伴随巴巴。

有时巴巴早晨会一大早到纳西科，通常由阿迪或萨若希开车。西方人还在梦乡，有人会叫，“巴巴到了！巴巴到了！”人人从床上跳起来，匆忙穿衣，等巴巴来萨扎特宿舍。一一问候完毕，巴巴会召集他们一起到主房餐厅，大家在一张大桌前共进早餐，巴巴在时，会坐在桌子的一端。饭菜由头上缠着包头巾的男管家盛，有时巴巴会亲自给大家盛。

饭后，大家会到起居室，围坐在巴巴身边。巴巴曾叫他们把梦记录下来，有时巴巴会叫他们读所记录的梦。一天清晨，诺芮娜醒来，发现巴巴在窗外：“跟我讲讲你的梦。”诺芮娜犹豫难堪，因为她做了个生动的性梦。最后，她讲了。巴巴叫她不要担心，说：“即使在第六层面，一个人依然有性欲。”

时而，巴巴单独见每个人15分钟，其它时间，巴巴会针对某个人

的提问，授述语录或阐释。有时解决争端——甚至制造争端！

午休后，巴巴会在主阳台打乒乓球。一天，在起居室，有人看到巴巴躺在长沙发上，沉浸于内在工作。之后缓缓起来，来到乒乓桌前，开始同一人打球，似乎为让自己从那种超意识状态下来。

晚餐后，巴巴通常坐在外面花园，再次给他们授述语录，有时在9点就寝前去散会儿步。巴巴每次在纳西科过夜，都会坐在扶手椅里，让迪莉娅和玛格丽特为他梳理头发。有时她们一边为他梳头，他一边听大家讲各自的梦。玛格丽特·克拉思科一次回忆说：

“在纳西科有几个弟子深信他们的梦表示某种特殊的灵性进步，急于向任何想听的人讲述。巴巴慈爱地同意听听和讨论这些梦，安排大家每天清晨5点半在起居室会面。

迪莉娅和我坦言记不起来做了啥梦，巴巴叫我们不必参加讨论，可以为他梳头和按摩头。这对我们美妙之极。与梳理巴巴的美丽头发、用指尖按摩他的头相比，梦算什么。他的头部形状不可思议。直至今日，我的手仍记得它的结构。”

一月中旬起，巴巴为纳西科的每个西方人规定职责。人人早晨6点半起床，静心1小时，再共同跟拉姆玖学习1小时的乌尔都语。谁都不能睡午觉，包括诺妮或茹阿诺等上年纪的人。具体职责如下：

迪莉娅·德里昂：教授一个小时戏剧和艺术；同玛格丽特舞蹈一个小时；料理花园两个小时。

伊丽莎白·帕特森：协助诺芮娜管理埃舍账目；需要时开车送人去市场或其它地方（比如拉乎里或美拉巴德），照料两只狗——卡努特和吉皮。

加勒特·福特：根据巴巴阐释和授述期间给出的要点，写作三个小时。

珍·艾德尔：做加勒特和马克姆的杂志工作秘书。写作灵性诗歌和散文两个小时；纺织一个小时。

吉蒂·戴维：教鲁斯特姆的女儿美茹钢琴一个小时；同玛格丽特为电影舞蹈配乐工作两个小时；打印巴巴著作一个小时；每天写一篇日记，巴巴要时，给巴巴看。

马克姆·希劳斯：准备讲演稿三个小时，巴巴要时，交给巴巴。

玛格丽特·克拉思科：教拉诺和迪莉娅舞蹈一个小时；为电影编舞两个小时；有空时帮助迪莉娅料理花园。

玛丽·白克特：为穷人纺织和缝制衣服；还要画图和设计。

娜丁·托尔斯泰：将巴巴的生平和讯息译成俄语；需要时协助诺芮娜、茹阿诺和玛丽。

诺妮·盖利：打印和转写由吉蒂速记的巴巴开示和阐释。按巴巴指示写作一个小时；愿意且能够时，协助每个人。

诺芮娜·马切贝利：管理西方组日常事务；管理信托的纳西科方面的账目。

拉诺盖利：按照巴巴指示，绘画灵性主题。跟玛格丽特学舞一个小时。

茹阿诺·波吉斯拉乌：在诺芮娜指挥下监督指导市场采购、烹饪就餐和洗衣；照看从马赛带来的鸟儿——这些鸟已从美拉巴德带过来，交给她照看。

汤姆·沙普利：何时何地需要时，在体力劳动上协助每个人。

威尔·白克特：处理欧洲方面来信三个小时，使他们与在印度的所有人保持直接联系。

巴巴打算让加勒特·福特和马克姆·希劳斯创办的杂志，将定名为《阿瓦塔》。巴巴对此评论说：“杂志一旦办起来，就不能停下，一定要很棒。加勒特和马克姆一起工作。我希望它连续出版五年。”不过，因西方人仅在纳西科逗留7个月，计划未能实现。巴巴下令办杂志也许另有缘由，因为这确实引发马克姆和福特之间的若干冲突，而巴巴总是通过冲突做工作。

这个期间，为西方人所不知的是，禅吉受令给那格浦尔的东西方哲学教授C·D·德希穆克博士写信，要他以大师的名义为杂志重写美赫巴巴的语录稿。巴巴奔波于三个埃舍之间，没时间详授每一篇语录。之后，巴巴会在出版以前，细阅每一篇语录稿，加以纠正和补充。就这样，CD德希穆克，有时是禅吉、拉姆玖和其他人，充当大师代笔人，根据巴巴所授要点，写出语录初稿。[这些语录于1938至1942年间，定期发表于《美赫巴巴期刊》。几年后汇编成书——《美赫巴巴语录》]

巴巴一周访问纳西科一次，他会要玛格丽特向他展示编排的舞蹈。玛格丽特后来评论说，巴巴总会指出错误和给出纠正建议：“只有造詣完美的艺术家才会知道；这表明巴巴在一切事情上都是完美的。”

拉诺·盖利在巴巴指导下绘画。他也给予特别关照，给她众多要点和人物。她会画出草图，拿给巴巴过目首肯，这成为《十个圈子》图画。

这期间拉诺经历过一次美妙体验。一天清晨她醒来，在一片耀眼的光芒中看见巴巴的面容！次日她同巴巴单独在一起时，巴巴转向她问：“昨晚你做了什么梦？”她做了描述。

初到纳西科，拉诺吸好彩和切斯特菲尔德香烟，但她小心不在巴巴面前吸。一天她正吸最后一口，巴巴来了。她赶忙熄灭，说：“巴巴，这是我最后一支香烟。”

巴巴显得很满意，给她一个拥抱。拉诺自己都觉得奇怪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巴巴并未要她戒烟。

次日，加勒特给拉诺一些切斯特菲尔德香烟。拉诺叹道：“我已承诺巴巴戒烟。若连这一点儿都做不到，我还算什么弟子？你怎么不早一天拿来？”拉诺再未想过吸烟，除了作画时或思索作品间歇。

读者不应产生偏见，或认为美赫巴巴反对吸烟饮酒等等。有些情况下，巴巴不会对个人习惯作出评论，即使他们明显上瘾。这个时期，帕椎、大阿迪和彭度也吸烟，许多男满德里嚼食烟草，但大多数女弟子不吸烟。

巴巴会问询每个人的清晨静心情况，鼓励他们认真对待。1937年1月17日星期天，他说：“我希望你们心情放松，享受幽默，但也希望你们认真对待有些事情，尤其是静心。不断祈祷和无私服务，对让心背离世俗事物并转向灵性，都至关重要。”

早晨起床时人人都要在各自房间独自静心。一次，拉诺静心时，巴巴出乎意料走进她房间，当场捉着她打盹，叫她在面前放一张他的照片专注之。巴巴指示，静心期间住地须绝对安静：“外在静默有助于内在静默。唯有在内在静默中，在深刻的内在静默中，才能找到巴巴。”

对每个人，巴巴给予个别的静心指示。叫马克姆除了巴巴，不要告诉任何人他在静心期间的所见所闻。马克姆问是否应该中断静心，把静心所得写下来。“不必，”巴巴回答，“一旦你开始以这种方式看，你所见到的，就永远不会忘记。你将知道自己是什么，要往哪里去。你会像磐石——知道立身之地。”

次日，巴巴让西方人提问，授述道：“爱你爱的人容易；爱你恨的人，那才不简单！我所说的爱不仅仅指友善。你们有谁认为，你不喜欢的人可能？这会发生的。”

伊丽莎白·帕特森问巴巴：“我们睡觉时，去了哪里？”

“无处不在！”他回答，“你总是无处不在。即使现在，你虽完全

有意识，却意识不到你无处不在，因为心总是自然倾向于忘记身份。明白吗？”

伊丽莎白问：“那么是什么让我们醒来？”

“印象——它们刺激你，你便起来。它们叫嚷：‘消耗我们！’心总想离开，所以睡眠中你总是‘回去’；醒来时你感到精神焕发。但醒来后，心又想忘记身份。”

“梦是什么？”她问。

“梦是潜意识体验，总是关系到过往的浊体验。有时你在梦中见到此生从未见过的人。这种联系来自往世。这全都基于幻相和想象。”

伊丽莎白说：“我12岁时梦见过您三次；第一次见您，我就认出您是我梦见的那个人，这又是怎么回事？那并不是幻相。”

“我的意思是，”巴巴回答，“除了你作为无限存在，一切都是幻相。我非常古老。很老很老，又永远年轻。”

诺芮娜接着问：“想象是什么？”

“想象是你想是却不是的！”巴巴回答。

次日，1月19日，巴巴翻译了几节至师卡比尔的对句：

*“人不能全速起跑；
须积聚力量，逐渐加速。
要想染上灵性颜色，
必须逐渐浸染。
渗透需要时间，
须逐渐上色，才能加深加重。
愚昧睡眠经久的
心只能逐渐地觉悟大知。”*

1937年1月初，巴巴开始40天禁食。1月22日，他对日程作了改动。开始仅在上午10点至下午2点之间用食物和流质。这一天的其它时间他更严格禁食，连水都不喝，直到次日上午10点。他曾指示西方组以同样方式，每天有一人同他一起禁食，他们也开始以如下方式轮流禁食：

*上午10点——午餐
中午12点——橙汁
下午1点——茶、面包和蜂蜜
下午2点——水*

1月23日清晨，西方人、大阿迪和禅吉离开纳西科，第三次造访美拉巴德。巴巴在那里等他们。他们分乘三部汽车：加勒特驾驶一部，大阿迪和伊丽莎白自驾另外两部。访问结束时，巴巴指示他们一道回纳西科，特别吩咐加勒特要走同一条路线。然而回途中，加勒特却选了另一条路线，说是为了换换花样，结果走了一段就迷路了。汽油耗完时，加勒特害怕起来。这条路荒无人烟，怎么回纳西科，他没了主意。天色越来越暗，他从心底呼唤巴巴。这时，一辆车从对面驶来。司机借给他一些汽油，告诉他怎样回到主路上。加勒特深夜回到静修所，意识到违背大师的愿望，会带来什么。

1月29日星期五晚上8点，巴巴到达纳西科。次日下午，他召开会议，会上表示希望讨论一个重大问题：

认真对待我所说的一切。这至关重要。我还没开始对你们工作。我本想看头一个月这里的一切进展怎样。而今天必须决定一些事情。你们要诚实回答。

过去一个月，你们在这里共同生活，你们中间没有我希望看到的和谐。鉴于目前的情况，我无法实施我打算做的工作。要么你们和谐相处，帮助我的工作，要么埃舍解散。我只得独自做我的工作。

你们都准备好了在这里生活5年吗？和谐地？我当然希望你们留下来，帮助我，但如果你们确实感到无法留下，或者不会有真正和谐，那么最好是道别再见。

我尚未开始工作。荆棘在等着刺你们。我是坦白相告，你们也要想好再回答。别受感情和一时热情的影响。一旦同意并说出，就必须遵守承诺。

假设你们，玛格丽特、迪莉娅或吉蒂，因一些家事，接到叫你们回家的电报，你们则不要走。摩耶可能会制造麻烦。你们应该警惕并牢记，不论发生什么，都不走！我相信你们没人会走，但我提醒你们。

分歧必定会有，但你们必须得有人妥协。你们必须有一个人妥协。这意味着你们留下来的人，都必须准备妥协。我不介意危机，也不介意混乱，但我确实介意不和谐。目前，我不得不花时间平息争端，让双方达到共识，而不是把时间用在工作上，推动你们前进。

我容忍一切。因而你们也应如此。要对每个人宽容，当你感到

怒气上升，想与对方争论时，就说：“我来这里是为巴巴，巴巴最希望的是和谐。”

你们不认为我有必要问这些问题吗？

所有人都说有必要，巴巴继续：

有时候你们会感到激动、嫉妒和骄傲——这些品质都在那儿。我要说的是：尽管如此，要妥协！

蹈火也比妥协容易。将一个自私者转变为无私者，将顽固转变为灵活，是一项比创世还难的工作。你们的回答是对我的神圣承诺。

巴巴要每个人，一个接一个，做出回答。所有人都说已做好准备，愿尽最大努力和谐共处，在印度生活5年或更长时间。巴巴很满意。

1月31日上午10点，巴巴带西方人到圈子影院看印地语电影《伽玛布米》。当天，加勒特还给巴巴看了他写的故事。巴巴喜爱，敦促他继续为杂志撰写文章。巴巴于下午三点离开纳西科前往拉乎里，大阿迪驾车。

1937年2月1日星期一，上午8点，“美赫免费诊所”开幕式在拉乎里举行。诊所由尼鲁医生负责，佳尔做助手。伽尼读了一段某个高度成功人士说过的话：“我成功，因为我总是提前15分钟开始工作。”满德里都会意伽尼引述这些话的讽刺意味。

巴巴就医疗设施评论说：“一两个月后，人们将涌向我们的诊所，许多人，尤其是最贫穷者，将会受益。”医院次日起运行。

随着病人增加，后来又雇了一个叫维德万的医生在医院工作。这个时期，达克继续管理拉乎里办公室事务。

巴巴原定2月4日到纳西科，但3日是诺芮娜·马切贝利的生日。为了给她个惊喜，巴巴3日晚从拉乎里来到，但他筋疲力尽，大阿迪叫大家去用晚餐，说巴巴休息后，会见他们。

巴巴来到起居室，静静躺在沙发上，看上去在忍受剧痛，沉浸于某种内在工作。西方人进来，围着他坐下。巴巴要了些冷水，洗了洗脸。接着拼写道：“有时我只好将整个负担扛在肩上。来这里的路上，我几乎瘫痪在车上，胳膊动不了。甚至无法将此传达给开车的阿迪。

“我是无限极乐和无限痛苦。一切都是我——一切皆一。这里自由（指了指他自己），那里束缚（指了指众人）。这里全知，那里无知。只有一人爱我！猜猜是谁？巴巴通过每个人爱巴巴！”

巴巴随后讲了一件承受可怕痛苦的往事，那时他在美拉巴德，由于

当时的世界状况，他的症状就像严重的心脏病发作。身体上他也许颤栗出汗，但实际原因是他的内在工作。

一名西方人问他怎能承受如此的痛苦。“我必须承受这一切，即使全世界反对我。”巴巴回答，“这是我的工作；我必须承受。”

诺芮娜的生日蛋糕被端进来，上面插着蜡烛。巴巴切蛋糕，给每人一份。接着同大家谈论事情，给加勒特到印度旅行的指示。

巴巴再次暗示工作中的“荆棘”，说：“这些事情都不能发生：2月17或18日的生日庆祝，不能下雨。这两天的任何一天，我不能生病。三月底之前，我的最亲近者不能有人去世。”又总结说：“如果这些事都不发生，我们就能面对‘大刺’，面对之后，气氛会变得灵性美好！”巴巴未解释“大刺”是什么。他在纳西科住了一晚，次日下午离开，前往拉乎里。

2月7日星期天，在拉乎里，巴巴放弃固体食物，开始他40天禁食的最后10天，只饮水。两天过后，巴巴去纳西科。召集大家，解释了一些灵性要点，从特使开始：

“在苏非教中库特博表示中心。该中心通过特使控制整个宇宙。也召集会议，但这些会议不为肉眼所见。仅仅控制浊界的特使叫做阿卜道。他们有能力变换身体。乌尔都语‘卜道’的意思是变化。因而‘阿卜道’的意思是能变化者。”

娜丁问巴巴对自己作为神是怎样的感受。巴巴用她的俄国名字娜迪亚称呼她，回答道：

“天堂和地狱、神和人都在这里。你是神，加上娜迪亚。娜迪亚消失时，神留下。所以，娜迪亚必须走掉。让娜迪亚走，神就留下。

娜迪亚必须让娜迪亚离开。你融入我，娜迪亚即走开。让娜迪走掉的最便捷途径，是忘记自己——忘记自己是娜迪亚。怎么忘记？多想巴巴，就会少想娜迪亚。当娜迪亚融入巴巴时，娜迪亚便结束。巴巴留下。

但如果你老是想怎么做，怎么融入，这个念头会让你滞后不前。不要想如何与何时——要想巴巴。

不过，甚至比这还更好也更安全的是，融入我的命令——照我说的做。也就是说，所有的人都要即刻服从！”

有人问：“如果我们想服从，但因为某种原因，而在身体或心理上

做不到，怎么办？”

“如果你想服从，那就不是不服从。比如，我说‘飞’！你做不到，这就不是不服从，但你必须努力去飞！不要说‘我飞不了’。努力就是。

某种意义上，服从并不难，难的是全心全意去做。比如，我对大阿迪说，“杀了你父亲”，他会做。这不难；他不会高兴地去，但他会做，彻底的服从，完全盲目的服从，极其罕见。

假如我对马克姆说，“杀了珍”，他若信心充分，也会去做，但不是心甘情愿。所以是有区别的。完全盲目的服从是完全信心的结果。”

中间，巴巴再次警告说，总想着怎样摆脱自我，怎样融入无限，是道路上的障碍而非帮助。

接着继续强调服从：

你们总是会发现许多人不服从。他们只是忠信。崇拜却不服从。明白吗？服从比忠信更重要，即使不甘愿地做。这非常重要，因为之后，在这个过程中，二元消失，责任落在一个人——你所服从的大师——身上。他若叫你起来，你必须起来。呼唤你，你必须去。

爱甚至高于服从。在真爱——不是普通爱——里，具有爱、服从和忠信。这样的爱将生命、身体和灵魂全都献给至爱。这种爱高于服从和忠信。

这种爱的下一步即合一。因此，要爱。给予更多的爱，越来越多的爱。心大总是给予和妥协；心小则接受和索取。

哪天我会向你们更多地解释爱。爱没有被正确理解。不能把每个情感行为，看作是发自爱。真爱的标志是给予一切——给予再给予！

有一天我会解释纯爱。母亲爱自己的孩子。但这不是纯爱。而是爱加自我满足。在真爱中没有满足的欲望——只是给予满足。

现今，甚至淫欲也被视作爱。错过了微妙的区别。爱与欲之间的区别很微妙，但也相当清楚。它们是两种不同的东西。你爱米饭和咖喱；这是欲。你爱雪茄，也是欲。你爱咖喱，吃咖喱，但该行为没有什么给予。你吃掉了你的所爱！

同一天，2月9日下午，巴巴解释了虚伪与错觉。他问西方人：“什么是自欺？我们说谁谁自欺。这究竟指什么？”

有人回答：“一个人把自己想象成他所不是的。”巴巴回答：

但这种想象异常强烈，自欺者不怀疑他就是自己认为的！他感到自己确实是这个或那个人。这种自欺很肯定，但终究是错觉。这些人算不上虚伪，却危险，但不那么严重。

某种意义上，人人都疯狂；自欺者总是疯狂的。比如，你认为自己是身体。这是身体疯，是不是？

巴巴对在场的一位，微笑指出，“你疯狂，但属于神疯！”接着说：

自欺可悲不幸，但虚伪不可饶恕。自欺者不知道，却自以为知道。虚伪者知道自己不知，却假装知道。

大我无性别，但小我视自己为身体时，性别幻相出现；二元因而产生。我们每个人内里的大我没有性别，但一个人内里的小我认为自己是女人，在另一个人内里的小我认为自己是男人。这就是错觉。很微妙的区别。都来自于我们把自己当作身体。

灵魂对于身体，恰如秃顶者对于假发。秃顶者早晨上班时，带上假发。晚上回家睡觉时，摘去。总之，你们必须学会工作需要时使用身体，不再需要时则摆脱之。

生日庆祝

2月10日是迪莉娅的生日。按照惯例，西方人谁过生日，大家可以吃冰激凌。迪莉娅和玛格丽特正要享受口福，巴巴把她俩叫到他房间，迪莉娅期待着生日一吻或拥抱。可到了巴巴那里，却见他面露不悦，责备道：“听说你俩认为我安排17和18号的生日庆祝，只是为了给西方人留下印象。这让我伤心。你们觉得我需要向谁证明什么？起码现在你们该明白了吧！”

她俩曾跟一名满德里开过这种玩笑。巴巴得知后表示失望，二人哭了起来。过了一会儿，他原谅了她们，领她们到餐厅庆祝迪莉娅的生日。这个生日迪莉娅永生难忘。

当天，巴巴还向西方人解释了他的即将到来的生日：

直到几年前，我的生日庆祝规模一直同今年计划的一样。后来我停止了这些大型庆祝。越来越少见人，不让人顶礼达善。

后来访问西方期间，我也很少见人。你们一定注意到，当你们安排很多人见我时，我常常显得不悦。这种外部回避大众的原因是，当时机成熟，我希望时，会把整个世界吸引过来。

今年，时隔多年后，再次安排大规模庆祝我的生日，因为这给你们见我的很多东方跟随者的机会。此外，我希望向大约一万人发粮食布匹，同时用手触他们的足。

但摩耶运作往往采取讽刺的形式。本月17和18日是新宪法的选举日。全印度的人都要去投票处投票。这样一来，该来的可能会有一半来不了，虽然鲁斯特姆他们预期会有一万多人。

大规模庆祝巴巴生日的计划开始，禁食中的巴巴却活跃如常，到美拉巴德、纳西科和拉乎里指导。西方人只要有空，就帮助用5码布，逐个捆扎届时将发给一万名穷人的玉米袋。茹阿诺和娜丁累得手腕酸痛。诺妮患关节炎，是免做此项工作的唯一西方人。除此之外，还计划为那天出席者安排宴席。

巴巴已很长时间不对外施达善，也不见人——除了纳西科、拉乎里

和美拉巴德埃舍的居民。曾通知其他人，巴巴在闭关。不过，巴巴已同意在两天的生日庆祝期间，给公众施达善。这期间，巴巴指示禅吉给圣雄甘地写了如下信件：

1937年2月4日

亲爱的甘地吉，

师利美赫巴巴的43岁生日将于本月17和18日在纳西科静修所地界庆祝。

主要活动包括师利美赫巴巴亲手给从周边村落邀请的逾一万余穷人和其他人——不分种姓、肤色或信仰——发粮食布匹，作为特别的帕萨德。

闭关已久的师利巴巴将在这两天期间给众人施达善。

这也顺便为他的东西方弟子和跟随者提供一次会面机会，因为这将是不久前到这里静修所生活的西方跟随者，第一次同他们的印度兄弟一起参加公众活动。

师利美赫巴巴希望，能来者，尤其是曾同他有过联系者，来参加这次活动——为了届时在他身边的每个人的利益——灵性的和物质利益。

我很高兴在此转达师利巴巴的愿望，邀请您和家人及其他希望陪同您来这里者。我们将乐意为你们一行安排食宿。致以师利巴巴的爱和祝福。

圣雄甘地谢绝了邀请，回信：

1937年2月11日

瓦德哈，辛岗

亲爱的达达禅吉：

来信已收到。我不赞成给穷人免费发粮食布匹。不易划分，为什么要让穷人变成乞丐？我无法理解师利美赫巴巴会同意免费发粮食布匹；而我能理解给他们分配工作和有尊严地付全费。我认为前者让贫穷有罪，后面的方法则赋予其尊严。

禅吉给甘地回复如下：

我们欣赏您的直言不讳，但您似乎未得要领。因为师利美赫巴巴对数千人发粮食布匹，根本不存在“乞讨”或“阶级划分”的问题，他此举的唯一目的，是亲自给每个人一点什么，做为特殊的帕

萨德——不分阶级、信仰、肤色甚或社会地位，无论贫富，以便每个接受者在他长期闭关后，不仅受益于他的达善，还受益于他的个人接触和帕萨德——特别的恩典礼物。

此外，将从师利美赫巴巴手中接受帕萨德的数千人，不是由某个阶层而是由各个阶层构成，不分贫富。所有的受邀者都得到特别通知，不会存在阶级歧视和划分；这可从随信所附的马拉地语传单看出，其中数千张已发送各地。粮食布匹的物质价值虽说对富有或中产阶级算不上什么，但对来自周边村落的数千名穷困者却是举足轻重的帮助；同时两者都将从来自灵性大师的帕萨德中共同受益，其意义和重要性无需对您——经典学者——加以解释。

我特别提及穷困者的目的，只是为了指出美赫巴巴对该阶层的爱和考虑，他总是心中想着他们的利益，总是为他们的提升而工作——在他为人类总提升所做的一切活动的同时。

师利美赫巴巴不是单纯地教导，而且亲自实践灵性，以自身榜样让灵性对他人可行。因此在他的埃舍，对劳动尊严的强调无法再高。举个实际例子，在拉乎里新埃舍，收容了灵性昏迷和神醉疯人，由他亲自照料，给予灵性推动。他不仅亲手为他们洗浴、喂水喂饭，让他们受益于同他的亲身接触；他还让亲密满德里和其他人，在这个和其它诸方面配合他工作，为这些无人问津、流落街头、不关心身体存在的神颠者，提供真正和无私的服务。

任何的阶级、信仰和肤色区分，鼓励乞讨或让贫穷有罪之说，对一个将全世界穷人富人一视同仁的灵性大师，绝对格格不入。

还决定将以下电报发给在凯德岗埃舍总部的印度教赛古鲁纳拉延·马哈拉吉：

1937年2月15日

纳拉延·马哈拉吉，恭请您出席17和18日在纳西科特姆巴克路的美赫静修所，举行的赛古鲁美赫巴巴的生日庆祝。

——美赫巴克提满德里

纳拉延·马哈拉吉未能出席，原因没有记录。

连续6周，在美赫静修所庆祝美赫巴巴43岁生日的准备活动，夜以继日地进行。拉姆玖、大阿迪和鲁斯特姆全身投入大规模庆祝的准备，搭起大帐篷。2月15日，彭度、帕椎、韦希奴和希度从美拉巴德过来帮忙。

在美拉巴德山隐居的女满德里没参加活动。兴奋与日俱增，西方人尤其热切希望见到大师的东方爱者，目睹壮观场面。

本时代世人追逐天堂快乐，
但那种快乐不舍神酒。
与令人陶醉的神酒相比，
世俗快乐不过是幻影。
唯有前世积累的好运，
才能把人引到酒肆得酒。
全世界的财宝加起来
也买不来其中一滴；
唯有心灵的饥渴才支付得起。
唯有饥渴的心灵绝望地焚烧，
酒肆之门才神秘地打开！

像这次纳西科生日庆祝这种吉祥时刻，美赫巴巴会打开酒店——他心中的极乐——大门，分发神爱，每个人的份额取决于其渴望强度。来自孟买、普纳、阿美纳伽、那格浦尔、卡拉奇及印度其它地区的饥渴灵魂，涌向纳西科，信爱芳香熏醉了整座城。大师的最亲近爱者来到。帕帕·杰萨瓦拉携家人从那格浦尔，达达禅吉家和纳瑞曼从孟买来。2月16日母亲希芮茵从普纳来到，看到成千上万人，从东方和西方来，顶礼她的儿子，这是她无比喜悦的日子。

为参加两天活动的上万人安排膳宿，绝非易事，但巴巴的纳扎使之成为可能。除了为客人安排住宿，为这么多人做饭的任务，也相当艰巨。

1937年2月17日星期三，太阳从地平线升起，第一个达善大师。阳光沐浴着在棚顶下走动、等候接受帕萨德的人海。第一天是公众达善日。巴巴希望向穷人发粮食布匹，还有甜拉都。在华盖下的巴巴座位旁边，是大堆大堆的包裹。

上午8点，巴巴从主房走来。大师的心敞开，拥抱全人类！酒店门打开，随着他的每个大步，“赛古鲁美赫巴巴凯捷！”的欢呼声响彻云霄！

阿瓦塔敞开胸怀拥抱人类！
天使看到自身的幸福局限，
嫉妒巴巴爱者的喜乐体验。
在雷鸣般的崇拜中间，

时代倾倒于美赫巴巴之美。

在以往降临时，神人可曾受过如此景仰？

巴巴在搭高的台子上落座，开始发帕萨德。随着被领来的穷人排队，一个接一个被引到巴巴面前，群情激昂。巴巴一只手递帕萨德，俯身用另一只手触达善者的足，再触他自己的额头，致敬他们内里的神！

人们一个接一个走过，活动从上午8点一直持续至晚上6点，在10个小时中，接受巴巴的帕萨德者超过10,000人。25名男满德里维持秩序，一些爱者也来帮忙。每个穷人达善后，手在染剂里浸一下染红，以避免重复。有时出于热情，穷人群众会突然冲出队列，给维持秩序的满德里增添困难。

为了每一个水滴，海洋采用形体。

在大师的无限中，原始冲动仿佛再次搅动——

就像无穷的泡沫，海浪形成，

激发一些水滴扬扬上升！

人海升起，源头海洋使其神圣，

波浪将其吸回大洋。

一次，有个疯人突然冲出，像从漩涡里蹦出，眼看混乱要爆发。巴巴给出沉默警示，人群恢复理智，复归平静。这是穷人们接受神人的帕萨德，亲身触摸他的机会，有的人一定以为巴巴会停止发放，他们会错失机会。但巴巴没有停下，继续给每个人发包裹，一个又一个小时。

达善进行到下午，有人问巴巴，他不停地弯腰，触那么人的足，递帕萨德，会不会背痛。巴巴表示：“我的背痛得不知疼痛了！”

又微笑说：“今天，整个进化体系在经过我的脊柱。”

“这是我第一次触摸那些来向我致意者的足。我向他们内里的神性致意，正如他们向我内里的神性致意。”

后来巴巴还对西方人评论说：“我给予，也接受。做为巴巴，我给予；做为那些不幸者，我接受。”

神酒的倾注持续不停。

此景令不渴者也饥渴！

极少落泪的眼泪水盈眶，

坚硬如石的心也会融化，

上前以泪洗大师之足。

不断的爱从美赫巴巴流出，除了穷人，求道者也渴望淹没于他的海洋。那些被他的爱感动者，忘记了家庭和工作，融入狂喜。此后多日，他们只想独自待在僻静处，享受那种萦绕不去的感觉。虽然参加活动者成千上万，但每个人都感受到这种爱和幸福的波浪。那种感受无从描述。只能感受。

尽管有音乐演出，到处是躁动的人群，但什么都逃不过巴巴的眼睛。一眼能扫视宇宙之目，怎会错过近距离的人或事？一位老年妇女领完帕萨德，又再次排队。韦希奴看见她的红掌心，正要叫她出列，巴巴即刻停下队伍，叫过韦希奴，打了他一耳光！

老年妇女深受感动，叫道：“神啊！宽恕我的冒犯。不是他的错，是我的。是我第二次来向您领帕萨德！”对此，巴巴拥抱她，叫韦希奴给她的两个孩子饭吃，还叫老人和她的孩子次日再来领取食物。

6点帕萨德分发结束，巴巴离开帐篷，去视察次日的宴席和活动安排。巴巴的这项视察工作又持续了6个小时。把西方爱者叫到主房时，已近午夜。巴巴俯卧在长椅上，看上去筋疲力尽。西方人围上来，他明显费力地起来，又仰面倒倒在长椅上，双眼闭合。目睹巴巴10个小时不停施达善，爱者的心已满，又得知接着劳碌了6个小时，大家都恳求他休息。但巴巴再次起来，用手抹过眼睛，深吸一口气，看了看每个人，拼出：“我想跟你们谈谈今天的活动，它对我的宇宙工作的意义。”西方人恳求他次日，等他休息好了再说，但巴巴坚持现在是适当时间，开始授述：

宇宙心和无限意识有着普遍性工作的无穷方式。拥有宇宙心或无限意识者，无论做什么工作，都贯穿回响全宇宙，产生反应。他若禁食，全宇宙都在灵性上感受到禁食结果。大师的工作总是为着灵性目的。他若保持静默，也带来同样的结果。

现今，世人在可怕的经济混乱中劳作。要遵从灵性道路，让心能够接受灵性，就须在一定程度上满足物质需要。因此，当我亲手给穷人发衣食时，结果是全世界将得到经济和物质利益。我为疯人和麻风病人洗浴时，结果是那些属于低常或反常意识者将获得正常或超自然意识，麻风病人要么治愈，要么再生次数减少。

当我要你们谁为麻风病人洗浴时，你的行为则服务了双重目的。首先训练你应对困难工作，这从灵性角度上最终给你带来自我的逐

步消除。其次，培养你不加疑问地绝对服从我的命令的习惯。

例如，如果我要你保持静默，如果你的服从适当，我就能依靠你在类似的困难工作中服从我。此外，因为在我身边，与我联系，你的禁食或静默、洗浴麻风病人等等，会影响你为我做的全部工作范围。

做了半小时的阐释之后，巴巴去洗澡。接着用了茶和烤面包，由此结束40天的禁食。凌晨1点，终于指示西方人去睡觉休息。

在其无限之深处，他为一切的受苦者受苦，

从无限中用微笑和慈目，承受全人类的痛苦。

他的理解微笑传达慈悲，是受苦者的喜乐源泉。

2月18日星期四，是美赫巴巴实际生日庆祝。巴巴清晨5点起床，精神焕发，立即投入工作，亲自指导宴会的所有细节。他面带微笑问候西方人，说：“我有那个事必躬亲的阿瓦塔坏习惯！”

8点，母亲希芮茵以牛奶和蜂蜜为巴巴洗足。女爱者随后，接着是男子。西方人也参加了该仪式。之后发牛奶帕萨德。

接着，人人排队达善，多数人带来花环。巴巴身穿牛奶咖啡色丝质上衣，神采奕奕，接见爱者。随着每人上前达善，巴赞唱起。

这天的庆典是为已陶醉于爱的人。

头天来领帕萨德的千万人，尝过酒后离去；

既然品酒都令人发狂，

畅饮者的陶醉何以言表？

巴巴的一位穆斯林爱者给他戴西赫拉——按穆斯林传统给新郎佩戴的长花网面纱，巴巴报以灿烂微笑。

两天期间提供了美食，东西方爱者席地而坐共享。西方人不晓得怎么用手吃盛在香蕉叶上的食物。母亲希芮茵试图教他们，顾麦则示范怎样蹲在垫子上吃午餐。还拍了新闻片。音乐歌曲持续一整天，歌手来自纳西科、阿美纳伽、杜利亚、孟买和普纳。

用巴士将一批阿冉岗村民接到纳西科，他们表演了各种乡村舞蹈。马克姆、威尔、达克、索玛德赛、安伽尔普利得发表演讲，赞美美赫巴巴，向观众倾诉心曲。鲁斯特姆宣读了大师授述的《灵性诞生》讯息：

出生事件为地球上一切生命所共有。与出生不重要、生活不自觉、死亡不确定的其它生物所不同，人类的身体出生意味着一个重要的，

若慎重对待、也许还是最后的进步阶段。从此以后，他们不再是其命运的机器人而是主人，能够按照意愿塑造之。这说明已经历一切低级进化过程痛苦的人类，应该坚持得到由此而来的报偿，也就是在此生的“灵性诞生”，而不是满足于来世的某种承诺。

一切众生都有同样的开端和终点，世间生活只是一个幸福的插曲——这种认识将大大有助于在地球上实现人类博爱。

一旦反省自身，急切寻求对“何去何从”的答案，可以肯定地说这样一个人已获得灵性诞生。

头脑一旦获得平衡，物质环境的再调整就自动到来，人发现自己与世界和谐共处。保守、不宽容、骄傲和自私消失不见。一切都呈现出新的意义和目的。罪人和圣人就像是同一个海面上大小不同的波浪，是宇宙力量的一个自然结果，受时空和因果所支配。圣人不必骄傲，罪人也不必打上永远堕落的烙印。没人彻底迷失，谁都不必绝望。

我给这个烦恼世界的灵丹妙药，就是要世人努力获得对“何去何从”问题的答案。

认识到一切都有同样的开始和同样的结束，在人间的生活只是个幸福的插曲，将大大有助于在人间实现博爱，继而动摇狭隘剥削的根基。我祝福你们所有人实现这个生命目标。

当天人人达善，献过花环后，巴巴坐在长椅上，同希芮茵说话。希芮茵说：“默文，如今人们把你当作神敬拜。我既是你母亲，也应受到尊敬。我告诉你，在这世上我只求一件事——你得结婚！”

巴巴默声笑了，拼写回答：“您的话完全正确，母亲。您和耶稣的母亲玛丽，奎师那的母亲雅秀姐同等。必须尊敬您，有一天您也会受崇拜，因为神是通过您出生的。

“作为您的儿子，我绝不会违背您。当然我尊重您的愿望。但要结婚，就得有男有女。我该怎么办？神让我置于这样一种状态——在这世上我只看见我自己！我体验到自己在万人万物里。

“一个人到电影院，看到荧幕上的美丽女演员，他能同她结婚吗？不能，因为她只是荧幕上的二维影像。同理，我从摩耶荧幕上看见你们所有的人。我怎么能结婚呢？”

希芮茵的愿望真诚，巴巴的回答让她落泪。她无言以对。

从晚上开始，爱巴巴的普纳巴赞歌手克里希那老师，一直唱到凌晨1点半。巴巴满意，对他的演唱表示赞赏。此时西方人已疲惫不支，巴巴叫他们去睡觉。气温转凉，拉诺把自己的蓝白格围巾给巴巴送来。巴巴问是谁的，得知后，把它转送给一个病得不能来参加达善的爱者。

两天的庆祝活动是美赫巴巴生日庆祝迄今规模最大的一次，对于西方爱者，这是他们永生难忘的体验。巴巴已多年不庆祝生日，但这年因其宇宙工作而允许庆祝。

喜悦的泪水清洁心灵，
 从爱者心中洗去一切的种姓、信条和肤色区分，
 洗去一切的束缚和分别。
 来者渴望融入神——美赫巴巴——的一体中。

两天的庆祝活动后，巴巴爱者心怀他的爱各自返家。满德里回顾忙碌的活动时，巴巴对大阿迪说：“在紧张活动中，心若保持绝对的平静，就是最高的爱！”

生日庆祝期间，西方人首次目睹印度教为大师洗足的习俗。巴巴后来解释说：

身体上最低部位的足，灵性上却最高。身体上，足走过一切——好坏、美丑、净污——却又高于一切。灵性上，至师的足高于宇宙万物，后者对于他如同尘土。

人们来到至师面前，以头触他的足时，便将业相负担给了他。至师的足收集全宇宙的业相，恰如常人行走时足上沾染尘土。这即是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者，都到我这里来，我使你们得安息”所指的负担。

那些深爱至师和希望尽量减轻其负担者，用蜂蜜、牛奶或水为大师洗足。蜂蜜代表红业相（心）；牛奶代表白业相（精），水代表黄业相（浊）。有的跟随者将椰子放在他足前，椰子代表心，象征将自己的意愿彻底臣服于大师。

加勒特·福特

两天过去。2月20日，巴巴以电影工作为由，遣加勒特·福特到印度北部旅行一个月。禅吉陪他到孟买。福特将用一个月造访博帕尔、乌贾因、瓜廖尔、阿格拉、德里、贝拿勒斯和安拉阿巴德等地。因过惯了风光的好莱坞生活，福特在纳西科循规蹈矩生活两个月后，变得躁动不安，因此巴巴准许他游历印度，借口是为电影计划寻找地点和收集背景素材。虽然巴巴也规定了一些限制，但福特的旅行不像别人那么严格，比如被遣乞讨的普利得。加勒特离开前，巴巴给他以下指示：

不住头等旅店，因为过简单生活，能让你了解和感受真正的印度生活。

也不要住很低劣的旅馆；中等类型即可。

不吃鱼或肉。应食用蛋、蔬菜、牛奶和水果。

不饮酒。

不从事淫欲行为。

除了自卫，不可在任何情况下动手打人。

不打听或向任何人提及美赫巴巴。

不同任何人谈论政治。

不反对探讨宗教和灵性话题。

不反对讨论电影；你也许会遇到有意帮助者。

不反对会见当地的瑜伽士或圣人，但避免给他们钱。

整个旅行期间乘坐列车二等车厢。

每到一地，给巴巴写一封信。遇险情发电报。

加勒特·福特满怀憧憬离开纳西科，以为会在灵性浪漫的“印地亚”有一番异国冒险，遇到会向他展示奇迹的神秘高道。他也乐得离开纳西科埃舍受限而单调的生活。但他的梦想不会实现。2月25日，他从瓜廖尔给纳西科的西方人写信：

“迄今为止，还没有戴包头巾的神秘陌生人，从苦楝树影里向我招手，把我领到暗处，揭示神秘东方的奥秘，但我尚未放弃希望。这次旅

行多少有些乏味——虽然印度的一字红尘已被吸入福特身体！”

3月2日，福特从阿格拉给巴巴写信：

“旅行至今基本上没有关联灵性体验之事。我有些失望，因为我曾期望有几次像保罗·布伦顿那样的体验，遇到有灵性天才者……”

巴巴通过禅吉给福特回信：

“将巴巴为某个灵性目的、训练或体验派你旅行的念头丢掉，这一次牢记这点！别为此郁闷不乐。充分利用这次旅行，记住电影工作，尽力找到有益线索。”

对西方组其他人，自从他们到美赫静修所生活，一直遵循的纪律规则，也有所放松。现在他们可以离开埃舍地界，但须严格遵守一些条件：

不去舞厅、俱乐部或其它娱乐场所，也不参与地界外的游戏或运动。

除非必要，不同陌生人讲话，也不得拜访熟人。

上午10点至下午4点之间，不得步行或骑自行车外出。（因为阳光强烈。）

要准时到餐厅用餐。

不得吃喝非餐厅准备的东西，咖啡除外。

“此乃剪去翅膀的自由”，巴巴评论。并进一步阐述：

从3月16日起，乌尔都语课程重新开始。（因巴巴生日准备工作乌尔都语课暂停。）我希望你们认真对待工作，不要出现危机。每个周日放假，不学乌尔都语，另外你们每月有三天，可从早上8点至晚上8点全天外出野餐。加勒特两次向我提起，某种身体锻炼会很好，比如乒乓球和羽毛球。我会给你们50卢比，用于购买乒乓球、羽毛球、甲板网球设备和你们喜欢的其它东西。

你们都要好好研究我就你们离开埃舍地界给的几项禁令。拿一份去读，直到充分领会，不要将来说，不清楚。

鉴于将至的炎热，我们仅20天访问美拉巴德一次，而不是一周一次。夏季过后，我们将每周或每10天去一次。3月15日，你们都随我去美拉巴德。

巴巴曾说他们可以外出野餐，后就此进一步指示：

你们外出野餐当天没有职责，也不静心。你们可以上午8点离开，晚上8点返回。因无食物可买，你们带上全部食物。每次外出诺芮

娜都对此负责。上午10点至下午4点，坐在树荫下，切莫在太阳底下。

为避免车里过于拥挤，外出可用三天时间，每次只去一部分人。这意味着有些人总会待在静修所，不想利用外出者可安静留在这里。伊丽莎白每月有两次野餐，因为她得驾驶福特车。

伊丽莎白，通常还有诺芮娜、威尔和玛丽，总是情愿留在静修所。拉诺、吉蒂、迪莉娅、玛格丽特、小阿迪和卡林伽德，则乐于到幸福谷这类地方去。拉诺回忆说，野餐时西方人常缠着禅吉、小阿迪和鲁斯特姆，要他们讲跟巴巴生活的故事。因为她们总是那么喜欢外出野餐，巴巴风趣地给吉蒂、玛格丽特和迪莉娅三人取昵称“轻浮的三个”。

一天傍晚，巴巴来到萨扎特门廊，击掌，这三位女士跑来。他同她们讨论了一些问题，谈话过程中，巴巴转向吉蒂，在字母板拼出：“你为爱而爱我。”

巴巴又转向玛格丽特和迪莉娅，说：“不要爱一中的多，要爱多中的一。我是唯一永不会辜负你的朋友。”

一名西方女士受到新自由的激励，向巴巴建议，让他们去游泳，或者同鲁斯特姆去猎虎。3月4日，巴巴指出：

你们真是脑子不开窍！野餐是好的，散步也是。游戏对锻炼也好，比如乒乓球等。但这不是说天天游泳或打猎杀虎！你们来就是想做这些，因为鲁斯特姆射了只老虎？

你们可以去散步，长短都行，但不要提新建议。仔细阅读限令，按要求行事。我因为爱你们，才说这个。

巴巴转向玛格丽特，问：“你把芭蕾舞学校留给梅布尔，不是为了杀老虎，对吗？”

又接着说：

野餐一月一次可以。我乐意。但莫再向我要求别的待遇了。这让我不悦。倘若我不乐意你们外出野餐，也不会对伊丽莎白说，“你什么时候去？你怎么不同去？”你们要是每天出去散步几英里，或去市场购物，我不会介意。但不要去河里游泳或去打猎。

要点是你们不应提新建议。要求不要超出我给你们的。我给你一根手指，就不要试图得到整个胳膊。

我给一个人一些自由，不意味着我应该给每个人。对一个人好的，不见得对另一个好。你们要牢记这点。

我说过，在野餐日，静心和乌尔都语课免除，但这不对那些选择不去者。对于他们，静心照常。对静心和学乌尔都语的这种厌恶，很多人都有。静心——你们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我也不喜欢，但我喜爱被静思，因为这样我则直接帮助。

爱是最高形式的静心，但只是那种一刻都不忘至爱的爱。这样的话静心则不必要。是多余的。马依除了莱拉，别的都不想。他在万物中见莱拉。（马依和莱拉的故事，是波斯著名的最高人爱故事。马依和莱拉彼此深爱，但他们属于不同部落，未能终成眷属。马依因分离之痛几近疯狂，他的爱让他在万物中见莱拉。强烈的爱使他遇到一位库特博，后者让他成道。）

乌尔都语如同蓖麻油。但你们如果真的计划在这里生活5年，就必须学，越快越好。

巴巴随后问了大家乌尔都语的几个祈使动词！

这天巴巴还对其沉默解释说：

几近12年我一言未发。但我从不沉默。我永恒地言说。在灵魂深处听见的声音，即是我的声音——灵感的、直觉的、指导的声音。通过善于接受该声音者，我言说。

我的外部沉默不是灵性训练。曾有信徒问至师因何禁食。至人回答：“我非求道者，我已完美。所以我禁食不是为了获得完美，而是为了别人。”

求道者不能像已臻完美者那样行动，但完人为了别人，却能像求道者那样行事。文学硕士能在黑板上书写字母教儿童，但这不意味着他不再是文学硕士。

因此，我的沉默纯粹是为了别人的利益才进行和保持的。

关于灵性，巴巴说：

学习它比无知好；感受它比学习好；体验它比感受好；最好是成为它！

巴巴又对第三只眼作了解释：

当眼睛完全有意识地转向内时，这只眼（指了指眉心）便打开，这时仅仅看见内部。这即是内见。获得合一。

你渴望合一，但看不见你想与之结合者。当眼睛转向内，这只眼睁时，你便看见你所渴望者，会更强烈地渴望合一。

不能机械地让眼睛内转。不可能凭练习达到。不过，大师眨眼之间就做到。你看见大我。一切都改变！

玛丽·白克特问：“您曾说，在一个人抵达第七层面、与神的完全结合之前，一切都是幻相。我们为啥还要操心中间层面？”

巴巴授述回答：“结合是真实的，但一个人必须经过层面，哪怕是一瞬间，如果赛古鲁或阿瓦塔希望，能瞬间将你提至第七层面，但在那一瞬间，你也得经过全部六个层面。

“灵魂以为每个层面都是终点，因为每一个都那么诱人。不再有前进的愿望。加勒特·福特说他想永远待在泰姬陵旁；它太美了。第一层面就像那样。除非有大师帮助你，否则你就无法前进。”

又进一步解释后，巴巴结束授述，问其中一位：“明白吗？”

这个人回答：“不明白。您讲这些时，我都糊涂一团！”

巴巴微笑，拼写回答：“爱巴巴！这是你唯一需要做的。有趣的是，你已经合一。这很有趣。但你不得不经历之——你必须，每个人都必须。你必须知道，‘我已与无限为一，我一直是无限。’”

马克姆希劳斯问巴巴：“我们如何才能超越‘成为’，到达‘纯是’？”

巴巴回答：“你想知道如何证悟大我。好聪明。他问了唯一重要的事情！

“成为即不知状态——无知；是即证悟——大知。一个人除非被囚禁，否则就不会欣赏自由。鱼生于水，长于水。但它意识不到水。离开水，再回到水中，它才知道水。”

娜丁·托尔斯泰说：“那我们就应该祝福一切，甚至我们的困难，是不是？”

巴巴说：“祝福一切，包括甜食和柠檬蛋糕！”巴巴3月4日同西方人的会面就此结束。

次日上午，收到从孟买寄来的巴巴生日新闻片，当天巴巴同西方组到圈子影院观看。

后来有一次，美赫巴巴对内在道路和层面进一步揭示说：

灵性道路即内层面。道路上——层面上——的人主要有三类：陶醉者，被称作玛司特；清醒者，被称作撒里克；靠自身努力者，被称作瑜伽士。玛司特是沉浸于诸层面的天堂狂喜的个体。撒里克置身于层面上，受库特博或赛古鲁指导。瑜伽士经天堂到层面，有

时候由赛古鲁指导。这些人在内道上，在自身存在内旅行以证悟神，同时穿越精和心层面及天堂。

七个层面各有一个被称作天堂的部分。内在道路由7个层面的7条道路和14条支道及7个天堂构成。7条道路位于层面之间，14条支道通过7个层面的每个天堂。天堂对于层面，如同城市对于中心火车站；行道者通过7条道路——连接车站的轨道——从一站到一站，从一个层面到一个层面。要到下一站（层面），须通过城市，有14条支道经由城市（天堂），14条街道进入并穿过城市，到下一个火车站（层面）。一个人若被城市（天堂）的诸多美景诱惑，在城市流连陶醉，就无法前进，找不到火车站——行至下一个层面。

赛古鲁和库特博指引有缘的个体，通过城市（天堂）到火车站（层面），确保他们继续朝真正的成道目标前进，从一生到下一生。那些试图独自行道者，在试图前进时，没有至师的直接帮助，会不可避免地因每个精层面的天堂诱惑陷入城市，直到第四层面。这些迷醉者处于一种海拉特状态，沉浸于天堂的正是这些陶醉的玛司特。但保持清醒者，靠库特博帮助进入内在领域的撒里克，则受保护不沉陷于天堂圈套。通过14条支道之一把撒里克带出天堂，并通过连接火车站的主道，直接把他带入下一个层面。

直到第四层面，内道上有被称作卡达姆、伽姆和穆卡姆的内在阶段。一个卡达姆是穿行任一精层面的一步。一个伽姆是穿行任一精层面的喘息空间。一个穆卡姆是穿行任一精层面的歇息地。经过若干步（卡达姆）到达一个喘息空间（伽姆）；经过若干伽姆，到达一个穆卡姆（歇息地），直到不受迷惑的心层面。在层面之间的7条道路和经由天堂的14条支道上，每个精层面有49个穆卡姆，一直到第四层面和第四天堂。

每个精层面和天堂有成千上万步，每个精穆卡姆（歇息地）之间有几个伽姆，直到第四层面和天堂。穿越层面有较少的卡达姆（步），因此对撒里克是更直接的旅行，在天堂里有更多的卡达姆，因而对玛司特是更间接的旅行。玛司特滞留天堂（城市），完全沉浸于陶醉之极乐。撒里克居住于层面（在火车站），有自己的极乐狂喜，但不离开道路到下一个层面；因而他们绕过天堂的诱惑——避开城市。

导师带领准备好的个体通过层面，但通常给他们罩上面纱，不让他们有意识地体验层面和天堂。在这个意义上，他们经过层面。瑜伽士、玛司特和撒里克不戴面纱，靠自身努力和在更高级灵魂帮助时，行走内层面之道路，有意识地经过天堂。天堂是在精层面的能力（悉地）和狂喜（哈尔）体验。一个人不在天堂（城市）走动，抵达下一个层面（火车站），即是在层面，置身其间。该体验是层面的穆卡姆。不过，一个人若在城市游逛，陷入诱惑，即是在层面的天堂。该体验被称作哈尔。

在天堂狂喜中，一个人不能前进到下一层面，因为他处于陶醉或海拉特状态。经由天堂的进步对玛司特很慢，且总是有神圣陶醉的危险。陶醉难以抗拒，所以危险；这种强大力量被称作伽兹德。伽兹德意味着，人不吸收天堂体验，反被该体验吸收。玛司特陶醉得不想离开天堂。伽兹德最终导致神圣昏迷。

同一天，赛义德·萨赫伯来见巴巴。他12岁的女儿不久前去世，赛义德情绪低落，不是因为女儿的死，而是因为她所遭的罪。家人出于无知，曾带女孩到不同的灵媒那里，试图驱赶他们认为附在女儿身上的鬼魂。

赛义德·萨赫伯不同意家人，无法理解自己跟巴巴多年联系，鬼魂怎会侵扰他的孩子。巴巴安慰赛义德说：“她不是什么鬼魂附体，而是患了肺结核。不论多强大的鬼魂，都无法碰我的人。而是远离我的圈子成员！”

美赫巴巴出于自己的原因，对圣雄甘地没来参加他的生日庆祝，感到有些失望。亲睹东西方为灵性目的聚会，对甘地会有好处。在巴巴敦促下，禅吉对甘地致信如下：

1937年3月5日

纳西科静修所

亲爱的甘地吉：

你2月11日的来信已经收到。

多年后这次公开庆祝师利美赫巴巴的生日，在很多方面都标志着一个重要纪元。我将提及其中两个最重要的特点：他触摸成千上万人的足，东西方更亲密的聚会。

做为灵性大师，美赫巴巴不赞同折中的无辨别慈善活动，那是大多数救济活动的特征。这次引你也询问的活动，是为了联系群众

有意安排的，借助宴食和老套的慈善活动（印度生活的一个特点），也是为了终极目的——大师的灵性传递。

17日为上万人发粮食布匹和甜拉都期间，美赫巴巴亲手触摸了每一个帕萨德接受者的足，这在我们古吉拉特语中叫做“帕伽亚·帕德乌”（顶礼）。应该说明的是，该帕萨德给了所有的前来接受者——不分信仰、贫富。这种帕萨德的灵性意义——从你将其误解为“帮助乞丐”的信中可以看出——似乎已被忘记。

此次聚会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美赫巴巴的西方跟随者首次参加这样的公开活动，同印度跟随者和其他人打成一片，同包括一切阶层和信仰的人——印度教徒（婆罗门和贱族）、穆斯林、帕西人、伊朗尼，基督徒（西方和印度）——坐在一起两次共同用餐。美赫巴巴同大家平起平坐，这带来前所未闻的爱和兄弟情谊。

致以一如既往的爱。

圣雄甘地给禅吉回信写道：

1937年3月10日

瓦德哈辛岗

我亲爱的达达禅吉：

很高兴你将17日发生的一些事告诉我。然而此刻，我不能同你看法一致。期望有一天我会理解你所描述的事件，以及按你所言今后将会发生之事。确实，所有的种姓、阶级，穷富和一切民族在此之前已怀着爱和四海兄弟精神同席共食。这不是一种新现象。但视角不同的时候谈论事情，是没有意义的。

3月11日星期四，巴巴召集男满德里，向他们解释：

公平坦诚是一种品质，这样的人诚实并有勇气公开说出感受，而不是把事情藏在心里或背后议论人。有的人以“直率得可怕”为荣，憎恨那些不直言不讳者。

然而，有些时候则需要不同对待。有时当沉默能服务于目的时，即使怀着最佳的意图说出来，往往会把事情整个毁了。

出自最大善意的话，很可能被一个敏感和性急者误解，如果在他没心情听时说出。他有可能勃然大怒，过于激动，对最好的朋友或善意者产生偏见。因而错过智慧之言。如果这些话在他较为平静的时刻，能够理解甚至欣赏其意时说出，则会给他带来好处。所以，

重要的不总是怎么坦率说出的东西，而是适当的表达时机和方式。

沉默，哪怕被误解为圆滑或虚伪，最终也会比最光荣的直言不讳品质达到更好的目的。倘若不加辨别不分场合，有时人类推崇的最佳品质反而成为最坏的缺点。

3月13日，巴巴在纳西科。马克姆·希劳斯曾在纳西科的一个宗教会议上，结识了一位天主教神父，并敦促他来见巴巴，遭谢绝。马克姆跟巴巴提及，巴巴也显得无兴趣。但经马克姆劝说，安排了会面。下面是神父同美赫巴巴之间的对话：

见面后，巴巴对他指出：“毛拉吉（穆斯林牧师）都好；教皇好；班智达（印度教学者）也好。只有贤卡拉查亚（正统印度教领袖）能一说几个小时不停！”

神父刚参加过宗教会议，听了巴巴的话，骄傲地反驳：“整个会议期间，讲话的不是贤卡拉查亚，而是我。贤卡拉查亚毫无说服力。他什么都说不好，我把他痛批一顿。”

“是啊，”巴巴回答，“这些毛拉吉，还有贤卡拉查亚，都需要警告。理应受到教训。”

“刚才您还说他们好，这会儿又说需要教训他们？”神父说，“我不明白您的意思。”

巴巴拼写道：“贤卡拉查亚和大祭司头大有知识，但他们心小。不过，你有一颗好心。”

又说：“世上说教的人多，学习的人少。”

“您是指什么？”神父问。

“他们都说教，但没人想学习——说教者自己并不知道真理！”

巴巴接着讲了贝利的故事：“贝利是我上学时的朋友，他无法相信，一个像我这样曾同他玩弹珠的男孩，怎么会获得如此高的状态，而他却原地踏步。他和我之间的差别太大，他想看到一些奇迹证明才会信服。一天，贝利在普纳我的茅屋里写东西，突然墨水瓶上下舞蹈起来！他看得目瞪口呆。过了一会儿，钢笔从他手中跳出，也舞了起来。他大叫：‘巴巴！巴巴！’一连数日流泪不止。从那天起他确信了我的能力，对我有了信心。

“我对他说，‘你这个傻瓜，倘若这么点小现象就能让你相信灵性，你为啥不去跟随著名的密修术士，穆罕默德切尔？’

“奇迹全是儿戏，灵性则远远高于它们。奇迹本身毫无灵性价值或意义；但也有必要，有时候大师为让大众相信真理和灵性，也施奇迹。耶稣施奇迹不是为了自身利益，而是为了让人们认识真理，建立信心。然而，被钉于十字架时，能起死回生的他，却没有去阻止！”

神父转换话题，问：“您为何保持沉默？为何不说话？”

“我一直在说话！”巴巴微笑回答，“通过你，通过所有的大祭司，通过每一个人，我不停地说话。”

神父不懂巴巴的意思，问：“那您为何使用字母板？”

“我通过你和一切人说话，通过这个字母板回答问题。”

神父越发困惑，问：“如何？我不明白。”

巴巴揶揄道：“是啊，你不明白，是因为你在罗马。我知道，是因为我在自家！这是你与我的区别。你在罗马，我在家！”

同巴巴会面后，神父满怀困惑离去。巴巴所说的“家”是他与神为一，“罗马”指教堂——仪式教规正统。神居于巴巴内，巴巴居于神内。但对于神父，神在罗马——罗马的教堂。

与此同时，加勒特·福特对自己曾想离开纳西科去看真正的印度，深感懊悔。旅行期间，他深感孤独，住破旧旅馆，吃劣质食物，所见所闻让他无比消沉。他开始思索自己究竟在印度做什么。3月5日，他给巴巴写了封长信表达感受。他的信是巴巴利用一切必要手段，搅得纳西科每个西方人内心纷扰的很好例子。事实上，随着事态的发展，加勒特福特的感受将会给埃舍带来重要变化。下面是他给巴巴的信：

迄今我还没有任何一个普通游客不会有的体验，除了看到当代印度生活的表面，我不敢说获取了很多能协助我们拍电影的印象。对拍摄迄今所见所闻，我深感悲观。巴巴，我平生阅读和听闻到的充满魅力的印度，一定有一个。它在哪里？我迄今未见。所见的是我不知道的印度，这让我稍感不安——考虑到我本应用双手挖掘印度生活。如果您认为我因不住破烂旅馆、吃糟糕食物、睡硬板床铺、听某个想知道我认不认识简·哈洛的三等旅店老板唠唠叨叨，而错过了印度生活，那我最好还是回纳西科，老老实实学乌尔都语。

我不愿显得忘恩负义，但我必须永远对您诚实。没看到可赞之物，却喃喃低语“好极了”——不会得到什么。我期待发现的是古老瑰丽的印度。却根本没看见。我感到印度又脏又乱，自感一败涂地。

巴巴，对我做点什么！把我救出这种可怕的两难境地——与我熟知的的生活断绝；又因这样那样的原因，被新生活挡在门外。我知道您让我来印度，不是叫我像离开水的鱼苦苦挣扎。我感到那么贫瘠，那么无用，那么缺乏灵感，那么迟钝！我知道自己脑子里锁着美、效率和创造力；我心里怀着为您和您的事业服务的巨大渴望。您拥有打开这一切的钥匙，让它以广阔无限的能量洪流滚滚而出，化为巨大利益。为什么您犹豫不决，不去转动它，利用我以爱和信任献在您足前的内在力量？我知道有一天您会的，但与此同时我在慢慢地发疯。

我一生积极活跃，习惯了让事情发生，以成就为荣——无论那同我会为您做的相比（要是您允许）是多么微不足道。帮助我！我无法只是坐着，无所事事，对同组人甜美微笑，谈论乌尔都语动词和茹阿诺笼子里的怪鸟从哪儿来。即使这种旅行也不够，因为不论我走多远去追求行动——我是指创造性活动——我其实哪儿也没去，因为这一切都在我之内，我的心和灵之门依然紧闭。有您帮助，我可以坐在狗西科的书桌前，创作出伟大的戏剧，伟大的电影故事，不朽的文章——不用离开椅子。我知道那一切。我想做。我想拥有一些知识，我能递给我的世界里的需要者的东西，我从美国来接受的东西。倘若我此刻突然返回西方，就会两手空空，除了同您相处的几个幸福时刻记忆，什么都没有，别的几乎没有。

环顾过去几年来跟随您的很多人，我充满好奇和困惑。倘若您突然同他们切断联系，他们会怎样？这些年的服务和牺牲，他们得到了什么；就是说他们能向别人传递什么？他们自身也许有一定程度的灵性解脱；但那也是自私态度。他们能提供什么帮助？他们知道了哪些从前不知道的？

我们西方弟子：他们又怎样？马克姆和珍有什么能带回美国？伊丽莎白如何执行您的工作——连她自己都不清楚是什么？汤姆，被遣回伦敦，不再收到巴巴的来信，不再同巴巴联系，他会做什么？您认为他们都在某个实际程度上吸收了您教导的东西？那些简短谈话——那么小心地速记下来，那么仔细地打印出来——您认为它们已成为这些人的一部分了？我不。

首先，他们连一字都没弄明白。我也没有。问伊丽莎白是什么让她从睡中醒来。她可能会说，“我的业相……它们要求消耗。”问她这么

说是啥意思，瞪她笨嘴拙舌的。要诺芮娜举例解释解释幻觉与错觉之间的区别。她曾把那些都打印出来，小心翼翼地夹进精美的笔记本，但她能对没亲聆您解释过的人讲清楚吗？我打赌她不能，我也不能。

而我们都围坐在您足前聆听，看上去智慧，带着永恒真理走开，眉头紧皱，对它们是什么却一无所知！然而他们都放弃生活来印度跟您生活，写长长的家信，把所做的点点滴滴全写进去，感到他们在帮助您的工作；或者有朝一日将帮助您的工作。对那种工作是什么，或者他们将怎么去，谁都没有丝毫的概念。

如果我们都待在纳西科跟您度过余生，那倒是很不错。西方组很多已人过中年，对受庇护被照料至终，感到安慰。亲爱的老威尔和玛丽，我今生见过的两个圣人。若阿诺，尽管仍精力充沛，不知疲倦，身后是多彩的生活。诺芮娜，曾有过辉煌生涯的上年纪女子。马克姆和珍，多年漂泊不定，乐得有个安全港。伊丽莎白，婚姻失调，在同您的联结中寻求安息。所有这些人，心善，诚实，忠诚，对生活只是偶而回首。我感到我的生活尚未开始。在心中，我依然17岁，世界在我面前，要我去邂逅、享受、征服和学习。我没有年龄感。我尚未准备好坐下，捆大米——当然出于对您的爱我也会做那个。

不过我也准备好了，像栅前的赛马急不可待，去赢取灵性力量和知识的巨资，带着该知识的讯息和实际应用，奔向世间，帮助您的孩子们。展望目标，我不禁焦躁难耐。看见那么多迫切需要者，自己此刻却在印度这儿，我感到前所未有的无助。在好莱坞，我虽然憎恨那种生活，至少在帮助几个人生存，感到自己的钱有所用。我能谈论，能安慰，能帮助人们欢笑，让他们的心情转向轻松一面。

可现在我无所事事。我没有钱，需要我在挨饿。我没有联系，除了书信——可怜的替代。我坐在舒适的埃舍，乌尔都语学得一团糟，盘算着某时出本杂志和弄部电影，或者跳上火车，在这个国家东奔西撞，花着您的钱还满腹牢骚。我真是个好弟子啊！除此之外，尚有个可怕念头——要是您把我遣回美国，我拿什么回去给那里的人？

我想开悟是自私吗？要您轻点一下我沉睡的灵魂，使之焕发生命，是无理吗？要您快快对我的内耳道出那个魔言——焕发我的全部生命力，打开那些精神和灵性能量内室，使我能真正地生活和服务（虽说毫无疑问我不配）——期望过高吗？只是感到“事情在深层次发生”是不

够的，除非它们蓄势待发，如帘后的烟火终成烈焰，烧毁幕帘。如果说我准备好了，我们为什么不能开始精彩表演？如果我没准备好，该做些什么让我准备？

巴巴，请您对此给予最认真的考虑。我对此的感受比两年前还更强烈，已尽我所能配得它。

我知道这封信一定显得甚为不敬，充满怨气，但您知道我的意思。我不想无所事事；有太多的事情要做。最重要的，不管对还是错，我必须永远对您诚实，把内心所想告诉您，因为我知道这一次，这一生，我们已再度相遇，并将一起行走长路。

致以我心中全部的爱，永远。

加勒特

加勒特·福特的孤独结果是，写上封信不到一周，他即从北印度返回纳西科，于3月13日抵达。他提前返回，巴巴不悦。福特解释说旅行让他失望沮丧，筋疲力尽，称他所到之处，除了贫穷脏乱，什么都没发现。

巴巴批评他：

信心从不争论！倘若你对我信心坚定，就不会在乎脏乱、蚊虫、霍乱、疾病，就不会改变我为你制定的计划。你不到时间就返回。倘若坚持到底，你本会在最后一刻看见些什么。

如果我无所不知，就知道我要你做什么并且相应做出指示。如果我无所不能，就知道我要你怎样经历这一切——并且相应定出计划。你不懂得我的计划和工作方式，因而认为是浪费时间和金钱等等——虽说皆出于真诚和好意。

印度有两个部分：城镇是印度的物质身体。喜马拉雅山和阿布山这样的景点，是印度的灵性身体。神不只是在和平氛围和山中找到。若能找到他，就能在城镇的每粒尘埃污秽中找到他。

我对你讲这个，是因为我爱你，希望你明白，唯有绝对信心能帮你认识，帮助你度过一切艰难困苦。

开始讨论在纳西科另建一座房舍，供将来的其他西方人住宿。3月13日，巴巴集合西方组，说：

我在每个人之内，与每个人同在，对一些人亲近。上次，我们谈到建新舍事宜，都围绕着急需钱这个事实。我叫你们都好好想想，

怎样安排，但我肯定你们没人想过！结果我还得自己考虑，如何为我的未来工作筹资。今天我解决了这个问题，令加勒特回好莱坞工作，赚了钱寄过来。一项最急需的帮助，唯一具体的帮助，因为阿瓦塔总是一贫如洗！

像阿伽·罕和阿道夫·希特勒这种人有很多钱，阿瓦塔却总是贫穷——总是需要钱。总是内圈帮助阿瓦塔，所以我们派加勒特回好莱坞，有三个目的：寄钱；传播我的讯息——因为我将通过他做灵性工作；为电影做准备工作。电影必须出品。因此，为了这三个目的，加勒特要到好莱坞14个月。他将先到盘奇伽尼，在我曾住过几个月的虎谷山洞待7天。

给予总是胜于接受——在一切事情上。最后你会发现给予总是更好。

次日，3月14日星期天，巴巴进一步讨论建房计划：

让我们今天结束建房的话题，因为明天不会有时间。建设费用为16,000卢比，家具设施8,000卢比：总计24,000卢比。

我们需要钱！这是加勒特回好莱坞的原因。不单是这所房子；这个我们总会想办法解决。而是今后的重大工作，我们将需要很多钱。只有加勒特能尽快赚到钱；我会督促他。建房我们不能动用信托的钱，但凡是我們建的新建筑都归信托所有。在最需要钱时，什么服务能比资金援助更伟大？

以上资金之说，只是巴巴的一个策略。福特认为钱对于巴巴工作是那么重要，其实不然。一次，福特建议每月寄1000美元。向巴巴抱怨说他头脑迟钝、灵感缺乏后，巴巴安慰他，“我有巨大的灵感储备，我会给你一些；14个月后，你必须回到我这里。”

最后决定在1936年9月，雨季过后，额外资金到位，开始建房。因此12月之前不让新的人员来印度。巴巴还希望挖个钻井，这样他们就不必像现在这样将饮用水煮开。建屋计划定妥后，巴巴向大家解释不同的心状态：

潜意识体验，虽在同一层面，却各不相同。有些只是梦，有些是内见，有些是印象消耗的预示——但甚至潜意识也会是幻觉。这很有趣。

什么是幻觉？我们不要只是玩弄术语。看看你们是否真的理解。

它不是梦；它像错觉。二者区别可举例说明。你放松坐着，脑子里出现你的家、你的母亲和家人画面，你对心中想象的画面说话。这是想象。你想象自己在美国——说话、吃饭等等，那也是想象。现在，在此想象中你认为自己实际见到家、母亲和家人等等，并感到他们在。这是幻觉。

再举个例子，我有一次要一个人禁食40天，只能饮水。14天时，他看见了奇怪的东西。他看见长着10个脑袋和12双手的人形在说话！他以为那是灵性体验，但我明确告诉他，那是幻觉。

那么幻觉与灵性体验之间有什么区别？在幻觉中你看见事物——非凡的事物——但你从不会感到喜悦或和平。这是区别幻觉与灵性体验的唯一可靠征兆。有幻觉时，不可能有喜悦和平。在错觉状态，也不可能有喜悦和平，但没有这种是幻觉还是灵性体验的混淆。在幻觉中你看见人形，巨人或侏儒等等，但你怀疑他们是否存在。而在错觉中你把实际不存在的事物视作存在。幻觉就像有意识的梦魇！

接着，加勒特·福特同巴巴之间开始一问一答：

加勒特问：“怎么能够想象从未见过的事物？”

巴巴拼出答案：“你看见了久远的、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你从不会制造你未曾见之物。想象是无限的。但有时你梦见多年以后发生的事件，你猛然间记起你梦见过它。有时你看见极其有趣怪诞之事——毫无意义。或者看见此生从未见过的人，然而你要么在往世见过他们，要么会在来世见到。

加勒特问：“梦见未来事件时，见到过它吗？”

“即使未曾见过，将来也会见到，”巴巴回答，“想象的总是曾经见过，或者将要见到之物。”

“魂魄出游是怎么回事？”加勒特问。

“魂魄出游是人有意识或无意识进行的，但真正重要的是那些有意识地做的。你实际体验脱离浊身，有一个精体，用精体的眼看，精体的鼻嗅。

“在睡梦中，你不使用这个肉身，却见、嗅、听、尝等等。你用精体做这一切，但不是有意识地。如果有意识地做，你就实际体验到脱离肉身。你嗅、吃、听、感受，如同用浊身具体做这一切，但不像梦中那

般模糊。这时你能实际上感受身体如披风——像外衣般脱下穿上。实际上，这不只是想象。”

加勒特问：“同您，巴巴，建立直接的精神联系，想您时，会发生什么？”

“这很重要，”巴巴强调，“想象与联系的区别极微妙，却有天壤之别。想象时无目的；联系时有目的。”

马克姆说：“这下清楚了，但即使在联系中，不也使用想象吗？”

“不错，想象是背景。”巴巴回答。

话题转到“死后状态”，巴巴解释了天堂和地狱：

“地狱和天堂是心的状态，不是地方。在这些状态，心的欲望和接受能力极其强烈。比如：你死去——死了。这是说你离开了肉身，但作为灵魂你继续存在。你的心和自我也继续存在，你心体的印象还在。

“这些印象的其中之一是饮酒。该印象必须通过饮酒消除。但在这种无肉身状态，饮酒过程只能靠意念和渴望。不过，心的享受远为强烈；也更持久。这里的念头是饮酒。你仅仅通过思想，就能享受饮酒。但因浊载体不在，你喝不醉，因为只有喝浊酒才会醉。”

加勒特问：“附体是指什么？”

巴巴拼出：“有些情况，浊体在人的业相消耗完之前被迫脱离。自杀就是这种情况。身体离开了，但所有（浊）印象的动力犹在。这个人成为鬼魂。

鬼魂想饮酒，吃饭等等，想极了；以至于采取不自然的手段，进入别人的身体。它等待时机。发现你在饮酒（指了指在场的一人），它便通过你——你的身体——饮酒满足渴望。当它必须体验愤怒时，就在你发怒时通过你——你的身体——体验之。这是事实。”

巴巴就此结束讨论，让大家去睡觉。当晚西方组 8 点就要早早上床休息，因为第二天上午他们要随巴巴去美拉巴德。

为避免冒暑热乘车，巴巴凌晨 1 点就叫醒了他们。喝过热茶，凌晨 2 点出发。巴巴在 3 部车里，为每人分配了位置，还幽默地贴出大家的新昵称名单：

福特车：伊丽莎白，永恒者，驾车；诺芮娜，妈妈；拉诺，宇宙心；茹阿诺，天堂；诺妮，至爱；吉蒂，爱；卡努特和吉皮，麻烦。

奇沃雷特车：彭度，大人物，开车；汤姆，爱者；马克姆，杂志；

珍，宝贝；玛丽，快乐；威尔，神意；娜丁，知者。

奥佩尔车：巴巴，无限者；大阿迪，字母板，驾车；玛格丽特，圣灵；迪莉娅，查姆帕（一种开花树）；和一个男孩（伽利尔或者巴吉拉施）。

白天访问美拉巴德后，一行人深夜返回纳西科，巴巴接着驱车到他居住的拉乎里埃舍。

3月18日，巴巴遣加勒特·福特到盘奇伽尼虎谷山洞，闭关两天。福特检查了山洞，对洞里的大黑蚂蚁感到恐怖，喷了杀虫剂。夜间见蚂蚁返回，他心烦意乱，注意力全在它们身上，难以静思冥想。不过当他想起巴巴时，则感到被保护。

加勒特·福特决意离开印度，从盘奇伽尼到美拉巴德见巴巴。他一再表示想回好莱坞，努力赚大钱，资助巴巴的埃舍和电影计划，讨论后，巴巴同意让他回美国，承诺帮助他的努力。讨论中，福特表示失望，说：“我两手空空地回去！”

福特的意思是他没有得到任何的灵性体验。但巴巴解释：“你不知道你在印度的时日意味着什么。以后你会意识到这一切。就像孕妇因胎儿负担，总感觉不适，难受不安。一生下孩子，就感到轻松，幸福自由。

“现在你满怀特殊体验返回，尽管意识不到它们。这是你如此不安甚至难过，感觉空手而去的原因。面纱一经撕开，就会是光、知、悟和觉照——那时你将知道一切。”

加勒特·福特3月24日同禅吉离开纳西科，遵巴巴命令，于次日乘坐绿色伯爵号客轮赴加利福尼亚，他从此再未与美赫巴巴见面。福特的离去是纳西科埃舍终结的开始。也是《阿瓦塔》杂志从未办成的原因之一。不过，出版计划并未彻底放弃，18个月后《美赫巴巴期刊》创刊。

加勒特·福特的想法无害却天真。这个作品售价不菲的成功好莱坞剧作家，在跟一位成道大师生活数月后，从“神秘”印度返回。他对返回电影界工作，赚大笔美元寄给巴巴，热忱满腔。唯一的念头是巴巴将为他怎样骄傲。然而事情却非福特所愿。实际上，倘若他留在印度，让巴巴决定其未来，而非自作主张怎样帮助巴巴，会更明智，尽管他很真诚。对热切想做某事，来找他征求意见或许可者，美赫巴巴很少说不。巴巴会允许他用其头脑追梦，之后自己学会把一切留给大师之智慧。确实是巴巴同意让福特回去，但主要原因是他自己的坚持。

结果很不幸，加勒特·福特回到好莱坞，面临多年失业和闲置。他

深陷债务，给巴巴写一封封长信述说困境。找不到工作，对他是十足的折磨，不能为巴巴的事业赚钱，使他深感挫败。讽刺的是，这段联系期间，美赫巴巴实际上不时给他寄钱。巴巴和福特之间经过数月的通讯。在接到福特的一封自称“牢骚”信，要巴巴做点什么帮助他之后，在法国的巴巴回信如下（日期1937年10月3日）：

现在你知道了你的挣钱能力，就像你的所有才能，都是来自我的恩典，按我对你灵性进步的最佳考虑，给予或收回。

你信中说你已把生命交给我，除了服务我，别无雄心，还说你是随时听候召唤的战士。但你显然不喜欢已给你的召唤。你想按你的主意，而非我的，进行战争。

努力记住，亲爱的加勒特，你在做我的工作，它和我一样古老。你把生命交给我，就必须准备好不折不扣地遵从我的指示，而不关心结果，那在我的手中，取决于我的意志。我的诺言总是履行，但以我的方式，按我的时间。

我不是作家，所以不总是像你可能希望的那样表达我自己。我也不是教师，因而不会提前告诉你明天的课程是什么，我是神，无上的解放者，倘若你晓得，你在离开我后，通过所经历的考验，朝解脱迈出了怎样的步伐，就会不胜感激，而不是牢骚满腹。

确实，我利用日常生活情形来解放我的信爱者，但是以超出理解的方式进行的。所以你不能期待我给你提供我的计划蓝图——无论是个体还是宇宙的。要对我怀有信心，无上信心。我永远与你同在，把你视作我自己的工具，我自己的儿子，指导你。在你所做或不做的一切中，无论取得什么成就，总是我的意愿！

你是我神圣乐队的的一个乐器，一个我需要但须完善的乐器。我永不会辜负你，你也不会辜负我。你必须一如既往地勇敢无畏。

需要与欲望

1937年3月25日星期四，上午，巴巴带西方人到纳西科16英里外的戈达瓦里河源头，特瑞姆巴克野餐。一行人清晨5点乘三部车离开纳西科。他们在山底下车，攀登700个石砌台阶。巴巴让珍、诺妮等几个身体欠佳者，坐担架上山。在山顶，巴巴指给他们看大河源头。之后到阴凉处，打开午餐篮子，吃点心。仍是上午，餐后，巴巴示意他们把剩下的食物重新打包，准备行动。接着带大家散步。

散了一个小时的步，大家显然累了。巴巴指示迪莉娅备茶，表示饿了，并问“你们怎么不吃？”但迪莉娅反对，因为这样晚餐就没了吃了。“别介意，我们吃，”巴巴示意大家都坐下来。篮子再次打开，发食物，上茶。

此时仅是上午10点，大家已用过午餐，茶和晚餐。巴巴拼写道：“既然没别的事可做，食物已吃完，我们回家。”尽管太阳高照，但他们从另一条路下山。一下山，就即刻返回美赫静修所。

3月28日星期天，母亲希芮茵来美拉巴德看望巴巴，她的到访通常跟家事有关。

占星家戴恩·鲁德亚的妻子玛丽娅·鲁德亚，在印度游历，3月31日来到纳西科。鲁德亚夫妇1931年在波士顿见过巴巴，1932年在好莱坞再次见他。同玛丽娅会面期间，巴巴对她说：“勇气和力量战胜一切困难。要坚定，不要绝望，保持渴望。它就在你里面。你乃是无限宇宙，但你必须发现它，找到它。我会帮助你——永远。”

“只要渴望和决心深切强烈，地点和物质环境就不重要。这不是个耐心、无止境行走的问题。关键是你怎样走，在哪里走——朝什么方向。你可以不停地走很多年，但若是方向错误，则是在浪费精力和时间。若是走得更远，当然到适当时候，你也会回来，但那个过程太长了。”

玛丽娅受邀在纳西科埃舍居住，她逗留了几周后返回美国。

巴巴曾指示西方人每日早上静心一小时。4月2日，巴巴动身去美拉巴德之前，敦促他们认真对待静心，还强调要他们在所做的每件事中想他。他说：

要非常、非常认真地努力做，就好像你的灵性生命仰赖于它。不只是把它当做练习、训练或麻烦——或者像喝蓖麻油。明白？

一旦你体验到一丁点儿我打算给予的，只是坐着专注我，也会是极乐。在此之前，努力逐字地遵循我分别告诉每个人的。

你们应在所做的每件事中想我。吃饭，跳舞，但在行动中忘记自己，只是想我。你越少想自己，越多想巴巴，自我就越快走开，巴巴留下。当你——自我——彻底走开，我便与你为一。因此一点一点地，你必须走开。今天你的鼻子，明天你的耳朵，然后你的眼睛，你的手，一切。

在吃，睡，看，听时想我。享受一切，但要想这一切都是巴巴。巴巴享受。巴巴在吃。在巴巴里酣眠，你醒来时，记着是巴巴在起床。片刻不离此念。做错事，你就想是巴巴做错事。有疼痛，你就想是巴巴受疼。这样的话，就会始终总是巴巴。

4月1日开始这个新生活。努力忘记自己，作为巴巴做一切，你就会享受自己所做的。事实上全是极乐——全是爱。是我们自找苦吃。

之后巴巴离开纳西科，禅吉和司机陪同，于早上7点15分到达美拉巴德。

4月6日巴巴返回纳西科，两天后带西方人到8英里外的阿南达山谷。那是个秀丽的野餐地点，位于戈达瓦里河岸，四周是芒果树，巴巴心情愉快，游兴甚佳。他们上午7点半乘三部车离开纳西科，馥芮妮驾驶一部，伊丽莎白驾驶一部。

诺妮·盖利遵巴巴命令，还在40天禁食期间，每天只饮三杯橙汁，但也随行。到后，巴巴要她到阴凉处休息，他则和其他人打羽毛球，做吉利-旦达游戏。

10点半左右，诺芮娜回静修所，带回热午餐——米饭、菠菜和蔬菜。巴巴和大家一道用草叶盘子用餐，他亲自盛饭。午饭后休息，做游戏。诺芮娜还带来了饮料，巴巴亲自用薏米水、苏打水、橙汁和西瓜汁调制出清凉饮料。还给大家发西瓜作甜食。下午，西方人围坐在巴巴身边，给他讲有趣的开心故事。

午餐后，巴巴遣馥芮妮去接身患疟疾的鲁斯特姆。鲁斯特姆到后，巴巴要他躺在树荫下，给他薏米水。之后，他们动身离开，下午3点半到达静修所。

查尔斯·坡德穆的著作《至师》不久前在英国出版。巴巴也收到几册，送给诺芮娜、娜丁和吉蒂。下午5点半，巴巴离开纳西科前往拉乎里，接着到美拉巴德。

4月10日，西方人造访美拉巴德，清早抵达，当晚返回。次日巴巴到拉乎里，4月12日，他明确表示不再希望维持两个机构：“要么都在美拉巴德，要么在拉乎里，但不在两处。”并指示达克去见拉乎里地主，争取更多的土地，否则埃舍就迁往美拉巴德。达克见了地主，但后者拒绝出租更多的地产。

也在12日，鲁斯特姆带皇家电影公司的摄影师和导演来到拉乎里，拍了几分钟拉乎里埃舍和巴巴给埃舍疯人和玛司特喂饭的镜头，纳入他们为巴巴纳西科生日庆祝拍摄的电影。

同一天，巴巴出乎意料来到纳西科，于晚饭后8点抵达。大家原以为他星期二才来。他们照常站在主房外，望着巴巴下车。他示意他们不要过来拥抱，因为他在做内在工作。还叫他们保持静默，但允许他们在门廊台阶上围他而坐。

每当巴巴在纳西科，伊丽莎白的狗吉皮通常在巴巴身边。吉皮走来，舔他的足。巴巴把她抱在怀里一会儿。

过了一小会儿，巴巴问吉蒂哪儿去了。她出去散步，可天色已黑，她还未归。巴巴领大家到花园里坐，再次问起吉蒂。稍后，巴巴起身回屋，让其中一人给吉蒂捎话：“告诉吉蒂，她在各个方面都了不起，好的坏的。”

虽然大家已共同生活了4个月，但在纳西科埃舍分歧和琐碎争吵不断。4月13日下午，巴巴提到这个问题，解释了需要和欲望之间的区别：

如我今早所言：“是我们开始死亡的时候了。”不是一般的死亡，而是低级欲望的死亡。到处都是极乐，但人人都好不悲惨，因为无知驱使他们去满足欲望。但每个人的目标都是达到无欲状态。明白？当你无欲无求时，实际上全是幸福、无限无量的喜悦。要让欲望死去——但怎样做到？

你想要亿万个东西。你说，“我要这，我要那。”若把你的欲望记下来——天啊！需要不是欲望。凡超出需要的都是欲望。欲望不可避免地引向痛苦。

因此你们要尽量，尽最大努力，越来越少要超过需要的。努力爱，越来越爱，你就会少要所需之外的，多要爱。认真努力。倘若你什

么都不要，就会都是极乐。但你必须有意识地努力。石头什么都不要，却是无意识地不要。

让我们从死亡开始！你越欲求，就越悲惨。如果你认真地想五分钟，你今生曾欲求的一切，得到的，未得到的，今天问问自己是否对生活满意。你过去享受的一切，今天皆乌有！你遭受的一切，今天皆是零！全都是幻相。

所以，既然幸福是我们的权利，为何要因欲求而不快？不欲，快乐。若欲，欲望则让你躁动不安。得不到，会失望。得到了，得到后，又不想要——不享受。

因此，要对一件大事渴望不宁。渴望欲求那一个能歼灭其余亿万欲望的东西。渴望合一。多么清楚简单。要全心全意地努力。不要说行，却不做。从现在认真做起。

你们做不到互爱。也好。那至少要努力彼此妥协。但就连这个你们也不去做。为什么？因为你们不诚实。所以说我爱拉乎里埃舍的疯人。他们疯得诚实。你们不远万里来爱我，证悟我，却在这儿变成好斗的公鸡母鸡！

我感到我将只好离开你们，去尼泊尔，或者把你们都遣到喜马拉雅山。因此你们要从少欲开始。努力多爱。努力多容忍。四周无上幸福遍在，却人人悲惨痛苦。你们都承诺开始死亡吗？

虽然不同的人确实相互不喜欢，不过每个人都答应努力实践巴巴的话。巴巴继续：

倘若我发现不和谐，发现你们不准备“死亡”，你们最好都卷铺盖走人。你们来这里不是为了声名。我在西方有那么多弟子。我谁也不需要。我总是独自一个，且单独到永恒。在成为我之前，你们需要我。但你们不努力，何用之有？

因此，从现在开始努力，否则我真会叫你们都离开。要真诚地努力。必须有和谐、爱与和平。真正的和谐、爱与和平——而非强制的。除非你们成为我希望你们成为的，否则我就无法给你们我想给予的。

不要让门关闭（指了指心）。让它们敞开，以便我想进时就能进入。每次我打算进去，总发现门关着，全是因为无用的欲望！

开始通过爱来死亡。承诺我。如果你们做不到互爱，如何去爱

那些折磨你们的人？看看耶稣是怎样爱的！他在万人万物中见自己。你们要去见内在的巴巴。如果我说“不！”你生气吗？诺芮娜说不时，你们就想那是巴巴说不。都是欲望、骄傲、自满——全是欲望。

有人问：“我们如何区分需要和欲望？有人宣称，‘我需要我想要的一切。’区别是什么？”

巴巴解释：

假如你在沙漠中行将渴死，你需要的是水——不是柠檬汁。如果你要水，是需要。要薏米水，则是欲望。明白？能得到好水，就不必喝浑水，去消灭饮欲。喝好水，不是柠檬汁也不是浑水，而是纯净简单的水。

在纳西科，饮食常常是冲突根源。珍·艾德尔每天得吃特别烹制的菠菜；另一个要吃红菜头。其中一个说他们只能吃全麦面包。还有人要求每天早上特定时间用脱脂乳。巴巴曾指示拉诺和迪莉娅每天食用奶油；其他人也想要。这次会议期间，诺芮娜提出饮食问题，巴巴指出：

你们都承诺尽最大努力死亡。那就让我们从食物开始。让我们不要再因食物发生冲突。让诺芮娜继续照常做下去。

你（指诺芮娜）太过直率。作为母亲角色，你应该更温和。要一视同仁。要和蔼。听取各方意见。若能采纳，很好；不能，就吻一下，温和地说不。这是策略。你有时过于直率，会伤人，这是我不希望的。

因此，我重申：大家都从现在开始努力，否则我真的会叫你们回家。要真诚地努力。必须有和谐、爱与和平——真正的和谐、爱与和平。这不是强制得来的。

琐碎小事耗费了你们的所有精力、思想和时间。不要再那样了。爱和忘。这是唯一重要的事。爱，总是努力去爱。

你们不喜欢诺芮娜这般直率。要更加爱她。她需要。她若发现你们有欲望弱点，也得爱你们。你们需要。母亲发现孩子生病或虚弱，会更怜爱他。所以，你们当中谁弱，其余的人应更加爱他。

我所说的弱是指受欲望俘虏。愤怒是弱点，骄傲是弱点，等等。因此都要努力。如卡卡所言，“不讨论；只努力！”

巴巴停顿片刻，继续：

从今天起，我要你们每个人独自静坐5分钟，努力观察内心。

这5分钟不是静心，只是“内观”。

如何做？坐下，姿势放松——什么都不要想，甚至不想巴巴。闭上眼，心向内看，想象自己是无限。让你无限这个念头保持5分钟。怎样想象自己无限？你可以将无限想象为天空，海洋或者广大虚空。脑子里只想这一个念头——你是内在无限。

继续按各人的指示，每日照常静心一小时。我在这里时，晚间同大家一起静默半个小时。从今天起，加上这额外的5分钟内观。这对我帮助你们，给予你们我想给予的，极其重要。

4月13日晚，巴巴召集全体到外面草坪，同他一起静坐。他在字母板上拼出，“明天”，接着详示：“明天我们晚上静默，但有一个条件很重要——你们不要彼此顾盼，而只是看我，仿佛只有你和我在一起。要自然做，不要紧张。不可觉知到身体。让头部成为你的身体中心。这样你就会忘记自己的身体，就会想我。”

威尔·白克特问：“我要是感觉头部有压力怎么办？”

巴巴回答：“放松，好像要入睡。闭上眼。你若能专注地看我，以致于忘记身体，这最好。若不闭眼，就看我，但要完全融入我，忘记身体。

“我把这个交给你。我的意思是我为世界内在地工作，如果你静心时，忘记自己的身体，专注于我，就会分担该工作。

“我的工作和我不可分割，如同玫瑰及其芳香。二者密不可分。但玫瑰不是香味，香味不是玫瑰。刺和刺痛密切相关，但刺痛不是刺。刺也不是刺痛。”

巴巴阐释了创世及其终极目的，最后说：“神拥有能力、极乐、光与和平，但他想表现自身。而要表现自身，就必须获得意识。因此，为了获得意识，开始了这一切玩笑。我喜爱玩笑，但在玩笑中，我无限地受苦。”

有人问：“为什么有痛苦？”

巴巴简要回答：“痛苦对自我消除有必要，正如你要洗掉我衣服上的污迹，有必要一遍遍洗刷。”

目睹大师生日庆祝的壮观荣耀，帕帕·杰萨瓦拉的心就拜倒在巴巴足前。他返回那格浦尔，带全家——妻子盖麦，20岁的长子埃瑞奇，19岁的女儿玛奴，17岁的女儿美茹，7岁的小儿子美赫文——到纳西科两个月度夏。他们4月15日到纳西科，住入静修所附近的租房。

埃瑞奇在读大学，会随同家人拜访美赫静修所。巴巴一次把他介绍给西方爱者。一天，巴巴问他：“你想当什么？”埃瑞奇回答说他想在贝拿勒斯大学学工程学。

“当工程师能干啥？”巴巴问。他叫来卡卡，对埃瑞奇拼写道：“卡卡在塔塔公司做过大工程师。问问他当了工程师后，都做了啥？”

满德里是捕捉巴巴暗示的能手，会使出浑身解数取悦巴巴。卡卡会意，说：“工程学整个没用！人在这世上从事啥职业都行，可做工程师真叫罪孽！我在工作中困难重重，想死的心都有。地球上没有比工程师这行更糟糕的职业了！”

巴巴接着问埃瑞奇：“你听卡卡是怎么说工程学的？你愿意做我的工程师吗？”埃瑞奇回答说看情况吧。

年轻的埃瑞奇体格异常强壮。在纳西科，巴巴有一天要埃瑞奇按摩他的腿。埃瑞奇一边按摩，巴巴一边问：“你什么都会？”

埃瑞奇骄傲地回答：“我学了很多东西。”

“你会游泳吗？”埃瑞奇说会。

“你愿意在我的海洋里游泳吗？”埃瑞奇不禁大笑。

巴巴随后指示他：“你要是什么都会，那就修修我的凉鞋，3分钟之内拿过来。”

凉鞋的一根皮革带子松了，埃瑞奇拿着凉鞋，暗忖：“我要不及时缝好，巴巴会说我只会吹牛。”于是找到馥芮妮，问屋里有没有缝纫机。馥芮妮指给他；埃瑞奇打开机器，修补起来。

馥芮妮的孩子美茹和娜古看得好生奇怪。埃瑞奇叫她们安静。他缝好凉鞋，7分钟后拿回来。巴巴查看，打手势，“不错，可是时间太久了。”

“一时没有合适的工具。”埃瑞奇回答。

巴巴祝贺他做的好活计，随后问：“你会木匠，裁缝，还会补鞋？”

“是，我会，”埃瑞奇说，“我父母教了我很多东西。”巴巴显得满意，夸赞埃瑞奇的能力。

在纳西科逗留时，巴巴一次召杰萨瓦拉家到拉乎里，带他们参观埃舍，解释他在那里的的工作。巴巴给玛司特洗澡时，叫埃瑞奇在他身边。

后来有一次，巴巴给那格浦尔的埃瑞奇发电报，指示他到阿美纳伽，萨达家的阿克巴棉纺厂见他。埃瑞奇动身前往，但不知为何事受召。他穿着便服，到了才发现琐罗亚斯德亲戚们都在，身着盛装，好像出席某

种特殊场合。让埃瑞奇吃惊的是，巴巴为安抚他的家庭，主持了埃瑞奇同堂妹珂希德·杰罕吉尔·达玛尼亚的订婚仪式。同时还主持了埃瑞奇的妹妹美茹与珂希德的兄弟萨瓦克的订婚仪式。仪式很隆重，西方人也到场出席。当时埃瑞奇并无结婚的打算，但这是两家在两人小时按印度风俗安排的。为让埃瑞奇摆脱枷锁，巴巴让他进入束缚，但按巴巴的指引和事态的发展，婚姻从没有“束缚”他。

之后埃瑞奇离开阿美纳伽到纳西科，接着回那格浦尔继续学业。

在拉乎里，每天有近 200 名病人前来美赫免费诊所就诊。诊所由尼鲁医生主持，佳尔协助。尼鲁和佳尔为这些赤贫者悉心治疗。有时巴巴也来诊所帮忙。他慈爱关切地问候这些贫穷和文盲村民，这会减轻他们的痛苦。病人们会等候巴巴到来，他的临在给他们带来喜悦。

一天，一位贫穷的妇女因头部外伤严重感染来到诊所。她形象惨不可睹。伤口里已生了蛆。她哭叫：“美赫巴巴！我要达善美赫巴巴，我想在死前见到他。请叫他来。”

在美拉巴德的巴巴得到急信，专程为她来到拉乎里诊所。看见妇人，巴巴轻轻把她拥在怀里。她完全平静下来，满面释然。凝视着巴巴，叹口气，甜甜笑了笑。半小时后，人们发现她平和地睡去。她已进入死亡之眠。

此乃上主的秘密，在为谁的解脱做准备。

他的秘密是唯有他知晓谁在受苦；

他们的痛苦在打碎生死锁链。

主慈悲广大——在羞辱中藏着极乐——

因为它使受辱者摆脱一切人类悲苦。

他的一触让这样的人获得解脱！

一天，孟买的法里敦·伊朗尼到拉乎里见巴巴。因为跟生意伙伴发生争吵，需要一笔钱来了结，他甚为烦恼。合作伙伴只想付他一定数额，法里敦却想多要一些。法里敦告知巴巴，巴巴建议：“他给多少就接受多少。”法里敦抗议说只接受部分偿付不公平，他决意上法庭，拿回全部应得款项。“别陷进这种麻烦，”巴巴警告，“不然你会后悔。”

然而，回孟买后，法里敦却听从律师建议，向法院起诉，结果他输了官司，不但原先出的价分文未得，连对方的诉讼费也判由他支付。这时他才意识到，违背巴巴的建议后果会是什么。的确为自己的愚蠢懊悔

不已。

意志坚定、严格自律的拜度，在拉乎里埃舍负责做饭。他天天煮南瓜，只因南瓜便宜又好做。他凌晨3点起床，到5点全天的饭就做齐了。之后便忙于为玛司特和疯人洗澡喂食。其他男满德里都厌倦了这种顿顿南瓜不换样没胃口的单调饮食；然而尽管怨辞不断，拜度却不听他们的建议，做点别的菜换换花样。伽尼·穆斯夫再也受不了这种伙食了。他谱了首诙谐的格扎尔嘲弄拜度，题为《拜度君煮南瓜》，交给负责娱乐玛司特和疯人的巴布演唱。有几句是这样的：

拜度假君子，整个乡巴佬！

天天煮南瓜，不会别的烧！

巴巴令巴布为玛司特和疯人们歌唱，娱乐他们。大多数都喜爱听音乐，一些更怪癖的埃舍成员，对巴布的歌喜欢得不行，整天模仿他哼唱。一天晚上，巴布在巴巴面前唱这首新谱的格扎尔，巴巴大乐，询问其天才作曲家是谁，创作背景是什么。从而拜度不换样的南瓜菜谱，伽尼的讽刺攻击，整个故事道了出来。然而，即使遭这番戏弄，拜度仍无动于衷，南瓜饭照做不误。不过，巴巴不久介入，建议他每天改换改换菜样。与此同时，伽尼的格扎尔名声大噪，一时成为趣谈，在拉乎里村传唱起来。

3月12日，巴巴发现伽尼在研究一本书，学习如何读他人的心。巴巴打趣道：“你学会这个，要做什么？”

伽尼回答：“我要去日本，赚大钱。”

巴巴拼写道：“主意棒极了，可你干吗这么自私？你想过帮助我吗？我此刻财务状况极度窘迫。”

伽尼说：“您若把读心能力给我，我把赚的百分之五十给您！”

“好啊，”巴巴同意，“可你要获得那种能力，就得喝牛奶禁食一年！”因此给伽尼取名“尤干思教授”名号——意为“懒人”。伽尼同意禁食，在3月16日晚拉乎里举行的“美赫满德里信托”会议上，巴巴和伽尼起草了一份协议。条件是：

伽尼禁食一年，每天只喝两杯牛奶——加不加糖都可，一杯茶，水不限。

每天吸烟不超过5只。

任何情况都不得走出拉乎里大院。

除了为巴巴的工作，不得要钱。

该协议自 1937 年 4 月 1 日起生效，于 1938 年 3 月 31 日终止。3 月 31 日，巴巴承诺把伽尼想要的两样东西给他——天眼天耳。并派他到日本做尤干思教授，还让他在灵性上高升，以便在那边做巴巴的工作，直至伽尼成道。

这时佳尔兄弟有意打趣，提出一点：“我们都十分清楚这位好人医生对美食的嗜好。假设他在这期间死去。由谁来支付他的丧葬费？”

于是巴巴指示伽尼向每人乞讨一卢比，共得 40 卢比。巴巴将这笔钱交给达克，指示，“假如伽尼 4 月 27 日死去，就用这 40 卢比支付他的后事。”次日巴巴和伽尼当着满德里的面签了这份奇怪的协议。

伽尼从 4 月 1 日起开始牛奶禁食，可不到两天他就抱怨起来：“巴巴，只喝牛奶太辛苦了。我的汗是奶味，呼吸是奶味，连尿的都是牛奶！”

“不过一年的时间！”巴巴回答，“想想过后你会得到多少——那还会帮助我！有点耐心，完成禁食。”

又过了仅两天，伽尼虚弱得床都下不了。他恳求巴巴：“这份协议会要了我的命！饶恕我，让我吃饭吧。”

可巴巴回答：“别忘了你那方的协约。你当着证人签了协议。我的我会承诺到底。一年一过，我就把你耍的能力给你。但你若违约，可别怪我！”

“可我会死掉！”伽尼呻吟道。

“我有个办法，你死不了。”巴巴建议。巴巴叫来达克，遣他到阿美纳伽定做一副棺材，一做好就带到拉乎里。达克照办，一星期左右将棺材板带回。

4 月 20 日下午，巴巴给伽尼穿上旧麻袋片做的卡夫尼，头缠草编的包头巾。接着让他背诵法蒂哈中的诗句——伊斯兰对死人的祭祀。伽尼朝天举手，郑重地背了篇祷文，巴巴也加入，之后让伽尼躺在棺材板上，满德里抬在肩上。巴巴督促伽尼高唱送葬曲。伽尼缓缓唱道：“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主使者！”

男子们抬着棺材围拉乎里埃舍绕行，放下后，巴巴宣布：“现在伽尼不会按前定死去了。”

伽尼不顾巴巴请求，6 天不到破了斋，巴巴评论：“现在我怎么办？我承诺给你能力，还让你活着！可现在你不守诺，怎么办？你赚了大钱，我也高兴，会得一半！为此原因我才帮你。”

“够了！”伽尼叫道，“您要是真想帮我，我就不会经历这种可怕时光。说实话，我真快死了。”

巴巴不信地打手势：“你说什么？我可是在帮你！”

“我算了解您了，巴巴。您是绝不会在这种事情上帮忙的。您真是完美的神，实在是精明！愿神让人躲开您这样的神！”

巴巴默声微笑。拥抱伽尼，打手势：“别担心；我始终和你同在，尤干思教授，我很爱你。”

大师的幽默如此。

连玩笑也深含教训。

来自加利福尼亚欧申阿诺的求道者，萨姆·科恩，乘绿色伯爵号客轮于4月20日抵达孟买，禅吉来接，当晚将他带到纳西科。玛丽娅·鲁德亚次日游历印度归来，开始在萨扎特5号房间居住。

其他的欧洲爱者，比如昆廷·托德，克莉丝汀·马克诺格顿，艾妮塔·德卡罗，梅布尔·瑞恩，阿弗雷多和康苏拉德赛兹夫妇，诺芮娜的朋友嘉娜·瓦斯卡，也将到来，加入纳西科的美赫静修所，正是为了他们，巴巴才打算另建住所。（这批欧洲人后来被通知不要来，因为巴巴计划1937年访问法国，额外建筑也取消。）

西方人仍每隔两周拜访美拉巴德，深夜出发，以避开在白天的酷热中旅行。一次，拉诺、玛格丽特和另一个人嗓子疼。诺芮娜给巴巴发电报，说既然这么多人生病，最好取消这次行程。巴巴回电，毫不含糊：“除非人人都来，否则我将把你们全部遣回西方！”

拉诺得了红疹，还发烧。医生建议她不要去，但她说：“如果巴巴叫我，我就去。”只有诺妮留下，是巴巴令她不要来的，因为她还在40天禁食中。

巴巴逐渐让东西方女子相互熟悉起来。在一次访问期间，玛妮还为西方人演了小品。美拉巴德的女佣塔妮和芭古也学英语会话，她们的磕巴英语让西方人好乐。

另一个学英语的东方女子是瓦露。她来自村里的上层家庭，家有地产。但她极其谦卑，全心全意做各种低微工作，是无私服务的好榜样。美妮初见她时，瓦露脖子和手腕上戴着精美的金首饰。来同女满德里一起生活后，瓦露放弃了全部世俗财富，到巴巴身边，将一生献给对他的服务。

巴巴希望西方人看看东方女子所过的简朴生活。在他们的一次来访

中，敦促：“我希望你们呼吸这里的空气，尽可能多吸收。”

4月23日，在纳西科，巴巴解释了7个灵性层面，并指出：

我时时刻刻处于撒哈伊三昧。这个状态意味着：“我无所不在；我在万人万物里。”所以说你要认识我，就须证悟大我。你们一般看我在这个肉身——但我在三昧。当你们洞悉，深入自身，就会看见作为无限者的我。那时你就会在万人万物中见我。一切都是巴巴。唯有神是。三昧虚妄。神真实，人人和一切也都是神。

你不能“神是这或是那”来限制神。神只是神。幻相是神。神不是一或二，只是神。无，有，相互完全融入，你不能说，“这是无”或“这是有”。无也存在——但它是幻相。

是什么？是神。清楚吗？神是神。当你证悟我时，就会知道，这个知是永久的。成道的唯一标志是，人与神合一时，知道一切：一切皆神。他能做一切。他不是用头脑知一切。他只是知道。你现在就是神，但你不知道。我是神。我知道。

有人问是否人人都得经历所有7个层面。巴巴拼写回答：

至师不让你经历每一个层面。他带你经过所有的层面，有趣的是，你不“走”，你只是在所在之处；正如你起床，出去走动。你以为你出去，但你无处不在。你的心带着这个身体。你无处不在。

因此，要渴望与神合一。不要操心层面或三昧能力。要渴望合一，要耐心。

一次有位大师告诉弟子，要想获得最高状态，“你就得手脚绑在木板上，被扔进河里，又不让衣服弄湿！”可怜的弟子无法理解。

他四处流浪，直到遇见另一位圣人，询问其意。圣人说：“其含义是你必须强烈地渴望合一，就好像否则你片刻也活不下去，但又要有等待亿万年的耐心！”

所以我说：要渴望合一，要耐心。渴望是神的礼物，恩典也同样。你们照我说的做。要怀着那种渴望，对此我会帮助你们，因为一切都是我。我从这里（指了指他自己的心）给，从那里（指了指他们的心）接受。记着，爱的最高方面是神。

卡林伽德·阿卜度·瓦哈卜1927年间从波斯来到印度，在美赫埃舍学校接受中学教育。他成为巴巴最喜爱的男孩之一，在美拉巴德尽忠职守。巴巴让他加入男满德里，卡林伽德怀着对大师的爱和全然信心履行

职责。他不想离开巴巴回波斯，但作为波斯公民，他被征兵入伍，国家的法律必须服从，否则面临被捕。

卡林伽德在巴巴面前痛哭不止，巴巴安慰他：“我永远和你在一起；时刻记着我。”

同美赫巴巴生活 10 年后，1937 年 4 月 28 日，卡林伽德含泪启程回波斯。看到他离去，男满德里也深感遗憾。卡林伽德几年后在波斯去世，再未见到巴巴。

解散埃舍

1937年5月1日星期六，西方人造访美拉巴德。拉诺身体依然欠佳，同诺妮、威尔、迪莉娅和玛丽娅一道留下；诺芮娜也因病未去。返回纳西科前，巴巴带西方人到阿美纳伽的萨若希影院看了场电影《为舞而生》。观看期间，玛格丽特·克拉思科忽然头疼欲裂，恶心想吐。她要阿司匹林，巴巴询问缘故。她告诉巴巴，奇怪的是，她刚说完“我头疼想吐”，头疼即止，她感觉全好了。一行人到萨若希餐厅用茶点，9点离开，午夜抵达纳西科。（《为舞而生》是一部音乐剧，讲述一位水手爱上由埃莉诺鲍威尔饰演的女孩的故事，《你让我爱到心窝》等主题曲为科尔·波特演唱。在纳西科时，巴巴也会带他们到圈子影院看电影。）

不过，娜丁、马克姆、茹阿诺、科恩和司机一组，当晚未能回到纳西科。他们的车在距拉乎里一小时处抛锚，一行人只得在星空下宿夜。

次日，诺芮娜给巴巴发电报，汇报生病者的情况，巴巴回电说他当晚来纳西科。拉诺的病情最重，巴巴在她生病期间特意前来探望。巴巴晚间8点到，看望了所有的病人。医生说拉诺患了伤寒，巴巴立即把她单独安排到诺妮隔壁的房间。因拉诺需要休息和安静，午餐后在起居室放唱片的惯例停止。还为她规定了饮食，巴巴令茹阿诺负责照料她。接着走到萨扎特，看望也生病卧床的威尔·白克特。巴巴同他坐了一会儿，出来独自散步。

次日上午，巴巴似乎对拉诺的状况担心。通知大家拉诺病情严重，重申他希望他们不要打扰她，要保持安静气氛，别去探视她。接着指出，“何为疾病，何为死亡——不过是摩耶剪影。在死前死去，你就会永生！”

巴巴总结道：“束缚于自由。执著于超然。这意味着有欲望，但要做其主人，而非奴隶。

“抓获，但不要被抓！这意味着冷时穿衣，热时随意脱去。

“无论做什么，要用心去做，之后忘掉它。对你所做的，不执著。”

次日，5月3日，巴巴同每个人会见15分钟。下面是马克姆·希劳斯的讲述：

巴巴问马克姆：“一切都好吧？”

“您比我更清楚。”马克姆说。

“你在写作吗？”

“哦，是的，不过请您别指望我对别的事有长久兴趣，除了与神合一。”

“不指望。唯有那是真实的。其余一切都是幻相。合一就像太阳——恒久永存。其它一切皆如乌云来来去去。

“自从看到你的信，我常想到你。你说的对，狂喜体验是不够的。面纱必须彻底揭去。只是这里戳个洞，那里戳个洞，是不够的。

“我已规划好一切。首先，珍在这里必须得到彻底翻修。在此结束前，她会需要你。结束时，到8月份，我将开始将马克姆的自我切成碎片！”

“好。”马克姆回答。

“你会获得合一，但将以怎样的代价！”

“为了合一，还有付不起的代价吗？”

“没有。”巴巴回答，接着问他是否愿意以水禁食三个月。马克姆同意。

当晚，一位来自南印度马拉巴的穷人来见巴巴。对话如下：

巴巴问：“你有家室吗？”

“没有，只有我父亲。我单身。”他回答。

“你是说你孤单一人？”

“是，孤单一个。”

“你何时没有孤单过？”巴巴问。

他想了想，回答：“我总是孤单。”

“那你很幸运。”

“如何？”

“只有神完全孤单。你感到自己孤单，那你很幸运。

此人一脸茫然，巴巴解释：“你并不孤单。你有众多朋友，比如心、欲望、念头、性冲动，它们一直和你同在。实乃你的敌人。

“倘若你真的孤单，就会如同上帝！上帝孤单，我也孤单。现在告诉我，你想要什么？”

那人回答：“我想完成我的计划，让心安宁。”

“计划与安宁！这两样从不能携手并进。安宁之处，没有计划；计

划之处，则有混乱。要么放弃计划，拥有安宁；要么拥有计划，放弃安宁之想。你不可能两者都得。那不可能。

“因为热衷不可能的东西，人们才受苦！你想蹈火，同时又不要被火烧。

“你想在墓地里盖房！你需要的，是喝一个月的蓖麻油！那会洗净你的胃肠，你的头脑也会清静许多。那时才能冷静清晰地思考，相应正确行事。清洁内里，心平气和，思想善念。”

对巴巴对这个简单的人的玩笑建议，在场者会心微笑。

5月4日早餐前，在起居室，马克姆·希劳斯问巴巴，命运和运气之间有何区别。巴巴拼写回答：

命运是引导我们经历无数生命的神圣法则或神圣意志。从进化伊始，直至成道之目的，每一个灵魂都必须体验苦乐、善恶。

运气乃基于羯磨——控制我们今生和来世事件的因果律。通过进化，灵魂借助精神，获得印象或业相。可把造成体验，及后来这些印象的消除过程，称作运气。

命运，或者说灵魂必须达到的目标，即是成道；但实际上，运气对每一个个体都不同。你若能想象，我们可把命运比作700吨苦乐善恶，每一个灵魂在整个存在期间都必须负载。一个灵魂负载700吨铁。另一个负载同等重量的钢，其他的负载铅或金。重量总是相同，改变的只是物质类型。个体的印象各异，所积业相构成个体来世的结构和状况。因此，命运都一样，但运气有别，各不相同。

次日，巴巴召集西方人，进一步解释业相的作用。

自4月底，拉诺一直高烧不退。她面部浮肿，胸部起了疹子，皮肤瘙痒。医生对巴巴说，她活下来的希望渺茫。巴巴从拉乎里召来尼鲁，尼鲁确诊为猩红热。开始按照巴巴的建议对她进行治疗。（5月2日，巴巴专程赶到纳西科，陪伴病危的拉诺。）

在纳西科，巴巴一天探望拉诺两三次。进屋前，他会在门外脱下凉鞋，赤足走进，以免打扰她休息。一次，巴巴来时，拉诺在睡觉。她醒后，诺妮告诉她巴巴来过，可她在睡。拉诺哀叹：“我这会儿可是醒了……”

巴巴还亲手给拉诺药，有时用汤勺喂她橙汁。在她康复期间，一次，有人过生日，吃冰激凌。拉诺求巴巴，让她也吃一点。“不行，”他打手势，“冰激凌对你的喉咙有害。”

“可人们扁桃腺发炎专吃冰激凌，”她恳求，“再说，我的喉咙又没事。”巴巴再次说不行。不过后来他到拉诺房间，用小指舀了一点冰激凌给她。

尼鲁受令每日为拉诺测体温7次。巴巴不在时，每天给他发电报汇报她的情况。巴巴曾令拉诺不要下床活动。最后，拉诺高烧退去，5月6日，患病6周后，她各方面都显示康复迹象。有一次，拉诺回忆，“我被如此宠爱。不见别人，一点不觉遗憾。也许巴巴需要有人21天不动弹——像在苦行圈子里待上多日。”

拉诺康复后，巴巴对她说：“我为我的工作救了你。你生病时我若不在这儿，你就会死去。”

5月5日，巴巴召集西方男女弟子，讲了下面有关服从的小故事：

从前有位大师叫弟子清晨5点敲门叫醒他。弟子整夜醒觉未眠，直到清晨4点55分。这时打了10分钟的盹，5点零5分醒来。

与此同时，每天5点来送奶的人按时来到，准时敲门。大师说，“开门”，整个宇宙向送奶人敞开！但这是注定的，不只是运气巧合。

成道从不是运气的问题。它是头等大事。一切都已规划好，全部提前计划好。

巴巴在下午离开前，召西方人到起居室，叫汤姆·沙普利放唱片。听了几首，巴巴表示想听保罗·罗宾逊唱的一首歌。接着指示大家，“你们听音乐时，努力想象我被钉在十字架上。努力想象这个画面。不要强迫；只是努力在心目中看。”

大家照做，结果多数人流了泪。之后巴巴询问每个人的感受，伊丽莎白说，“就在您要我们静思这个形象之前，我看着您躺在沙发上，想象您的双足被钉穿。”巴巴再次要他们继续随音乐默想该形象。

巴巴4点同大阿迪离开，前往拉乎里。要将那里埃舍的玛司特和疯人全体迁往美拉巴德，有大量工作需要他指导。

拉乎里埃舍租用的是一个马瓦尔人的土地，租期5年。马瓦尔人住在自己的农场，毗邻埃舍，他用一只大皮袋从井里打水浇灌土地，由两头公牛拉。一头牛背上有个大伤口，化脓不愈。巴巴注意到牛背上的伤口，屡向玛瓦里人建议，不要过于使唤这头牲口，要把牠送到兽医院治疗。马瓦尔人口里应承，却无行动。

巴巴又遣卡里玛玛和达克去劝他，提醒说仁慈乃印度教的基本教义。

他应该对牲畜仁慈，给牠治疗，或者另买一头公牛。4月14日，达克和卡里玛玛苦口婆心地劝说，但他不同意，反驳说，“我可付不起200卢比，再买头公牛，只为满足你们的人道主义情感！”

过了些日子，这个马瓦尔人来见巴巴。他没有子女，请求巴巴赐给他一个儿子。巴巴答应：“你一定会有个强壮英俊的儿子。”当时满德里以为，既然马瓦尔人得到巴巴的祝福，这下该让牛歇一歇了，可发现他没这么做。

巴巴打算扩展拉乎里埃舍，为此需要更多土地。由于马瓦尔人拒绝出租更多的土地，巴巴下令解散拉乎里埃舍。从4月19日，家具陈设和从临时建筑拆下的材料，开始全部运往美拉巴德，就连砖砌的拉乎里小屋也被拆除，在美拉巴德重建。

5月2日星期天，巴巴将两部满载材料的巴士遣往美拉巴德，并给彭度附上字条：

特遣巴士两部。均载有从我的小屋拆下的材料，外加竹席屏风。竹席屏风可拿去使用。小屋材料单独放置，不许任何人碰触。今日不再有别的运输。

6日，我会带满德里和疯人来。从6日起为额外5名满德里安排饮食和牛奶。我会安排疯人及其照管者。5日晚所有建筑设施必须齐备。

一些疯人被送回家，或者当地村庄。包括玛司特在内的其余13人，5月6日从拉乎里由巴巴带到美拉巴德。安置于下美拉巴德，按巴巴指示所建的一座临时建筑，毗邻男满德里的旧客栈宿舍。

拉乎里土地本来租期5年，租金已提前一次性付清。但因地主的不合作态度，巴巴不到9个月就拆除并关闭了埃舍，迁往美拉巴德时，也未要求退款。拉乎里全体居民及当地政府官员，对巴巴离去不无遗憾，提出向马瓦尔人施压。但巴巴建议不要那样。

巴巴曾向马瓦尔人保证他会得子，他妻子不久怀了孕。人们见马瓦尔人为此春风得意，但他从未得见孩子一面。1937年7月14日，他骑马去邻村。回途中，在拉乎里过河时，水坝突然溃决。他被洪水淹没冲走，尸体在两英里外找到。数月后，他妻子产下一子。

这个时期，自从1930年巴巴为生日庆祝访问马德拉斯，萨姆帕施艾扬伽的表兄弟，65岁的C·V·拉玛奴伽查鲁，一直同大师保持联系。他热切盼望加入巴巴，请求会面。4月11日，巴巴让他来拉乎里会见，他

对巴巴说，他是多么希望同他一起生活，巴巴指出，“你来的正是时候。立刻来加入。”他返回马德拉斯，诸事安排妥当，于5月5日到美拉巴德生活，巴巴给他取昵称“斯瓦米吉”，让他在疯人埃舍协助普利得和拜度。

巴巴从拉乎里迁到美拉巴德后，考虑将西方人全部从纳西科迁来，以便参与他的工作。从5月中旬，巴巴召开一系列会议，同大家讨论未来计划。一个情况是，雨季即将来临，似乎巴巴希望有所变动。5月10日，他同大阿迪和巴吉拉施晚上8点半来到纳西科。在次日的会议上，巴巴指出：

灵与肉之间总是有斗争，灵魂在一旁见证。灵若是不加抵抗，轻易屈从，便无希望。灵若是在斗争后屈服，就有希望。但如果灵战胜了肉，胜利乃永恒。正是斗争本身成就了完美。所以，让我们现在就斗争。

我希望你们对自己此时要说的话，都要做到最高程度的诚实。绝对诚实。不要仅为取悦我而说是。有一个问题需要面对——一个大问题。雨季期间，条件几乎不允许从这里和美拉巴德之间来回奔波。拉乎里的河涨水。有一次鲁斯特姆差点被冲走。

印度人无法忍受英国，你们也都无法忍受印度。我记得在德文郡，伽尼医生盖7层毯子睡觉，靴子都不脱，臂下还夹个热水袋。恰似埃及木乃伊！在那里我不能要求满德里做任何工作。他们想帮助，可受不了。同样，你们也都想到美拉巴德帮助我，但也可能受不了那里。

美拉巴德没有自来水，没有冲洗厕所——就像班达达拉。但在班达达拉，卡卡在那里照顾你们，料理一切。气候好，饮水也好。你们都会喜爱那里，但问题是到了雨季，你们是否受得了。

对东西方都理想的是波托菲诺。我们若有钱，我可以在那里办一所像拉乎里那样的埃舍。但美拉巴德也好，虽然你们不会有舒适。我必须自由地工作，而不必不断地照管你们的舒适与否。

有的人抱着住半年的打算来这里，有的人一年，有的五年；所以你们有谁想走，再回来，现在是离开的最佳时机。要是你们不想走，巴巴也不想强迫你们离开。你们对自己和对我高度诚实，即是帮助我和我的工作。要仔细考虑，因为若在美拉巴德，我就得确保在雨

季到来前尽快搬迁，应该还有一个月的时间。我不责怪你们任何一个。如我所说，英国适合西方人，印度适合东方人。满德里无法在英国生活。迄今为止，你们极好地忍受了印度。

我在一个地方开始工作。在一地的工作完成，我便开始建另一个，就这样工作继续下去。我在哪里都一样。工作从不受损或停止。彭度随时准备好拆除美拉巴德埃舍。

工作我在哪里都能做，但不管在东方还是西方，无论我在何处，圈子必须和我在一起。波托菲诺或者美拉巴德，我们要看何处对我更容易。满德里喜爱意大利。考虑到我的工作，目前两地之间穿梭太频繁——几乎每五天左右一次。

我宇宙性地工作，你若想我，爱我，就是分享我的工作。关键的是联系。火车头牵引，车厢因同机车连接，一道前进。

不论自由与否，我都会做我的工作，但若无阻碍，则相对容易。因此，你们要诚实回答。在美拉巴德，伙食会同这里的一样，也会有佣人。蝎子会更多，但蛇会少些。最困难的会是洗浴限制和条件。尼鲁医生会照料你们的健康。

必须有和谐；若无和谐，最好你们都打点行李走人。不舒适与和谐必须携手并进。加勒特有一点我喜爱：他总是诚实，坦率直接。没有什么比得上斗争；它造就完美。跌倒了再爬起来。坚持斗争。想好了再回答。不要受情绪左右。

大多数人选择美拉巴德，巴巴继续说：

那么就在美拉巴德，直到我们发现它是否比波托菲诺更实际。如果加勒特寄钱来，我们就去波托菲诺，包一艘船去！

有谁确实想走再回来，现在可以走。6月离开，10月回来。谁想走？

无人举手，巴巴最后说：

美拉巴德对我理想。我应该让你们在我身边。但我感到你们会受不了那些不适。我们这里若是人人强壮，就能对付。每个人的爱都强壮，非常强壮。你们没一人想离开。

当天，巴巴还谈到习惯：

任何事情形成习惯，便失去新鲜、真诚和热情——甚至忏悔。如果你天天软弱，为弱点忏悔，最后会发现，你唯一的弱点是忏悔。唯有爱常新不变。

提问和疑问习惯，最终反射到疑问者自身。辨喜老是问：“为什么？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罗摩克里希那深爱他，总是回答。但有一天他厌倦了，未予作答。辨喜一遍遍问，但无答复。

后来一天午夜，罗摩克里希那说，“给我拿食物来”，并要了几样菜。辨喜无法在这个时间在屋里弄到这些食物。罗摩克里希那问：“为什么？为什么没有？”辨喜说：“因为现在是夜里12点！不是吃饭的时间！”就在那一刻，辨喜得到了答案。从此不再提问。

现在，已养成回答习惯的我，要开始提问了，你们都要诚实回答。这里有真正的和谐吗？

对这个问题，无人作答。

1936年，英王爱德华八世放弃王位，以便同正在起诉离婚的美国人，沃丽丝·瓦菲尔德·辛普森夫人结婚。1937年5月12日星期三，其弟乔治六世，在英国西敏寺加冕登基，西方人收听BBC播放的加冕仪式。巴巴也听了一会儿，说：“都是幻相——受时空束缚。”不过同时他也对国王为爱情弃王位表示欣赏。

他们问爱德华是否也在听加冕广播，巴巴说：“是的，不过他不为此感到后悔。”

在坎特伯利大主教讲话时，巴巴评论：“教堂的人都宣说基督我主，却不跟从他。”

仪式后，巴巴对大家解释：“爱德华现在可以自由跟随爱，走向我。跟随神爱，人格的或非人格的，都会到我这里。”

谈及新国王和妻子伊丽莎白皇后，巴巴指出：“他俩心好，至少这对民众是种安慰。”

接下来的一周，只要巴巴同西方人在纳西科，都是开会讨论埃舍未来。一天上午，珍·艾德尔找到巴巴，要求解除诺芮娜的主管职务。巴巴叫来诺芮娜，让珍重新当面陈情。巴巴解释说，他希望诺芮娜做主管，但珍执意茹阿诺更佳。

诺芮娜要巴巴早餐后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会议在伊丽莎白和诺芮娜的房间召开。要人人诚实表示意见。大家都提了各自的意见和建议，除了威尔、玛丽和伊丽莎白——他们总是显得满意。就这样，人人表达了情绪，气氛得以澄清，最后，巴巴听从珍的要求，重新调整了家务安排。茹阿诺当主管，诺芮娜做预算。

但珍忘了巴巴曾对他们强调的“莫提新建议”。这些变动似乎预示了即将到来的埃舍全面解散和关闭。之前巴巴曾对他们解释说：

当逆境、灾难和不幸降临时，不要沮丧或恐慌。要感谢上帝，因为他藉此给了你学习忍耐和坚韧的机会。获得承受逆境的能力者，能轻易进入灵性道路。

不要对背后中伤你者生气，而要为此高兴，因为他是在帮你减轻业相负担。还要可怜他，因为他在加重自己的业相负担。

不要批评。批评别人，是个坏习惯。在批评背后，往往是自以为是、骄傲自大和虚妄的优越感。有时它还含有嫉妒或报复欲。

有一次会议结束时，要众人投票表决。之后，巴巴幽默地评论：“反应令人满意。但伊丽莎白要么死了，要么已臻完美，因为她似乎对什么都无反应！”

一天，大家围坐在巴巴身边，巴巴转向马克姆，叫他给每人发一张纸和一支笔。随后巴巴指示：“你们脑子里出现什么，都写下来。”有的写得幽默，有的严肃。摘选如下：

“整个时间我都纳闷，这都是为啥。感觉自己像个被打点齐整，随时投递的包裹！”（未署名）

“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今天我非常幸福。巴巴在这儿，我的世界完整。”——诺妮

“人们说，爱让世界转动。爱巴巴让它转得更快！”——拉诺。

再次讨论居留印度的利弊，对未来计划的最后一次会议5月18日召开。巴巴强调说，居住美拉巴德对西方人不实际。意大利，尤其是波托菲诺，被认为对东西方都最理想。

当晚，巴巴召集大家到屋外草坪。针对在意大利建埃舍的新计划，有人问该不该保密，可否写信告诉别人。巴巴于是讲了下面的故事，暗示“秘密”已泄露：

俗话说妇女守不住秘密。古代波斯有个人，很爱妻子，对她无所不言。朋友建议他不要什么都跟她讲，他回答：“我妻子最信得过。”友人说：“那好，你照我说的做，看她是否经得住考验。”

这个人回到家，装作很害怕的样子。妻子立即询问缘由。他说：“我不能告诉你。这可是性命攸关的事。”妻子坚持。他越是拒绝，她越是好奇。最后，他说：“我可以告诉你，但要保密。要是王上

知道了，会要我的脑袋！”

她向他保证：“我爱你胜过我自己的性命。怎么会跟别人讲这个，让你掉脑袋？”

“好吧，”他说，“今天我路过王上的宫殿，看见一只乌鸦从王上的肩膀钻出来。可别告诉任何人！”她向他保证不说出去。

次日此人去上工，晚上回家途中，几个妇女闲聊，一看见他就说：“这就是那个看见从王上肩膀里钻出来四十只乌鸦的人！”

他回到家，对妻子说：“我只说一只，现在却成了四十只！”

“所以说，我们的波托菲诺秘密很可能已跑到了外界。”巴巴最后说，暗示已经有人写信透露了此事。

5月19日在纳西科，午餐后，巴巴给一些人发芒果。有的谢绝，说胃不适吃不下芒果。巴巴不喜欢这样，拼写道：

不是自发来的，永远来不了。我给你们芒果，你们有多少人拒绝，多少人犹豫？实际上，有很多考验信爱的方式。爱总是寻求至爱的意愿、快乐、愉悦和要求——总是。爱从不考虑自身；这就是爱，就是神。神永恒给予。爱也给予；爱者从不期待。

我本打算给你们烂芒果！但我知道你们不会有一个人愿意接受。而你们却谈什么为神去死！要诚实。你们说爱我——就要爱我。

难道忘了我跟你们讲的罗姆达斯和喀延的故事；喀延怎样在认为有毒的情况下，还去吸吮绑在罗姆达斯膝盖的芒果？这就是爱：为了对至爱的爱——为了至爱的幸福，甘心死去。

巴巴转换话题，讲了耶稣及使徒彼得和犹大：

基督是谁？个体灵魂。耶稣是谁？拿撒勒的阿瓦塔（先知）。基督是什么？神子状态。

犹大帮助了耶稣基督的宇宙工作。基督不经历十字架受难，就无法承担宇宙负担。耶稣促成了自身的十字架受难。

彼得最爱耶稣。耶稣也最爱他，尽管耶稣同样爱众生。这怎么解释？同等地爱一切，但又更爱有些人？就好比身体的不同部位：它们都属于你，但你相对更爱有些部位。比起手指，你更爱眼睛。明白？

在这个方面，耶稣最爱彼得。彼得是他的眼睛。当耶稣对彼得说，“你会背叛我”，彼得知道他将要背叛自己的大师，他的最爱，但他

勇敢承受。这是最难做的事情：知道要背叛，却不变得软弱。耶稣让彼得知道，为了他的工作，彼得将背叛他。

犹大也是被迫背叛。彼得的背叛是自愿的。最难的是背叛你爱的人。比如，假设你（指了指某人）最爱我。你是彼得。（指了指另一个人）你是犹大。我要你们俩杀掉我。你，彼得，被迫杀我。你不会甘愿这么做。是我要你杀我，而你爱我胜于自己的生命。但你为了我的工作，会怀着爱杀我。

就连阿朱那也做不到彼得那样。奎师那不得不向他展现宇宙身体，他才情愿在战场杀死自己的兄弟和亲人。

你犹大，（指了指那个人）很爱我。我转动钥匙，你为了我的工作，反对我。你不会主动反对我。我让你反对我，把我的一切告诉人。你情愿去做，明知人们听了你的话，会打我，将我钉上十字架。

这一切都意味着爱、信心和牺牲。如果你心甘情愿按我的要求做，就是真正爱我。如果你被迫去做，对我的爱就少些。但你若不做，结果就会像今天的芒果事件一样糟糕，我给你们芒果，你们接时都犹豫不决。

巴巴最后说，“神恩使你们爱我。我的恩典使你们与我合一。”

次日下午4点，巴巴离开纳西科，前往美拉巴德。6天后，5月26日，巴巴出乎意料地回到纳西科。迪莉娅、珍、威尔和玛丽娅生病不适，巴巴到萨扎特宿舍看望他们。一整天高烧不退的迪莉娅，体温突然降至正常。巴巴打响指，表示：“快，进发！”大家理解为他们很快要离开纳西科，到另外的地方。

巴巴在纳西科逗留几日，5月28日早餐前，他授述以下关于爱的语录：

什么是爱？给予而从不索取。什么能引向这种爱？恩典。什么引向这种恩典？恩典不是廉价买来的。而是靠总是乐意服务，而不愿被服务获得的。

引向这种恩典的途径有很多：

以自身为代价祈愿他人好；

从不背后中伤；

无上的忍耐；

努力不担忧——这几乎不可能做到，所以要努力；

多想他人的优点，少想他人的缺点。

基督说“爱你的邻居”，不是说爱上你的邻居。如果你完美地做到上述之一，其余的必定跟随。恩典便降临。要有爱，你有了爱，就定会与至爱合一。爱时，你给予。恋爱时，你索取。你想怎样爱我，就怎样爱我，但要爱我。全都一样。

爱我。我纯洁，是纯洁之本源，因而把一切弱点吞噬于我的爱火。

把你的罪恶、缺点、美德，统统交给我——但要交出来。哪怕有人爱上我，我也不介意；我能净化。但你爱上别的人时，则不能称之为爱。

爱纯洁如神。它给予，从不索取。要拥有这种爱，则需要恩典。

喜马拉雅山的瑜伽士，留着长睫毛长胡须，多年静心打坐入定，也没有这种爱。它是如此珍贵。母亲会为亲生子女而死——无上的牺牲——但那不是爱。英雄为国家捐躯，那也不是爱。

只有拥有爱，你才会知道爱。你无法从理论上理解，必须体验之。

马侬爱莱拉。那是纯爱，不是肉体的，不是智力的，而是灵性的爱。他在万物中，处处看见莱拉。无论吃、喝、睡，无不想着她。时刻希望她幸福。即使她同别人结婚，如果他感到那会使她幸福，他也会高兴。

最后，这把他引向我。你爱时，不再想自我，而是时时刻刻、不断地想至爱。

你们即使努力，也不会有这种爱。那需要恩典。努力则引向恩典。

什么是神？爱。无限爱。

当天，后来巴巴召集大家静心15分钟。接着让他们去为晚餐前的化妆舞会做准备。诺芮娜和伊丽莎白俩人合穿一件纱丽，扮成连体双胞胎，赢得首奖。二等奖给了扮作女巫的玛格丽特。迪莉娅扮成西班牙弗拉曼柯舞者，获三等奖。用过冰激凌和点心，巴巴召他们到起居室，讨论接下来的欧洲旅行计划。

决定到法国南部的戛纳，巴巴指示吉蒂、玛格丽特、迪莉娅、威尔、玛丽和汤姆6月回英。此外，还要吉蒂提前到戛纳租三所房子：一所给巴巴和女满德里，一所给男满德里，再一所给西方人。就这样，为再一次欧洲之行和纳西科埃舍关闭做好准备。次日凌晨4点，巴巴离开纳西科，前往美拉巴德。

1937年6月1日，美赫免费诊所在美拉巴德重新开张，由尼鲁主持。劳先生几乎每天到阿美纳伽市场，为美拉巴德采购，拜度和普利得继续负责疯人埃舍。

6月3日，西方人造访美拉巴德，在此过夜。次日深夜返回纳西科。只让萨姆·科恩留下，在疯人埃舍协助满德里几天。

6月6日星期天，巴巴的儿时伙伴贝利，在很长一段时间后，到访美拉巴德。巴巴出于自己的原因，表面上与贝利疏离，但大家都知道巴巴深爱他。当天，后来巴巴同禅吉和萨若希到纳西科。

6月8日，巴巴向西方组解释了心的方面：

气味好的东西并不都好。你指挥心时，就没有担忧。但这非常困难。毕竟，那又怎样？

心有意识地止息时，是无量的极乐。这种极乐，人无法描述。这个状态不是证悟，但只有一步之遥。（巴巴指的是涅槃状态；在苏非教中，这个我灭或真空神圣状态被称作法那—费拉。）

人心运作迅速。失控的心对人的灵魂造成可怕灾难。而（挪揄迪莉娅）你的失控心却对我的头发造成劫难。（巴巴用字母板对大家授述时，有时候迪莉娅和玛格丽特给巴巴梳理头发，按摩头部。）

我的心如同海洋，将宇宙间好的坏的、污秽良善尽皆吸收。你思想善念，我吸收。你思想恶念，我也吸收。比如小池塘的水，污物渗入，水就污染。但如果这些好坏念头融入海洋，只是被冲走，因为海洋广阔无垠。几个恶念就让你的受限心污浊，但即使全宇宙的恶念也不会影响我海洋般的心。

1937年6月的第一周，巴巴已决定开始遣一些人回欧洲。遣威尔和玛丽·白克特到孟买，几天后，又遣去吉蒂·戴维、迪莉娅·德里昂和玛格丽特·克拉思科。巴巴6月8日在孟买加入他们。全体住在卡卡·巴瑞亚的住处。一天夜间，巴巴带他们去看电影，帮助他们不去想临近的离别。一行5人于6月12号乘拉瓦尔品第号客轮前往伦敦，半年前将他们载到印度的同一艘船。（由于英国组6月初离开，巴巴在赴戛纳前只到纳西科访问三次。）

次日，他们给巴巴发来如下讯息：“我们奉命离开，但把心留给您，至爱。”虽然巴巴对访问戛纳做了详细计划，但爱者仍无法确定该计划会不会是个策略，害怕会接到来自印度的电报，说“计划变更”或者“延

迟”。这是他们离开时最担心的。

6月底，巴巴指示萨姆·科恩到盘奇伽尼的虎谷山洞，但萨姆不敢独自一人待在那里，因此巴巴令他经锡兰的科隆坡赴欧洲。萨姆6月23日出发。

6月26日，在美拉巴德召开信托会议。诺芮娜和伊丽莎白，同拉姆玖和卡卡，从纳西科驱车前往，当晚返回。

为了某项工作，巴巴指示娜丁·托尔斯泰到意大利威尼斯，她7月8日离开。巴巴到孟买为她送行。随着娜丁离去，纳西科只剩下8名西方人：珍和马克姆·希劳斯，诺芮娜·马切贝利，伊丽莎白·帕特森，茹阿诺·波吉斯拉乌，汤姆·沙普利，拉诺和诺妮·盖利。接着开始为戛纳之行做一切必要准备。

在拉瓦尔品第号客轮上，吉蒂·戴维代表英国组，给《美赫公报》写了封道别信，总结了他们的纳西科生活。

下面是吉蒂·戴维1937年6月的信：

这种突然的计划变更（西方人离开），会令外界震惊，却不会震惊了解美赫巴巴工作方式的亲近弟子。在一地的工作一旦完成——重锤敲响，建筑拆除！前面数月的工作和计划随风而逝，新的计划又在新的环境开始。巴巴对此没多说什么。但身处其间的我们，是如此感受的。毕竟幻相而已，何以执著之？都有什么关系？重要的是过程本身给参与者带来的变化。

对我们这些从西方被召来，分享东方生活的人，变化是什么？经历虽新近，但也不无体会。我们都感到，学到了很多相互宽容和理解，学到了爱和服务的真正内涵，以及适应新的受局限环境的需要。

最重要的，关于大师，美赫巴巴本人，这向我们揭示了什么？一个人能诚实地说，自己对他的方式更加了解了吗？不能，我个人感觉这半年的亲密接触，只是让人对他无法测量的方式，更为叹服。它们超出了人类的有限理解力。然而，一个人对他的爱和信任却更深，伴随这种更深信心的，是更彻底的臣服。因为人性弱点，我们也许仍会违背他的命令，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爱有丝毫减少。实际上，巴巴正是通过我们的弱点，每一次将我们更拉近。他的宽恕，虽然也许严厉或温和，但总是公正慈善，在心中留下难忘印象。正是过去几个月我们有幸得到的，同美赫巴巴这样的大师亲密相处的机会，教会了我们许多。

巴巴的爱把我们带到印度，也是他的爱将我们遣回西方，为下一阶段在那里的活动做准备。因此暂别印度。我们很高兴见到那么多的巴巴跟随者和亲密弟子，感到同所有爱巴巴者的亲密连结，我们期望有一天，如果巴巴再召我们来印度，重温那种友谊。

那么多人到码头为我们至诚送别，让我们深深感动。

1937年7月10日星期六，美赫巴巴沉默12周年纪念日，由满德里和一些亲近者在美拉巴德私下庆祝。纳西科只有诺芮娜，伊丽莎白，茹阿诺，拉诺和诺妮被召出席。巴巴拨款50卢比，用于那天满德里的食物开销。在拉乎里小屋召开信托成员会议，并同西方人简短讨论后，沉默日活动开始。伽尼·穆斯夫发表如下讲演：

最至爱的大师，师利巴巴，让我首先代表满德里，感谢您准予我们庆祝今日您的沉默12周年纪念日的请求。也让我感谢，不惜牺牲舒适便利，参加本次活动的西方满德里代表。

今天，7月10日，我们发现满德里心情欢喜，却又若有所思。您沉默的这第12年充满希望和承诺；更因我们西半球的兄弟姐妹信任地来到印度而增色。鉴于目前的情况，虽然仍看不到被承诺和渴望的太平盛世，但我们并不因此灰心丧气。您的神圣智慧，似乎别有打算。您无所不知的决定，我们无比谦卑和心甘情愿地遵从，因为什么对我们每个人最好，您最清楚不过。

这个场合，在某种程度上，引发我的内省态度。因而恕我冒昧，在您面前斗胆推究您的沉默的意义，以及随时间流逝，我们不自觉地学到或未学的教训。我将您的沉默，同其他行道者的类似考验，加以对照，解释如下：

这种性质的考验——在不同宗教的神话传说中例子很多——对于其他人，通常是自我强加和修炼。您的沉默则是神性和灵性使然。

对其他人，那常常是完美的先行准备；对您，则是证悟后的作为。

对其他人，这种考验旨在自我净化和自我荣耀；对您，则是为弟子的灵性净化和人类的拯救。

对其他人，那是苦行；对您，是十字架受难。

对其他人，无不是一种誓言，对您，则是神圣职责。对其他人，它为自身获取能力；对您，则是授予别人灵性权威，我猜想满德里得到过对此的解释。

对其他人，是为进步做的精神努力；对您，则是爱的劳动，纯粹灵性和神圣的爱。对于其他人，十二年、二十四年或者三十六年之时间周期，只有占星学、至多是通灵的意义。您的考验的灵性意义，显然挫败了这个立场。

您起初宣布只沉默一年，如今十二年已过，您有可能出人意料地结束之，一如其突然的开始。对您，我们的至爱大师，满德里一定观察到，一切无束无限。至于经此途径发展能力的问题，我留待更从容而严肃的场合讨论。

我在众人面前有点沉浸于自说自话。我的上述推理也许有趣，但并非绝对正确。因而我邀请在场的全体满德里，给予坦率证实和有益批评。

请您，师利美赫巴巴，值此您沉默12周年纪念之际，给我们，您的爱徒和仆人，一篇独特的灵性和神圣语录，以满足我们未来几天或几年的头脑——不知是否要求过分？我认同一位苏非圣人说过的优美乐观之言：

“口唇不语者有福，
生命之言由他道出。”

永远拜倒在您足前。

巴巴答应伽尼的请求，说：

我未曾发誓沉默，也非基于苦行而保持沉默。假若那样，我就会在今天，沉默第13年之始结束之。但这未必意味着我不会很快开口。我可能在这个第13年期间开言，因为我喜爱13这个数字。

还有可喜的征兆。干旱闻名、今年无雨的阿美纳伽，从昨夜12点——我沉默12年期满之际——开始持续稳定降雨。但只是毛毛细雨，也是个危险信号。所以说我今天穿了件红色新衣。你们中有一人可能死去，也许是“X”，也许是“Y”，但死者在放弃肉身前会成道。

把伽尼今天演讲的内容记录下来，这是对您的沉默的最好解释。我只要求去掉其中一行，也就是他的开示请求。

巴巴随后示意伽尼拥抱禅吉，说：“我通过禅吉拥抱你里面的我自身。我的方式和我的存在一样无限。”巴巴接着拥抱了每一个在场者，之后步行上山看望女满德里。

巴巴此次打算带东方女子到法国，将此次旅行通知其他的满德里，严令他们对此保密。

法国之行

美赫巴巴在 1937 年 7 月下旬赴法国之前，主要忙于服侍美拉巴德的玛司特和疯人。每天为他们洗澡喂食，照料他们的需要。他令拜度和普利得负责玛司特和疯人，并在他赴法国期间，对他们给予详细指示。

巴巴还给其他男满德里指派了工作。彭度管理美拉巴德，帕椎和尼鲁医治病人，前者以顺势疗法，后者以对抗疗法。韦希奴采购。卡里玛玛管机械，希度协助照料玛司特，其余也各有职责。劳先生搬回孟买，间或到美拉巴德。

7 月 12 日，巴巴到纳西科。三天后由法鲁、大阿迪、诺芮娜、拉诺和伊丽莎白陪同，驱车前往孟买，办理必要旅行手续——护照、签证和船票。中午到孟买，巴巴在卡卡巴瑞亚家用餐，已提前通知他预备午餐。禅吉在丽晶饭店为伊丽莎白和诺芮娜订了双人房间，为拉诺订了单人间。巴巴和阿迪住卡卡家。

巴巴此前访问伦敦期间，拉诺和母亲诺妮曾为巴巴买了一套三件套细条纹外衣。她们找到个与巴巴身高相当的店员，估摸尺寸。结果非常合身。这次，诺妮叫拉诺为巴巴买双鞋作为礼物。拉诺同诺芮娜和伊丽莎白到商店，只得估测巴巴的脚码，以包退换为条件买下。结果鞋子很合适，巴巴在法国穿的就是这双。

在孟买几日后，7 月 18 日，巴巴前往纳西科。这是他最后一次访问美赫静修所的西方爱者。逗留两日，7 月 20 日前往美拉巴德。

茹阿诺·波吉斯拉乌 7 月 23 日离开纳西科。经锡兰赴欧洲，到戛纳与巴巴会合。

当天，《美赫公报》编辑萨姆帕施·艾扬伽，从马德拉斯来见巴巴，可他到了纳西科，巴巴已经离开。他随即到美拉巴德同巴巴会面，得知巴巴即将赴法国。

7 月 29 日，巴巴离开美拉巴德前往孟买，开始法国之行。美媚，妹妹玛妮，娜佳，蔻诗德，苏娜玛西，瓦露以及禅吉，卡卡和尼鲁陪同。诺芮娜，伊丽莎白，诺妮，拉诺，马克姆，珍和汤姆同鲁斯特姆的次子

法鲁（他赴英国求学），从纳西科提前一天到孟买。西方组将随巴巴乘船航行。巴巴和女满德里到孟买时，巴巴不希望有爱者到火车站见他。在丽晶饭店度过一天，1937年7月31日星期六，巴巴一行登上斯特拉斯内弗号客轮，于下午1点前往马赛。随行的还有两只狗，吉皮和卡努特。

头几天海浪汹涌，所有人都闭门不出。即使天气好转，女满德里也得隐居于船舱。只有在夜间，其他乘客全部就寝后，才到外面甲板，以免被人看见。夜间巴巴带她们上去时，卡卡和禅吉在她们舱外站岗。

西方人的活动却不受限制，可随时在船上走动，除了拉诺，她像东方女子一样离群索居。一次巴巴发现拉诺在甲板上，问她因何在此。拉诺解释说船舱太闷，她需要新鲜空气。巴巴责备道：“除非我另行指示，否则你不得离开船舱一步。”拉诺返回，不过这件事后，巴巴准许她每天到甲板散步两小时，但须由诺芮娜陪同。

同船旅行的，还有同大师联系深厚的卑微鞋匠之子，拉姆禅德·伽德卡。伽德卡赢得政府奖学金，到苏格兰爱丁堡大学读教育学。其实是巴巴提前告知伽德卡，他会乘坐斯特拉斯内弗号客轮到法国，但指示伽德卡不要告诉别人。因此，当伽德卡的妻子谷娜苔和两个孩子，到孟买为他送行时，惊喜地发现巴巴和满德里在船上。巴巴对谷娜苔说：“别担心。我和你丈夫在一起。”

另一位幸运的同行者，是年轻舞蹈演员奥黛丽威廉姆斯，玛格丽特克拉思科的相识。自从1933年在欧洲，她一直未再见巴巴。奥黛丽加入俄国蒙特卡罗芭蕾舞团，正从澳大利亚返回。再见巴巴，她回忆说：“和他在一起，仍有那种永恒幸福感。”这是她同巴巴最后一次会面。

8月4日下午3点，船在亚丁靠岸。一次，巴巴评论：“痛苦是灵性生活的主旨。赛古鲁和阿瓦塔从不通过施奇迹免除痛苦，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圈子。他们自身受苦，也让圈子受苦。”

航行期间，8月7日，巴巴向西方组解释无私服务：

神单独为神，不是有意识的人，人单独为人，不是有意识的神。唯有神人是有意志的神和人；因此神人是宇宙之主，也是宇宙之仆。作为主，处于帮助众生向实在前进的状态。做为仆，有意识地承担众生的负担。为服务众生者服务，即是为宇宙服务。

无私服务和爱是孪生神圣品质。唯有爱者才能服务。服务至爱神人，你就是在服务你在每个小我中的大我。大师要求的这种服务，

是为你自身的灵性利益。但你的服务必须自发自愿，全心全意，无条件，不期回报。

对大师的服务是对身心灵的考验。身体受苦，头脑受折磨，但大师的无私仆人的精神，却体验真正满足之极乐。

1937年7月，日本发动侵华战争。8月10日，巴巴谈及世界形势，提到中日之间长期的敌意：“日本强大，但中国人多，能够抵抗。”

又提到俄国：“俄国在等待机会。俄国若进入角逐，世界大国都将互相对立，还会有一场大战。”

巴巴最后说：“届时我将携魔杖走上舞台！”一周后，中日正式宣战。如此来看，大师旅行似乎是具有世界范围的影响。

8月13日早上6点，巴巴一行抵达马赛，迪莉娅·德里昂迎接。接着乘火车到戛纳，下午4点左右到达。吉蒂·戴维曾于6月底到戛纳，在迪莉娅和诺芮娜的姊妹姬塔·布鲁姆协助下，在巴巴抵达前，租了几处别墅。

安排相当如意，但巴巴出于某种原因，对女子的别墅不满意，令诺芮娜另租一处。

新别墅供巴巴和女满德里，诺芮娜，伊丽莎白，拉诺和吉蒂居住。男满德里使用另一所。第三所给西方男女用：迪莉娅，茹阿诺，姬塔，珍，马克姆，诺妮，萨姆·科恩，克莉丝汀·马克诺格顿，艾妮塔·德卡罗和安德丽·阿隆。法国女士安德丽是艾妮塔的朋友，1934年在苏黎世奥托·赫杰的艺术学校见过巴巴。任命茹阿诺·波吉斯拉乌为管家，负责此栋别墅的生活安排。

巴巴到戛纳时，迈索尔、卡普塔拉、印多尔和尼泊尔等四位印度王公，也在找合适住所。别墅很难租，但诺芮娜动用影响力，又租到一处别墅，得到巴巴首肯。他们于8月15日星期天住入。巴巴的别墅位于山上，名叫卡达纳别墅，满德里的叫卡普迪蒙特，位于吕度·瑞瓦阿尔伯特大街。

巴巴曾要吉蒂雇两名女佣，但她只能从伦敦带来一个。巴巴不希望当地法国妇女做家务，认为她们会传播闲言碎语。便询问欧洲弟子中有谁的女儿，能来卡达纳别墅协助家务。

给苏黎世的海蒂默敦斯发了电报，但她女儿安娜凯特丽娜不善家务。故询问他们家的朋友，20岁的艾琳·比罗。艾琳因父母的影响，对巴巴有兴趣。她接受了海蒂的请求，很快动身，于8月15日抵达戛纳。艾琳·比

罗曾回忆导致她同美赫巴巴首次会面的一系列事件：

“我记得那是1936年的一个下午，我溜进父亲的办公室，打开他的秘密橱柜偷巧克力，第一次看到巴巴摄于费尔德梅伦（默顿斯的家）的一张照片。照片很美，对我产生深刻影响。我向母亲打听巴巴，她给我一本小册子《问与答》，但我对灵性无智力兴趣。

在纳西科期间，诺芮娜会给我父亲写信，我也开始参加苏黎世的聚会，但巴巴1936年11月来时，我因害羞没去见他。感到巴巴能看穿我所有的秘密。

到了夏纳，伊丽莎白到车站接我。我一到别墅，她就将我带到巴巴面前。不知怎的，我感到回来了——回家了。这种强大感受我从未也再未体验过。

次日晚间，巴巴叫我坐到他一边；姜塔在另一边。总是同巴巴一起，令人心绪不宁。遇见巴巴对我是天翻地覆的巨变。他的爱比我曾体验过的一切都伟大得多。”

艾琳一丝不苟地清洁巴巴的房间，保持物件整洁有序。她还清洁相邻的小室，卡卡·巴瑞亚夜间守夜时坐在那里。清洁过程中，艾琳收集巴巴枕上的头发，细心保存。（夜间美赫巴巴身边总是有一名弟子守卫，只有被叫才能进他房间。）

有关艾琳收集巴巴的头发，还有个趣事。守夜期间，卡卡坐在椅子上，他有时会从床上拿个枕头，垫在脑后。艾琳以为上面的头发也是巴巴的，也把它收集起来，纳闷怎么巴巴睡两处。过了些日子才发现，她小心收集的，原来是卡卡的头发。

大师在夏纳的逗留成为国际性的，因为其他一些欧洲人也来，陪伴巴巴两三天。8月17日，阿弗雷多和康苏拉德赛兹夫妇从巴黎来小住几日。

8月19日晚间，海蒂和沃尔特默敦斯，携15岁的女儿安娜凯特丽娜，养子阿伦德·富尔曼，从苏黎世来到。巴巴欢迎说：“留在这里三周。赶走一切外界念头，呼吸我的气氛。只是想我，把一切留给我，因为我乃万物之源。”

次日，一个叫罗格·维埃亚尔的年轻巴黎人来见巴巴。埃维亚尔是网球冠军，8月22日，巴巴对他说：“无论赢还是输，都不重要，因为你赢得了我的爱！”他希望同艾妮塔·德卡罗结婚，巴巴同意他们的婚事。罗格·埃维亚尔也爱上大师，一年半后同艾妮塔结婚。

与纳西科不同，在戛纳，巴巴极少给大家灵性阐释或语录。在卡达纳别墅居住的女子，美婍，玛妮，娜佳，蔻诗德，苏娜玛西，瓦露，诺芮娜，伊丽莎白，拉诺和吉蒂，白天在花园散步，做游戏。吉蒂教玛妮速记和打字，美婍练钢琴。安德丽·阿隆教东方女子缝纫。伊丽莎白和艾琳一起采购。

从上午10点至中午，巴巴到卡普迪蒙特会见来访者。有时步行过去，有时伊丽莎白开车送他，艾琳同乘。巴巴回卡达纳别墅用午餐，3点再回卡普迪蒙特，会见满德里或者更多来访者，5点半回来用晚餐。晚间，巴巴打乒乓球，或做猜字谜游戏，有几次还带女子们驱车乡间兜风。

一天，巴巴召罗格·维埃亚尔和阿弗雷多·德赛兹，指示他们去尼斯，找某个食素的英国人，带回戛纳。但巴巴未给名字也未作描述。他们离去，因接触巴巴不久，对这个命令不以为意，觉得很奇怪。到了尼斯，走进一家杂货店，感觉傻子一般，随意问店主，知不知道附近有吃素的英国人。让他们惊讶的是，店主说附近有个从英国来的绅士，据说只吃无花果！罗格和阿弗雷多记下地址，到他住处，对他讲了巴巴。他同意和他们一同驱车回戛纳见巴巴。见面时，巴巴显得满意，希望通过这个不寻常的人，完成一些工作。罗格和阿弗雷多也学到难忘教训——执行大师交托的任务，无论多怪。

一天，艾妮塔介绍的一位瑞士人，来见巴巴。为这次会面，他专门禁食，对巴巴说他三天未进食。巴巴天真地望着他，打手势：“你一定饿了。”这个人目瞪口呆。巴巴评论：“灵性像你坐的那把椅子一样，平常自然。你无须禁食。唯有爱重要。爱我。”

艾妮塔·德卡罗是个有些天分的艺术家；在戛纳她画了素描，拿给巴巴看，巴巴评论说画得极好，赞她不愧为艺术家。接着征询拉诺的意见，拉诺说坦白讲她不怎么喜欢。巴巴批评她：“你怎么能说不喜欢？这么美！你永远画不了她那么好！”这其实是伪装。巴巴赞艾妮塔的才华，只是为了刺激拉诺。

数月来，拉诺一直在巴巴指导下，秘密制作一副巨画。这幅画后被称作《十个圈子》。巴巴指示拉诺将绘画材料全部带到戛纳，继续绘画工作。画被取下架，卷起打包，从印度带来。一天，她正在画一个部分，巴巴来到，对她的工作做了些批评指正。拉诺火了，说：“您要是那么喜欢艾妮塔的画，为啥不要她做这项工作？”

巴巴不喜欢她的话，批评说：“你真没用！毫无理智！你的职责是执行我的命令！”巴巴在教拉诺学会默默接受他的希望。巴巴时而揶揄她，说：“你怎么没你母亲那样好？诺妮那么好，你为何就不能像她？”这些取笑都是为了解除自我。

8月21日，著名作家威廉姆瓦内尔来见巴巴。他说：“见到您很荣幸。”巴巴表示也很高兴见到他。

瓦内尔问巴巴：“许久以来，我一直试图找到爱的实际定义。您可否告诉我那是什么？”

巴巴回答：“爱意味着给予而不期回报的生活。”瓦内尔深受触动，巴巴继续：“人必须给予，再接受。先给予，你就有一切。但是相反，人们想先有一切，再考虑给予。这不是正确的方式。”

在戛纳，诺芮娜特别想带来见巴巴的一个人，是著名俄国芭蕾舞演员瓦斯拉夫·尼金斯基。他从1919年一直关在精神病院。巴巴曾表示，如果尼金斯基同他生活几个月，他可以治好他的精神病。诺芮娜问她可否去督办此事，加快他的释放，巴巴的回答是：“让我来做。”

仅几天后，8月21日，诺芮娜在报纸上看到，尼金斯基的妻子正计划带他出院。但尼金斯基从未与巴巴会面。[注：尼金斯基(1890-1950)，被誉为20世纪欧洲最伟大的芭蕾舞舞蹈家，职业生涯在人生巅峰因精神失常而悲剧性结束。29岁时因严重精神紊乱（被确诊为精神分裂症）退出舞台，其后31年在出入精神病院中度过。]

8月21日，克莉丝汀·马克诺格顿乘晚间火车回伦敦。这是她最后一次见巴巴。她死于1941年德国对伦敦的一次空袭。

当晚，巴巴同诺芮娜和莫斯蒂丝·D·达科斯塔，去蒙特卡罗参观赌场。乔装的巴巴，十分英俊。他围着诺芮娜的披肩，头戴莫斯蒂丝的法国贝雷帽；同那里的气氛水乳交融。

8月22日阿弗雷多·德赛兹同巴巴讨论，按巴巴阐释的灵性主题，拍摄电影短片的想法。巴巴鼓励说，“对罪人成为圣人的独特体验和努力，用短小而有趣的故事形式戏剧性地描绘；不仅会激发想象力，还会以激动人心的方式，教导唯一的真理——人必须成为神！”

罗格·维埃亚尔次日晚动身前往巴黎，临行前对巴巴说，“最初我爱您是因为艾妮塔，而今我爱艾妮塔是因为您。”

如同诺芮娜和伊丽莎白，拉诺也住在巴巴别墅的第三层。巴巴的

房间在走廊尽头。拉诺当时并未意识到，巴巴在戛纳就开始了对她的训练——到印度同他永久生活。夜间，巴巴常派卡卡到拉诺房间叫醒她。卡卡敲门，拉诺出来问什么事，卡卡回答：“巴巴叫你。”拉诺于是跟他到巴巴房间，巴巴只是拼写道：“我希望你明天提醒我订苏打水的事。就这些。去休息吧。”

拉诺回到房间，纳闷巴巴为了订苏打水这点小事，半夜三更叫她，究竟为何。过一小会儿，又来敲门，又把拉诺叫到巴巴那里。巴巴拼写：“别忘了提醒我苏打水的事。现在去睡觉；你看上去累了。”拉诺搞不懂，为这种琐事也要再次打扰她的睡眠。然而整整一夜，这种似乎无意义的苏打水话题不断提起，巴巴不让拉诺，也不让他自己睡觉。多年后拉诺意识到，一个人必须保持警觉，随时准备遵从大师的任何希望，以便执行他的命令，满足他表面的心血来潮。她还受训分担守夜职责。

另一晚，卡卡又来敲门，拉诺出来，卡卡告诉她：“烟从哪里冒出来，巴巴想让你去看看什么东西烧着了。”拉诺下楼到厨房，在艾琳的协助下，发现炉子没封好。巴巴同卡卡也到厨房，待烟熄灭后返回房间。

拉诺回去休息，但很快又被卡卡的敲门声叫醒。她打开门，卡卡说：“巴巴要你再查看一下房子，确保一切安全无事。”拉诺照办，让卡卡传话，一切安好。

不久，卡卡带着同样的讯息再次敲门。这持续了一整夜，拉诺学会了照巴巴的命令做，不问为何或何为，无视头脑反应，首先是服从和满足巴巴的希望。

为巴巴守夜是项真正艰巨的任务。最轻微的响动都被禁止。不能咳嗽打喷嚏，甚至不能上厕所。在印度蚊子猖獗，因害怕弄出声响打扰巴巴，而无法驱赶。对像卡卡这样上点年纪的人，夜里不能上厕所，尤其困难。为巴巴守卫绝不简单，虽然一些人经过巴巴的训练，能够担当此任。没尝试过的人，难以想象服务大师所涉及的艰辛。

8月26日上午，玛格丽特·克拉思科和梅布尔·瑞恩从伦敦抵达。梅布尔留在戛纳，玛格丽特几天后就离开。

大师只接受最亲密或者经过考验的弟子的捐赠。新来者给钱，他会拒绝。（巴巴一次对大阿迪解释说，他不接受有些人给的钱，是因为赚钱过程中的业相，会随钱一同带过来。）有人往戛纳寄来一张支票，收款人是美赫巴巴。巴巴在背面签名MS伊朗尼，但马赛银行支行拒绝兑现，

直到背书为“美赫巴巴”。8月26日，在卡普迪蒙特，巴巴让禅吉手握钢笔，巴巴握禅吉的手，以此签名美赫巴巴。巴巴由诺芮娜和禅吉陪同，海蒂·默敦斯驱车，到库克旅行社兑换了支票。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签名为美赫巴巴。

8月27日，画家海伦·达穆从瑞士来到。同来者还有爱丽丝·索-菲舍和丈夫维克多，两人1933年在欧洲见过巴巴一面。

当天，巴巴对迪莉娅等人说：“我想像在马德里那样，出去到人群中待些时间。留心这样的地方和人群聚集的时间。”

迪莉娅打趣道：“您在马德里时混在人群中，结果导致一场革命！”（指1936年弗兰克将军领导的西班牙革命。）

提到西班牙，巴巴说：“我毁灭是为了重建。在那里我在人群中自由走动数小时，为人事的再生和重组进行工作。这要求你们现在所目睹的，对现存一切事物的毁灭。”

1931年在纽约哈蒙首次见巴巴的朵罗丝·诺瑞斯，8月28日到达夏纳，住了几日。

有一天在夏纳，巴巴透露：“为了我的工作，我需要一个健康、英俊、聪明和纯洁的男孩。这些品质对我希望为世界做的工作至关重要。这项工作涉及到将淫欲减少到最低度，特别是摧毁现今盛行全世界，到了骇人程度的同性恋欲。男孩若是不纯洁，就会立刻误解我的意图，这会阻碍而非帮助我的工作。”

另一次，吉蒂问巴巴他对男孩们的工作，他说：“我在对未来的青年工作。”

威廉姆·邓肯也和大家一起在夏纳，巴巴希望他找个男孩。邓肯到英国去寻找这样的少年。8月28日上午，带着一个名叫约瑟·路易斯的西班牙少年难民，返回夏纳。巴巴虽不完全满意，但让他留在别墅。

不久，巴巴叫吉蒂去巴黎，另找一个男孩。表示如有必要，他会同邓肯坐飞机去，亲自挑选。吉蒂次日晚同玛格丽特一起出发，再次寻找这样一个男孩——适合巴巴工作的媒介。她们到巴黎的西班牙难民营，因为巴巴一再表示那里有这样的男孩。

吉蒂8月30日发来电报，说找到一个男孩，巴巴简单回电：“带来。”8月31日，她将一个名叫贝拉弥奴的男孩带到巴巴面前。但巴巴见过男孩，也不满意，决定还是让约瑟·路易斯留下。巴巴说：“如果约瑟开始爱我，

我也许会把他带到印度。”一天天过去，环境的改变似乎对约瑟产生了积极影响，态度更健康活泼，对巴巴是谁也更为觉知。男孩每天上午等巴巴到来，叫他，“王中王！”

上午巴巴会同拉诺从别墅步行到男满德里住处，在此会见来访者。约瑟想坐在巴巴旁边，巴巴让他坐一会儿，会叫他到另外的房间，因为来访的多数人，都希望同巴巴私下交谈。一天，约瑟向阿弗雷多袒露心声：“我好爱那个长发人。他好亲切和蔼。真遗憾他是哑巴，不能说话。”

几天后，巴巴私下会见威廉姆·邓肯，说：“我本希望你在这里多留几天，同我密切接触。我很爱你。想给你特别的东西。但考虑到这里的情形，这么多人来来往往，无法把我这次希望的亲密接触给你。”

8月31日，邓肯被遣回伦敦。巴巴敦促他继续学医，之后回戛纳住25天。巴巴要邓肯将西班牙男孩贝拉弥奴带回巴黎。邓肯还会返回戛纳，同大师相处的经历，将使他两年内到印度同美赫巴巴一起生活。

阿弗雷多和康苏拉·德赛兹夫妇次日也离开，回巴黎家中。

剧作家亚历山大·马尔基9月2日到戛纳，见巴巴讨论电影计划。就电影事宜长谈后，巴巴这位宇宙电影制作者，假装这对他很重要。但他后来表示，他对拍电影表现出如此兴趣，真正原因是为了把马尔基，以及加百利·帕斯卡和加勒特·福特等人吸引过来，让他们得到灵性联系。电影本身对大师的工作并不必要。

1936年11月在伦敦首次会面后，马尔基一直未与巴巴或其他爱者联系。他打算写一部剧本，只是决定到戛纳开始写作。到了戛纳，却收到一封从伦敦转来的电报，说美赫巴巴正在赴戛纳途中，希望在那儿见马尔基。如此惊人的巧合，只会进一步加强他对巴巴的信爱。一次，巴巴向马尔基透露：“我们目前讨论的这些主题，有一天将构成电影行业整个新趋势的基础。”

9月2日夜，威尔和玛丽白克特到达戛纳。次日上午，瓦尔特和海蒂默敦斯及女儿回苏黎世。在戛纳的不同场合，巴巴允许海蒂、伊丽莎白和拉诺为他和女满德里拍照。由于只许妇女同美赫和女满德里在一起，照片总是由她们，有时是妹妹玛妮拍摄的。

当天，9月3日，巴巴敦促西方人：“在团体里生活，为我工作，同我生活，帮助我的工作，和谐是生活的基础。遵从个人的喜恶情感，气氛遭到破坏，工作因而受损。”

巴巴常叫几个西方女子到卡达纳别墅，参加他和东方女满德里的晚间猜字谜和其它游戏。还庆祝生日，又在大师身边，人人欢欣喜悦。

9月5日星期天，巴巴带大家乘伊丽莎白的车，到格拉斯镇兜风。在那里看了一部法国电影，但中途离场。

次日，一个与英国组有联系，名叫乔费尔的年轻人，来见巴巴。

9月7日星期天，巴巴向西方人解释个人天性：

对于我众生皆平等。普世间，我平等地爱每个人。但个别地讲，则是另一回事。我爱厨师，没有爱你们那样深。为何？不是因为她是厨师，你们高于她，而是因为你们比别人更爱我。你们愿意为我做一切。迪莉娅为我舍弃了一切！她的兄弟和父母不赞同她到印度，但她为我做了。

这都很好，但涉及到个人天性，却差异巨大。有的人喜爱安静的埃舍生活，隐居、沉默和静心。有的人喜爱行动和快活的生活。个人来讲，我喜爱第二种——但为了我的工作，则是第一种！因此，两样我都得容忍。

我期望你们合作和帮助，但整个时间，你们个个都那么顽固，以致我的工作受损！要努力适应一切环境和条件。

要自然！不要改变自己的快活天性，但也不要对性情不同者表示不悦，或者批评。只能在心灵中装下一个至爱，虽然你可能在脑子里装了很多。

因此（指着自已），将这个至爱存在心灵里，在其它每一颗心里找到我！你若努力在每一颗心中见我，就不会憎恨这个或那个人。那时一体与和谐会自动建立。

根据巴巴命令，英国女佣随邓肯一道回去。所以，9月10日，默敦斯家的另一位朋友，18岁的捷克斯洛伐克女孩伊尔莎，来到戛纳，协助艾琳·比罗做家务。（威廉姆·邓肯将吉蒂带到戛纳的英国女佣，带回英国，因为巴巴发现她不合适。）

9月12日，诺芮娜的姊妹姬塔离开。她得回意大利工作。当天，小阿迪从热那亚来到。阿迪因前几次旅行筋疲力尽，本不希望这次陪同巴巴到欧洲。但巴巴给他发电报，令他来法国。

9月15日，爱丽丝·索-菲舍，同丈夫和父母回到戛纳看望巴巴。他们住在蒙特卡罗，12天后再次回来。爱丽丝是一家歌剧团的女高音，

深爱巴巴。在维也纳她对很多人讲巴巴。

9月18日，巴巴从上午8点至晚间8点，一整天在卡普迪蒙特，庆贺茹阿诺和小阿迪的生日。有人，也许是莫斯蒂丝，指出这天也是葛丽泰·嘉宝的生日。

晚餐做了特别食物，包括一大块生日蛋糕。蛋糕刚端上，电话响了。是海蒂·默敦斯从苏黎世打来。巴巴过去通过诺芮娜与她交谈，未等他回来，有人开始吃自己的那份蛋糕。巴巴对这种礼节性错误表示失望；他们应等到大师许可才吃。巴巴叫大家都闭上眼，同他静默5分钟，以消除沮丧气氛。接着给茹阿诺和小阿迪发礼物，第一份礼物是巴巴的——给两人各一个结实的拥抱。（小阿迪实际出生日为7月10日。）

康苏拉和阿弗雷多·德赛兹曾邀请巴巴同女满德里到巴黎。9月19日星期天，巴巴同美媞、玛妮、蔻诗德、娜佳、吉蒂和伊丽莎白驱车出发。拉诺和艾妮塔陪同苏娜玛西和瓦露乘火车，到巴黎与他们会合。巴巴和女子们在里昂度过一晚，继续驱车前往巴黎，中途停下野餐。

对美媞、玛妮、蔻诗德和娜佳的命令是，若碰巧看到男子，立即往地上看。在巴黎两天期间，巴巴将玛妮交与拉诺照管，指示她注意不让玛妮甚至衣服碰到男子的。玛妮年仅19岁，天性活泼，每次外出都行动快速。这对拉诺是项困难任务，注意力全在确保玛妮不触碰男子。

9月21日下午，加百利·帕斯卡和妻子，以及罗格·维埃亚尔，到德赛兹夫妇位于吉特-昂科大街1号的公寓，巴巴和女子们的住处，看望巴巴。那天康苏拉的母亲也见到巴巴。（阿弗雷多和康苏拉·德赛兹居住的吉特-昂科大街，法语意为“心灵憩处”。）

在巴黎，巴巴带女子们观光，在塞纳河泛舟，参观当时的“艺术和技术博览会”，以及巴黎圣母院。然而他们所到之处，周围总有很多男子，东方女子只得低头匆匆走过，什么风景都看不到。“那更像是看人行道，而不是看风景”，一位女子这样评论。

女满德里的生活一直是与世隔离，尤其对美媞。遵照巴巴命令，美媞在巴巴生前，几乎从未见过或同男子说过话。她一直隐居，很多年不可读书写字。

对于女满德里，国外的这一处同另一处基本没啥两样，因为她们不可随意观望或者走动。巴巴9月21日晚上9点，带她们上埃菲尔铁塔，但女子们又是目光向下，无法欣赏开阔的景致。

她们其实没什么爱看的，
除了至爱，万物在他之内！
对她们，没什么在他之外。
他乃是她们的实在；
没有他，生命无趣。

在巴黎的另一天晚上，巴巴到埃菲尔铁塔顶端。他后来透露，在塔顶时，他同特使和其他灵性大师开会，类似于他在阿西西和弗伦弗鲁召开的会议。

两天后，9月22日，巴巴和女子们离开巴黎。回途他们在罗昂停歇，次日晚11点回到戛纳。

巴巴在巴黎做的灵性工作，对他的身体造成损害。9月24日，威廉姆·邓肯同汤姆·沙普利，从伦敦返回戛纳。

巴巴计划上午到卡普迪蒙特看望男女满德里。但他捎话下午才过来。卡卡传话，说巴巴身体不好。巴巴来看望大家时，看上去疲惫虚弱，他解释：“我不是累。而是因为过去5天所做的工作，我发现‘下降’很困难。”接着讲述了巴黎之行，晚饭后回到他住的别墅。

当晚，诺芮娜带来一位名叫塞伯的德国先生。9月26日星期天，巴巴同塞伯长谈，后者似乎急于为其国家和人民工作。纳粹在阿道夫·希特勒领导下上台执政，战争似乎不可避免。巴巴向他询问德国目前的社会状况，塞伯一一回答，随后问巴巴因何他的国家状况如此糟糕。

巴巴微笑，解释：

混乱和毁灭对重建绝对必要。此乃灵性法则——创造与毁灭。制造混乱和不幸——然后毁灭之，以便能够重建一切。不拆旧房，何以重建？

今天你来我这里并非巧合，而是有意计划。墨索里尼已专程到德国会见希特勒，此时此刻二人之间正在会议上进行极重要的谈话！你在这里，我要你谈德国，有着重要目的。是我为此原因，特意今天把你带到这里。

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对遍布四周的混乱状况，永远找不到解决方案。他们加重悲惨。唯有基督能——那个时间已经迫近。

你若能遵循我的指示，照我说的做，也许你能做我在德国的唯一工作特使。

但塞伯过于理性，继续追问巴巴，他该如何工作，巴巴未予回答。塞伯离开后，巴巴评论：“他像个空罐。不管放进什么，一概扔出！”

帕椎的母亲，芙芮妮玛西，是朵拉特麦的姊妹，两人一起住在美拉巴德家属区。9月28日，收到帕椎发自美拉巴德的电报：“母亲奄奄一息。解救她。”巴巴回电：“通知朵拉特麦，芙芮妮玛西不是在受苦，而是在走向我。”次日收到帕椎的另一封电报，告知芙芮妮玛西已逝。巴巴说：“她自由了！”按琐罗亚斯德传统，将她的遗体送到静塔。（芙芮妮玛西原住普纳，与赫兹拉·巴巴简有密切联系，每日拜访她。巴巴简1931年去世后，芙芮妮玛西搬到美拉巴德，同保持沉默的姊妹朵拉特麦，过着半隐居的生活。除了帕椎，芙芮妮还有一个儿子鲁斯特姆，后者遵巴巴建议于1920年代移居美国，在亚利桑那州做工程师。）

9月29日，巴巴同诺芮娜、伊丽莎白、诺妮、茹阿诺和吉蒂开会，讨论他们在戛纳的居留和迄今的开销，总核了账目。巴巴评论，“我在此的逗留取决于财务调整；否则我最好回印度。我希望待久一些，但若财务状况不允许，就不好。”加勒特·福特的汇款仍无着落。福特自己因资金不足，无法来戛纳。

从9月初，就一直同印度的一些男满德里通信，安排将穆罕默德玛司特从美拉巴德带到戛纳事宜。发电报让大阿迪和拜度把他带来。这给西方爱者一种印象，巴巴无疑会在戛纳逗留相当长一段时间。巴巴本人也对玛司特的到来，给予高度重视，说：“如果穆罕默德不来，我会把每个人遣回，然后回印度。”

9月30日，加百利·帕斯卡来戛纳见巴巴。帕斯卡说：“我被困难四面包围，但自从遇见您，我体验到您的内在帮助，发现困难在慢慢消失。感觉事情自行调整，如今我能制作大片，这都归功于您的内在帮助。”帕斯卡和亚历山大·马尔基都爱巴巴，虽从未按计划拍一部关于巴巴的电影，但他们的爱坚定不渝。

巴巴的计划从不固定。一旦在某地的工作完成，他便以这样那样的借口离开。巴巴原计划到戛纳逗留一整年，但10月7日，巴巴宣布他将于三周内离开戛纳，返回印度。大家都很震惊，没想到他这么快就离开，穆罕默德玛司特甚至还没到，虽已乘船在途中。

玛司特因神而发疯，

除了神，没有什么能满足玛司特，

带穆罕默德到法国极其痛苦。
但这是巴巴的希望，
他知道这种玛司特为至爱疯狂，
他使似乎不可能的成为可能。

首先，为穆罕默德这样的人弄到护照，本身就不可思议，因为无本人签名，办不成护照。当局怎会给一个被常人视作疯子者签发护照？但巴巴对大阿迪和萨若希授意，说他是精神病人，要到法国治疗，从而为玛司特办好护照。启程那天，穆罕默德情绪极遭。但阿迪和拜度设法将违拗不从的玛司特带上斯特拉达德号客轮，于1937年9月25日从孟买赴法国。

到了船上，穆罕默德玛司特结果更糟糕。他对着人家的脸，咒骂其他乘客，朝他们扔点着的香烟，大部分时间弯腰驼背在甲板上捡垃圾。即便没吓坏也受惊不小的乘客，纷纷向船长抱怨。阿迪和拜度因此备受骚扰，尴尬至极。最后，阿迪唯一能制止穆罕默德的办法，是威胁他说，若不听话，就叫警察。穆罕默德反应就像孩子，害怕警察来抓。其它时候，穆罕默德则把自己锁在船舱内，阿迪威胁他，要是不出来，就叫警察。穆罕默德乖乖就范。

10月8日，诺芮娜和伊丽莎白到马赛接阿迪、拜度和穆罕默德，驱车将他们直接带往戛纳，5点抵达。穆罕默德住在男满德里别墅车库上面的一个房间。从10月9日，巴巴每天上午8点至下午1点，下午4点至晚间8点，独自同他静坐。并给穆罕默德洗浴，从厨房拿来食物喂他，同他做“内在工作”。穆罕默德一到，巴巴就停止同大部分人的会见。余下几周专心对玛司特工作。

拜度不分昼夜，随时听候召唤，服侍穆罕默德，稍有疏忽就引来巴巴的严厉斥责。一次，目睹巴巴对拜度的严厉态度，西方人震惊于巴巴对最亲近弟子的严格。巴巴解释说：“我的工作最重要。穆罕默德代表德国，你们可以想象他来法国的意义，和我在这个时间同他工作的重要性。”巴巴后来说，德国在阿道夫·希特勒的领导下，正在经历“群体精神错乱”。美赫巴巴在法国期间，希特勒正全面掌握军权，其意大利盟友贝尼托·墨索里尼也同样。

巴巴允许留在戛纳的一位来访者，是好莱坞的莫斯蒂丝·达科斯塔，她10月21日来到。一天下午，巴巴同她驱车出游，决定带上穆罕默德。

他们驾的是敞篷车，到了尼斯，司机刚因交通减速，穆罕默德便扯着嗓门大叫。警察令停车，望着巴巴，问有什么麻烦。巴巴把手放在嘴上，表示他不讲话。穆罕默德更大声叫嚷，接着开始声嘶力竭地高唱。

这时，莫斯蒂丝只得自告奋勇，向警察解释说：“这些先生来自印度。这位先生发誓沉默，另一位是印度教精神病人，在这里接受治疗，不过他不伤人。”警察好不诧异；碰到这些怪人，让他吃不消。他耸耸肩，挥手叫他们上路。

在戛纳的一周期间，莫斯蒂丝发现巴巴有趣爱玩。一天，他走进她的房间，注意到她挂在衣橱里的黑披肩和西班牙便帽。

巴巴戴上帽子，裹上披肩，跳起西班牙舞。从房间一边跳到另一边，有节奏地打响指。巴巴舞姿优雅，莫斯蒂丝击掌打节拍，笑着。巴巴示意她一起跳。“很高兴见巴巴如此轻松有趣，”莫斯蒂丝回忆，“但我不希望有女弟子进来，瞥见我们。这是我爱巴巴之处。他总是让人难以预测。”

自从离开印度，珍·艾德尔愈感疏离。在印度她生病抑郁，在来法国的船上，她又病倒，对人人都很不友善。她同丈夫马克姆合住的船舱，远离巴巴及别的女子，航行期间几乎见不到人。但她不知，巴巴会在凌晨3点来她的船舱，询问她的情况，在她睡眠时看望她。

在戛纳，珍越来越抑郁，10月9日晚，她离开房子，决心去死。总是对其“小鸟”警觉的巴巴，注意到她失踪不见，派一批人马去找她回来。

次日，巴巴将她的头捧在手里，深视她的眼睛，问：“你觉得我残忍？”她忍不住吐出心声：“您是残忍！”

巴巴回答：“我必须一时残忍，以便永久仁慈。”

巴巴慈悲地看着她，说：“那一天会到来，那时连这种痛苦的记忆，也会被流入你灵魂的吞噬一切的喜悦彻底消除。”

珍抽泣着说：“可是巴巴，黑夜太漫长了！”

巴巴微笑，拼写道：“可黎明到来时，你将看到，你现在承受的一切，值得承受一千次！”

巴巴解释：“我将你推开，再把你拉近。又将你推远，把你拉得更近。此时我将你远远推开，下一次将你拉回，会是与我的普遍大我永远合一！”

在夏纳期间，大部分时间巴巴让马克姆·希劳斯独处。令马克姆待在自己房间，禁食隐居。

到10月中旬，对于欧美爱者，与巴巴分离的时间显然逼近。10月15日，卡卡，尼鲁，大阿迪和小阿迪乘上午的火车离开，到巴黎几日。

这个时期，在英国曼彻斯特攻读化学的纳瑞曼·达达禅吉，10月17日到夏纳见巴巴。纳瑞曼不是个多言或提问的人。从第一次接触大师，他就体验到巴巴沉默的深度。巴巴主要问了他的学习进展情况，四天后，纳瑞曼经巴黎回英国。禅吉陪他到巴黎，10月25日返回夏纳。

10月17日星期天，巴巴遣邓肯·约瑟·路易斯、玛格丽特、梅布尔和汤姆·沙普利一道回伦敦。后来发现，在约瑟·路易斯被送走后，西班牙政局平静下来，大部分难民儿童最终还乡。

梅布尔·瑞恩患癌病重，在夏纳大部分时间卧床，由玛丽·白克特护理。巴巴每天来看望她，知道这是他们最后的会面。令邓肯和沙普利协助玛格丽特，将梅布尔送回伦敦。她5个月后去世。

10月25日，萨姆科恩被巴巴遣往墨西哥。娜丁·托尔斯泰前往苏黎世。

三天后，珍和马克姆·希劳斯同阿弗雷德和康苏拉·德赛兹乘巴士到巴黎，后者前一天到夏纳同巴巴道别。临行前，珍流泪对巴巴说：“为我和您一起生活时的所有悲喜，感谢您。”巴巴回答：“只为痛苦感谢我。”珍明白巴巴的意思。

*唯有受苦，我们的爱才会成长，
通过痛苦，才能战胜缺点和自我。*

男满德里从巴黎返回，10月28日前往马赛。次日，莫斯蒂丝·达科斯塔告别回美。对一些人，这次在夏纳同巴巴道别，是他们最后一次亲密接触。巴巴之后15年未访西方，直到1952年。有些人再未见到他。

巴巴宣布即将回印后，拉诺开始琢磨，会不会再见到他。她知道诺芮娜和吉蒂将同他一起返回，但对其他人没有暗示。最后几日，巴巴一天把她叫到房间，问：“你愿不愿同我一起回印度？”

“我怎么不愿！”她叫道。

“可诺妮会怎么说？”

“这次诺妮没的说！”拉诺宣称。

“她会为你出路费吗？”

“我知道她不会拒绝。”

“别担心，”巴巴安慰她，“如果诺妮不出，我替你付。”

在纳西科时，巴巴曾问拉诺喜不喜欢美拉巴德，她毫不含糊地回答，那种地方不适合她。如今经历了根本转变，她心甘情愿回印度。（拉诺是留在印度巴巴身边，直到他1969年离开肉身的唯一西方女子。）

随着戛纳秋季阴凉潮湿天气的降临，巴巴的健康明显恶化。10月31日星期天，留下的一位西方人问巴巴，“为什么大师生病用药？”

巴巴回答：

在灵性完美理想上，西方有别于东方。西方认为完美标志着对精神能力的拥有使用。

瑜伽士能够用精神能力做一切戏法。能够不吃不睡，随意离开肉身，或停止呼吸等等。从灵性角度考虑，一个在世间无私为人工作的有德好人，远远胜过并高于许多拥有神秘能力的瑜伽士，施展奇迹只是骗术而已，毫无灵性意义；因为瑜伽士无论做什么，都是为了自我，并非无私。他通过制造另一个幻相，来克服一个幻相；根本上不同于赛古鲁或库特博的教导和工作。

至师必须承受世人的负担，以便吸收它们，必定会产生身体反应，也必然会像常人一样身体受苦。

奎师那、穆罕默德和耶稣都完美。他们通过服从行动和反应法则，来确立这种羯磨律，并且无私自愿地服从之。虽然他们服从该法则，却又高于该法则。能够瞬间治愈自己，或摆脱行动和反应。这样的话，行动和反应又有什么意义和目的？

赛古鲁和库特博通过从行动和反应束缚中解放人类，将人类拉出幻相。他们吸收宇宙幻相的二元结果。至师把二元吸入他的真实存在，以便升华之。

罗摩克里希那患有癌症，他能够利用其无限能力瞬间治愈。耶稣在十字架上几度昏厥，他本可以避免，但为了人类利益，那是必要的示范。

我不吃鱼、蛋和肉，不是为了自身利益，而是为人类树立榜样，这在将来我开言时，会成为法规。

对诺妮和伊丽莎白作出最后指示，让她们4个月后来印度，并指示艾琳·比罗带着狗吉皮和卡努特回瑞士之后，1937年11月2日星期三，巴巴离开戛纳前往马赛。伊丽莎白开车送他、女满德里和吉蒂。男满德

里和穆罕默德玛司特，同拉诺和诺芮娜乘火车随后。他们在马赛会合，在大陆饭店过夜。

在马赛，巴巴遣诺芮娜去药店为他买一些补肝剂。药瓶标签为法文，诺芮娜买回后，巴巴要懂法语的拉诺翻译一下。巴巴表示药没买对，遣诺芮娜回去换。诺芮娜换回一瓶不同的，听拉诺翻译完药名和内容，巴巴又遣诺芮娜回去，要她另换别的。这来回进行了五六次。

药剂师变得不耐烦，问诺芮娜，“你怎么不问问同伴，药的法文叫什么？夫人，能看懂标签的人，肯定能给你正确的药名。”诺芮娜保持镇定。这人哪里晓得，这是诺芮娜咽下骄傲愤怒，保持自控的一课。

留在戛纳的几个西方爱者，到马赛为巴巴送行，11月3日下午4点半，巴巴乘S·S·瑟卡斯亚号轮船前往孟买。同巴巴生活10周后，分离痛楚无比。回想和巴巴在戛纳的亲密相处，大师的幽默、严肃、嘲弄、玩笑和深奥阐释；晚上同他们一起做猜字游戏；巴巴一次扮摩西，精彩表演令人人惊讶；穿西服的巴巴英俊洒脱，同欧洲社会打成一片。

回想这一切，他们感到心被撕碎，

仿佛被送往荒远之地！

巴巴的每个举动都让他们打开心扉

大口畅饮他的爱酒。

其游戏、小品和玩笑皆是工作媒介

他以美永久地吸引他们！

乘S·S·瑟卡斯亚号轮船的航行很舒适，巴巴的船舱带卫生间和浴室，船员很恭敬，确保女满德里的隐私不受打扰。这是瑟卡斯亚号客轮的首航，员工格外谦恭有礼。

航行期间，巴巴大部分时间为穆罕默德洗浴喂食，陪伴女满德里，和她们一起用餐。11月8日船在赛德港停靠时，巴巴带女子上岸游览一天。

11月12日，巴巴接见船上的一名基督教牧师。牧师在读罗姆·兰道的书《上帝是我的冒险》，指出书中有关巴巴的一章。讨论期间，谈及《圣经》，巴巴对牧师指出：

假设今天一名演说家在500名听众面前讲演，同一个话题，经过这500名听众向别人转述，便会有500种不同的解释——有些是演说者做梦都想不到的！更何况像耶稣这样大师的教导，在他身后，也

许曾由不同的阐释者，解释了千遍。原始思想时常丧失，或者偏离，而每个人都坚持把自己的解释当作原意。

这就是当今很多人对《圣经》等类似典籍犹豫不信的原因，里面的解释对他们没有吸引力。《圣经》里作者的东西超过了耶稣基督的！

所以说不同宗教的狂热信徒之间，总是对先知从未说过的，却被过度热忱的弟子和牧师写在所谓圣典里的话语和阐释，争吵不休，这自然在其他人心造成反感。

巴巴登上瑟卡斯亚号客轮时，曾扫视一眼其他乘客，对诺芮娜指出：“在这些众人当中，会找到一个真诚者。”但同时警示她，不要向船上任何人透露他的身份。不过，一次巴巴也批准她对一组按捺不住好奇心的有兴趣乘客谈及巴巴。之后，一位妇女来找诺芮娜，恳求和巴巴会面。巴巴定于11月16日。

女子是来自南非德兰士瓦省的伊莎贝拉·保罗夫人。她从伦敦启程，决心到西藏寻神。多年来她一直渴望到印度，这次要去喜马拉雅山。听诺芮娜提及美赫巴巴的名字，伊莎贝拉·保罗本能地知道，她找到了这么多年一直寻找的。她就是巴巴上船时跟诺芮娜提到的那个人。

巴巴还会见了船上其他几个表示渴望见他的乘客。

11月18日，巴巴给这一小组乘客授述如下讯息：

真理无限简单，证悟之也自然容易。复杂对于合一不自然，因为二元基于复杂。书籍、哲学和不同术语，若不适合一个人的灵性倾向，皆导致混乱和矛盾。成道意味着在每个思想和行动中，活在神里，同神生活——自发得有意识地通过每个念头和行动，自然地表现神性。这是神圣而有意识地自发。

当你睡眠或醒着，有意识或无意识，吃或不吃，和人一起或独处，活动或隐居时，都自动地持续呼吸。呼吸不断，始终和你同在。神也必须同样自动在你内里，与你同在，同时又有意识地存在于你的每个生活方面。这在日常生活中，简单、实际可行；在你的一切世俗活动中都自然且容易保持。

信仰、信任和信心，若非基于来自个人体验的确信，都是虚幻现象。无知者企图指出别人的错误缺点，而不是在自身寻找；对有些人，批评真理乃其毕生职业，因为他们找不到它，便生沮丧，转

而反对它。

表面的非真实。许多复杂人生问题背后，隐藏着一些最简单的真理，但愚昧面纱挡着人的视线。

不要担心你相不相信我。准备好相信你大我。对你自己渴望真理的能力，要抱有信心。只有这样你才会认识真理的纯粹和无限简单。只有这样你才会知道我是谁。

离开马赛，巴巴开始在船舱浴室为穆罕默德玛司特洗澡。这不是件简单容易的事。为玛司特洗澡要花几个小时。单是给他脱凉鞋，常常得用个把钟头：每次巴巴试图做，穆罕默德就又踢又蹬。穆罕默德极不情愿脱掉凉鞋，整个时间都在反抗。同样，给他脱衣，洗澡后再为他穿衣，再为他穿上凉鞋——始终是场战争！巴巴虽健康受损，但一连数小时纵容穆罕默德的情绪兴头。

巴巴解释说他是玛司特的母亲。

神爱让玛司特变成这样。

服务玛司特让巴巴深深喜悦。

同其孩子神醉者一起，他最幸福。

一天，轮船因机械故障减速，巴巴遣诺芮娜找船长问，何时到孟买。诺芮娜先跟他聊天，接着随意问：“顺便问一下，我们什么时候到孟买？”船长告诉了她，她回来告知巴巴。巴巴又派她回去问。她回来，巴巴再派遣回去。船长终于爆发了：“夫人，您是怎么回事？不停找我问同样的问题！你难道不记得我跟你说的？”

诺芮娜向巴巴汇报，巴巴又派她去问同样的问题。这次船长受够了，诺芮娜尴尬地默默退出。她能做什么？就算船长打她，她知道那比起服从巴巴的命令，也算不上什么。巴巴再次坚持，指示诺芮娜“为了我的工作，我必须尽快到孟买。你要去问下船长，轮船能不能提前到孟买？”

为避免冲突，诺芮娜恳求说，船长已对她怒不可遏。巴巴严厉回答：“你根本不晓得！美拉巴德有重要工作等着我，你要尽力在这上面帮助我。要求船长加快速度，好让我们提前到孟买。”

诺芮娜犹豫地走向船长室。见到她，船长相当生气。诺芮娜一动不动地站着，吓得心砰砰直跳，过了一会儿，问了被派去问的问题。船长大怒！提前到？不可能！心乱如麻的诺芮娜沮丧返回。

目睹诺芮娜同巴巴的一来一往，禅吉大快，前几次同巴巴航行，他

不得不经受类似的考验。现在轮到了诺芮娜。

达善与生日

1937年11月20日星期六清晨，瑟卡斯亚号客轮如期在孟买停靠。伊丽莎白·帕特森的白色V-8福特车，及一部拖车也随船抵达。帕椎到孟买迎接巴巴一行。受旨带诺芮娜，吉蒂和拉诺到普纳，游览城市后，一起到美拉巴德。巴巴同其他男女满德里，在孟买暂停用茶后，即刻前往美拉巴德。

帕椎驱车将诺芮娜、吉蒂和拉诺带到普纳巴巴老家，将她们介绍给希芮茵母亲，指出巴巴青年时居住的房间和南瓜屋。接着开车带她们到弗格森路，巴巴曾在这里的小屋召集首批弟子。参观完和巴巴有关的重要地点，帕椎连夜将她们送往美拉巴德。

巴巴在山上等待。她们一到山上，就把她们领到住处——水塔西屋。房间里只有三张床，三把椅子和一面镜子，同她们在纳西科美赫静修所的条件相比，甚是俭朴。巴巴在纳西科警告过，“我会逐渐拿去你们的一切舒适”，他的话应验。巴巴给她们分配的职责是，吉蒂在厨房工作，拉诺绘图，继续画《十个圈子》，诺芮娜写作。还要吉蒂教娜佳和蔻诗德学英语。

因常常晚睡，拉诺习惯晚起。但在美拉巴德，其他人都清晨5点起床，5点半喝茶。一天，巴巴到后不久，要娜佳叫拉诺到厨房。拉诺这会儿还在睡觉，娜佳叫醒她。拉诺揉揉眼，穿上睡袍，同她来到厨房。炉上水壶在烧水，巴巴指指，对她打手势：“听水壶唱得多美妙……”

拉诺静静站着，寻思：“这是干吗？叫我来听水壶烧水？”

见其表情，巴巴强调：“重要的不是水壶唱歌，而是我想起你——我想到叫你。”

诺芮娜、吉蒂和拉诺开始在美拉巴德生活时，巴巴再次命令她们，不要在东方女满德里面前提任何男性名字，也不要男子面前提她们任何人的名字。早在从纳西科埃舍造访美拉巴德期间，她们就得到过同样的指示。一天，巴巴、拉诺和韦希奴讨论事情时，拉诺误提玛妮的名字。巴巴不悦，责备她：“绝不要再犯这种错误！难道你不记得我对你说的？”

我给指示时，难道你没有听？还是不认真对待？”

巴巴让女满德里与世隔绝，主要是为了美媞的缘故。为了对造物界的内在工作，有必要让美媞隐居。

美媞是花之王后，培育园中幼苗。

在至爱花园里生活乃其生命本身！

吉蒂在厨房供职。她教娜佳英语，娜佳教她烹饪。这对吉蒂有困难，因为印度饭菜跟西式饮食大不相同，做起来很费工夫。吉蒂须在烟熏火燎的煤油炉前，一坐几个小时，学做面饼。一天，她难过地想：“我不是为这个来印度的！这种事我在家里也可以做……我是来陪伴巴巴的，却难得见他一眼。”

当晚，巴巴同女子们交谈时指出，仿佛针对吉蒂：“凡是我要你做的，都是我的工作。按我的希望做者，就是履行最伟大的苦行！与之相比，静心、闭关、禁食和苦行，根本算不上什么！”（结果证明吉蒂对巴巴的工作帮助巨大。无论在印度同巴巴一起的多年生活，还是后来远在美国很多年为巴巴工作，她都是尽职尽责和服从的榜样。）

与此同时，巴巴同未返印的欧美爱者通讯不断。巴巴的甜言似乎让他们振作精神，弥补距离。在1937年12月15日的一封信中，巴巴给英国组写道：

有天晚上谈起欧洲，我说那里有三样我喜欢——姬慕帮，阿西西和波托菲诺；因此你们无需担心姬慕帮会从我心中宝地滑落。

在12月8日给威廉姆·邓肯的信中，吉蒂·戴维写道：

“那天巴巴讲了件有趣的事实——四个伟大阿瓦塔的四个方面，都体现在当今的阿瓦塔时期。佛陀，及其平静安详与弃世，存在于所有的阿瓦塔，无论外部是否表现出来。但现今阿瓦塔的工作必须活跃。在对男子的严格训练方面，他是穆罕默德；在同这里的女子（挤奶女）生活方面，他是奎师那；在对疯人（玛司特）工作、洗浴喂饭、疗愈等方面，他是耶稣。”（注：另几次巴巴提到，罗摩在放逐期间，曾在丛林对玛司特做了大量工作。地球上总是生活着玛司特这样的神醉者，特别是东方。在阿瓦塔降临期间，神的化身亲自联系他们。）

巴巴从法国回来，便投入下美拉巴德的玛司特和疯人工作。12月19日星期天，达克来美拉巴德看望巴巴。巴巴下山，同彭度和达克议完事，起身匆匆走向玛司特埃舍。马萨吉递给他一个扫把。巴巴卷起袖子裤子，

径直走到埃舍厕所。从里面取出便盆，提过去倒入坑里，用扫帚刷净，倒入消毒剂。（当时没有冲洗厕所或化粪池，只有临时铁皮马桶。男女满德里的厕所一般由佣人清洁。但玛司特和疯人的，经常是巴巴清洁。）巴巴放回便桶，见厕所周围干净卫生，又到浴室，哄穆罕默德玛司特洗澡，这次答应他一个月后，再让他坐船去欧洲，穆罕默德才同意洗。

伽尼医生目睹此景，打趣道：“巴巴真有精力——光是看他做，我都觉得累！”

巴巴回答：“我喜欢这种活动。喜欢为神疯者清洁厕所，洗浴喂饭，远远胜于让弟子顶礼，或在我面前做阿提。

“难道这些灵魂不是无助吗？服务他们是真正的服务。给他们食物是真正的慈善。照料他们是真正的人道，让他们高兴是真正取悦神！”

12月20日上午6点，受邀访问瑙萨里和那格浦尔的巴巴，离开美拉巴德，前往塔勒岗。随同有诺芮娜，禅吉，大阿迪，古斯塔吉和一个叫伽加南德的男孩。在夏纳时，巴巴曾告诉诺芮娜，“回到印度，我希望你随我访问一些城市。希望你在那里看我工作，就像在这里看我工作。”

中途在普纳巴巴老家停下，见到希芮茵、小阿迪、贝拉姆和妻子佩琳。巴巴带诺芮娜看他曾头撞石地板的房间，说：“有一天人们会从世界各地来这里朝圣。”

在塔勒岗，巴巴会见拉姆玖和伽尼的家人，还有阿米娜和阿卜度拉伽斐尔。伽尼医生安排了卡瓦里演唱活动，许多人参加。演唱持续了一整夜，巴巴没有休息。

次日上午离开塔勒岗，9点半到孟买。在纳罗吉·达达禅吉家，进行着达善准备工作。巴巴在阿拉麦·卡特拉克家用过午餐，到纳罗吉家，会见孟买的亲近爱者。

*从最初美酒就进入他们的灵魂，
永恒之歌在他们心中吟唱！*

纳沃·塔拉提这次见巴巴时说，普利得因分离而内心痛苦。巴巴给在孟买另一个区居住的普利得捎信说：“我生活每时每刻都经受难言的痛苦；你只得分担。现在是最后阶段。你再次见我时，将见我的真相！”还令普利得出游乞讨，之后到盘奇伽尼山洞住。

下午，巴巴令禅吉不许人进来，他想休息。霍米·萨达和妻子琵拉带孩子阿露、杜恩、纳沃和罗珊来见巴巴。被禅吉阻挡。巴巴从房间看见，

出来训斥禅吉：“你为什么不让他们进？你难道不知道他们是谁？他们是阿美纳伽的萨达家人。让他们进来。”并在房间会见他们。罗珊还是个婴儿，巴巴把她抱在膝上。让霍米放心，不要担心，说他会照顾孩子们。巴巴还将罗珊递给当时也在场的芭奴玛西·科罗瓦拉。那时无人明白巴巴这个简单举动背后的意义。多年后，罗珊同芭奴玛西之子萨姆结婚，忆起这件事，才明白其中含义。阿露、杜恩和纳沃都患有肌肉营养障碍症，霍米担心罗珊也会患此疾。不等他提起，巴巴安慰他说罗珊不会。又给杜恩和纳沃每人一朵玫瑰吃，全家人幸福离去。

12月21日在孟买达善中，排队的人里有个衣着考究的年轻人抽噎恸哭。他走近时，巴巴叫住他，盯着他的眼睛，问：“我的命令你全都执行了吗？”年轻人无言以对。巴巴拼出：“命令比多大的灵性渴望和卢比馈赠，都远为重要。”并中止达善，向他解释了性：

有7种颜色的业相。红色最坏最深；也最经久，要用最长时间消除。这些红色业相由性行为造成，是进步的巨大阻碍。性行为被认为是道路上的重罪，对求道者禁止。

性欲念头也许会来，甚至一时冲动，但不应同另一个人付诸行动。它甚至不如手淫，虽然后者对身体有害。性交的后果最坏。将对方以往的业相招给自身；最难消除。对灵性进步造成难以消除的巨大危害。

年轻人明白巴巴的意思。达善继续，直到傍晚。晚上巴巴去看喜剧电影《逍遥鬼侣》。

弥奴·德赛也到孟买，以便陪巴巴到瑙萨里。12月22日晚6点，和巴巴同乘“飞行王妃”列车。卡卡·巴瑞亚，霍米·巴塔纳，劳先生和诺芮娜随行。火车上，诺芮娜和人讨论灵性问题。巴巴打断，对业相作了阐释：

给你们几点新的业相事实；确实，还没有哲学书对该词做过适当解释。业相是让灵魂经历二元过程，获得与神合一的二元印象。灵魂除非有意识地经历二元体验，否则就不能有意识地实现合一。只有通过二元印象，才能获得这些二元体验。

一般业相被称作普拉拉卜达业相。普拉拉卜达的字面意思是命运；适用于从微原子状态直至成道状态的整个进化宇宙。普拉拉卜达业相是帮助灵魂获得意识，以便经历进化——从最始到最终——

达到合一的业相。

不返回正常意识的成道者，没有业相。但成道后重返正常意识者，自动获得宇宙心；为能通过二元工作，而获得多余的解缚业相——瑜伽瑜伽业相。瑜伽瑜伽的字面意思是自动。很少完人有这种瑜伽瑜伽业相，因为很少成道者返回正常意识——现象意识。

阿瓦塔永恒为一，且总是有 120 人的圈子——次次皆然。他将未尼亚尼业相赋予圈子。未尼亚尼字面意思是“合一门槛”。阿瓦塔为自己和圈子而采用形体时，在出生前，给自己和圈子赋予未尼亚尼业相。类似于罩上面纱。阿瓦塔在自定的精确时间，体验原始神性，之后同未尼亚尼业相工作。

圈子成员在证悟之前，一直处于该未尼亚尼业相面纱之下，具有普通二元业相的所有一般表征。当时机成熟时，阿瓦塔让圈子成员证悟。但在此之前，未尼亚尼业相虽在，却只是宇宙工作的工具，正如阿瓦塔曾经的那样。

若正确理解，基督在《新约》里的教导多是象征性的。基督谈了进化、印象和转世，恰如《吠檀多》。

统摄整个二元宇宙的普拉拉卜达印象，即贪婪及其反面；愤怒及其反面；一切的好坏念头、言语和行为。善业相，恶业相——皆是普拉拉卜达。

要摆脱普拉拉卜达业相，要么好业相必须重叠坏业相，通过服务歼灭自我；要么受限我必须融入爱。好业相和坏业相都是印象，都束缚人。由于进化过程，灵魂在人身之前积累的全部业相，被称作“动物业相”。因而在灵魂获得有充分意识的人身，坏业相已经重叠好业相。倘若好业相重叠了坏业相，二者都会消失；如我举过的梦例子。

如果你梦见自己做了皇后，持续很久；再如果突然间你又梦见被蛇咬，醒来——好梦坏梦统统消失。先好——做皇后，后不好——被蛇咬。此乃坏重叠好。醒后好坏皆去；所以要么坏重叠好，要么好重叠坏。但如果灵魂已经积累了贪婪、愤怒和淫欲印象，它们就必须被反面——慷慨、爱与平和——重叠。

第二点，服务：当你只想别人，不想自己，自我念头被他念取代，你便在服务别人中，逐渐忘记自己。

第三点，爱：当爱者对至爱，爱到在至爱里失去自我的程度，就只剩下至爱。印象也自然消失。

做恶易，行善难。为什么？因为坏已经在。

回到第一点，举两个例子：好重叠坏，坏重叠好；二者是怎样消失的。盘子脏了。你用肥皂和水清洁。用肥皂重叠油腻；再洗刷——二者都消失。这里水是你。整个重叠过程你都在。在印度，油腻盘子是用灰清洁。不用水就能洗净。灰和油腻皆消失。在相反两面的重叠中——灰烬最不油腻，因而是反面。目的是让两者都消失，盘子干净。

当好业相重叠坏业相，坏业相重叠好业相时，二者皆消失。你的心干干净净，什么都未写。尽皆抹除。

你那里从未写过什么——写的只在你心上。你作为灵魂，一尘未染。好和坏，一切都印在你心上。印象消失，一切尽除。心见灵魂——即是开悟。当好坏都从心中抹除时，心见灵魂。之后，心试图与灵魂结合——即证悟。

心见灵魂意味着你见神。但心不是你，你是神；心必须融入灵魂，你才能成神。心融入灵魂，你便成道。

火车于深夜抵达瑙萨里。进站前，巴巴忽然通过字母板，念记德赛全家人的名字。似乎在进入他们的外部生活细节和个人问题前，以某种神秘方式提前问候他们。

德赛家几个人在火车站迎接，巴巴一一拥抱。其余的在家中列队迎接。巴巴到后，问询病重的索拉伯吉，第一件事是到他房间。见老人生命垂危，巴巴安慰拥抱他，站在他面前，似乎为此生最后一幕拉下帷幕。之后巴巴示意离开。

达善活动定于次日举行。索拉伯吉有意在达善的时刻行大礼，在大师面前五体投地礼拜。巴巴默许了他的祈求，条件是叫他时才能来。

次日，12月23日，巴巴清晨5点半让人起床。巴巴看望索拉伯吉，问他休息得可好。索拉伯吉的侄子弥奴和侄女芭湃的婚礼临近，巴巴曾在纳西科主持他们的订婚。但索拉伯吉恶化的病情，让全家忧心。巴巴命他们取消曾邀请300名客人的婚宴，叫他们尽快举行婚礼。弥奴的父亲希望婚礼隆重庆祝，这需要多日的安排。但巴巴建议他只邀请少数人，参加尽快举行的简单仪式。

当天在瑙萨里举行公开达善活动，许多人来参加。曼萨丽深为巴巴的爱打动，如她所言，完全被“淹没”其中。巴巴此次到访主要跟曼萨丽有关，因为她加入埃舍的时间已到。达善期间，有人把索拉伯吉领到巴巴面前。他在巴巴脚前五体投地，全心全意地敬拜。有谁想到这是他对至爱的诀别和最后礼拜？多年前索拉伯吉曾要求巴巴在他最后一息前给他达善。巴巴履行了当时的承诺。

达善后，巴巴命索拉伯吉上床休息，不要活动。巴巴12月24日上午7点离开瑙萨里。离开前，曼萨丽叫诺芮娜告诉巴巴尽快召唤她！“永远？”诺芮娜问。

曼萨丽点头，“是的，永远！”

劳先生受令在科尔沃德镇下车，看望一家与巴巴有内在联系的麻风病人。并于当晚在孟买重新归队。火车上，巴巴不同寻常地感到饥饿。他们买了些小吃。上午11点抵达孟买，到卡卡·巴瑞亚的公寓。佳尔兄弟已带着圣诞邮件和电报，从阿美纳伽赶到。巴巴到纳罗吉·达达禅吉家用午餐，途中到电报局往欧美发电报。巴巴对纳罗吉说，“我会很长时间不回孟买。”没人想到，除了16个月后的一天速访，直到10年后巴巴才再次踏足孟买。

下午，巴巴返回卡卡巴瑞亚家后，到圣克鲁兹看望迪娜塔拉提的姊妹。后又看望古斯塔吉的表弟，以及希拉·普度姆吉。

圣诞节下午3点，巴巴去看保罗莫尼的电影《左拉》，似乎是为了放松。但放映期间，他似乎完全“缺席”。诺芮娜注意到巴巴在工作，黑暗中看见他眼中的闪光。他们当晚6点半，乘三等车厢，离开孟买前往那格浦尔。佳尔从孟买加入。

12月26日上午9点半抵达那格浦尔。伯曼吉，帕帕·杰萨瓦拉和儿子埃瑞奇，嘉尔·克罗瓦拉，德希穆克博士在车站迎接。巴巴同一些满德里乘杰萨瓦拉的车；其余的乘另一部车跟随，到杰萨瓦拉的住宅——玛丽寓所。顾麦和两个女儿站在门口，等候巴巴，巴巴一进门，她们就拥抱他，五体投地顶礼。接着是阿提，在巴巴脚前打碎椰子，四下撒鲜花香水。

巴巴到主卧室休息。洗漱和早餐后，会见开始。在巴巴三天逗留期间，德希穆克和妻子茵度玛提，也住在杰萨瓦拉家。德希穆克带来教授同事和学生达善。并做了短篇演讲，茵度玛提唱阿提。巴巴同意德希穆克

的两个学生，苏西拉和维玛拉。另一个叫迪内施·娜蒂尼·考迪娅的学生，尤其被巴巴吸引；她写诗，父亲是大学教授。

之后不久，巴巴给一个贫穷的印度教疯男孩洗浴。男孩穿上新衣，兴奋得四处蹦跳，两只胳膊紧紧抱住巴巴。巴巴搂着他，过了好一会儿，命令在他访问期间，让男孩日夜不离房子。还指示帕帕·杰萨瓦拉4月把男孩带到美拉巴德。

后来，一位哲学和比较宗教学教授来到，问了很多问题，巴巴作了答复。他走后，不堪其扰的巴巴评论说：“他的头脑让简单的事情弄得困难——出于无知！此乃哲学！”

巴巴同男孩伽加南德在房间用午餐——此次旅行期间总是这样。下午，他向围坐在身边的杰萨瓦拉家孩子，投掷糖果——眼朝一个方向看，手朝另一个方向掷。1点半，驱车前往德希穆克家。1小时后，杰萨瓦拉带巴巴游览那格浦尔。4点回家，当晚7点还有一场达善。

12月27日，巴巴再次为疯男孩洗浴，男孩虽精神错乱，却欢喜地回应巴巴。同男孩玩了一会儿，巴巴回复信件，会见来访者。

下午，帕帕·杰萨瓦拉驱车带巴巴，嘉尔·克罗瓦拉，佳尔和诺芮娜，到迪内施·考迪娅家喝茶。途经一个游泳池，巴巴狡黠地问嘉尔·克罗瓦拉，“你会游泳吗？”嘉尔说会。“好，有一天你会在无限爱洋里游泳。我就是那个爱洋。”后来，经过一幢外国大亨的豪宅时，巴巴对这种明显的贪婪，评论说：“淫欲想拥有。爱给予拥有。”

晚上在杰萨瓦拉家举行大型公众达善。埃瑞奇同那格浦尔的罗摩克里希那埃舍有过联系。埃舍的斯瓦米，巴斯卡里希瓦·阿南达，也来参加达善。印度教圣人，图克度吉·马哈拉吉，有大批跟随者。他也来了，在巴巴面前由衷地唱起巴赞。

巴斯卡里希瓦·阿南达斯瓦米，带着一肚子问题来。到了美赫巴巴面前，却忘了要问什么。他静静坐在巴巴身边，泪流满面。内在接收到问题的答案，心间充满神爱。离开前他说，“今天我达善了罗摩克里希那。”

那天晚上，有数百人前来达善，其中有位著名法官的妻子。她的古鲁曾建议她，“到那格浦尔，达善卡基阿瓦塔！”（卡基即卡利时代的阿瓦塔化身。）她走近巴巴，喊道：“卡基阿瓦塔！卡基阿瓦塔！”目睹者很惊讶，以为她是玛司特尼——女玛司特。只见她扑倒在巴巴脚前，说：“我一生的目标今日圆满！达善了卡基阿瓦塔！”并流泪走开，但

那是喜悦之泪。

在那格浦尔期间，巴巴频繁派卡卡·巴瑞亚到火车站，取可能给他发来的电报。也许在期待有关索拉伯吉的电报。藉此在老人临终之际，想念这位亲爱者，也让他感受他的爱。弥奴和芭湃的婚礼于12月27日在瑙萨里举行。这对新人又到索拉伯吉跟前，接受他的祝福。20分钟过去，他看见巴巴的荣光形体站在他面前。随即融入其中！巴巴让索拉伯吉活到婚礼举行，婚礼一结束，便让他淹没于无限爱洋！次日巴巴接到索拉伯吉去世的消息。读电报时，巴巴仁慈地说：“这难道不好？干得好！”仿佛在向自己道贺。他还给索拉伯吉家人送信说：“索拉伯吉已来我这儿，很幸福。”

当天，巴巴还访问了神智学会和一家盲童院。巴巴对神智学员们说：“我祝福你们，越来越渴望最终通过体验证悟真理。”

当天上午，巴巴还接见了更多人。下午3点到富商家。接待异常严肃拘谨。巴巴在东道主身边坐了几分钟就离去。后来诺芮娜问他为何去那里。巴巴淡淡回答：“那人病情严重。我去帮助他。”

在那格浦尔，嘉尔·克罗瓦拉和埃瑞奇都得到巴巴的特别关照，深受巴巴吸引。嘉尔一生献给大师。为大师的事业不倦工作，贡献非凡。埃瑞奇原计划到贝拿勒斯读工程学，大师对他则另有打算。杰萨瓦拉全家沉浸于巴巴的爱，盖麦渴望永久跟随他生活。

*至爱赐的酒，溢满他们的心。
陶醉得不思别地，只想来到他足前
——沿着渴望爱者才能行走之道。*

12月28日，晚8点40分，巴巴离开那格浦尔，前往美拉巴德。火车上，他又“离场”，撤入内在工作。巴巴躺在长椅上，整夜从头到脚盖着毯子。清晨5点起来，7点到达曼马德，大阿迪已驾奇沃雷特车来到，将他们接回美拉巴德。禅吉，劳先生和卡卡继续乘同一列车到孟买。巴巴，大阿迪，佳尔，古斯塔吉，伽加南德和诺芮娜回美拉巴德。

途中，巴巴忽然感到饥饿，命令停车。在路边一棵古榕树下，吃掉在那格浦尔为他们准备的午餐。休息片刻，巴巴同男弟子做掷骰子游戏。路上走过一个穷人，巴巴注意到他，停下游戏，令阿迪把剩下的食物给他。并捎话说：“师利赛古鲁美赫巴巴是给予者。”

这个人谦卑地回答：“受他施食是我的好运。”

继续赶路，途中巴巴指着一所房子说：“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目前在那里访问。”后来，巴巴将凯德岗村——纳拉延·马哈拉吉的住地，指给诺芮娜看。12月29日中午回到美拉巴德。

回来后，巴巴同彭度讨论在上美拉巴德建一些新建筑——他未来的陵墓，静心室，水塔二层和一所妇产房。巴巴44岁生日的庆祝准备，于1938年1月开始，彭度还忙于为受邀参加的数百位爱者安排膳宿。这次将安排外地妇女在美拉巴德山另住，男子在下美拉巴德。

巴巴遣卡里玛玛到盘奇伽尼，为他和女满德里租一处房，他打算在即将来临的炎热夏季，迁到那里。盘奇伽尼在3、4、5月间，比美拉巴德凉爽很多。

2月2日，巴巴同大阿迪和伽加南德前往盘奇伽尼。上午9点到普纳，带上禅吉，接着到盘奇伽尼，中午抵达。在那里，卡里玛玛领巴巴看不同的房子。巴巴选了一处，为三月份的搬迁做好安排。巴巴还访问了他在虎谷的山洞。令在那里居住的普利得，去贝拿勒斯朝圣，停留8个月；沿途乞食，禁食一定时间。

巴巴次日返回美拉巴德。玛格丽特·克拉思科来电报说，梅布尔·瑞恩在英国去世。听完电报，巴巴手握电报，说：“她已来我这里。她还在这儿；她能去哪里？只是你们看不到她，因为她不穿衣戴帽，你们认不出她。”巴巴习惯将梅布尔称作他的“顾问”，因为在欧洲他常就计划咨询她。后来他给英国组写信：

梅布尔很幸福，你们要为之高兴。她时刻见我。就在我身边，很快也会肉身在我身边。必须如此，因为她属于我的圈子。谁都意识不到，我是多么需要我为未来工作所选择的人。你们也许感到在孤身同摩耶作战，果真如此吗？你们何曾与我分离？爱不懂分离。我在你们被我遣往之处，比你们在这里——假若我没要你们在这里——离你们还要近。斗争好。没有斗争，何以去溃摩耶幻相？

不知疲倦地工作的彭度，在韦希奴、卡里玛玛和帕椎的协助下，督导生日庆祝的一切事宜。查干负责做饭，马萨吉做主要帮手。需要搭建帐篷，但因大风不断，工作停滞。天气异常寒冷，满德里压力巨大。颓丧的彭度找到巴巴，问：“巴巴，风刮得这么厉害，工作无法按期完成。怎么办？”

巴巴回答：“有个办法。如果你们戒烟几天，风也会停，寒冷减弱。”

于是习惯吸烟的男弟子都在这个时期戒烟。果然，风很快停息，天气转暖。工作完成，人人赞叹巴巴的妙计。

2月15日，伊丽莎白·帕特森乘绿色伯爵号客轮，从美国抵达孟买。同艾琳比罗在瑞士生活的狗吉皮，也随她来到印度。大阿迪去接。诺妮盖利两天后乘S·S·瑞兰斯客轮到达，禅吉迎接。二人都及时赶到美拉巴德，参加生日庆祝。并在山上同别的女满德里一起生活。

1938年2月19日星期天，随着前来参加三天庆祝活动的爱者到达，欢乐气氛弥漫美拉巴德，即使天堂倾其所有也无法相比。在天堂只有快乐，而在这三天期间在美拉巴德，有的却是灵性喜乐！他的爱酒再次自由流淌，来自孟买、普纳、阿美纳伽、纳西科、瑙萨里、那格浦尔及其它城镇的近500名爱者，齐集解渴。

从孟买来200多位女子，包括芭查麦，阿娜瓦丝，娜格丝和罗姐达达禅吉；阿拉麦·卡特拉克，卡曼玛西，芭查麦的姊妹苏娜玛西·安吉尼尔和6岁的女儿朵丽（达斯托）；迪娜塔拉提和两个女儿，姬若和佩维兹；阿米娜·伽斐尔，卡缇佳和美赫拜·莫钦特，还有阿露·卡姆巴塔医生。希芮茵母亲当然不会错过这种场合，家住阿美纳伽的顾麦则是美拉巴德的常客。帕帕、盖麦、美茹、玛奴、美赫文和埃瑞奇·杰萨瓦拉从那格浦尔来到，巴巴指示娜佳特别关照这个家庭，给他们提供好饭和种种舒适。杰萨瓦拉家即将被纳入巴巴的亲近满德里，此乃前奏。

巴巴的生日在两处分别庆祝——女子在美拉巴德山，男子在下美拉巴德。只让少数几个西方女子下山，观察那里的庆祝活动。

1938年2月20日星期天，按琐罗亚斯德日历，是巴巴的44岁生日。清晨，用牛奶和藏红花为巴巴洗足。8点，达善活动在下美拉巴德开始，持续到晚间。在巴赞演唱中，巴巴用双手给前来的众人发帕萨德。

美拉巴德藏有酒肆；饥渴将之开启。

酒香熏醉美拉巴德，神爱伸手可及。

此酒不同寻常；经久渴望才配啜饮！

酒肆老板确保酒香蔓延世界，

带来醉人的功效——意识转变，

使这个阿瓦塔时代不同其它。

安伽尔·普利得等人发表讲演，来自瑙萨里的一个卡瓦里歌手为男子演唱，来自普纳的一名女歌手为女子们演唱。巴巴从凌晨3点紧张忙

碌到午夜。深夜他回小屋休息时，一名妇女走上前说：“巴巴，我的孩子哭闹；是饿了，需要牛奶。”巴巴不顾疲惫，带守夜人贾玛达走到下美拉巴德，找了些牛奶，带回山上，亲手交给那个女子。

2月21日星期一，免费宴请来自周边地区的5000名穷人和村民。巴巴亲自为大众发拉都。之后，客人们都怀着心灵渴望离去。将美拉巴德极乐带回家，在巴巴身边的喜乐感，多日久久不散。

这次，布阿先生和萨达希乌·帕特尔也从普纳来参加生日庆祝，巴巴分别私下会见。再次提醒布阿先生：“你和我的联系古老久远，我希望你现在来美拉巴德永久居住。你从最开始就一直和我在一起；我不希望你再继续在普纳居住。这样的机会你此生不会再有！”布阿先生谢绝了巴巴的提议，提到他离开巴巴后开办的生意。巴巴也希望萨达希乌搬到美拉巴德，但他也提出一些家庭困难障碍。巴巴再次对二人强调：“我给你们一生仅有的机会！你们回普纳，仔细考虑后，把决定写信告诉我。”二人离去，不幸的是，俩人都没给巴巴回信，没有按巴巴的希望，再来同他一起生活。

庆祝结束后，巴巴问男满德里：“你们更喜欢哪个生日。今年的还是去年的？”大部分人说是1937年的庆祝，用了大笔款项，活动进展更顺利，因为雇用了更多仆人，购买装饰物等等。但巴巴却说：“我更喜爱今年的，因为你们都工作得那么辛苦，怀着那么多的爱。这才是重要的，这才对我重要——不是帐篷多壮观！”

让杰萨瓦拉家在生日庆祝后，在美拉巴德住4天。他们家的一位朋友，富有的穆斯林女士麦穆娜，也和他们一起从那格浦尔来。临行前，她说：“你们胃里满满的去达善美赫巴巴，我只有达善过后才吃饭。”在赴阿美纳伽途中她全程禁食，达善巴巴后方进食。

巴巴对她优待。有一次召见她，盖麦去叫时，麦穆娜对她说：“现在是我的祈祷时间。告诉巴巴，我祈祷完再去见他。”

听了盖麦的汇报，巴巴说：“何等坚定的决心！她已来到祈祷对象跟前，可他叫她时，她却忙着祈祷！若来，则是她的大幸。但她是自己喜好的奴隶，这阻止她成为我的奴隶！”

2月23日，巴巴就酒、毒品等习惯，解释说：

一般的适量饮酒，起到兴奋剂的作用，无害。若过量饮用，则有害。毒品，不论剂量大小，均有害。其特点是让使用者成瘾。从小量开始，

它们微妙地诱使使用者盲目加量，直到离不开，上瘾。

吸烟只有稍许的好处——暂时的肤浅快乐。但有三种显著不利：身体的，心理的和习惯的。身体上损害身体，得不到时心理上折磨人。

谈及满德里最近目睹到的，他们一停吸烟，天气就转暖的现象，巴巴评论说：“若是满德里节制小习气7天，就能控制自然元素，他们若舍弃这些习惯7个月，就能控制整个宇宙。

盘奇伽尼山谷

1938年2月下旬，巴巴就他离开期间，美拉巴德山上的一些建筑，再次给彭度、纳罗吉·达达禅吉和卡里玛玛详细指示。尼鲁自迁离拉乎里，一直在美拉巴德主持免费诊所，帕椎用顺势疗法为病人治疗。帕椎还有工程经验，将协助山上的建筑工作。拜度负责疯人和玛司特埃舍；贝利和斯瓦米吉这个时期也在美拉巴德照顾玛司特和疯人。

给每个男子分配职责后，3月15日，巴巴同美婁、玛妮、娜佳、蔻诗德、苏娜玛西、瓦露、吉蒂、伊丽莎白、诺芮娜和诺妮前往盘奇伽尼。令每个女子每日静心一定时间。伴随巴巴的，还有禅吉、古斯塔吉、韦希奴、巴吉拉施和一个叫阿米尔·赛德的男孩。马萨吉也将穆罕默德玛司特带到盘奇伽尼，并负责照料他。希芮茵母亲、弟弟佳尔和顾麦也会来。查干后来也来到。巴巴的房子叫做迪科库沙，位于虎谷附近。巴巴住厨房隔壁的储藏室，在附属的一间小室同穆罕默德工作。满德里起先住在印度教中学，一周后迁到距迪科库沙不远的贝拉维斯塔农舍。

曾遣卡卡·巴瑞亚同普利得一起到贝拿勒斯，3月28日卡卡独自返回盘奇伽尼，向巴巴作了汇报。大阿迪当天从阿美纳伽来到盘奇伽尼。（普利得留在贝拿勒斯，巴巴令他乞食，5月下旬回到美拉巴德。）

当天在厨房外发现一条5英尺长的蛇，叼着一只麻雀。叫了巴巴，他同几个男子来到。一名男子击打蛇后背，麻雀乘势飞走。巴巴给予最后致命一击，将其头部击碎。晚餐后，巴巴谈起蛇：“除非被人杀死，否则蛇永远是蛇。切莫让蛇受伤活着，那需要很长时间才死去。一旦受伤，蛇会一直在你附近，直到被杀死。”另一次，一名男子在下美拉巴德杀死一条蛇，帕椎把它带给巴巴，巴巴击碎其头部。对帕椎解释：“在进化过程中，蛇身如同一条解不开的扭结绳索。它若被人杀死，纠结自动解开，灵魂得以在进化路上继续前进。”

3月29日，巴巴向西方人解释，他培养真正工作者圈子的工作，这些工作者对世俗财富的舍弃，在他亲身指导下在各个领域的无私奉献，默默无闻却无比卓著：

公众人物在公共讲台高唱服务，受到媒体宣传颂扬，但他们所有人或大部分人，都有弱点和罪恶，埋藏于声名和形象之下。与这些唱高调者相比，我的满德里乃是珍宝，他们许多人不仅身体，而且精神一直受苦。精神痛苦最痛苦。

他们毕竟是人。有一颗心。只要是人，就不完美，有各种弱点。他们也有许多淫欲念头，因受控制，这种念头总是反应有加。不能随心所欲，有令不得付诸行动，常常是一种折磨。但他们都努力去做——服从我——甚至在生命旺盛期，真正需要享受生活时。

他们在严格的禁欲和苦行命令之下，服务伴随我这么多年，仍一无所获，面对一片白墙。把未来完全交给大师，除了他的保证——都是为他们好的诺言，一无所知。在物质或世俗利益方面，只有不幸失望。但他们仍坚信我当初的承诺：为了某种伟大灵性利益——这个他们至今一眼尚未瞧见。

因拜度在美拉巴德负责疯人埃舍，便指定马萨吉在盘奇伽尼照料穆罕默德玛司特，这项任务考验着马萨吉的耐心。马萨吉年高，脾气大，情绪难控。巴巴情绪好时，出于自己的目的，会刺激马萨吉的弱点，明显迎合穆罕默德。一次，马萨吉违背巴巴，说出不敬之词，准备离开。巴巴表现出在此类情形中的典型冷漠，戏剧性地打手势。“谁在乎你走？谁需要你？”但之后会慈爱地宽恕马萨吉，后者流泪。

有时情绪恶劣的马萨吉故意威胁穆罕默德，让玛司特怕他。这个巴巴不喜欢，也不会容忍。他同穆罕默德的工作很特殊。总是迁就穆罕默德，以难以想象的耐心容忍其顽固。他希望满德里也像他那样对待玛司特，这对马萨吉却极其困难。最后，4月1日，巴巴指示韦希奴给拜度写信，让佣人塔尔亚来，代替马萨吉照料穆罕默德。

3月31日上午，在盘奇伽尼，巴巴从10点至11点，在房间静坐闭关。当天，诺芮娜和伊丽莎白向巴巴建议，如果他有个“宇宙中心”，就可把他的讯息传递到世界的其它中心。他若更为公众知晓，热情的工作者就有机会在群众中积极传播他的讯息。巴巴回答：

这个主意的确不错，但对它赋予重大意义或过于重视，它便发展成常规组织或体系，我不想用此类事情限制或束缚自己。我在坚固基础上建设，之后摧毁。做的改变越多，我越不变！

我不要组织，也不要社团。这恰好是我担心会发生的。让此类

中心昌盛，它们会自动形成组织或社团。为此原因，我建设又拆除。越做改变，我越无变！组织就像泡沫，把不想要的带到海面，让真实的沉下，没于深底。

下午从4到5点，巴巴在逗留盘奇伽尼期间，在男满德里农舍，首次对外施达善。

次日，4月1日，讨论未来计划和建中心的设想时，巴巴揭示了他自己及过去大师的一些工作特点：

模糊不定，悬而不决，频繁迁徙和计划变动，是所有阿瓦塔的首要特点特征。读罗摩、奎师那、佛陀、耶稣和穆罕默德等阿瓦塔的生平，你若细心观察贯穿他们一生的事件轨迹，就会发现他们没有明确的计划、体系或组织，除了通过其计划和体系的模糊不定，来传播教导，使人类认识世界和世俗生活的无用。

对于组织机构的一般人，需要有明确的计划，以便根据现有资金维持组织。为此提前定计划，事先安排一切，来建立和管理组织；否则整个计划失效。

但阿瓦塔的情况却完全相反。他的方式奇怪特别，与世俗的截然不同。首先，阿瓦塔不做计划，即便做了，也都是外表，虚张声势——都无健全或坚固基础，比如资金筹备等等。一切都悬而不定，随时都有表面失败的风险。

而他们冒着风险，纵情游戏，但计划悬空！即使计划顺利进行，基础健全，他们也会随时毁掉。这种计划是为某个明确目的而制定，作为达到一定结果的手段。一获得目的，阿瓦塔和赛古鲁就不再使用，不论它们怎样繁荣。一旦目的达到，计划即被放弃。倘若阿瓦塔和赛古鲁将计划建立在安全、稳固、可靠和永久的基础上，他们与常人又有何异？

罗摩，奎师那，佛陀，耶稣或穆罕默德等阿瓦塔，没有一个那么做过。他们的生活和工作，充满紧张忙碌和模糊不定的活动，背后没有物质意义上的健全基础，只有每一个赛古鲁和阿瓦塔皆有的大目的——其生活使命，即通过自身行动和计划的模糊不定，揭示世界及其一切事情的无常和虚妄。从而让人类通过灵性生活，转向坚固可靠的永生事业及其成就。大师通过变幻计划和不定方式，证明这个变化世界及其中一切皆是幻相！再把求道者引向灵性生活的

稳固持久价值，指导他们迈向证悟。

奎师那不是忙于同挤奶女玩耍，就是考虑战争。耶稣也无明确计划——再读一下《登山宝训》。穆罕默德绝对不确定，总是奔波，以至于这里结个婚，那里结个婚，等等。一切含糊不定，但背后皆有明确无误的目的。

我也同他们一样！我在沙上建屋或空中盖楼，有时身无分文却制定计划，一旦开始，对未来的维持也无明确安排。甚至建立了，我也会解散或拆除。美拉巴德，学校，埃舍，医院，纳西科静修所都有计划——计划妥当，但惟有我知的目的一经达到，全拆毁解散。

但人们理解不了，产生误解。所以说阿瓦塔的工作总受世人误解。阿瓦塔的工作在其生前总是不被欣赏。我的也同样。

假设尼赫鲁或纳瑞曼为一个贱族穷人理发，媒体和公众就会把他们赞作人类救主。而赛巴巴或乌帕斯尼·马哈拉吉在僻静地方默默做同样的工作，则没人注意或欣赏；反而受嘲讽忽视和批评。世人就是这样，追逐炫耀和外表，赋予普通小事不应得的重要性，因为它们为公众眼中的大人物所做。（库希德·F·纳瑞曼为国大党传奇领袖，1935-36年任孟买市长。在任期间支持贫民事业，致力于扫盲。）

诺芮娜和伊丽莎白进一步讨论了设立中心的想法，告诉巴巴：“对我们自己，它没有必要；但对将来的欧美女子有必要。”

巴巴耐心回答：

是的，我知道。你们不是为自己考虑。你们对自身处境无比幸福。吉蒂做饭，诺芮娜打字，拉诺做画和别的，伊丽莎白写作，干各样杂活。我也知道，不管被放在哪里，你们都会心甘情愿这样生活下去。你们不喜欢其它埃舍的表演和仪规等等，只想在我身边和我一起。

确实，有许多欧美女子想来同我生活，分担我的工作。对于她们及其工作，中心有必要，也能成为我的工作媒介。对要来此生活的女子没有中心。我们虽有美拉巴德，但对想到那儿生活的人，没做安排。此外尚有其它原因，美拉巴德不宜也不便。少雨干旱。荒凉，炎热，难以整年在那里生活。尤其是西方人，夏季没人能在那里生活工作。过度炎热消耗精力，连我的老满德里如今都疲惫迟钝，不像从前那般热情——我反而发现他们缺乏感情！再者，缺水也是

那里的常见问题和严重障碍。即使我希望，也无法发展美拉巴德，因为不能保证找到水。没有水我们什么都做不了。

因此，看来有必要选个更好的地方。换换环境会有利于所有人的身心。在美拉巴德生活了这么多年，离开并不容易。但我们一旦习惯了新环境，就会感到容易且更好。但是去哪里？综合所有的观点，迈索尔似乎最好。气候好，水源充足，地利人和。对于我，距离不算什么。我可以半年后回来看这里的爱者，以免他们感到孤立。

但这一切如何安排？财务问题虽困难，但半年试验期也不是不可能。先安排财务和其它事，再开始和实施大规划，是世人的方式。首要问题先行是一般的程序。但手无分文也不可望有，就开展这种大计划——从而冒着巨大风险——却是阿瓦塔的方式！也是我的选择。我喜欢这个并这么做。所以我们要尽力这样对待迁移总部的问题。计划若实现且成功，很好。即使不成，又有何妨？让我们拭目以待。

美赫巴巴1936年在迈索尔期间，同迈索尔州长米扎姆伊斯迈尔先生，以及有影响的人物苏巴赫曼奴姆·伊尔建立联系。现在写信要他们找个适合巴巴设立中心或埃舍的地点。他们回复，向巴巴保证他们会合作。伊斯迈尔州长在最近一封信上说，已选好一个地点，巴巴表示想去看看。这让诺芮娜和伊丽莎白大吃一惊，她们未料到巴巴真会在离美拉巴德如此远的地方设立中心；期望巴巴会一如既往，改变主意。

巴巴这么评论自身的这个特点：“此乃世界伟大奇迹之一，表面最多变者，是最不变或不可变者！这也证明了另一个事实——表面的不是真实的！”

对建立中心的地点，诺芮娜、伊丽莎白和满德里提出各种建议，包括喜马拉雅山、阿布山、尼尔吉里山和别的风景区。巴巴回答：

喜马拉雅山已无灵性可言。灵性上不过是大堆的石头。

在人类灵性进化之伟大宇宙游戏中，由赛古鲁和阿瓦塔之灵性权威所规划，喜马拉雅山、阿布山或尼尔吉里山，一度被世界高度赞誉，被当作大睿希和圣人的家园。被称作睿希之地——信徒和圣人寓所。但如今其作用和意义，不比大堆的岩石更大。

人想要神，却被给予石头——以教堂、寺庙、偶像的形式！而今这些都已腐朽！曾经的崇拜之地，已可悲地变成看护者们的商业中心。祈祷、崇拜和爱神之地，成为商业中心！

神名和宗教就是这样被玷污的，最终造成自然灾害，诸如瘟疫、饥荒等大自然的诅咒，给人类带来无数的悲哀。正因为此，阿瓦塔和赛古鲁的教导，警惕人不要看重这类场所和崇拜形式。他们的工作是尽量减少和摧毁这些将人类与神分离而非接近的石堆。

在盘奇伽尼，巴巴每周四给附近村镇的爱者施达善。此外，有时远地的爱者也来。4月8日，一个名叫苏鲁·拉姆·莫希拉姆的14岁男孩，从那格浦尔来到。他从报纸上一篇巴巴1937年访问那格浦尔的报道，得知大师，并与杰萨瓦拉家联系，获取更多讯息。苏鲁1938年1月曾给巴巴写信，巴巴叫他4月到盘奇伽尼。

途中，男孩行李丢失，只剩下打算送给巴巴的两篮橙子。在一位有同情心的巴士司机的帮助下，抵达盘奇伽尼。苏鲁见到巴巴，对巴巴说他的钱和衣服全丢了，巴巴说：“丢失一切，但不要丢掉我！但丢掉一切几乎不可能，当你彻底丢弃一切时——就会找到我！”

次日上午，苏鲁正在洗澡，巴巴来了。古斯塔吉叫苏鲁，他赤身只穿着内裤，天真地去见巴巴。巴巴问他睡得可好，心里在想什么。他告诉巴巴，巴巴仔细看看他，说：“适合这条道！”亲密相处三天后，巴巴给苏鲁一些指示，遣他回那格浦尔。苏鲁虽年轻，却全心全意爱巴巴，终其一生。

在盘奇伽尼，巴巴继续每日上午闭关工作几个小时。4月8日，GD德希穆克博士和妻子也来看巴巴。次日，德希穆克同巴巴会面，抱怨茵度玛提说，“我妻子不爱您，巴巴。降洒恩典，让她爱您！”这引出巴巴对自己四种内在工作方式的阐释：

我有四种工作类型或者工作方式：

用我的宇宙心对宇宙的工作；

用我的个体心对不同个体的工作；

直接工作；

通过我的特使收发讯息时的间接工作。

对个体的间接工作意味着，我总是在弟子和跟随者身边，间接地帮助他们。直接工作意味着，我给一个人明确的指令。弟子执行时，我便在那里直接帮助他们。我给明确命令时，定会帮助。

例如，假设我叫你去坐在山洞，念我的名。你遵照我的命令，到山洞去坐。这时，有只老虎来到山洞旁；你看着它，它看着你，

但它不伤害你。这是直接帮助，因为是我叫你去山洞坐的。

巴巴召来茵度玛提，给她和德希穆克一些指示，进一步说明：

现在我给了你们明确指示。这些命令你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服从。这就是为什么我问你们俩，“你们愿意做吗？”你们两个承诺后，我才给你们命令，那你们就必须遵从。不要想你们这么大老远来看我，我却叫你们回去。想那个干什么？我肯定和你们一起走。这个要明白牢记。现在我会和你们在一起，直接帮助你们。我还告诉你们，那会按你们的意愿。但事实是，那还要按我的意愿！

不仅你（德希穆克），她也必须体验我的无限无形状态。虽然她可能没有你那样的强烈渴望，但你们俩都与我有往世联系，你们二人都必须体验我的真实状态。你怎么知道她前世没有这种渴望？她确实有；我知道。这一切都是我安排的。现在你们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我的指示。

巴巴最后说：“不要静心，但要有这种渴望——‘我想同巴巴的无限存在合一！’”

德希穆克和妻子于次日，4月10日星期天，离开盘奇伽尼。当天许多人来达善巴巴，包括弟弟小阿迪。后者同满德里生活了一段时间。希芮茵和佳尔4月11日返回普纳。

在英国时，吉蒂·戴维每逢复活节星期天，都上教堂。1938年的复活节是在4月17日，吉蒂想去盘奇伽尼的教堂。并告诉了拉诺。拉诺说去不去教堂，她倒不介意；不过吉蒂愿意，她会陪她去。俩人当晚徒步去教堂，但费尽周折才找到。到了教堂里，发现空荡荡的。刚进去，天就下起倾盆大雨。二人被困，只得在荒凉教堂里，等雨停。雨住后，她们走回住处。

与此同时，巴巴见她俩不在房内，派伊丽莎白开车去找。车陷进泥坑，她只得雇几个男子推出来。吉蒂和拉诺回来后，巴巴问她们去了哪里。“去教堂了”，吉蒂回答。拉诺补充说，“我原没打算去，是为陪吉蒂才去的。”

巴巴对吉蒂拼写道：“既然你那么喜欢上教堂，每个星期天都去！”

“今天我得到了教训，”她说，“我绝不再踏入教堂一步了。”

“不行，不行，”巴巴有力拼出，“你必须每个星期天都去！那儿有你需要的一切！在这儿和我一起生活，你什么都得不到。”

“原谅我，巴巴。我再不那样做了。”

“不经我批准就去，合适吗？”巴巴问。

吉蒂哭着回答：“是我的错。很抱歉。请饶恕我。”巴巴原谅了她，吻她一下，拿走了他的责备之痛。

另一次，拉诺和吉蒂甚感抑郁。巴巴在盘奇伽尼忙于玛司特和其它工作，她们感到连巴巴的面都见不上。一天，巴巴来到，要女子们告诉他，心里想什么。拉诺和吉蒂吐露心声。巴巴安慰她们：“如果我不是不时撤离脱身，你们就不会在这里（指了指心）感受我。我希望你们在那里感受我的在。”

4月19日，巴巴同伊丽莎白去萨塔拉，为新埃舍查看可能的地点。阿娜瓦丝和娜格丝21日从孟买来到，开始同迪尔库沙的其他女子一起生活。阿娜瓦丝几周后返回孟买。

早在1930年，从拉合尔乘火车到阿姆瑞斯塔途中，巴巴和满德里同一个似乎绝望的乘客交谈。交谈后，那人大为振作，对巴巴的建议感激不尽。此人乃是印度著名诗人兼哲学家，穆罕默德·伊克巴尔。伊克巴尔是独立前穆斯林知识分子中的领军人物，因而拉姆玖和伽尼听到伊克巴尔1938年4月21日去世的消息，很是难过。

次日，他们到盘奇伽尼看巴巴，脑子里全是要商讨的其它事，将伊克巴尔的死讯忘得一干二净。但巴巴指了指自己头上的一根头发，在字母板对他们讲的第一件事，就是乌尔都语“莫拉埃克巴尔伽亚”，意为“我失去了一根头发。”拉姆玖和伽尼一时茫然，巴巴又重复一遍，说：“你们两个还不明白？”他们才明白巴巴以“埃克巴尔”（一根头发），押韵伊克巴尔。通过把它比作失去一根头发，巴巴表达了他的损失感，以及死亡的微不足道。

巴巴曾于4月15日，遣禅吉和彭度到班加罗尔和迈索尔，同州长伊斯迈尔讨论，巴巴在那里开设中心的可能性。同伊斯迈尔见面后，他们4月22日返回盘奇伽尼，巴巴立即表示想亲自去接洽伊斯迈尔，考察可能的地点。次日下午，他同诺芮娜、禅吉和彭度乘伊丽莎白的车离开盘奇伽尼。到普纳后，转乘5点的火车前往班加罗尔。4月24日晚到达迈索尔，刚下火车，大自然就用一场大雨问候巴巴。他们住在位于贤卡拉普拉姆，萨姆帕施·艾扬伽家里。

第二天，巴巴派诺芮娜和禅吉，去同州长伊斯迈尔会谈。他们回来后，巴巴去库波居所看望阿克巴·海德瑞夫人半小时。4月27日，遣禅吉南

下马德拉斯，当天巴巴、诺芮娜和彭度离开班加罗尔，次日晚到盘奇伽尼。禅吉 29 日回来，巴巴立即遣他第三次回班加罗尔。并决定将预定搬迁延至次年 3 月，希望禅吉亲自告知州长伊斯迈尔。

在班加罗尔，巴巴曾给那格浦尔的埃瑞奇发电报，叫他到盘奇伽尼见巴巴。电报到时，埃瑞奇的父亲出差在外，盖麦叫他立即起身。埃瑞奇随意回答，他第二天上午再走不迟。但盖麦催促：“巴巴要你立即；立即意味着明天？”埃瑞奇心思全在料理花园上，说还得花些时间。正说话间，巴巴的又一封电报到了，指示埃瑞奇立即动身到盘奇伽尼！

盖麦说：“我叫你去，你不听。快走！”

埃瑞奇不想惹母亲生气，即刻去了火车站，同嘉尔·克罗瓦拉一道，于次日，4 月 29 日，到达盘奇伽尼。巴巴在等他们。见到埃瑞奇，巴巴很高兴，说：“你马上来了！”

埃瑞奇说：“您要我立即动身，我就来了。”

巴巴示意男满德里都离开，用字母板同埃瑞奇私下谈话。埃瑞奇能毫不费力地读字母板，这对没有练习过的人，是件奇事。巴巴对他拼写：“世界及其事务都虚幻不实。唯有神真实。唯有神存在，其它一切皆短暂易逝！”

见埃瑞奇接受，巴巴继续授述：“世界局势将更加恶化，战争爆发定然无疑。一切都将混乱无序，千百万人将死去。这不是因为人类间的仇恨敌意，而是由于‘我性’。一切都是神圣游戏！”

巴巴又问：“你计划做什么？”埃瑞奇说已申请到贝拿勒斯大学读书，想当工程师。“干吗不做我的工程师？”

埃瑞奇沉默不语，巴巴又询问他的家人。忽然，巴巴提出这个问题：“假如我要你放下一切——你的学业、朋友、财产、家人——来和我一起生活，你会如何回答？”

埃瑞奇回答：“凭借您的恩典，一切都是有可能的。须遵从您的命令。”

“那我命令你离开那格浦尔，来我这里。带上你父母、姐妹兄弟。离开一切，今年 8 月 1 日来美拉巴德。”

“这有可能吗？”巴巴问。

“怎么没有？”埃瑞奇反问。

埃瑞奇当时并不清楚他为何做这种承诺，也不知道怎么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履行承诺处置一切。有房子、财产、妹妹的婚姻、美赫文上

学等问题——最重要的，还要父亲的允准。

巴巴第一次叫埃瑞奇把头放在他足上，说：“我是至古者。你不知道你的决定让我有多高兴。你应该不惜一切代价遵守！”

埃瑞奇把头放在巴巴足上，巴巴问：“我叫你揪着老虎的耳朵把它领来，你害怕吗？”

“您叫我这么做，我要是见到老虎，当然会照您说的做。”埃瑞奇回答。

巴巴甚为满意，说：“不用那样，去吃晚饭，到我的虎谷山洞过夜。假如老虎来了，不要害怕。早上直接回那格浦尔，不用来见我，8月1日带你全家人来美拉巴德。”

在山洞过了一夜，埃瑞奇回那格浦尔。把事情原原本本告诉了家人，他们欣喜若狂。盖麦尤其欢喜，因为她多年来一直渴望同巴巴生活。她说：“巴巴——阿瓦塔——亲自召唤我们，我们多幸运啊！”

帕帕·杰萨瓦拉性情火爆（实际上，巴巴对他的手势是举枪射击，也会叫他“手枪”），埃瑞奇拿不准他是否同意。得知巴巴的命令，帕帕伸开手臂，说：“我辛苦工作，为你们建房置地。都是为了你们的舒适幸福。你们若觉得跟巴巴生活幸福，我不反对。但不要把卖家产的责任扔给我。你们要真想去，那你们处理。”埃瑞奇同母亲和妹妹忙了数月，将全部家当出售。社会上都讥笑他们，反对他们的决定，但他们决心坚定。

与此同时，萨瓦克·考特沃全家，娜格丝，喜拉，娜玖和阿迪，以及大阿迪妹妹琵罗佳的女儿苔米，被召到盘奇伽尼，同巴巴共度复活节。他们4月28日到，这次阿迪的母亲顾麦也受召前来。禅吉5月5日返回盘奇伽尼，之后到孟买。

几个月前，伊丽莎白·帕特森恳请巴巴，她能否在虎谷山洞待一夜。巴巴回答：“可以，到时我会告诉你。”几周后，伊丽莎白提醒巴巴，巴巴微笑，问：“你想现在去，还是等到时机成熟？”结果，1938年5月6日，巴巴和女满德里陪同伊丽莎白来到山洞，令她在洞里待12小时。下面是她的讲述：

下午6点整，巴巴将我锁在洞内，把钥匙递给我。我记得的最后一件事，是大家留下我在山洞独自过夜前，巴巴将手伸进铁栅栏，放在我头上，仿佛是在祝福。等所有人都消失在道路转弯处时，无边的寂静笼罩。念头不断闪现，但我控制住它们。巴巴曾指示我整晚都要专注，不要睡

觉。除非实在睁不开眼。按照巴巴指示，我在差10分7点准时点亮灯笼，然后躺下。

一次我听到沉重的咚咚声，像是脚步声从路上走来，我焦急地等着什么人出现。但声音由近及远，很可能是一头在山边吃草的水牛。夜空中，风筝形状的四颗星，类似于南十字座，比其它星都更清晰明亮。我想起看手表，发现已近午夜。决心保持清醒，继续想巴巴。

忽然，一股电流般的震击从头到脚，特别是经脊柱，通过我全身。电流继续，波幅不同，有两三次强烈得似乎要把我提起，好像一阵强风。不久我感觉自己旋入空中，褥子在身下不均匀地摆动。我感到只要能待在上面，就像在魔毯上，就会安全无事。但它摇晃得太厉害，我想起大喊巴巴的名，“骚乱”立刻平息。从迷茫中醒来，我发现自己两臂交叉抱在胸前，就像人们给死人摆的姿势。胳膊僵得过了好大一会儿才能活动。不管我经历的是什么状态，其间我是有意识地无意识。

不知过了多久，我被一阵笑语声唤醒，我认出是我的朋友们。她们进了山洞，告诉我已5点钟，被派来叫我。我想起巴巴告诉我，早上6点前不要离开山洞。这似乎有冲突。正思忖怎么做，念头闪现——最好按巴巴本人说的做。就在这时，巴巴隐约出现在洞口，非凡的光芒涌入洞内。他含笑回答了我的内心询问，说：“照我说的做；只在6点离开。”过了一會兒，我睁开眼，看看表，已接近6点，便起身离开山洞。我感到精神焕发，充满活力。晨光微微照进洞内。

回到住处，我问巴巴：“我在做梦吗？”巴巴回答：“不是，更像是一种恍惚。你非醒也非睡。实际亲身体验了这些事情。”我又问：“是象征性吗？”“是，”巴巴回答，“将来你会知道它的详细含义。”

娜佳身体不佳，因此吉蒂在盘奇伽尼负责做饭。巴巴严格指示，要确保不剩饭，不浪费。吉蒂没给这么多人做过饭，有时会剩下饭菜。剩下豆糊，她就喝掉；当天菜过多，她也吃下。一位欧洲上层社会的女子，以如此方式处置食物，令人叹为观止，这是她深切渴望执行大师命令之明证。

巴巴还令西方女子，每星期天静默，只在下午3点吃一餐面包黄油和茶。这个简单饮食由吉蒂提供。巴巴到班加罗尔视察埃舍用地时，组里有人找到吉蒂，要求用烤面包片代替面包片。她同意了。到了下周日，又有几个人也要烤面包片。

巴巴回来后，没提这种违令行为。一个月后在美拉巴德，他有天清晨召集大家，发橙子时，说：“相对于取悦我，吉蒂更想取悦别人！”这才提起盘奇伽尼的事，吉蒂徒劳地试图为自己辩护。最后气得把手里的橙子一扔——险些砸着巴巴。她意识到自己做了什么，承认了错误。

巴巴对她指出：“你为取悦别人，违背我的命令。而取悦所有人，不取悦我，你什么也得不到。只应努力取悦我，这样，即使得罪全世界，也会获得一切！”

“你关心一切人的幸福，却忽视我的指示！只应努力让我高兴，这样，就算所有人都不高兴，也无须介意。”

巴巴常告诫拉诺不要争论。即使她试图解释什么，巴巴会厉声说：“别争论！”一天，出了件小误会，巴巴严厉地看着她，重复说：“别争论！”示意她把嘴闭上。

拉诺回答：“可我不是争论，巴巴。我只是在向您解释。”

巴巴愈加不悦。拉诺无比沮丧，怨愤地说：“我跟您一起生活没用，您老是对我不满意。”

巴巴回答：“我不会让你走，永远不会让你走！”巴巴确实没让拉诺离开，在所有的西方女子当中，她是唯一留在印度的女子。巴巴让她同他生活到最后——但这从不容易。

为巴巴建立中心的事宜，在盘奇伽尼继续讨论。访问过迈索尔和班加罗尔的诺芮娜，希望精心设计建造一个世界灵性中心。一天，她同伊丽莎白谈在迈索尔、班加罗尔、海得拉巴或者盘奇伽尼选址的可能性。但诺芮娜的大愿，对伊丽莎白没有吸引力；二人因而发生冲突。

一次，她们争吵起来，巴巴召她俩，让她们在他面前继续激辩，之后说：“你们俩都对，但诺芮娜须减点儿速，伊丽莎白须努力加点儿速。”又微笑着看着二人，说：“现在你们俩拥抱。”

另一次，两人之间又发生争吵，巴巴介入，说：

要爱并且忘掉。这是唯一重要和值得做的事。你们几乎人人软弱。我所说的软弱，是指充满欲望。怒是弱点，傲是弱点，等等。母亲发现孩子弱，会更怜爱之。所以，人人都要更爱。

忘了我在纳西科对你们讲的？学会说“加内多”——“让它去！”不要总是占上风。放弃一切欲求，保持快乐。但你们必须有意识地努力。

快乐起来。我宽恕你们每个人，但你们要继续努力。

食物似乎总是一个争论焦点，尤其是现在东西方人一起生活，饮食不分。印度饭对西方人太辣，西餐对印度口味又过于清淡。起初巴巴特殊关照西方人，以免辛辣饮食让他们难受。但逐渐地，他不再关心这类事情，不再迎合他们的口味。一天，在盘奇伽尼，讨论菜单时，巴巴说：

厌恶是不亚于喜欢的欲求。二者皆是自我的欲望，因此都须走开。有人爱这个，有人不爱那个。你喜这个，却不喜那个。二者皆是对立欲望，都应舍弃。

至于欲望，你们要有意识地努力变成石头一般。石头从不说：“我要这，我不要那！”不知喜恶。当你们超越有限欲求——自身喜恶——成为石头，就会体验无限意识！

5月17日，禅吉和纳罗吉·达达禅吉，带高荷、女儿阿娜瓦丝和鲁斯特姆的孩子美茹、娜古和贝拉姆，到盘奇伽尼住几周。高荷扁桃体发炎，发烧病倒，次日被送到阿美纳伽。这次禅吉还带曼萨丽来小住几日。

5月29日星期天，帕帕·杰萨瓦拉和埃瑞奇从那格浦尔来见巴巴，告知巴巴一切已安排就绪。大阿迪从纳西科来到。他们皆于次日离开。

按照巴巴命令，迪莉娅·德里昂和玛格丽特·克拉思科留在英国，待到欧洲战争爆发。二人很想念巴巴，5月29日，巴巴给迪莉娅致信如下：

你在认识上有很大提高，意识到我所做的一切，我让你们每个人承受的一切，都只是为了将你们拉近我，你们的至爱。倘若痛苦将你们引向的目标，不是无价的珍珠——超越一切认识的爱，我会忍心看你们受苦吗？

你为什么是我的圈子之一？因为你内里拥有你此刻最渴望的东西——爱和爱到底的能力。当这种爱的能力达至完美状态——当你没有自我之念时，你将体验从未体验过的幸福。这即是合一，对至爱的无我之爱。正是你为控制情绪情感，努力超越黑暗时期的努力，使你感到离我这么近。

你说的对，我萦绕在你心中，以便你对我的渴望愈加强烈。为何？难道我不正是这种渴望？你是我的，我爱的是你内里的我自己。这种奋斗难道不值得？

6月，召希度从美拉巴德到盘奇伽尼，并带上查干的妻子香塔。到后，巴巴叫希度带巴吉拉施到马哈巴里什沃游览，之后回盘奇伽尼后用餐。

希度带着巴吉拉施，领他看了所有景点。回途中饥肠辘辘，便到餐馆吃了饭。过后才想起巴巴让他们回盘奇伽尼用餐的命令。

他们忐忑不安地回到满德里的住处。巴巴在等待。一见他们，就要他们去吃晚饭。他们因违令惴惴不安，承认已吃过了。巴巴问：“我的命令是什么？”

二人承认了错误。巴巴打他们响亮耳光，责备：“要永远记着我的指示！”这件事还远不止此，其后不久，他们因彻底服从巴巴的命令，避免了一场严重车祸。

在盘奇伽尼，希芮茵母亲有次发火，冲出屋子，躲在灌木丛后。巴巴亲自找她，但未找到。于是派一个叫纳那·科里的佣人去找。纳那找到她，请求她回去。但希芮茵气犹未消，断然拒绝。巴巴得知后去找她。希芮茵仍气恼不听。巴巴显得厌倦，回房去了。过了一会儿，又遣纳那。纳那向希芮茵解释巴巴有多难过，她回去，这事不再提起。（纳那·科里和妻子塔妮都是老佣人，自从1920年代就在美拉巴德工作。与大部分雇工不同，他们工作是出于对巴巴的爱，多年持续无改。）

6月2日，韦希奴的表姊妹茵度和丈夫韦希瓦纳施·S·哈丹卡，来盘奇伽尼见巴巴。巴巴向他们询问贝尔高姆，因那是维希瓦纳施的出生地。听完他的讲述，巴巴表示有兴趣去该地区看看，作为拟建埃舍的可能地点，6月4日去了那里，禅吉和韦希奴陪同。巴巴似乎很喜爱贝尔高姆。

纳沃·塔拉提已生病卧床很长时间，病情似乎不严重。但6月10日，他忽然逝于纳西科，终年46岁。这个意外的消息，令大家想起大师于上个沉默日在美拉巴德说过的话：“今年，我的一个最亲近满德里会去世。”

美拉巴德山建筑

1938年6月15日，巴巴带穆罕默德玛司特和男女满德里，从盘奇伽尼返回阿美纳伽。因美拉巴德山建筑尚未完工，萨若希为巴巴和女满德里，在镇里公共工程部灌溉房，安排了住宿。穆罕默德被送回美拉巴德。每日巴巴乘车从阿美纳伽到美拉巴德，视察工程进展，大阿迪驾驶。偶尔会一天去两次，告诫彭度、卡里玛玛和纳罗吉，要尽快完成他墓穴上的穹顶、水塔二层和妇产房等建筑工程。

6月26日，那格浦尔的迪内施·考迪娅到美拉巴德见巴巴。巴巴带她参观游览，又带她到阿美纳伽灌溉房见女满德里。

玛妮·贝拉姆·德赛，后昵称曼萨丽，多年来一直渴望永远伴随巴巴生活。巴巴在盘奇伽尼逗留期间，她曾就此两度来见巴巴。每次巴巴都让她回家，但要她随时听候召唤，来阿美纳伽。就这样，1938年6月15日，28岁的曼萨丽到阿美纳伽灌溉房加入女满德里，成为永久成员。在接下来的阿美纳伽两个月逗留期间，她负责做饭。娜佳身体未愈，吉蒂一直独自承担厨房的全部责任。

曼萨丽与巴巴的联系深厚，所有这些年没有为巴巴忽略。自5岁起，曼萨丽得了难治的皮肤病。找过最好的医生，到过孟买最好的医院，但均无效验。几年前她全家曾到美拉巴德。她也随往，尽管当时对家人对巴巴的信心甚为怀疑。但她见到巴巴，内心发生了转变，流泪向他顶礼。家人向巴巴讲了她的病魔，巴巴对她说：“你哭这么厉害，就因为这个？”

曼萨丽回答：“我不是为我的病才哭，而为您的爱！”

巴巴安慰说：“别担心；你会永久治愈。从我的度内里取些灰，每晨早茶前，念我的名，咽一小撮。”

回到瑙萨里家中，曼萨丽一丝不苟地遵循巴巴的指示，不到一个月彻底痊愈。愈后不久，曼萨丽的叔叔索拉伯吉·德赛去见巴巴。回到瑙萨里，对家人说：“巴巴转达他对大家的爱和祝福。”接着转向曼萨丽，说：“巴巴好像得了和你完全一样的皮肤病。”

曼萨丽担心得要命，相信巴巴承担了她的病，结果代她受苦。她的

病又回来了。下次再见巴巴，她祈求他不要再替她受罪。

巴巴回答：“就这样吧。你和我都不必再受苦。这全是我把你拉近我的游戏。是我制造了这种不治之症，现在你是我的了，不会再为此受苦了。”确如巴巴所言，此症永远离开了曼萨丽。

曼萨丽并非6月份女满德里的唯一新补。6月28日，4名欧洲人乘坐绿色伯爵号客轮，抵达孟买，接着到阿美纳伽加入巴巴的埃舍。她们是来自美国的俄裔娜丁·托尔斯泰，瑞士的海蒂·默敦斯，海伦·达穆和艾琳·比罗。艾琳到后不久得了黄疸，拉诺遵巴巴指示护理她。巴巴指导对她的治疗，艾琳逐渐康复。（另2名瑞士女子，爱丽丝赛特琳和弗丽达奥伯霍兹，也受巴巴邀请到印度，但未能前来。她们与巴巴的联系细节不详。）

1938年7月10日星期天，禅吉到美拉巴德参加巴巴沉默13周年纪念。阿露卡姆巴塔随他前来。她想去爱尔兰进修医学，巴巴对她说：“去吧，别怕。把一切留给我。我会照看一切，这里和那里的。每21天给我写封信。”阿露在孟买开有一家诊所，担心若是离开，医院无法重新开张。但她遵循巴巴的指示动身，10个月后返回印度。

此次沉默日无特殊庆祝活动。前一年巴巴曾说：“我喜爱13这个年，在即将到来的这一年间，我会开口。”但又一年过去了，他仍一言未发。

巴巴一直暗示会有一些新变化到来，在这天，他严厉指出：“10月15日之后，不再有纵容！”

7月11日上午10点，巴巴在下美拉巴德他的小屋，主持召开会议，与会者有拉姆玖，禅吉，伽尼，诺妮，小阿迪，大阿迪，诺芮娜和伊丽莎白。会议目的是重组《美赫公报》，创办新刊。巴巴任命的编辑是：伊丽莎白为主编，诺芮娜为文字编辑，禅吉为新闻编辑，诺妮作秘书。在大阿迪办公室工作的达图·美恒达格为职员。其他编辑，比如德希穆克博士和伽尼医生，分别撰写吠陀或者苏非密教题材。7月14日在巴巴小屋再次开会，决定新刊名称。禅吉建议简单命名为《美赫巴巴》，所有人，包括巴巴，都赞同。但巴巴后定名为《美赫巴巴期刊》。

整个7月，巴巴继续到美拉巴德，确保建筑工作的进展，还照料仍旧安置在下美拉巴德主房后，集体宿舍附近的玛司特和痴人。

一次，巴巴和大阿迪到时，彭度、韦希奴和希度正在坐着。巴巴问：“你们这些人在此做什么，你们加入我只是为了享受生活？”

大阿迪嘲讽道：“不是来享受生活，巴巴，而是来闲聊！”其实韦希奴、彭度和希度在讨论日常采购，没在闲聊。韦希奴对阿迪的话很冒火，但忍住未发。巴巴批评三人，韦希奴火升起来。

巴巴正要回屋，阿迪又说了什么，韦希奴狠狠掴了他一耳光。这让巴巴不悦，命韦希奴顶礼阿迪。韦希奴服从，二人还得拥抱。巴巴指示阿迪开车载韦希奴到阿美纳伽。至晚间返回时，他们已和好如初。

在灌溉房，大师对女子们解释摩耶、业相和瑜伽。7月24日星期天，他还解释了幸福：

世人所做的一切，皆是为了幸福。人们寻求权力，是为了获取幸福。追求金钱，是希望通过财富找到幸福。金钱若得到善用，很好，而若是误用，则导致悲惨不幸。

科学也试图促进幸福——发明创造是为了让他人幸福，若被善用，就可以做到。而若误用，只会造成更大的不幸和悲哀。比如，如果飞机用于战争，则带来死亡和毁灭。

既然人人寻求幸福，那么幸福就很重要。成道时，便获得永久幸福。唯有基于忘我的幸福，才会引向永久幸福——引向神。一个人在让他人幸福中失去自我时，便获得真正的幸福，也就是神。其它形式的幸福皆短暂无常。

这个真正的幸福必须强大得能够支撑所有的痛苦，或者像我承受的那种痛苦。

当天女子们和巴巴看了沃特·迪斯尼电影《白雪公主和七个矮人》，话题又转到动物。巴巴表示，若有人在美拉巴德开办动物医院，会是个好主意。她们反复讨论，巴巴打趣：“当你们都在医院为穷人工作时，我会看到你们有多坚强——气味，鲜血，可怕伤口，昏厥，濒死痛苦……”一番揶揄后，巴巴最后说：“你们都在听在说时，我却在做宇宙工作，又和你们在一起。”

7月29日，巴巴带西方女子到美拉巴德玛司特埃舍，看他工作。巴巴40分钟内为20多名埃舍成员洗了澡，他表情无比喜悦，给西方女子留下深刻印象。

1938年8月1日，埃瑞奇履行诺言，带全家从那格浦尔到阿美纳伽，加入巴巴的满德里。帕帕·杰萨瓦拉也一同前来，与巴巴交谈后，8月5日被巴巴遣回那格浦尔。他离退休还有一年，巴巴建议他履完义务，一

年后再来加入。

临行前，巴巴打趣他：“帕帕，我本想埃瑞奇从小就跟随我，但你不愿同他分开。倘若你那时把他交给我，我就得照管他的抚养和学业。所以，感谢你现在把他交给我，为我免去了一切麻烦。大大减轻了我的负担。”

埃瑞奇安顿下来后，巴巴指示他协助禅吉处理信件。还要他在巴巴步行上下山时，为巴巴打伞。埃瑞奇的小弟美赫文和堂弟达迪，年龄尚小，住在美拉巴德。埃瑞奇的母亲盖麦，同女儿美茹和玛奴，同女满德里住在灌溉房。为了同妹妹玛妮加以区分，巴巴给玛妮·德赛和玛妮·杰萨瓦拉，各自起了永久昵称。玛妮·德赛因来自瑙萨里，得名曼萨丽，玛妮·杰萨瓦拉从那格浦尔来，被称作曼浦尔或玛奴。

唯一的美中不足，即巴巴所言的“刺”，是巴巴曾叫埃瑞奇来时将车也一起带来。由于帕帕·杰萨瓦拉在那格浦尔也需要车，埃瑞奇对巴巴解释说他父亲执意让车再留下至少半年。巴巴对此不悦，说：“这将永远是我心头的污点。”那时埃瑞奇不明白巴巴的意思。1956年萨塔拉汽车事故后，当时给巴巴驾车的埃瑞奇想起巴巴的话，认为事故在某种程度上，与他1938年没有服从巴巴有关。

加入巴巴前不久，埃瑞奇做了两个意味深长的梦。一次他梦见巴巴来到他家，随意走动。告诉埃瑞奇：“停下一切，快来！”巴巴让帕帕和盖麦站在他面前。将两个孩子交给他们照管，准备离开。埃瑞奇忙说：“屋里还有很多牛奶；会坏掉。”巴巴说：“扔到沟里，把壶洗净，来我这儿！”

不久，埃瑞奇又做了一个梦。他开着车，巴巴在他一侧。巴巴以肘督促他开快点。他加了速，但巴巴仍要他再快点。前面隐约出现一大片海，巴巴叫他开进去！在水里，巴巴仍坚持他再开快点，埃瑞奇照办。他大汗淋漓，开了很远很远，见前方有一座白屋。巴巴示意把车停在屋边，他费了好大劲才停下。但车陷进沙里，梦就此结束。

这些梦在埃瑞奇心中多日不散，帮他保持决心，既然来了，就要永久和巴巴一起生活。

8月3日，萨姆帕施·艾扬伽从南印度来看巴巴。次日返回马德拉斯。

8月6日，巴巴同女子们去看电影和野餐。他向她们解释了弱点：

具有类似弱点、类似自私的爱者，似乎互爱，似乎不爱别人。

结果却不好。依赖情绪之奴性倾向潜入。

何以如此？以诺芮娜为例，她爱我——她的至爱，放弃了一切，来跟随我。然而，诺芮娜的情绪和弱点，可以说，与海蒂的相似，与吉蒂的相反。结果怎样？诺芮娜和海蒂相互来回传递印象。海蒂说巴巴真可爱、真美等等，诺芮娜附和。但海蒂也许有一天因弱点而辜负爱的考验，放弃我。曾说巴巴这巴巴那的同一个海蒂，现在则说巴巴是恶魔！

诺芮娜会怎样？曾经依赖海蒂印象的她，如今孑然一身——搁浅。所以，爱者必须总是依靠巴巴，不相互依靠。这不是说你们不应交谈、互爱、互信、交换印象、一起相处或分享体验——但不可依赖。你们必须互爱互助，相互服务，让彼此更爱我。爱，但不依赖。

让一切人平等地互爱很难，不依靠却不难。一个方法是：必须让信爱强烈得即使人人都辜负和离开我，你也不会！

拉诺和吉蒂态度相似。诺芮娜和海蒂态度相似，伊丽莎白和诺芮娜也是。所以，要互爱；若做不到这个，至少不要互恨。

最后，巴巴指着娜丁·托尔斯泰，说：

娜丁最幸运——她想依靠，却无人可靠！她的性格和谁的都不相投！她最有爱心，想为我做一切。甚至会为我到珠穆朗玛峰宣说，哪怕只有雪听讲！

时间过得飞快，美拉巴德山工程如期竣工的问题，乌云般笼罩在彭度心头。其一，巴巴和女满德里得到通知，必须在8月的第3周前搬离灌溉房。只是因为萨若希的影响，他们才能从6月份一直住在那里，远远超出正常的几周。其二，雨季降临，大大延缓了工作。

卡里玛玛同彭度和帕椎一起工作，他过于一丝不苟，若不符他的标准，他会叫工人拆掉砌了一整天的墙。彭度受够了卡里玛玛，终于厌倦停工，说他已忍无可忍，再跟这项工作无干。水塔二层的巨大钢梁，需从孟买订购，造成一个半月的延误。

但导致时间浪费的最大原因，却是巴巴本人。他每日到访，不仅工人离开岗位，来向他致意，浪费工作时间，他还不断地增加工作量。老是发现问题，比如，告诉彭度：“医院四周应有围墙……这里为何不加一部分？……你不觉得屋顶这么盖更好？最好改变一下。”等等。

到8月上旬，旧墓屋的墙体和穹顶，已大部分完工。旧的土砖墙拆

除，换上从原邮局拆下的黑石。这成为他的陵墓。

旧撒达克埃舍的5间4英尺高静心室，也被拆除，用铁皮重建，毗邻墓穴。但陵墓北面的妇产科，还远未完工，水塔上层也同样。此外，巴巴希望在水塔顶建个显著物，远处看得见，彭度建议建塔楼。但塔楼和通往二层的台阶还未建。彭度向巴巴要时间，遭拒绝。

一周过去。8月6日，巴巴带萨若希和另外3人到美拉巴德。彭度不知他们是谁，以为是爱者。其实是来视察工作的工程师，估算他们自己能用多久完工。查看后，告诉巴巴至少还需2周。巴巴决定最好让彭度继续，节约资金，再给他原本要求的2周额外时间。

次日上午，巴巴叫来彭度，强调：“我再给你2周完成工作。到8月25日必须完工。否则我将无处可待。被逐出灌溉房！所以我们必须来美拉巴德。不管你完不完工，我25号来！”

彭度表情担忧，巴巴敦促：“要勇敢！不要因困难和不便消沉沮丧。面对一切——这才是男子汉，英雄气概。

“我不喜欢事情顺利容易。事情容易有何称道。人必须有阻力困难，经历尴尬情形。这是真正的考验，把人的最好和最坏都带出来。摩耶越是反对，你越要抵抗，坚毅地面对。别担心。尽最大努力。”

彭度接受巴巴的条件，思忖：“我若全心全意工作，巴巴一定会帮助我的。”他同意尽最大努力，但补充说：“巴巴，我会在您希望的日期完成一切，但您也得同意一个条件：在此之前，不要来这里！您每次来，都增加我的工作！”巴巴微笑，伸手承诺，说他会于25日上午8点到。

美拉巴德山上的工作，现在有了明确期限。彭度安排了日夜轮岗，还开放茶棚，让工人们（大多来自阿冉岗村）提神。彭度自己则把衣服铺盖搬到山上，在接下来的2周期间，一次都没下山。他停掉洗浴，饭给他送上山。一切都以最快速度进行。

8月10日，卡卡·巴瑞亚和纳罗吉·达达禅吉从孟买来到，带来4个混凝土模型：基督教十字架，印度教寺庙，伊斯兰清真寺和琐罗亚斯德火炬。这些被安装于陵墓顶部各角。

嘉尔·克罗瓦拉次日来见巴巴。几天后，劳先生也来同巴巴会面。

8月11日，一个老村民被达达·帕提尔强行带到美拉巴德。村民有辆牛车，彭度雇来往美拉巴德运材料，但他被发现偷了山上的一些储备板材。巴巴当天来到下美拉巴德，村民被带到他面前。巴巴要惩罚他。

但巴巴的制裁是什么？帕椎或彭度本会鞭笞窃贼。巴巴却罚他头顶偷来的木板，去村里挨家挨户说，他偷了美赫巴巴的财产！达达·帕提尔跟着，确保他每户都到，之后回来向巴巴汇报。老人请求宽恕，说他会照巴巴命令的做，但别让他头顶那么重的木板。巴巴缓和，减轻处罚。

在阿美纳伽女子的住处，一条癞皮狗溜进院子，巴巴收留了病狗，叫曼萨丽照看它。强烈厌恶狗的曼萨丽，说：“可我不是来服侍狗的，我是来服侍您的！”巴巴看着她，好像在说：“真的吗？我怎么没想到这个。”

他随后叫来盖麦，当着曼萨丽的面，要她做同样的事。“没问题，”她说，“我会很高兴照料它。”

“可这是条有病的癞皮狗；你还得给它洗澡，”巴巴拼写道，“你离开那么好的家和别的一切，不是来服侍狗的！”

“可它现在是您的狗，巴巴！”盖麦回答。

巴巴指指耳朵，对曼萨丽打手势：“你听到她说的话了吗？从中学习！”

印度教节日在灌溉房庆祝。女子们又将巴巴装扮为奎师那。东西方女子则扮作挤奶女。巴巴参加了庆祝，叫她们跳舞，给她们洒传统的染色水。

仿佛主奎师那重临，

又同挤奶女玩耍！

游戏之间，给饥渴的世界美酒！

1938年8月19日星期五，是主奎师那的实际生日，巴巴讲了奎师那和潘达瓦兄弟的故事。

最后说：“有趣的是，你们同我生活，整天和我一起，感觉我是你们中的一员。自然抵消了敬重，取代它的要么是爱，要么是普通熟悉。如果是爱，你们则无意识地努力成为我，若只是熟悉，你们则试图让我成为你们。所以，你们要爱，这样就会成为我。”

这期间，一次帕椎将一名卡瓦里歌手带到灌溉房。巴巴会见他，过了一会儿，这个人说，“今天见到您，实乃我的大幸。我希望有一天谱写格扎尔，在您面前演唱，赫兹拉。”

巴巴回答：“你要唱，现在就唱，我这会儿有心情听音乐。”

这个人却说：“赫兹拉，宽恕我；现在是我的礼拜时间。我得走了，

不然就迟了。”

巴巴示意：“那就去祈祷吧！”

卡瓦里歌手离开，去了清真寺，巴巴说道：“人们不想要神，只想要礼拜！可怜的神能做什么？神想把神给他们，他们却想祈祷！”

*无形上帝采用人身，
不是每个祈祷者都能认出。*

日子飞逝，山上的工作接近完工。只剩部分屋顶，铺设芒格洛尔瓷瓦。最后一晚，水塔南屋的一小部分瓷瓦仍待安装。卡里玛玛找到彭度说：“我们的瓷瓦用完了。剩下的都是碎的。”彭度有了主意，他叫来赛勒的儿子丁肖。后者在美拉巴德帮忙，开装卸卡车上下山运送材料。彭度叫丁肖到下美拉巴德，指导工人将满德里屋顶的瓦片拆下，铺到水塔屋顶。他们照办，这项工作凌晨4点半完工。彭度到下美拉巴德，将新居的钥匙交给帕椎，告诉他巴巴来时，把钥匙给巴巴。彭度已几天未眠，筋疲力尽。他回到房间，试图睡觉，但怎么也睡不着，脑子里一一过滤每个建筑细节，回顾有没有什么遗漏。

1938年8月25日星期四，巴巴在全体东西方女子陪同下，移居美拉巴德山，上午8点准时到达。他从帕椎手里接过钥匙，上山查看新居。大为满意，未给西方女子分配住处，就到山下祝贺彭度。巴巴站在门廊上，同帕椎说话。彭度听到帕椎的声音，起床出来。巴巴微笑着拥抱他，表示他有多高兴，对工作有多满意。“我特意回来看你。西方人还带着行李，站在外面等我，但我得先来看你。”

巴巴还赞扬了卡里玛玛和纳罗吉，这么快完工，他们功不可没。并于8月28日星期天举行庆祝，感谢他们。巴巴坐在陵墓外，为3名主要工作者戴花环。还在村里安排了宴席。巴巴给阿冉岗村民施达善，发帕萨德。萨若希向彭度鞠躬致敬，表达了众人的感受。

安顿后，巴巴和女子讨论在美拉巴德山开设妇产房和杂志复刊的计划。8月29日，上午7点半至9点半，巴巴在美拉巴德山同女子开会，给所有人分配职责，并说：

你们女子负责4个部门：厨房，佣人，医院和杂志。

厨房：盖麦管理。通过韦希奴从市场订购全部需用品和原料，玛奴协助，为全体女子做饭。吉蒂须每日通知盖麦，要为西方女子做什么。两位女佣，塔妮和芭米，只在厨房工作。另一位女佣赛伊在巴巴厨房工

作（美媾做饭）。

吉蒂指导 7 名佣人和清扫工佐拉。确保佣人们准时来去。须每日清扫每个房间，都要按巴巴指示履行职责。拉伊和另一名佣人清洁浴室，料理花园。家务、洗衣和清理谷物，在蝉德、拉克希、索妮、香塔和珊德等女佣之间分配。

（在山上陵墓和铁皮屋后面的）妇产医院将容纳 10 名病人。娜丁任护士长。要将每个病人的出入院日期登记在册，详细记录病况。艾琳、曼萨丽和美茹（杰萨瓦拉）任护理，为病人洗浴、洗衣、喂饭。曼萨丽指导给病人做的食物。一名女医生每日来查看，还将雇一名护士。医院还将另雇 6 名女工。

杂志和其它职责：杂志定名为《美赫巴巴期刊》，由伊丽莎白、诺芮娜和诺妮负责。办公室在医院内。

苏娜玛西看守大门。即天堂的门卫！她须上午 5 点叫醒拉克希，让佐拉清洁厕所。吉蒂确保佐拉也清洁西方女子的厕所。从市场采购来的食物，由苏娜玛西告诉盖麦，盖麦派芭米拿进屋内。收到重物时，苏娜玛西叫吉蒂额外派佣人帮助。

若有人生病，拉诺负责照料，按时服药。东方女子生病，由盖麦安排其饮食；西方女子生病，其食物由艾琳负责。拉诺还要做家庭木工。

此次还制定了以下规则：

有关水：这里总是缺雨。井水年年不够用。玛司特埃舍、这里和医院只有一口井。所以不能浪费，完全按巴巴的命令用水：

洗涤时，打开水龙头，接水，关水。别让水龙头开着。

都隔天洗一次澡。盖麦每日洗浴。每人可用半桶热水。洗头用一桶半水。

没有巴巴伴同，或未经他允许，谁都不得进入他的住处。只有瓦露清洁巴巴在山上的小屋。

海伦在巴巴未来的陵墓内绘画，但晚间 7 点后不再工作。

没有巴巴伴同，谁都不得攀登水塔。

未经巴巴允许，或没有他伴同，谁都不得走出院子。在医院和《美赫巴巴期刊》办公室工作者除外。

都要在蚊帐下睡觉。

未事先征询吉蒂，谁都不得雇佣人。

在非固定时间喝药、补剂、牛奶和橙汁等，必须自己清洗杯勺，放回原处。

交给盖麦的购物单，须标明“付款”或“不付款”。信件和电报应只可交给巴巴，一天一次，在巴巴上午下山时。

不得在乒乓桌面上放置东西。

用餐时间如下：

早餐——早上6点45分

午餐——上午11点30分

茶——下午2点半

晚餐——晚上6点

当天，大阿迪将一个叫古沙的少校军官和妻子，带到美拉巴德达善巴巴。少校妻子公开要巴巴赐给她一个儿子，巴巴递给她一朵花瓣，要她吃下。之后严肃地对她拼写出：“你有各种各样的欲望，这给你带来不幸。我没有欲望，总是幸福，从不难过。我在你和一切万物里体验巴巴。如果你认为我知道一切，就无须表达任何要求。如果认为我一无所知，再多的祈求也无用。”

伽尼医生于次日，8月30日，从普纳来到。巴巴爱打趣。戏谑地管苏娜玛西叫“剃头匠！”一天她反驳道：“我要真是剃头匠就好了！那样至少我过一段时间，就能把您的脸捧在手里！”

母亲希芮茵也会到美拉巴德，同巴巴住些日子，然后回普纳。在美拉巴德，有一次她对女子们说：“看在上天的份上，别管默劳戈叫神，别向他献花环！他会骄傲，自我膨胀，落入自大的陷阱！”

听到她的劝告，巴巴宣布：“可我的确是神！”

“你也许是神，”她承认，“可你仍然是我的孩子！毕竟是我生了你！”

“是你生下我？”巴巴反问。“是我首先生下你，你才生下我！在创世之初，我是你母亲，现在你是我母亲！”

“你这么折磨我，怎么可能是我母亲？”希芮茵哀叹。

“因为你，我在普纳无处露面。社会上嘲笑我，我只得对这一切忍气吞声！”

巴巴回答：“忍受一切，对你大有好处！”

希芮茵指着杰萨瓦拉一家，愠怒道：“默劳戈，你还有理智吗？干

吗把这么幸福的一家召来？她们来自富裕阶层。这些可怜的人在这里会是什么遭遇？”

“她们在这里将学会什么是乐，什么是悲！”巴巴回答。

这个时期，晚间9点就寝前，巴巴会拥抱每一位女满德里。巴巴一离开房间开始做这个，希芮茵就会走开回自己房间。巴巴只得到那里拥抱她。问：“你干吗走开？我还得大老远到这里，跟你道晚安。”

希芮茵回答：“拥抱别人你不嫌麻烦，来拥抱我就发牢骚。”

巴巴拥抱她后，正要离开，希芮茵会找借口叫他回来。这来回四五次。最后，巴巴出来，对其她人说：“瞧，我虽然是神，也得服侍我母亲！”

希芮茵全心爱巴巴，在普纳若有人在她面前贬损巴巴，她会勇敢地纠正。帕西人和伊朗尼死命反对巴巴，但希芮茵会告诉他们：“默劳戈是我的神！记着，你要是说他坏话，就会灭亡。你要是还有点儿理智，就扑倒在他脚前顶礼。他是琐罗亚斯德！”

每当顾麦来访，只要希芮茵在美拉巴德，巴巴也会叫希芮茵，在这两个妇女——生母希芮茵和灵性母亲顾麦——之间，总会有不可避免的争斗。

巴巴时常也在男女满德里中间，制造不和，以便将他们心中的“垃圾”提到表面，从而除掉。这种自我冲突，是巴巴消除跟随者的自我，将他们引向真理工作的一部分。

9月间，巴巴一次向西方女子解释了超然：

我在一切万物里——在大小事物中。一切皆无，干吗看重任何事情？给海蒂（默敦斯）拿鸡蛋，为你们拿邮件，给我带来的喜悦，不亚于照料疯人，同满德里相处，指挥我的特使，看管宇宙大事。你逃避不了琐事，因为除了神，一切都是琐事。你所能做的是超然物外。利用琐事，但知其琐碎，而保持超然。

比如，你嘴里装了假牙，用来吃饭。你知道它们是假的，可以取出，装上取下利用之。这个被我称作“行走厕所”的浊身，是用于让灵魂证悟自身的。你逃避得了吗？它出汗，你逃避不了，要做的是洗去汗水。但你若是整天郁闷不乐：“我为什么出汗？我决不能出汗。”则毫无用处。你无法逃避，但可以超然。

1938年8月，瑞士艺术家海伦·达穆开始在美赫巴巴陵墓内墙，绘制彩色壁画。从早到晚沉浸于工作。出于爱，已60岁的海伦躺在脚手

架上画穹顶。同是画家的海蒂·默敦斯，帮她调制颜料；人物由海伦绘制。

只是在1938年巴巴令满德里在穴屋上建穹顶时，大家才意识到这将是他的陵墓。这也是1927年巴巴闭关，给修爱院男孩啜饮神爱之酒之处。还是1935年山上铁皮小屋建成前，巴巴过夜的地方。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个地下墓穴将安置他的遗体，遂将这座简陋建筑视为神圣。

这期间，巴巴还召霍米·M·萨达和妻子琵拉，及两个女儿阿露和杜恩，到美拉巴德。他们还有个女儿罗珊，但只有一岁，留在阿克巴棉纺厂。巴巴告诉琵拉、阿露和杜恩，他会让她们轮流在美拉巴德1天。年仅11岁的杜恩，大胆地说：“您让我姨妈盖麦在这儿和您一起生活。为什么我不行？”盖麦捏捏她，叫她安静，杜恩直言不讳。为安慰她，巴巴准许她住8天。

杜恩腿有残疾，尼鲁在为她检查时，发现她腿上长了个疖子，说需要切除。杜恩想和巴巴在一起，但一提手术，却害怕了。问巴巴她可否离开，巴巴同意，她只待了1天就走了。

在9月19日的会议上，一名西方女子问：“我们为什么受苦？”巴巴授述如下：

我们为什么要出生？出生即意味着受苦。当痛苦引向真正永恒幸福时，就不要看重这种痛苦。痛苦的存在是为了消除痛苦。大多数痛苦都不必要，是自找的。世界上百分之九十九的痛苦都是自造的。人们却问：“我们为何受苦？”大痛苦意味着大解脱。

愚昧若不是痛苦，能会是什么？战争并非特殊痛苦。难道人们不随时受苦？普遍痛苦导致战争。人们受苦，是因不满足；想要更多更多。愚昧导致贪婪和虚荣。你若什么都不要，还有苦受吗？但你想要。若无所欲求，即使在猛狮之口，你也不会痛苦！即使没有战争，也有身体痛苦。

精神痛苦胜于肉体痛苦。视野有限的世人所认为的痛苦，只是肉体的。他们描述受炸弹袭击者的惨状，五官残缺，断臂残肢，等等。有时身体痛苦倾向于缓解精神痛苦。世人对痛苦和幸福的概念，极其有限。

幸福，你们一无所知的真正幸福，值得宇宙间的一切肉体和精神痛苦！那时所有的痛苦好像从未有过；痛苦缘于无知。无知让你怕见蟑螂；真幸福让你不惧虎齿！

即使那些没有成道和绝对知识者，也能把心控制到不体验疼痛的程度——哪怕被活埋。有个连知识气息尚未闻见的瑜伽士，置身滚烫的油锅。通过瑜伽能力，不仅不感受疼痛，而且毫发无损。而这还不是心对物质的控制，甚至更低——是呼吸控制。

我所说的知识，不是一般的知识：而是对神性的体验。对神的知识意味着成神——那时万物皆零。大师从神性降入正常意识时，也将神带下。他与神片刻不离，同时又在一切层面，所以吃喝受苦。不是个别地而是普遍地受这一切所影响。

西方人来自基督教背景，时常会提有关耶稣基督的问题。因巴巴讲过耶稣未死于十字架，有关十字架受难和耶稣受苦的话题时有提及。有人问：“基督在十字架上身体受苦吗？”

巴巴通过字母板回答：

不受苦，因何要身体？不受影响，要耶稣作何？基督确实受苦。不受苦，他采用人身有何意义？耶稣通过宇宙心（持续给予神性知识），体验一切皆无，因而他被神性极乐支撑。他受苦，但不为痛苦所动。大知意味着完全与神合一。大师的痛苦是普遍痛苦。但其普遍痛苦，对大师的神性没有影响。

该如何解释成道时会发生什么？不再有身体、心、自我；不再有宇宙，只有你作为神体验极乐。你那时也体验知识和能力，但不使用能力。你与该能力、知识和极乐一体。

为世人而下降时，你采用宇宙心。现在，作为神，你视一切灵魂为你自己；你在万物中见你自己，你的宇宙心囊括一切心——作为一个心。每个心所受之苦进入你的心。你的心承受一切心的痛苦，体验一切心的快乐。但因愚昧存在于所有的心，这些心的痛苦无限地多于幸福，因而你无限地受苦。不过，你的灵魂则不受这种痛苦影响，因为它完全有意识，持续享受神的极乐，并且享受其无限状态。你作为灵魂，在目前状态意识不到神和神的极乐。你的心根据你的印象，体验苦乐。灵魂可以说受影响，因为出于愚昧，你的灵魂与你的心认同。

获得大知后，你的灵魂有意识地体验神的极乐。你若下降，心便体验苦乐，灵魂则不受影响。你是灵魂。你的使命完成时，宇宙心走开，普遍痛苦也随之离开；这时灵魂永恒享受神的极乐。我所

说的知道，是指你必须体验才知道。

这场战争是必要的——必要的痛苦——而世上大部分痛苦都是不必要和自造的。

其中一个不必要地受苦者是劳先生。他最近写信抱怨巴巴对他太严厉。9月16日，巴巴给他回信：

愿百合（劳先生对巴巴的称呼）怜悯你，因为百合爱你，尽管你有些弱点。

弗道思也写不出你的《夏纳玛》所抱怨的假想残忍和不公。你所谓的残暴，只不过是我爱你的表达。我不可关心你，提醒你不可犯错误吗？因我警告你，你就认为那是迫害。（弗道思是波斯诗人，史诗《夏纳玛》的作者。）

你所受的苦，是为了改善你的内在生活。你的视野有限，我对事情的掌控则无限。你看重为我所做的牺牲。我要的是你未曾为我做的牺牲！

你想为无价之物标价，我则给你带来无法获得的。你自然从你的低级人类层面，放大琐碎冤屈，我则等待你准备好要求真正的痛苦。你的视域贫瘠——我的富饶。所以，亲爱的伙伴，要明白我所做的是为了你好，因为我爱你。

你不会失明。别担心。我绝不会那样惩罚你；实际上，我从不惩罚任何人。你不必再像上次那样，身体受苦，我向你保证。

所以，高兴起来，要勇敢，立即给我送个好男孩来！（巴巴所说“好男孩”，是指他一直在寻找的理想或者完美男孩，劳先生、查干和佳尔等不同的满德里找到，会给他带来。）

一周后，9月22日，巴巴又给劳先生写信：

我喜爱坚强者。头脑坚强，心灵坚强，精神坚强。身体不重要。因此，对我所爱者，我希望他们坚强。我爱你，想要你变得坚强。所以总是警告你，威胁你，让你避开弱点。

你为何不喜欢我关心你？难道说你身在别处，就不再是我的？

你总是天真地说：“巴巴全知全能，我们所做一切好坏，全凭他的意愿。”果真如此，那么一切苦乐，也是巴巴的意愿。

那你因何对命运不满？我希望你永远知道，我爱你，凡我所做，都是为了你的终极灵性利益。

如我在上封信中所言，我确保你不会像上次那样，身体受苦。也不会失明！但你若违背我的命令，痛苦会降临于我！所以你要勇敢。努力不违令。尽量在 24 和 25 号到这里。若不能，至少 25 号。

一定把理想男孩带来！要找的男孩，应机警聪慧，聪明利落，最重要的，外表悦人。但不要像你上次那样，带中国或日本孩子来。

劳先生后来给巴巴写信，说他深感抑郁。称他已失去对巴巴的盲目信任。

巴巴不久给他寄去短讯：

我很高兴你的盲目信心被粉碎，因为现在明目信心将取而代之！

这期间下美拉巴德有 36 名玛司特和疯人。巴巴不倦地服侍他们。普利得已于 5 月下旬，从贝拿勒斯返回，结束流浪行乞。和拜度一起负责玛司特和疯人埃舍，履行巴巴分配的职责。

巴巴亲自为玛司特和疯人理发，洗浴，剃须，喂饭。彭度、帕椎、希度和韦希奴在内的大部分满德里，也从事与玛司特埃舍有关的工作。尼鲁医生主持诊所，为穷人免费医治，查干为大师守夜，马萨吉为厨师，卡里玛玛负责建筑工程。没有正式职责的古斯塔吉，显然专注于其沉默喜悦中。

巴巴曾在 8 月 21 日，指示普利得排练玛司特和疯人，上演一部为神放弃王位的高毗迁达王的戏剧。命令奇怪，执行起来无比困难。让玛司特和疯人演剧怎么可能？但普利得遵照巴巴的希望，全身心投入此项工作。耐心哄劝这些非常的演员，教他们台词。埃瑞奇和霍米协助普利得导演。普利得从普纳租来服装。还在下美拉巴德搭了有灯光照明和帷幕的舞台。

1938 年 9 月 25 日星期天，《高毗迁达王》上演。孟买、普纳、纳西科和阿美纳伽的爱者，前来观看。上美拉巴德的女满德里也来了。这种独特演出有生不遇。玛司特和疯人演得惟妙惟肖，令观众无不惊讶。有的甚至以为他们是专业演员。《神疯埃舍特别演出》有 7 部分：

巴巴阿提，接着是《恩典殉扎》；演唱者：神疯者。

歌曲音乐，演出者：哈收曼·山吉特的女儿们。

歌曲《此乃师利美赫巴巴的圣诞》；演唱者：歌手巴布。

戏剧《高毗迁达王》；演出者：神疯者。

诗朗诵；朗诵者：疯人埃舍狂狷诗人，夏姆鲁车夫。

同巴巴对白；参与者：埃舍领袖拉尔先生，夏姆鲁车夫。

巴赞节目，歌曲《我把心献于巴巴足前》；演唱者：巴布

整场节目均由疯人和玛司特埃舍成员演出。这是阿瓦塔本次降临的一桩盛事，绝无仅有。如何让无身体意识的玛司特演出？又如何指挥疯人扮角色？但他们都非常入戏，近乎完美，好似专业演员。这完全是大师的神圣游戏！

演出两天后，9月27日，36名玛司特和疯人埃舍成员中，18人被送回各自的村镇。虽有18人留下，但穆罕默德玛司特是这个时期的主要成员，受到大部分的关照。穆罕默德做每件事——吃、洗浴、穿衣，都要花数小时；对照顾他的人，每样身体活动都是种折磨——所有照看者都得令，要迎合他的每个心血来潮或愿望。

巴巴解释说，演出和埃舍成员的离开，事关世界局势。欧洲战事不可避免。遣走第一批成员当天，巴巴对女子们说：“整个欧洲都在准备。这意味着战争。俄、法、英对抗德、意等国家。”

次日下午，巴巴又提到战争：

印度将帮助——所有国家都将帮助——德、意、法、俄；其他很多国家也会加入。到处人人担心。都想象着炸弹落到头上，会怎样。我的特使也在工作——非常忙碌——中日双方交战。所有人都在猜测一场大战。

时间已近——世界一片混乱。这是我在期刊文章中，公开宣称“我是阿瓦塔”的原因。你们必须记住我在那篇文章中说的话。总是有56位成道者。这56人中，有5人被遣入世界。但在每个阿瓦塔时期，这5人为一，表示阿瓦塔以人身出现时的周期。

因此，阿瓦塔存在于这五合一人心中。这5人如同阿瓦塔，皆成道。皆为一；但在阿瓦塔时期，阿瓦塔等同于5位赛古鲁。一言以蔽之，5位赛古鲁成为1个阿瓦塔。假如赛古鲁展示其心，你们会在那里找到我。总是有5人活着。巴巴简离开肉身；取代她者，不一定要在普纳，但必须有5人在世。

最后巴巴神秘地指出：“现在为10月7日的大惊喜做准备！”

次日又说：“我的惊喜与战争或和平无直接关联。那不会是惊喜。战争会出现。这确定无疑。”

9月29日，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同阿道夫·希特勒和贝尼托·墨

索里尼签署了著名的《慕尼黑条约》，将捷克斯洛伐克移交德国，企图与德意讲和免战。针对张伯伦的行动，巴巴评论：“没有用。战争肯定爆发。”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军来到阿冉岗，将它弄成一座军营。这座前军营已变成美拉巴德。9月30日上午的谈话中，彭度告诉巴巴：“到处都是战争临近的传言。如果战争爆发，我们必须24小时内腾出美拉巴德，全部交出这些新建筑。”

巴巴微笑，平静地回答：“我们拭目以待。目前谁也不会来占领。”

“您是说不会有战争？”彭度说。

“你怎么能领悟我的意思？战争跟这里的建筑有什么关系？”

彭度问：“有关系，因为若是发生战争，我们就得在24小时内，向军队交出一切。到时您把一直遵照您的命令严格隐居的女子们安置到哪里？”

巴巴又笑了，平静地指出：“你似乎聪明得很。让我们暂且放下这个话题；去做我交给你的工作。”

不过，当天，巴巴对女子们说：

会有战争，不论是在2月、11月或是12月开始。与我们无关。发生的事情会让他们忘记一切承诺，那也是从一个全新起点——波兰——俄国！所以5个月的准备，为战争和我的显现。当战争全面展开，我将在顶峰中间开言。持续时间不会超过一年，所以若它于2月开始，我则会在7月开口。

会谈论到世界和平。灵性上，除了神，一切皆零。因此灵性上，战争与和平皆虚无。但外部而言，战争最可怕。除非对灵性骤变绝对必要，否则我绝不会允许战争——绝不！但出于灵性原因，完全有必要。

所以，从10月到2月，战争随时会爆发。即使达成协议，和平被接受和保证，2月仍将是开战的最后期限。所以，战争开始前，我们不再谈论战争，也许一个月，也许4个月后。

但10月7日，我有一个比战争更重要的计划。该计划与战争有间接关系，但与你我有直接关系。猜猜是什么惊喜。

大家纷纷猜测，一周后谜底揭开。

10月7日星期五，巴巴分别跟男女满德里，谈到乘巴士到印度各

地旅行事宜。并要萨若希为此造一辆专车。萨若希完全按巴巴的具体指示建造了一辆，因漆成蓝色，被称作蓝车。巴巴的计划史无前例，他将同东西方女子乘蓝车行遍印度，到许多不同地方联系玛司特。

10月8日星期六，这一天对巴巴的满德里意义重大。根据巴巴从前对普利得的解释：“我圈子成员的业相，将在1938年10月8日这天，全部消灭。所有人都将摆脱业相。”巴巴意指什么，唯有他自己知晓。满德里只能埋头工作和职责，对大师的非常言辞，一掠而过的闪念而已。

这期间，巴巴令弟弟佳尔造访周边村落，将怀孕的妇女领到美拉巴德山的产科医院。10月12日，凌晨4点，一位精神失常的妇女成为首位生产者。是个女孩。巴巴在那天黎明破晓前，首先听到婴孩哭声，他召集众人。因母亲失常，令给孩子特殊关照。

雇用了一名矮胖的女医生，村里病人夜间临产就诊，女医生拒绝起床，接待病人。一次，一名临产村妇半夜3点出现。巴巴叫醒曼萨丽，可她这方面毫无经验，不懂怎么接生。幸好希芮茵当时在，同曼萨丽一起来到医院。巴巴亲自在另一个房间烧热水，点灯，做必要的准备。希芮茵在曼萨丽的协助下接生。孩子出生洗完澡，巴巴进来看婴儿，不时亲吻。巴巴对希芮茵的母性本能，大为赞赏。

曼萨丽矮小机灵。巴巴曾给她一顶大软帽，叫她用来遮阳。她在医院和厨房之间走动时戴上。端茶盘给医院病人送茶时，因帽子过大，会一点点落下盖住眼睛。巴巴指给别的女子看，大家开心大笑。

娜丁·托尔斯泰为妇产科护士长。有一次，巴巴向她解释：“世界上有成千上万所医院。我可以让我成千上万的护士来这里工作。把医院这项工作交给你，是因为我想要你学会真正的服务精神——无私。”

一次，娜丁写道：“医院里来的，大多是本国最贫穷的人，裹着破布和褴褛的纱丽——真正的赤贫者。专业医生给的药物和注射，带不来应有的救治时，巴巴的表情和爱的拥抱，则起着‘圣酒’的功效，重新唤起她们的希望，给予她们持续的复原动力。见到巴巴的喜悦和唯有他能真正帮助的信心，在她们心中发挥着真正的疗愈作用。”

与此同时在英国，威尔和玛丽·白克特积极传播美赫巴巴的名，对许多人讲大师的使命。10月13日，巴巴给他们写道：

我注意到你们信中所说的，那些受你们帮助者，怎样通过你们对我的爱，也在靠近我，并发现他们也能信靠我，感受我的帮助，尽管尚未

亲眼见我。对一些人，通过我的弟子知道我，则帮助更大。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理解神的人性方面。因对神的先入之见，跟随和服从人身上帝，对有些人更为困难。

从10月15日，巴巴开始在铁皮小屋过一夜，在下美拉巴德的小屋过一夜。开始了从每晚7点直到早晨的闭关工作。

一次，巴巴向女子们解释爱时，讲了古波斯国王贾兹纳维的故事：

国王穆罕默德·贾兹纳维有个奴隶，名叫阿亚兹。他深爱国王，一丝不苟地服从。为取悦贾兹纳维，阿亚兹不惜身命，什么都会做。

因国王更爱阿亚兹，侍臣们感到嫉妒，无法忍受国王向奴隶示爱。国王知道这一切。一次召集众臣，在他们面前放了一枚名贵的珍珠，命他们以石击碎！众朝臣困惑无措，以为国王疯了，下令把这么贵重的珠宝毁了！没人愿意服从。

贾兹纳维叫来阿亚兹，令他砸毁珍珠，阿亚兹立即从命，将珍珠砸得粉碎！贾兹纳维说：“阿亚兹把我的话看得比珍珠还重！在我的话语面前，珠宝有何价值？我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遵守我的命令。只知道珍重和执行我的命令，让我高兴。因他爱我如此，我才最爱他！在你们眼里，珍珠宝贵，但在阿亚兹眼里，我的话和愉悦更珍贵！”

讲完故事，巴巴总结：

你们若想配得我的爱，就要像阿亚兹！但目前你们不像阿亚兹，倒像皮亚兹——葱头！因为每次对付你们，我都流泪！

印度教节日十胜节，在美拉巴德山庆祝。女子们为狗恰姆和吉皮穿衣戴花。也给山上的兔子穿上衣裳，娱乐巴巴，海伦·达穆打扮成兔子。女子们在院子里，在巴巴面前游行，瓦露打鼓一般，敲打一个空油罐。巴巴愉快地观看幽默小品，大家也都开心欢喜。

10月2日，巴巴给在英国的迪莉娅·德里昂致信如下：

世界处于恐慌状态。没人知道会发生什么。等着瞧。我知道一切，当下和未来，什么都阻止不了我在这里要做的工作。难道我不是阿瓦塔？世人将很快知道，并如此接受我。要耐心，要平静。要坚如磐石地信爱我。那样我便可将你用作我的工作渠道——提升人类的神爱工作。

你知道，我不需要你们任何人。我可以独立运作我的意愿，但

出于自身原因，选择少数人帮助我做这项工作。但这少数人需要有（阿西西的）圣弗朗西斯那样罕见的信爱。让他对基督的那种爱，成为你的目标，要像他爱大师那样爱我。

迪莉娅在对这封信的回信中，提了很多问题，11月5日星期天，巴巴在另一封信中回复如下：

你难道没有误解我的话？确实，我不需要弟子，无论这里还是别处。我可以通过人心独自做我的工作，而不用选择少数人。但在这个阿瓦塔时期，一如耶稣时代，我选择少数人同我亲密相处，他们久远以来一直和我一起，深爱我，也为我永恒所爱。这少数者在这里或在别处，都没有关系。

但这不能阻止我说，我可以做我的工作，不用你们。人人都可以离开我，但工作会继续。那会给我带来更大困难，会是十字架受难；即使如此，爱的工作也不会受损。什么都阻止不了神的工作。如果我自己的人拒绝或令我失望，我只得通过别的媒介完成工作。

无论你信中说什么，你知道什么都无法将你或全人类与我分开，因为我在万人万物内。神无法与自己分离，不是吗？但如我经常讲的，正如眼睛或耳朵，也许比嗅觉和触觉，对人更有用和必要，所以一些人对我目前的工作，也比其他人更必要。现在我说，一如往常，姬慕帮是我的心，并将永驻我心，不论她们身在何处，而你知道心对身体的价值！

你讲的第三点：你是不是我让你是的那样？你拥有的业相，是我给你的，以便通过为我工作而解决。所以可以说你是我让你是的。但对你和对一切人，目标依然是通过二元臻达完美。记着，摩耶是我的影子，因而也间接地是我。是虽神圣却尚未意识到其神圣的灵魂，必须意识到与神一体的媒介。

这里藏着宇宙的秘密，还有我的游戏。你怎样协助这个游戏？通过爱和服务。通过控制头脑和情绪，是的，还有弱点。它们的存在就是为了训练这种控制。

通常，一个人的爱愈大，受情绪影响的倾向也愈大，因为分离之痛愈尖锐。但我不喜欢情绪。因此，为了取悦我——这是你向我示爱的最佳方式之一，你要尽最大努力克服之。

高荷·伊朗尼曾于1932年同兄弟佳尔，从奎达来到印度。她听从巴

巴的希望，现于孟买学医，住在达达禅吉家。她全家在大地震灾难期间，遵循巴巴的警告，于1933年离开奎达，迁到阿美纳伽。全家人都忠爱巴巴，尤其是高荷和妹妹恺娣。学校放假期间，高荷会到美拉巴德看望巴巴，恺娣在阿美纳伽同家人生活，也时尔获准来美拉巴德。1938年排灯节期间，高荷和恺娣同阿娜瓦丝和娜格丝·达达禅吉，到美拉巴德同巴巴生活了一周。

一天高荷的母亲珂希德同姊妹苏娜来看巴巴。会过面，巴巴指示俩人去拥抱所有的女满德里。她们见盖麦和玛奴·杰萨瓦拉从厨房出来，浑身是汗，就没拥抱她们，而是从远处合掌问候，就走开了。

但什么都瞒不过巴巴。她们回来后，他问：“每个人你们都拥抱了吗？”

她们说了实话，说没有，解释说盖麦和玛奴满身是汗，她们只问了声好。她俩不愿自己的漂亮纱丽被汗水弄脏。巴巴将珂希德和苏娜带到盖麦面前，说：“你们的运气会因她们的汗水而旺盛，因为她们在为我工作！真诚拥抱她们！”俩人拥抱盖麦和玛奴，巴巴一旁微笑观看。

从1938年10月第一周，禅吉开始在孟买、南印度和美拉巴德之间，来往奔波，为巴巴工作。10月2日被派往海得拉巴，11月6日再次前往。

与此同时，莫斯蒂丝·达科斯塔和康苏拉·德赛兹于11月来到印度，打算去见其他灵性大师和瑜伽士。这似乎“偏离”了巴巴，不过她们在11月17日到美拉巴德见巴巴。会面期间，巴巴对她们强调：

我必须阐明，不是因为我向你们要求什么，而是因为我为你们设身处地，因为你们大老远从欧洲来看印度。印度有三类灵性人物：轰动性的，谦卑沉静的，人神或神人。

轰动类型不过是炫耀其吠陀知识，高调讲说人生和灵性高级理想。皆在表面，因而是外在表演。他们试图制造某种印象，以奇迹打动来者，其实不过只是（密修）伎俩。实为某种交易，不可取。我不要这类信心。

另一类，谦逊安静型，有更深知识和体验，为高级灵魂，少数几个是完人。他们选择安静的生活，默默自己的工作——因而鲜有人知。

赛古鲁和库特博体验神性和人性。他们已到达灵性巅峰，并且下降到人类层面，帮助人类。他们的方式奇特，因而不为常人理解。

禅吉11月18日从海得拉巴返回，巴巴令他陪同莫斯蒂丝和康苏拉到凯德岗，达善赛古鲁纳拉延·马哈拉吉。

到了纳拉延·马哈拉吉的宫殿，得知他5分钟前刚刚就寝。得知美赫巴巴派遣的三人来了，纳拉延又折回。慈爱地询问巴巴，交换了讯息。莫斯蒂丝、康苏拉和禅吉带着他的祝福离去。

《美赫巴巴期刊》首刊于1938年11月出版发行。诺芮娜曾让巴巴答应，每月为期刊授一篇新语录，巴巴同意。

开篇文章题为《阿瓦塔》。首刊出版后，巴巴派人给纳拉延·马哈拉吉送去一册。纳拉延收到后，交给一名弟子，叫他通读一遍，在美赫巴巴的著述与其弟子的写作之间，做个比较。

两天后，弟子告诉纳拉延，阅读完了。纳拉延让他朗读巴巴的语录《阿瓦塔》。纳拉延边听，边孩子似地称赞：“妙哉！妙哉！”

从1920年代，美拉巴德初创时期，阿冉岗村民发生争端，会找巴巴评理。一次，巴巴把事发各方叫到美拉巴德，听他们申诉，并邀请西方女子见证“审判程序”。争执双方来到，吵嚷争辩起来，一时巴巴起身离开，似乎对整件事感到厌倦。他们后来同意遵循巴巴的决定，友好和解。

为表达感激，几天后，11月26日，阿冉岗村民组成游行队伍，上山到巴巴的陵墓，在等他们的巴巴面前，唱巴赞，表演舞蹈。

同一天，瓦尔特·默敦斯同禅吉到达美拉巴德。被带上美拉巴德山，见分别数月的妻子。

次日，在同巴巴会面期间，瓦尔特公开表露心声：“我不想做东方圣人或僧侣。我是欧洲人，相信灵性可以在任何地方、任何活动中表达。”

巴巴授述回答：“我高于东西方；我非瑜伽士，也非圣人，而是神人，如同基督。你、海蒂和我为一。你们俩前方有重要任务。你们一直和我在一起。”

巴巴遣瓦尔特和海蒂到盘奇伽尼5天，普利得做向导陪同。他们11月30日出发，12月5日返回。遵巴巴指示，每人都在他的虎谷山洞度过一夜。